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七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七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八六六

王 洋 一

擬進南郊大禮慶成賦 并序 二

二廟封夫人制 四

巫伋進講尚書制 五

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進講左氏傳制 五

成閔轉觀察使制 六

許世安除觀察使制 六

除大理評事制 七

詹公薦湖北常平茶鹽制 七

黃仁榮浙西提鹽秦昌時浙東提鹽劉伯英湖南提鹽并兼常平制 八

余賓興太府寺主簿制 八

史才國子監主簿制 九

錢雲騃授官制 九

鄭僑年江東運判趙令詛福建運判范寅秩湖南轉運判官制 九

史聿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制 一〇

郎官制 一〇

蔡絳太常博士制 一一

王瑀除閣門祇候免供職制 一一

裴良琮轉秉義郎除閣門祇候制 一一

大禮都虞候換給定本制 一二

趙士琯磨勘制 一二

畢良史直敷文閣再任制 一二

鄭益換官制 一三

韋訢換文官制 一三

任元等換官制 一三

橫行換官制 一四

李吉等爲有戰功換官制 一四

姚舜明復一官制 一四

林安上復直龍圖閣制	一五
呂源復直龍圖閣制	一五
葉煥復集英殿修撰制	一六
胡舜陟復集英殿修撰制	一六
李璆復集英殿修撰制	一七
趙子崧復集英殿修撰制	一七
衛仲達秘閣修撰制	一八
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禹復朝請郎制	一八
何志同復徽猷閣待制制	一九
季陵復徽猷閣待制制	一九
鄭望之復徽猷閣待制制	二〇
趙子洎復徽猷閣待制制	二〇
張擴致仕復敷文閣待制制	二一
端明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萬壽觀許翰復資政殿學士制	二一
端明殿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馮澥復資政殿學士制	二二

全宋文卷三八六七

王 洋 二

端明殿學士左光祿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復資政殿學士制……………二三

左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張徵復端明殿學士制……………二四

趙岍復直秘閣制……………二四

張士廉叙官制……………二五

劉光輔叙官制……………二五

蔣璨叙官制……………二六

王贊叙官制……………二六

向子忞叙官制……………二六

吳懋叙一官制……………二七

王倫特轉朝奉大夫除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誥……………二七

石邦哲大理寺丞制……………二八

周望除大理寺丞制……………二八

章燾大理寺正制……………二八

李宣收使功賞轉官制……………二九

宋藻加官制……………二九

任文薦加官制	二九
宋受等加官制	三〇
劉冲等加官制	三〇
周三畏加官制	三〇
韓順之加官制	三一
杜欽雲郭鎮加官制	三一
陳靖加官制	三一
孟愈孔奕蘇世能加官制	三一
黎初加官制	三一
王永肩秦亮世熊誠并與遙郡上轉一官制	三一
潘溫卿加官制	三三
劉堯佐加官制	三三
陳章等轉官制	三三
向子固轉官職制	三四
薛璟轉官制	三四
三節官屬轉官制	三四

俊胙轉官制	三五
許制轉官制	三五
鄭抃推塚子轉一官制	三五
邢元轉官制	三六
樊璉轉官制	三六
蔡申轉三官制	三六
張頤老轉官制	三七
王挺之押天申節馬轉官制	三七
賈讜致仕轉官制	三七
李朝正磨勘轉官制	三八
陞加五斗力更轉一官制	三八
一石五斗弓各轉一官制	三八
葉份致仕轉官制	三九
羅汝楫郊祀轉官加食邑制	三九
張涓轉官制	四〇
張致遠致仕轉官制	四〇

晁謙之磨勘轉官制	四〇
胡深轉官制	四一
雷進押駱駝轉官制	四一
沈該磨勘轉官制	四一
梁揚祖磨勘轉官制	四二

全宋文卷三八六八

王 洋 三

王瑋除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改永州防禦使制	四三
王喚致仕轉官制	四四
俞俟磨勘轉官制	四四
夏嗣忠轉官制	四五
錢肅之轉官制	四五
蘇楷許宦轉官制	四五
刁廬轉官制	四六
楊偁轉官制	四六
梅興祖轉一官制	四六

李蹈循資制 四七

張之德循資制 四七

廖供循資制 四七

張適道循資制 四八

蒲榮循資制 四八

楊時發循資制 四八

董諒循資制 四九

曹霽循資制 四九

方涇循資制 四九

陳伯疆循資制 五〇

宋藻循資制 五〇

孫誼緣有去失將四官作四資制 五〇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秀州防禦使士街磨勘轉正任防禦使制 五一

潘浹叙右武大夫濟州防禦使制 五一

邊順復萊州防禦使制 五二

趙公悅責官制 五二

江少虞責官制		五二
王淑責官制		五三
儲秉直責官制		五三
趙不曲責官制		五三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五四
連環責官制		五四
郭照責官制		五四
苗靖責官制		五五
薛弼責官制		五五
林充等責官制		五五
辛永宗劉綱責官制		五六
王俊民責官制		五六
田安衡責官制		五六
徐大任責官制		五七
孫彥責官制		五七
陳大猷責官制		五七

陳淵責官制	五八
何休降官制	五八
李隊降官制	五八
姚伸降官制	五九
趙立之降官制	五九
戚寶等降官制	五九
侯璋降官制	六〇
董季舒降兩官制	六〇
鄭知剛降官制	六〇
趙子儼降官制	六一
武安寧走失罪人降兩官制	六一
王褒降官制	六一
王國光降官制	六二
葛善降官制	六二
張皋押馬降官制	六二

田 瓘降官制	六三
莫仲效降官制	六三
張通降官制	六四
吳億降官制	六四
孫慶降官制	六四
汪召嗣余應求降官制	六五
孫處厚降官制	六五
秦琪降官制	六五
鍾志大降官制	六六
劉真降官制	六六
柴瑾降官制	六六
胡寅轉一官致仕制	六七
某官致仕制	六七
劉錫致仕制	六八
王舜臣致仕制	六八

任鑄致仕制 六九

張思正致仕制 六九

起復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利州路經略安撫使知興元府王庶轉行兩官制 七〇

中亮大夫喬仲福階官上轉一官制 七〇

楊存中除少傅制 七一

韓材起復制 七一

陸謹范勝起復制 七二

王瓊父亨贈太師制 七二

武略大夫王俊贈五官制 七二

羅汝楫封父制 七三

張思正贈父制 七三

康諝封贈故父制 七四

康諝贈故母制 七四

康諝贈妻制 七四

康執權封贈故父制 七五

康執權贈故母制 七五

汪藻贈父制	七六
汪藻贈故母制	七六
梁份郊恩封贈故父制	七六
梁份贈故母制	七七
王璣故母馬氏贈慶國夫人制	七七
王璣繼母向氏封秦國太夫人制	七七
王璣故妻令人趙氏贈碩人制	七八
王舜臣贈妻制	七八
師敏轉遙郡刺史誥	七九
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顏岐復資政殿學士誥	七九
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復資政殿學士誥	八〇
邵溥復秘閣修撰誥	八〇
李弼孺復直徽猷閣誥	八一
罷吏部侍郎落職提舉宮觀誥	八一
李光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誥	八二
廖剛先次落職誥	八二

全宋文卷三八七〇

王 洋 五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八四
到邵武軍任謝表	八四
辭免兼侍講表	八五
侍講謝表	八五
代宰臣以下賀瑞木表	八六
代謝幸太學表	八七
代張帥謝除待制表	八八
代謝轉官表	八八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八九
代王帥謝賜對衣金帶表	八九
乞擢用宗室狀	九〇
繳駁鄒漸除直秘閣狀	九一
乞令進對官將所得聖語關報有司奏	九二
梁揚祖爲江西安撫使乞迴避奏	九二

乞貸義倉米與生子之家貧乏者奏……………九三

遏敵之策疏……………九三

弭盜之術疏……………九四

全宋文卷三八七一

王 洋 六

與丞相論鄭武子狀……………九六

強國本劄……………九七

論楚州事劄……………九八

論防秋事劄……………一〇一

蠲逋欠劄子……………一〇二

正詭名法劄子……………一〇四

初論修法之意劄……………一〇五

後論今日之法當然劄……………一〇七

正得失劄……………一〇九

全宋文卷三八七二

王 洋 七

上趙元鎮書 一一〇

答袁秀才書 一一五

謝諸葛秀才書 一二六

答柴德廣秀才書 一二七

答陳謩叔主簿書 一二八

代人上呂相書 一二九

謝解啓 一二一

謝宋令修新學成招入學啓 一二二

謝張令有啓招掌學啓 一二三

全宋文卷三八七三

王 洋 八

轉官謝執政啓 一二五

謝漕郎中啓 一二六

謝大資啓 一二六

新除秘書郎謝宰執啓 一二七

得宮觀謝執政啓 一二八

賀鄭侍郎知鎮江府啓	一二九
與檢法啓	一二九
賀呂憲到任啓	一三〇
代王漕到任謝王參政啓	一三〇
賀万俟元中啓	一三一
賀章參啓	一三二
賀黃新恩啓	一三二
初赴浙西帥幕賀王帥啓	一三三
上葉帥啓	一三三
代問候葉帥啓	一三五
賀趙參啓	一三五
賀沈參啓	一三六
賀張參啓	一三六
賀陳參啓	一三七
賀席參啓	一三八
代賀樓樞密元正啓	一三八

代回合肥李漕賀元正啓……………一三九

賀王參政元正啓……………一三九

賀韓樞密元正啓……………一四〇

賀吏部侍郎元正啓……………一四〇

賀戶部張侍郎沈侍郎元正啓……………一四一

賀中書李舍人元正啓……………一四一

賀安撫劉寶學啓……………一四二

兩浙兩運使淮東運使提舉本路坑冶提舉通用啓……………一四二

本路提刑元正啓……………一四二

諸州通判并諸司屬官回元正啓……………一四三

張樞密元正啓……………一四三

代賀林提鹽啓……………一四三

全宋文卷三八七四

王 洋 九

代賀陳提鹽禮上啓……………一四五

代賀劉季高移守鎮江兼謝見知啓……………一四六

代賀秦樞扈從還臨安并問候啓	一四七
代李漕回賀徐常州啓	一四七
賀王蘇州啓	一四八
代人賀周蘇州葵啓	一四八
代賀梁戶書知温州啓	一四九
代黎諫議謝胡待制啓	一五〇
代人求宮祠啓	一五〇
代徐漕賀李漕啓	一五一
代人謝漕使舉改官啓	一五一
代韓侍郎謝胡待制啓	一五二
賀凌季文監丞啓	一五三
賀張子韶狀元啓	一五三
爲昌祖定婚啓	一五四
賀程元籲生日啓	一五四
答趙都監求解經序啓	一五五
答陳倅啓	一五五

答齊察院致政啓	一五六
答江留臺致政啓	一五六
見鄭監啓	一五七
問候孫尚書啓	一五八
謝宮使黎尚書啓	一五八
與孫仲益尚書啓	一五九
與饒州外邑程尚書啓	一五九
張尚書啓	一六〇
迂林守侍郎啓	一六〇
李侍郎啓	一六一
答貴溪毛尉啓	一六一
答縣尉權務啓	一六一
與信州章郎中啓	一六二
答李宣教謝改官啓	一六二
答滁倅章朝散啓	一六二
答徐將仕啓	一六三

全宋文卷三八七五

王 洋 一〇

答李新恩啓	一六四
答饒州諸邑啓	一六四
回王教授啓	一六五
回謝王參議啓	一六五
答王教授啓	一六六
答江教授啓	一六六
與黃倅直閣啓	一六七
答許與權經略啓	一六七
答樂平宰啓	一六八
答貴溪王宰啓	一六八
迎高宰啓	一六九
迓秦守殿撰啓	一六九
與衢州張舍人啓	一七〇
與李舍人啓	一七〇

與奉使啓	一七〇
與著作啓	一七一
與路分啓	一七一
與樂平丞啓	一七一
招安福士人王丞民瞻啓	一七二
謝禮物接見啓	一七二
謝土物啓	一七二
謝鄭監惠龍團茶啓	一七三
回入館土物啓	一七四
再回入館土物啓	一七四
高麗入館人事啓	一七四
趙節度使進經解序	一七五
養源齋序	一七六
方子曲肱齋序	一七七
葉子發珠玉集序	一七八
跋馮子容家藏章聖御書	一八〇

跋杜仲微隸書出師表	一八〇
跋德清沈敏學先君銘	一八一

全宋文卷三八七六

王 洋 一二

策問 一	一八二
策問 二	一八三
策問 三	一八四
策問 四	一八四
策問 五	一八五
策問 六	一八六
策問 七	一八六
策問 八	一八六
策問 九	一八七
策問 一〇	一八八
策問 一一	一八八
策問 一二	一八九

策問 一三 一九〇

策問 一四 一九〇

策問 一五 一九一

策問 一六 一九一

無盡藏齋記 一九二

書鄭氏捨田記 一九三

泗洲院記 一九四

劉行簡墨竹贊 一九五

宣首座真贊 一九六

黃龍南和尚真贊 一九六

僧畫梅贊 一九六

全宋文卷三八七七

王 洋 一二

楊隱君墓誌 一九七

右朝奉郎王公墓誌 一九九

隱士何君墓誌 二〇二

吳周朋墓誌		二〇四
李夫人墓誌		二〇六
葉信臣墓誌		二〇八
處士諸葛君墓誌		二一〇
劉隱君墓誌		二一一
祭程伯禹龍圖文		二一二
祭楊仁靖知縣文		二一三
祭弋陽祝宰文		二一三
祭大稷文		二一四
祭后稷氏文		二一四
己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	一	二一四
己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	二	二一五
己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	三	二一五
南康鼓樓上梁文		二一六

全宋文卷三八七八

江 躋

劾吳懋獻羨餘奏……………二二八

乞罷翟慶賀仲堪且限州縣添差員額奏……………二二九

言福建路海船事宜奏……………二二九

釋智清

滿公大師幢記……………二二〇

釋善琦

澹巖詩跋……………二二一

趙令衿

敕謚宏智禪師後錄序……………二二二

姜秦二公祠記……………二二四

王文昌

告在京貴戚官吏士庶書……………二二五

高皇廟記……………二二六

蘇符

乞於行在設神御位行四孟朝獻奏……………二二八

乞於聞哀日置道場祭徽宗顯肅皇后奏……………二二八

乞來年舉行祫饗禮奏……………二三八

全宋文卷三八七九

江 邈

乞征用軍兵等迎護神御以恤民力奏……………二三〇

文莊集序……………二三一

鄭 驤

知同州謝表……………二三二

乞駐蹕長安奏……………二三二

江少虞

皇宋事實類苑序……………二三三

皇宋事實類苑後序……………二三四

趙叔近

招安叛卒乞降告身書填奏……………二三五

李 猷

贖陳少陽屍記……………二三五

楊 誨

上欽宗論割地書……………二三八

全宋文卷三八八〇

种 深

諸國首領情願勤王申狀……………二四三

李 則

閩廣市舶置場抽解事奏……………二四四

李 祐

奉詔體量京西災傷奏……………二四五

發運糧斛事奏……………二四六

李 季

乾象通鑑序……………二四七

胡松年

論討賊邵青利害奏……………二四八

乞詔有司詳考唐恪實狀奏……………二四九

論陳桷不當直秘閣奏……………二四九

論選將帥奏……………二五〇

論恢復山東奏	二五〇
乞以大事分委大臣奏	二五〇
廣南窠闕事奏	二五一
幕職州縣官磨勘事奏	二五一
編修時政記奏	二五一
薦張敵萬奏	二五二
守御事奏	二五二
宋故李君墓誌銘	二五三
郭凝	
措置通州禦敵事宜奏	二五四
向伯奮	
乞減免建州所欠茶稅銀奏	二五五
乞稽考諸州軍用度出入嚴禁非法擾民奏	二五五
處置買田宅殺耕牛事奏	二五六
乞嚴禁陳請真俸奏	二五六
乞將諸州軍發到錢物作來年進奉奏	二五七

褒舉陳漢奏……………二五七

全宋文卷三八八一

趙子崧 一

與族兄子櫟位序事奏……………二五八

乞詔群臣以國事爲急奏……………二五九

淮寧府蠟彈奏狀 一……………二五九

淮寧府蠟彈奏狀 二……………二六〇

淮寧府蠟彈奏狀 三……………二六〇

淮寧府蠟彈奏狀 四……………二六一

奏元祐皇后乞迎立康王狀……………二六二

請依故事聽學士中丞互舉奏……………二六二

乞建三屯劄子……………二六三

論列王時雍等十人乞正其罪劄子……………二六四

同何志同等差人押李恭佐詣元帥府狀……………二六五

同何志同翁彥國申乞用傅亮狀……………二六六

同何志同等繳元青狀……………二六七

申大元帥府劄子	二六八
遣閻真劄子	二六九
繳元祐皇后冊文狀	二七〇
申利害劄子	二七一

全宋文卷三八八二

趙子崧 二

申依應起發前去京城狀	二七三
繳張邦昌與翁彥國書狀	二七四
謝大元帥賜書狀	二七五
勸進康王正位號第一狀	二七五
勸進康王正位號第二狀	二七六
繳李健所得尚書省劄子狀	二七七
勸進康王正位號第三狀	二七八
再乞康王早正大號狀	二七九
檄順昌府等處勤王牒	二八〇
備坐所準蠟彈指揮報諸州牒	二八一

勤王盟文	二八二
戒諭軍前榜文	二八三
曉諭都城士庶榜	二八三
諭張邦昌書	二八四
與王時雍等書	二八六
與陳東書	二八七
寶鍊帖	二八八

全宋文卷三八八三

王居正

左從事郎喻樗可宣教郎制	二八九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制	二九〇
汪伯彥落職制	二九一
辭直學士院表	二九一
論當今國勢奏	二九二
以太祖太宗配明堂議	二九二
詳定襲封安定郡王事劄子	二九三

隆祐皇太后冊禮議	二九三
乞許職任官宿齋于本司奏	二九四
頒降童行度牒事奏	二九四
乞令禮官合議配侑之禮奏	二九五
降付祭祀祝文事宜奏	二九五
乞令諸路以天申節依減半法試經奏	二九六
言省費裕國之策奏	二九六
主毆佃客致死不當減等斷罪奏	二九七
乞許候痊愈日上殿奏	二九七
論兩浙州縣事魔之俗奏	二九八
封還令憲轉太中大夫詞頭奏	二九九
乞重加貶削黃潛善汪伯彥奏	二九九
乞蠲免淮南州軍生辰及大禮進奉奏	三〇〇
乞追寢專委官檢察平江府開閣逃田數指揮奏	三〇一
論席益所請潭州造酒命官二事奏	三〇二
乞令州縣將書板印三帙赴史館奏	三〇二

封送炭樣奏 三〇三

進呈辯學奏 三〇三

孫佑

乞蘄黃二州軍期控守從沿江安撫司措置奏 三〇四

薦王蘋劄子 三〇四

吳郡圖經續記後序 三〇五

朱懷英

乞使金奏 三〇六

王圭

言守城之術奏 三〇七

任詩

招置弓箭手事奏 三〇七

全宋文卷三八八四

劉岑

乞詔四方購求遺書奏 三一〇

措置御前軍器所官吏奏 三一〇

用舉主注官事奏	·····	三一
迪功郎改官乞遵依舊例施行奏	·····	三一
言諸處關報銓選文字差誤事奏	·····	三一
薦張松通判揚州奏	·····	三一
兩浙酒坊事奏	·····	三一
乞賑濟淮南流移災民奏	·····	三一
書簡帖 一	·····	三一
書簡帖 二	·····	三一
書簡帖 三	·····	三一
書簡帖 四	·····	三一
書簡帖 五	·····	三一
書簡帖 六	·····	三一
賀王茶馬啓	·····	三一
自興國倅除知道州謝政府啓	·····	三一
題唐范柱國誥	·····	三一
忠節廟記	·····	三一

全州學記	三二一
亦愛堂記	三二二
唐資政公重墓誌銘	三二三
宋故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光祿大夫少師洪公中孚神道碑	三二七
向子忞墓誌	三三二
祭大慧禪師文	三三二

全宋文卷三八八五

何 麒

荔子賦	三三三
合州醉石賦	三三四
賀觀使闕太師啓	三三五
賀韓少師致仕啓	三三六
解合州到任謝監司啓	三三六
映書軒記	三三七
北巖轉輪藏記	三三八
重脩古縣廳事記	三三九

道州學記	三四〇
都督府門記	三四一
張商英傳	三四一
祭大慧禪師文	三四二
甄采	
收瘞遺骸乞共降度牒二十道奏	三四三
朱端友	
犯贓計絹定罪事奏	三四四
尹仲	
宋方瓊忠廟碑	三四五
孫逸	
南班環衛官宗室請給屋宇事奏	三四六
乞製造斛樣降付行使奏	三四六
全宋文卷三八八六	
程瑀一	
乞內中置籍錄臺諫章奏劄子	三四七

乞黜免徐處仁吳敏等大臣別選英賢劄子……………三五〇

乞解釋蠟書之有無以促成和議劄子……………三五二

論蔡京宜投畀海表劄子……………三五四

再論蔡京宜投畀海外褫奪其子孫官爵劄子……………三五五

論蔡攸罪狀劄子……………三五六

乞收還近詔俾政令一致劄子……………三五七

論天下之弊奏……………三六〇

乞詔大臣一新政治興衰撥亂奏……………三六〇

乞於天寧觀修蓋席屋奏……………三六一

論余深不當追復原官奏……………三六一

諫喬仲福靳賽等遷官奏……………三六一

乞趣令孟庾開府奏……………三六二

論劉光世不當退保奏……………三六二

全宋文卷三八八七

程 瑀 二

乞裁定祀天去處奏……………三六三

乞祭皇地祇依祀昊天上帝儀式奏	三六三
乞南向祭皇地祇奏	三六四
乞令有司依數日製造見闕法物奏	三六四
見闕郊祀大禮所需車輅輦輿奏	三六五
大駕鹵簿事奏	三六五
論治天下之道奏	三六六
乞節省內藏之費奏	三六六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三六七
題吳道子天龍八部圖	三六八
漫吾亭記	三六九
愚翁自傳	三七一
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狀	三七一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黃公神道碑	三七六

全宋文卷三八八八

喻汝礪 一

卮酒詞 并引	三七九

論遷都利害疏	三八二
論經制中夏宜擇人疏	三八三
論蜀事四可憂并陳經畫二策疏	三八三
召對論崇文疏	三八六
上恢復策	三八七
論蜀中力屈疏	三八九
請飭邊吏各守分界疏	三八九
請詔史官記錄忠義疏	三九一
論外睦內彊疏	三九三
上裕蜀策	三九三
請法太祖馭將疏	三九四
諭知成都府盧法原等檄	三九五

全宋文卷三八六六

王 洋 一

王洋（一〇八七——一一五三），字元渤，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宣和六年進士及第。紹興初以修職郎召試館職，除校書郎，拜吏部員外郎，守起居舍人。坐草張綱改官制詞溢美，罷爲直徽猷閣、提舉台州崇道觀。十年，起知邵武軍，徙吉、洪州。洪皓爲秦檜所忌，人無敢過其居者，洋獨候其居，坐是免職。寓居信州，與呂本中、曾幾相唱和，有《東牟集》三十卷。紹興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七。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七五、職官六一之四八、刑法一之三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四、五三、五七、一五六、一六五，《南宋館閣錄》卷八，《宋史》卷二〇八，《宋史翼》卷二七，《宋詩紀事》卷四〇。

《東牟集》爲其子昌祖所編，明世已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錄編定，得十四卷。本書所收王洋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爲底本，另輯得文十一篇，釐爲十二卷。

擬進南郊大禮慶成賦 并序

某伏睹紹興某年某月某日赦書，頒下郡縣，冬至已行南郊禮成。惟斯盛禮，缺墜未講，有年於茲矣。某竊慕古人睹時盛事，必有文章紀叙，輒述實用，注於當年，禮文因革，有所稽證，此文之所以有助於治者也。某不自量度，輒因盛禮之舉，爲《南郊慶成賦》，亦庶幾萬世之後，思見今日禮儀制度之數，典祀克舉之由，達於有司，典章之外，或有攷焉。其辭曰：

皇帝踐阼，十有七載，遐邇既洽，神人用和。爰以中冬癸丑朔越七日庚申，有事於圜丘，始復古也。皇帝若曰：「恭我祖考，肇造區夏，有衆一旅，四征弗庭，日不暇給，然猶莫玉祀帝，彝倫靡缺，克禋克祀，上帝盡歆，以敷佑於萬邦。是用寢明寢昌，奄有方夏。肆予冲人嗣位，適我家之艱難，匪籩豆桮巵，升降是肆，而干戚旄羽斯習。惟文惟武，更爲污隆，典缺弗備，理亦固宜。今者上天降休，華夏以輯，紹我洪烈，斯惟其時。重念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有事於配林。三代之禮，小大由之。有唐祀事，亦先太清，告於祖考，配天以明，固惟秩叙，如階之升。」乃先期三日齋於原寢，翌日享于太廟，又翌日宿于郊宮。大禮以秩，縟典咸具。於是羅千乘，列萬騎，被袞衣，鳴玉佩，和鸞旗常，纚纚曳曳，達於清廟，祇見祖考。升降堂階，奧肅靚深。文母后妃，實妾實嬪。金石絲竹，縵縹畢陳。其鬯則栩栩香鬱，芬芬葱葱，琛爵璧角，犧象禪

勺，山彝泰著，疏畫縹緞。其鼎俎之薦，則牛脩豕麋，駕釀藪梅，蒸鱖燒雛，辟雞宛脾。其籩豆之實，則芝榴菱棋，棗栗柰柿，昌歆乾祿，爵鷄蜩范，九州之腴，靡不殫獻。爾乃循於江干，登夫太壇。豐隆吐曜，霜妃接道。批巖踰波，澈冽滂瀉。鯨鱣鰐鰐，魴鰒螭龍，踴躍訇磕，砰磅泌澌，爭馳競驚，旁盪捷出。於時勾陳載營，羽衛悉備，梢夔魑，扶獠狂，飛蒙茸，走陸梁，柴虎駢羅，照粲成章。乘輿於是駟蒼螭，六素虬，軼倒景，騰清浮，凌高衍，轢紆譎。乃次於園丘，齋心服形，嚴恭寅畏，道洽於漠，神合於氣，淡然無爲，若與神會。嚴漏未既，牽牛將中，汾沴霍散，瑞華景從，繽紛飄肅，協於時豐。於是禮修告於宗伯，播鼓作於瞽矇。灑離鼓應，馨笙和沂，巢剽棧笄，篴篥徒吹〔一〕，歌嘒修褰，甄料填簞〔二〕。六變具奏，天神可禮。天錫皇帝，惟予男子，雜遝豐穰，挺煽晦晰。燔燎斯升，高靈畢從，煥燭嫫姬，嶭峨濛鴻，條艸蓊練，馬車雲風。熙事既成，退即小次。肅旄旗，轟嚴隊，鞞鼓奮，猛士厲。熊羆弭耳，虎豹跳虛，鰐鯨鯨徽，噤瘁睢盱。周衛轆轤，重數閒暇。霜女江妃，紛綸曉靄。遐夷遠俗，駢踏問呵。乃御端門，乃赦天下。寬縲舒棘，龐恩厚錫，鞞胞翟闔，各遂乃職。盛禮將畢，天子乃穆然而思，若曰：「天造我家，今三甲子，兢兢守位，何千萬祀。惟茲歲事，符於草昧，艱勤底今，取泰於否。上帝降休，丕隲汝衆，匪予敢思，與爾共之。於是輔弼元臣，執爵而進曰：「皇天無親，饗於克誠，當去否之運，崇再熙之明。非至仁無以守位，非至誠無以格神。陛下攬衆美而弗有，是以孜孜亹亹，以底於今日之寧也。屏宴遊，絕田獵，以藝文爲圃囿，以書禮爲機櫟，孝悌達於神明，精誠熙乎日月。相昔王之兢業，以今視之，或未齒於毫髮也。且宮室

至卑，膳御至菲，雖大禹之飯土塹、啜土鋤，不過是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雖文王之遵養時晦，武王之久立于綴，無以更也。施蛻靡雲，豕蹙兕絕，侵淫僚簋，徘徊從節，相如夸校獵之盛，缺矣。石關封巒，宣曲細柳，鳩鵲露寒，宜春牛首，漢武示別館之富，陋矣。明四目以達視，所欲見者民俗也，矧櫟楮枰櫨、欒檀栢欄之木足經於目乎；達四聰以廣聽，所欲聞者民情也，矧侏儒揉雜，哇淫繁促之聲足惑於聽乎。味不求珍，美不求異，故醵醢粉洩、熬母薌極之味不足貴也；筦簞越席，弋綈大練，故雕文纂組、方空罽綺之靡不足美也。惟聖時造，蹈艱履巇，匪剛匪柔，貴乎沉幾，高明沈潛，執事之機。用能益《履》而取《剝》，即安而去危。彼蠢蠢者安能知之？」帝乃却扇就輦，朝於東堂，載見文母，鼓鐘煌煌。大妣是似，左右奉璋，申錫純嘏，萬壽無疆。《東牟集》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一。

〔一〕簠：原作「簠」。《爾雅·釋樂》：「大管謂之簠，其中謂之簠。」音涅，作「簠」誤。

〔二〕簠：原作「簠」，誤。《說文》：「簠，管樂也。」音池。

二廟封夫人制

神有功於民，既受封爵，而儷神作配者，可不錫以美號，共膺廟食乎？具某神妻，英靈之迹，載

于祀典，凡邑祈禱，影響感通。既耦像以享乎一方，宜疏恩以昭其異數。秩以二字，貴之小君。尚期杳冥，歆此嘉寵。《東牟集》卷七。

巫伋進講尚書制

具官某：講筵高三侍之選，藏壁出四代之書。堯舜之治垂衣裳，亶其稽古；文武之政在方冊，可以驗今。顧惟儒宗，宜備晝訪。以爾多見守約，資深逢源，憲臺持糾察之公，諫省有彌縫之益。入侍經幄，詳聞起辭。諒學術之該通，尤典謨之淹貫。於五十八篇之定，舉大義以敷陳；若十餘萬言之繁，鑑空文之無補。庶裨聖治，日佇英猷。《東牟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七，光緒《續纂句容縣志》卷一八下。

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進講左氏傳制

具官某：朕鑑古成憲，求時多聞，詳延鴻博之儒，密輔緝熙之學。疇咨在列，慎簡其人。以爾群書淹該，衆士宗仰，著曲臺勾稽之譽，肅副端彈糾之威。望實具孚，風采彌邵。廼眷素臣之傳，深明約史之經，有五體之可推，於三家而最備。爾其發揮雅蘊，進陪帷幄之英；辯析異端，力救膏肓之

誚〔一〕。期有裨於至治，庶無事於空言。《東牟集》卷七。

〔一〕育：原誤作「盲」，據文意改。

成閔轉觀察使制

閩山多阻，粵嶠旁連，盜弄潢池之兵，時煩羽林之遣。靈旗一出，蒲澤掃清。具官某抵掌功名，搴旗果毅。受命問罪，釋脅從而殲渠魁；振旅凱還，歸飲至以數軍實。爰頒寵典，用陟廉車。往祇恩光，益厲忠勇。《東牟集》卷七。

許世安除觀察使制

屬囊鞬而密侍，時謂信臣；稽歲月以疇勞，宜頒寵典。具官某受資沈勇，許國精忠，安邊而立功名，牧馬而在垆野。入居左右，久宣文陛之勤；時既終更，用陟廉車之秩。往祇異數，益勵壯圖。

《東牟集》卷七。

除大理評事制

大理刑獄之原，卿貳總其綱，丞正聽其成，而言議根本，則始於廷評。非通律令、達民情者，莫克在此。爾等明習三尺法，試于有司，咸中科目，肆用推擇，往參棘寺之屬。務悉厥心，各揚乃職。

《東牟集》卷七。

詹公薦湖北常平茶鹽制

具官某：操煮摘之利，以佐經費；擅斂散之權，以稱低昂。合茲二使之華，付以一方之略，委寄至重，推擇尤艱。以爾早議禮於奉常，繼乘輶於右廣，乃眷重湖之壯，總于列郡之饒。財用之餘不足得以周知，官吏之賢不肖得以徧察。往任外臺之責，勉勤振職之思，祇予訓言，用答光寵。

《東牟集》卷七。

黃仁榮浙西提鹽秦昌時浙東提鹽劉伯英湖南提鹽并兼常平制

山海天地之藏，資用度以無窮；開闔斂散之權，欲低昂而適稱。委以重寄，慎於擇人。爾等才力強明，識度闊達，咸有績用，稔于朕聞。顧茲二浙之間，與夫重湖之右，有鬻摘之利足以佐國，有帑廩之積足以裕民。各專使指之將，往思職守之責，務澄清於一道，兼總覈於兩司。其懋美庸，以副華遣。《東牟集》卷七。

余賓興太府寺主簿制

具官某：食貨出納，各在外府，簿書勾稽，務於得人。以爾才資甚高，事任彌著，以字民則有豈弟之譽，以守藏則有彊明之稱。肆疇乃勞，往踐厥次，宜精詳於凡目，勉圖報於恩休。《東牟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史才國子監主簿制

橋門師表之官，簿領勾稽之任，參決監事，慎擇時髦。命爾往居，是爲清選，勉思厥職，用答所蒙。《東牟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錢雲騃授官制

朕廣闢道山，博搜逸典，而爾以家藏之富，悉上送官。爵秩之榮，所宜錫寵，往欽嘉獎，益勵操修。《東牟集》卷七。

鄭僑年江東運判趙令詎福建運判范寅秩湖南轉運判官制

具官某等：大江之東，重湖之右，皆總賦租於九郡，復專刺舉於列城。如閩部之崎嶇，艱漕臣之飛輓，擇茲數路之寄，同以安民爲先。爾等試績可觀，治稱咸著，徹于聞聽，付以將輸。攬重任於外臺，宜究心於一道。劉晏之知取予，蘇章之明公私，無俾前人，得爲專美。往祇明訓，各勵良圖。

《東牟集》卷七。

史聿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制

具官某：一萬里坤維之遠，重委寄於外臺；十五州梓路之饒，擇將輸於漕計。以爾材華自奮，政術甚優。安居、臨邛之民，皆資撫字；南充、金水之郡，並茂藩宣。眷惟劍川之東，上直參宿之度，去此端朝之邈，統於所部之繁。豈惟轉餉以足國裕民，蓋當刺舉而揚清激濁。不輕責任，往勵猷爲。

《東牟集》卷七。

郎官制

文昌之總衆務，《周官》之分四司，詳明莫重於議刑，參贊尤難於厥屬。以爾稟資勤慎，臨事疏通，繼承正于理廷，有平反之課績，擢從棘路，列賓蘭闥。顧天下奏讞之繁，與律書重輕之意，往佐而長，參酌其宜。毋或不欽，思所責任。《東牟集》卷七。

蔡絳太常博士制

具官某：曲臺典司禮樂，設屬參預討論，自非通儒，不副華選。以爾志尚自立，詞彩蔚贍，起從玉律刊定之所，往踐厥次。汝能傳經質義，折衷是否，俾時典章，侔古不斲，迺揚汝職。懋哉！《東牟集》卷七。

王瑀除閤門祇候免供職制

具官某：朕以中闈之戚屬，綴上閤之班聯，所以示恩也。命爾而不責以職，尤爲異寵。其思懋勉，以稱所蒙。《東牟集》卷七。

裴良琮轉秉義郎除閤門祇候制

具官某：朕以東朝之戚屬，綴上閤之班聯，庸示眷恩，俾嫻儀矩。往當祇肅，思副寵嘉。《東牟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七九。

大禮都虞候換給定本制

具官某：朕以大報禮成，均釐海寓，矧爾執戈之士，可無進秩之榮！其祇寵光，益勵忠績。《東牟集》卷七。

趙士琯磨勘制〔二〕

具官某：朕惇九族以廣恩，免從吏責；必十年而進秩，用率國常。爾宗姓之英，材資之美，屬司稽籍，歲考應遷。其繇環衛之聯，俾進遙團之任，其思謙毖，以副寵光。《東牟集》卷七。

〔二〕趙：原無，據文，士琯乃宗室，茲補一字。

畢良史直敷文閣再任制

具官某：朕睦鄰固圉，擇守撫民，惟已試之績可觀，則疇勞之恩宜厚。以爾職稱博洽，材擅敏

彊，自臨鎮於盱眙，能緝綏於淮服，教條素著，聲望久孚。與其求代於終更，曷若責成於因任？爰陞華於內閣，用增重於邊城。勉爲朕留，益宣爾力。《東牟集》卷七。

鄭益換官制

具官某：朕不吝爵賞，以旌戰多，而爾效命行間，列員虞事。稽之彝式，秩以美階，往祇官榮，益盡忠力。《東牟集》卷七。

韋訢換文官制

具官某：朕躬郊拜貺，浹寓均休，凡居官守之隆，皆懋賞延之渥。矧吾元舅，亞秩公台，顧其嗣子之賢，宜易文階之品。雖循彝典，蓋出異恩，益勵操修，以圖報稱。《東牟集》卷七。

任元等換官制

具官某：朕賞恐踰時，付便宜於帥閫；功圖實效，嚴考覈於吏銓。茲命爲真，益思報稱。《東牟

集》卷七。

橫行換官制

朕賞恐踰時，付便宜於帥閫；功圖實效，嚴考覈於吏銓。事廼率常，爵無濫與。具官某臨戎果毅，勵志精忠，援枹鼓則忘身，執干戈而衛社，戰多累著，命秩從權。茲稽選部之文，用正遙團之秩。往祗渥典，益懋壯猷。《東牟集》卷七。

李吉等爲有戰功換官制

敕具官某：吏士乘邊，朕所優恤，矧有功效，法當序遷。可。《東牟集》卷七。

姚舜明復一官制

敕：遇災而懼，修德所以應天；強恕而行，推恩期乎及物。既下再新之澤，宜原一眚之辜，眷予近臣，可忘褒叙！具官某氣專以靜，行正而和。蹈履艱難，久著輿人之誦；講調師旅，居多長者之

言。昔大敵之深侵，本嬰城而固拒。民知務戰，方圖魏尚之功；力已不支，難罪常山之守。既陞榮於華貫，復牽叙於崇階，聊示徽章，用增命數。奪伯氏之駢邑，在朕何心；取甘茂之十官，於汝無愧。益祇明命，嗣有寵光。可。《東牟集》卷七。

林安上復直龍圖閣制

敕具官某：爾文學之富、爲時老成，政事之優，見於已試，自陪從列，譽重本朝。屬時艱虞，靡究施設，嘗稍從於貶爵，蓋自致於煩言。屢沐殊休，宜還舊服，名已陞於延閣，祿尚寄於真祠。勿替忠嘉，嗣有褒寵。可。《東牟集》卷七。

呂源復直龍圖閣制

敕具官某：爾濟世之美，爲時名家，臨政之優，所至稱治。殆游更於煩使，何屢致於謗書？蓋嘗統三千之師，曾無發一矢之用。稍從貶黜，既易歲時，念將邁於遠猷，盍稍還於舊物。升華奎閣，增賁星輶，其上體於眷求，益自期於報稱。可。《東牟集》卷七。

葉煥復集英殿修撰制

敕具官某：推恩宥罪，務通四海之心；含垢匿瑕，是謂大君之度。矧守藩之良翰，有持橐之舊臣。原其一眚之辜，豈宜終棄；霈此再新之澤，用錫鴻休。庶均蕩於仁風，冀共迎於善氣。以爾蚤修文藝，旋事試功。出領州符，鬱爲共治之最；入參法從，卓然進說之優。嘗偶致於煩言，俾暫鑄於要職。既淹歲月，宜有甄收，升秘殿之崇名，假宣垣之偉望。昔周勃有重厚之器，卒安邦家；張敞被輕媼之名，不至師傅。汝惟謹擇，何愧古人！可。《東牟集》卷七。

胡舜陟復集英殿修撰制

敕具官某：朕惟遇災而懼，修德所以應天；強恕而行，推恩期乎及物。矧茲壽俊，時惟舊臣。原其一眚之辜，豈宜終棄；霈此再新之澤，用錫鴻休。庶均蕩於仁風，冀共迎於善氣。以爾早緣才譽，寢更要途。入貳憲臺，執剛果不回之操；外分闔服，有從容治辦之稱。跡其蹈履於艱難，知乃始終之勉勵。殆未究其成績，用稍致於人言，既淹歲時，盍申優叙。西清要職，昔嘗褫於崇朝；秘殿榮名，今匪頒於三錫。惟功罪之必正，見予奪之無心。其體恩章，益思奮用。可。《東牟集》卷七。

李璆復集英殿修撰制

敕具官某：大君之度，貴在匿瑕；有國之恩，莫如宥過。思仰符於駿命，肆大賚於多方，眷予舊臣，可忘申叙！爾質行素美，術業甚優，早以藝文，遂登禁從，往從貶黜，遂歷歲時。其躋秘殿之聯，仍即真祠之奉。念人言之可畏，汝勉自修；承帝命而莫違，予惟好德。勿煩多訓，益邁遠猷。可。《東牟集》卷七。

趙子崧復集英殿修撰制

敕具官某：同上。爾質行之美，著乎夙聞，術業之優，見于已試。自登要路，益顯令猷。河間大雅之風，本由天性；東平爲善之樂，蓋自安行。往遭寇攘，有失綏御，一從貶黜，遂歷歲時。其躋秘閣之榮，仍即真祠之奉。可。《東牟集》卷七。

衛仲達秘閣修撰制

敕具官某：同上。爾質行素美，術業甚優，早以藝文，遂登禁從。及事功之累試，在名位爲己隆，殆睹時危，率先干紀，念一從於貶黜，既屢沐於恩休。其升中秘之聯，仍即真祠之奉。可。《東牟集》卷七。

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禹復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兵興已來，人懷自謀，其有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者，雖有小過，固當宥之，以勸能者。爾前自淮蔡，徙于荆湖，皆履涉艱危，以身犯難，斯亦勤矣。比因赦宥，進叙舊階，而有司謂爾尚在譴呵，法未當得。特從寬典，用視疏恩。夫拯塗炭之民〔二〕，行勞徠之政，因時施設，固所敢爲。然能不尚威名，毋急功利，則謗書滿篋，亦何畏哉！其既乃心，勿替朕訓。可。《東牟集》卷七。

〔二〕拯：原作「極」，據文意改。

何志同復徽猷閣待制制

敕具官某：爾質行之美，著於夙聞，術業之優，見於已試。自登要路，益顯令猷，多雍容長者之風，具禮樂成人之事。念不見於三年之後，常佇予懷；想致意於一篇之中，可明汝志。尚即真祠之奉，言歸次對之班，益保令名，永綏後祉。可。《東牟集》卷七。

季陵復徽猷閣待制制

敕：大君之度，貴在匿瑕；有國之恩，莫如有過。思仰符於駿命，肆大賚於多方。眷茲近臣，可忘申叙！具官某恭和而能斷，質厚而有文，列服儒官，見推多士，致身法從，名重本朝。前膺舊德之求，實謹佐時之選，宜敷誠意，用副虛懷。乃遽致於煩言，謂有同於誤國，一從貶削，屢易歲時。既均被於洪休，盍稍還於舊物，姑即祠庭之奉，言歸次對之班。益自奮於忠嘉，其勿忘於協濟。可。

《東牟集》卷七。

鄭望之復徽猷閣待制制

敕：同上。具官某柔以有力，直而好謀，臨難不回，惟祗厥事。所居見紀，克世其家。曩從散秩之卑，進貳銓曹之貴，殆有同於特起，蓋以表其異材。覬竭嘉謀，共康庶務。及睹夫艱難而避事，烏在乎顛沛以愛君？俾即真祠，仍鑄要職。念屢更於歲籥，宜稍叙於官聯，言陞延閣之華，益對茂時之寵。其思論報，勿替疏恩。可。《東牟集》卷七。

趙子洎復徽猷閣待制制

敕：同上。具官某詩傳古錦，學富巾箱，不群之材出乎天性，爲善之樂見乎安行。昔漢家規磐石之安，大封同姓；若周室重維城之寄，亦以宗強。豈曰異時，弗圖前列。矧治功存乎已試，而譽望得於舊聞。雖尚寄於真祠，宜遂躋於華貫。益思奮勵，嗣有寵光。可。《東牟集》卷七。

張擴致仕復敷文閣待制制

懇據禮經，力抗辭榮之奏；閔勞官職，爰疏歸寵之恩。眷顧舊臣，申頒渥典。具官某才資雅健，德性粹溫，頃擢自於郡麾，亟躋榮於郎省。演綸詞掖，時稱潤色之工；持橐從班，日罄論思之益。方即真祠之秩，偶聞美疢之嬰，勉徇情於奉身，用陞華於次對。往祇邦渙，增耀家居。《東牟集》卷七。

端明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萬壽觀許翰復資政殿學士制

敕：朕遇災而懼，未明求衣，推原其端，罔燭厥理，肆加霈澤，大賚多方，雖極幽微，靡有遐棄。而況二三大臣，散在外服，蓋朕所恃以爲時望者也。使或失職，斯民何觀？宜錫恩章，悉加命數。具官某識高而器遠，學博而聞多，清以有容，澹乎自守。剛而不犯，意在愛君。譽已高於一時，志獨迫於千古。昔靖康之初政，起宣和之舊臣，首預優除，旋登要路，遂從憲府，進陟樞庭。士心徯望其謀猷，天下想聞其風采，宜重持以自愛，何輕譽以假人？功雖勒於燕然，豈無慚德；人既殊於有道，寧免愧辭。榮名因褫於殿廬，賦祿乃從於祠宇，屢更歲月，亦既甄收。顧惟求舊之思，可緩再新之澤？殆將應於同德，宜先正其崇階，不替前恩，用旌宿望。其勿忘於奮用，尚共濟於艱難。可。

《東牟集》卷七。

端明殿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馮澥復資政殿學士制

敕：同上。具官某智窮閭域，識造淵微，凜然君子之容，富有昔人之學。方議臣之進說，挾邊將以開功，萬口一辭，不期而合。獨抗在庭之論，允惟特立之賢，躋跡既彰，名言具著。知夙沙之塞隧，蓋辱國師；謂承璫之撫軍，徒張賊勢。凶德既從於顯戮，吉人宜得以彙征，遂冠樞庭，實參政柄。迨國家倉卒之際，乃志士有爲之時，豈前智而後愚，何始勤而終怠？無惑乎人言之屢至，當念乎己力之弗支。念祖宗崇宥過之仁，而憲典開自新之路，豈於舊弼，反緩疏恩？位已叙於故聯，名復陞於秘殿。鄉居既佚，仍從玉局之遊；國步方艱，應有日邊之夢。尚惟耆德，勿替成言。可。《東牟集》卷七。

全宋文卷三八六七

王 洋 二

端明殿學士左光祿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復資政殿

學士制

敕：同上。具官某智窮奧域，識造淵微，溫然君子之容，自得先王之學。剛而不犯，縱橫皆本於愛君；清以有容，造次不忘乎自守。初從蜀土，來至上都。聲譽藹如，固已先於多士；文章卓爾，寧復慕於古人。旋賜對於大庭，果陞華於前列。蘭臺詞掖，歷踐要途；畫省鑾坡，幾更歲籥。比參機務之際，適丁多故之時，艱難可見於同心，夷險不聞於異論。嗟國忠懷自謀之計，卒蹈危機；惟見素存憂國之心，終逃衆禍。及出分於閫服，恃作屏於要藩，諒方憂於虎狼，固不虞於蜂蠆。再剖符而均逸，屢膺霈以圖新，稍易崇名，初仍舊貫。念四郊多壘之難，莫若今朝；成群材並進之功，豈無異日！尚益堅于汝志，用勿替于我家。可。《東牟集》卷七。

左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張徵復端明殿學士制

敕：朕遇災而懼，未明求衣，推原其端，罔燭厥理，肆加霈澤，大賚多方，雖極幽微，靡有遐棄。而況二三大臣，散在外服，蓋朕所恃以爲時望者也，使或失職，斯民何觀？宜錫恩章，悉加命數。具官某識高器遠，學博聞多，言語足以竦動群情，政事足以緝熙庶務。烏臺正色，已稱疾惡之如仇，螭陛記言，自信直辭之寧辱。自將使指，進直詞垣，偉抗節之堅剛，嘉訓詞之溫厚。會新田之方啓，嗟舊弼之寡謀。執法不回，諒汝丹衷之志；去姦務速，具存白簡之辭。固允協於師言，亦大同於予志，爰超從列，遂贊機衡。出入累年，備著忠勤之效；始終一節，曾無險易之殊。蓋惟本朝之光，甚協當時之望。迨一麾而出守，據九江之要衝，休戚固同，中外奚間？猥煩言之屢至，謂舊嘗之難逃，遽解真符，遂從貶爵，俾下聯於中秘，仍分務於留司。既積歲時，累更優叙。茲下再新之澤，豈忘求舊之思？用還直於殿廬，尚均休於祠宇。永懷共濟，期底丕平。可。《東牟集》卷七。

趙岍復直秘閣制

敕具官某：爾世濟之美，爲時名家；臨政之優，所至稱治。前帥烏合之衆，會當蟻聚之師，念久

習於安平，諒不虞於倉卒。官投散秩，職褫崇階。已歷歲時，屢膺霈澤，盍稍還於舊服，俾尚寄於真祠。其念寵光，益思報稱。可。《東牟集》卷七。

張士廉叙官制

持軍臨陣，罪莫大於遷延；積歲省愆，恩亦昭於拂試。具官某頃繇勇略，擢任戎行。寇至失犄角之方，敵奔無追躡之效，辟從吏議，名在刑書。既閱日以滋多，宜推仁而更始，悉還舊秩，益勵新謀。往當終身，思鑑前轍。《東牟集》卷七。

劉光輔叙官制

具官某：朕躬郊拜貺，浹寓敷恩，凡在譴呵，悉皆甄叙。以爾頃繇臧獲，從坐悔尤，辟難吏議之逃，名遂刑書之絳。屬當肆眚，庸昭曠蕩之仁；是用參稽，稍還品秩之舊。服茲至宥，尚念自懲。

《東牟集》卷七。

蔣璨叙官制

具官某：決獄以麟經之義，明大夫遂事之辜；補過稽義《易》之文，取君子宥罪之象。爾頃任牧養，弗思靖共，以擅收庫息而免官，以侵用廩粟而鑄級。雖經肆眚，尚貶一階，既久閱於再期，宜盡還於故秩。往祇寬典，益念自懲。《東牟集》卷七。

王贊叙官制

具官某：朕明罰以懲過舉，疏恩以許自新。爾頃麗刑章，再更歲籥，用從甄典，盡復故官。往體寬條，毋忘檢己。《東牟集》卷七。

向子忞叙官制

具官某：朕明罰而欲其當罪，示法之公；宥過而許其自新，待人之恕。爾頃從吏議，遂絀刑書，既閱歲時之多，宜還官秩之舊。往祇渙渥，毋怠省循。《東牟集》卷七。

吳懋叙一官制

敕具官某：朕念斯民離散之後，當宁慨嘆，檢身節用，不忍以一毫取于民，庶幾力行以致仁壽。郡二千石固宜仰觀朕意，布宣德澤，以成厚下之政。其或過計，以謀足國，豈朕意哉！爾在四明，綏養疲瘵，愛利之實，亦既行矣。而言者謂爾藉府庫之餘，供屝屨之乏。財匪由於天降，民不可以戶曉，則前日之譴，固亦不可不行。今者已更歲時，再膺恩霈，而大農舉邦籍計之，實縣官所藏，汝初不敢私也。進叙一官，稍還舊物。汝之疑罰，行自著明，益既乃心，以俟褒選。可。《東牟集》卷七。

王倫特轉朝奉大夫除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誥

敕具官某：朕惟古者交戰之國，雖兵刃相接，而攝飲獻禽之使，往來其間，故得以分曲直，定强弱，宣導怒氣，化爲和平。此古人所以貴於使者也。爾昔以氣節自信，將命出疆，去國五年，斯亦勤矣。今其來歸，不失使指，庶幾平國，以靖吾民。官爵利祿，非所愛者。昔西漢之世，賞功太輕，故蘇武還朝，位止屬國，後世議者，固多惜之。朕今待汝有加于前，則汝之思報，尚其勉之。可。《東

牟集》卷七。

石邦哲大理寺丞制

具官某：朕嘗取曹劌必情之言訓飭憲臣，固期天下共體至意。况大理刑獄之總，凡命官屬，必加審擇。爾評讞廷中，以詳慎聞，肆庸叙遷，往丞寺事。其益既厥心，思厥職，毋或枉濫。欽哉！《東牟集》卷七。

周墀除大理寺丞制

唐虞之世，畫衣冠而民不犯。及觀《書》典，君臣相戒以刑，尚慎重如是。朕鑑前代，於理官尤嚴推擇。以爾履歷之久，事多練達，其往丞寺，使明允之譽，稱於廷中，則爾職舉矣。欽哉毋忽！《東牟集》卷七。

章燾大理寺正制

具官某：法令人之隄防，刑罰治之藥石。總在大理，聽於卿師，務其公平，慎乃推擇。以爾持心

明允，泣事審詳，初直廷中，曾無枉撓，繼承寺事，多所平反。克宣再歲之勞，就陟三官之長。惟寬仁而不至縱罪，惟精密而不爲深文，茲謂適中，往思汝守。《東牟集》卷七。

李宣收使功賞轉官制

具官某：國嚴銓選，制定彝章，儻無格法之拘，則有甄陞之寵。以爾舊功素著，餘賞尚存，用進厥官，往欽茂渥。《東牟集》卷七。

宋藻加官制

具官某：閩有海寇，煩遣王師，轉輸雖委於漕臣，倚辦亦資於厥屬。載疇爾力，叙陟華階，祇服恩光，益思報稱。《東牟集》卷七。

任文薦加官制

營卒結徒，謀爲不逞，而爾密聞凶計，開白守臣。既鉏孽萌，宜有嘉獎，循階一秩，往服異恩。

《東牟集》卷七。

宋受等加官制

閩寇干常，王師致討，既策勳而飲至，宜錫爵以第功。爰品戰多，用頒賞典，遞進武階之秩，各欽寵命之承。《東牟集》卷七。

劉冲等加官制

朕經帷講道，記注前聞；爾等庀職編摩，積有歲月。進官一等，用旌厥勤，茲謂異恩，勉思報稱。《東牟集》卷七。

周三畏加官制

朕平賦蠲徭，厚民生而講治；因時制法，酌古憲以垂文。載覽成書，宜頒寵典。具官某材猷練達，請讞精明。棘寺平反，揚歷十年之久；秋卿詳決，躋陞八座之聯。凡有科條，預聞刊正，方國備

三登之蓄，夫家無七尺之征，參考舊章，著爲定令。嘉奏篇之來上，爰增秩以疏榮，用賞積勤，往欽茂渥。《東牟集》卷七。

韓順之加官制

止戈蓋設而弗用，除戎則戒于不虞。而爾庀職宣勞，器械精備，用進美秩，以旌厥勤。《東牟集》卷七。

杜欽雲郭鎮加官制

具官某等：屬者鼠竊爲患海濱，爾等或輸帥閫之謀，或擒寇黨之孽，有嘉顯績，用進厥官。祇服恩光，勉思職守。《東牟集》卷七。

陳靖加官制

具官某：朕閱武便朝，第材禁旅，以爾列屬嚴闔之職，參華上閤之班。程其實能，預有成績，進

陞一秩，庸示異恩。《東牟集》卷七。

孟愈孔奕蘇世能加官制

具官某等：朕閱武便朝，第能禁旅。爾等或有總稽簿書之號，或有考案法律之勞。咸進厥官，益思自勉。《東牟集》卷七。

黎初加官制

謹備除戎，畢功第賞，既稽勞之有式，宜錫寵以示公。用循文階，勉思職業。《東牟集》卷七。

王永肩秦亮世熊誠并與遙郡上轉一官制

具官某：周以全失總在醫師，唐於禁嚴入待君詔，故有稽事制食之政，用爲褒功勸能之科。以爾習知方書，察見色脉，供奉神局之內，備宣夙夜之勞。疇功十全，進官一列，遙制戎團之任，時爲爵秩之榮。祇服寵光，益思懋勉。《東牟集》卷七。

潘溫卿加官制

朕御便朝而閱士，校實藝以疏恩，載疇宿練之勤，宜靡彝章之限。具官某賢聞戚畹，胄出慶閭。司筦鑰於嚴闈，備宣忠績；屬囊鞬於文陛，入綴清班。攷周環訓厲之功，拘轉受賞延之制，用踰常典，峻陟華階，進陞留務之聯，昭示外端之寵。往思刻志，祇副眷懷。《東牟集》卷七。

劉堯佐加官制

朕向以龍輻返國，蜃炭修陵，載疇卜兆之功，宜錫進官之寵。用增厥秩，益謹爾猷。《東牟集》卷七。

陳章等轉官制

具官某：閱武練師，程能第賞。藝既精而異等，寵宜厚以疏榮，叙進武階，以旌勇力。《東牟集》卷七。

向子固轉官職制

具官某：朕觀前漢循吏六人，宣帝得其四，而龔、黃之政，首事盜賊，逮治稱流聞，則璽書增秩，以褒勉之。爾守維揚，兼分帥閩，績譽休著，既勝任矣。屬者鼠竊爲患海濱，乃能方略掩捕，洗清蒲澤。用陟文階之品，兼陞延閣之真。其祇茂渥，益思拊循，以無愧西京之治，迺副朕懷。《東牟集》卷七。

薛璟轉官制

具官某：朕信賞待功，予心求當，爾能權宜措事，殲厥首禍之人。爰陞一階，用旌爾伐，益思自力，以副殊恩。《東牟集》卷七。

三節官屬轉官制

賀正旦生辰

具官某：朕率常遣使，修好睦鄰，凡從馳驅，宜有甄獎。叙遷厥秩，式寵其行。往祇恩光，毋憚

勞勩。《東牟集》卷七。

俊胙轉官制

具官某：以爾克輸忠順，久捍邊陲，載疇歲月之勞，參攷典章之舊，叙進厥秩，用旌其能。祇服恩光，勉圖報稱。《東牟集》卷七。

許制轉官制

具官某：罪懼非辜，故獲寇釋脅從之黨；功疑惟重，故旌忠示褒勸之方。進爾一官，特爲異數。往思自力，以答所蒙。《東牟集》卷七。

鄭抃推堞子轉一官制

係皇城使點檢文字

具官某：朕閱武便朝，第能禁旅。爾嚴闔庀職，吏牘宣勞，庸進厥官，以昭勸獎。《東牟集》卷七。

邢元轉官制

具官某：爾仗節奮忠，死於王事。朕嘉其義，故賁以階秩，憫其孤故，官及嗣子。尚有英爽，來歆榮之。《東牟集》卷七。

樊璉轉官制

具官某：朕崇東朝而備孝養，品上藥以輔天和。爾父供奉有勞，寵光宜錫。既引年而致事，爰及嗣以頒恩，用陟美階，往祗異數。《東牟集》卷七。

蔡申轉三官制

具官某：頃者椒塗正位，歸款祖禰，凡其戚屬，悉霑恩渥。時爾服職遠外，非朕爾遺。今以名聞，進秩三等。持爲異寵，毋怠欽承。《東牟集》卷七。

張頤老轉官制

王師殄寇，軍不乏興，財用足兵，功爲可錄。爰頒賞典，循爾文階。往服恩光，益思砥礪。《東牟集》卷七。

王挺之押天申節馬轉官制

具官某：朕猗蘭慶旦，職馬之臣以駿來貢，而爾紀綱其行，策肥而達。進爵一級，庸示勸能。《東牟集》卷七。

賈讜致仕轉官制

朕優賢尚齒，尤貴老成之人；覽奏引年，又嘉止足之義。遽開請謝，爰用疏恩。具官某策名於時，施學於用，早著將輸之效，屢宣牧養之勞。凡其居官，俱有顯績，持甘泉之橐，方均佚仙真之祠；掛神虎之冠，乃列陳鐘漏之語。用頒寵典，進陞峻階。其安撫於精神，以光華於鄉里。家居自

適，只以觀厲俗之規；世賞相承，當勿替教忠之訓。《東牟集》卷七。

李朝正磨勘轉官制

朕觀大舜以三考黜陟，致庶績之熙；有唐以一日獻替，爲近侍之最。顧階陞非拘於法從，而章程蓋率於邦彝。具官某學稱儒宗，材裕事幹。入游郎省，茂著握蘭之聲；擢貳民曹，亟參持橐之例。比因課績之故，法應叙年之稽。循級而遷，雖匪賢能而不次；並行無廢，庶幾爵祿之爲差。往服恩光，益勤猷告。《東牟集》卷七。

陞加五斗力更轉一官制

徒營較藝，膂力挽強，載疇出類之能，復進歷階之秩。往祇疊寵，益勵壯圖。《東牟集》卷七。

一石五斗弓各轉一官制

因秋閱武，被甲控弦。爰嘉七札之能，用進一階之秩。往祇寵數，以奮勇功。《東牟集》卷七。

葉份致仕轉官制

朕敦風厲俗，尚齒優賢。觀以禮進退之人，爲識天盈虛之道，宜疏光寵，用賁休歸。具官某早以材猷，屢更事任。文昌八座，入聯紫橐之班；竹使一麾，出擁朱幡之寄。暨分祠祿，多閱歲陰，乃抗奏以據經，欲引年而謝事。重違雅志，良惜華顛，爰躋三品之榮，益介六身之壽。往祇渥命，無怠教忠。《東牟集》卷七。

羅汝楫郊祀轉官加食邑制

舜考三載，以致庶績之熙；唐分四善，以參近侍之最。朕於法從之舊，固有睠恩之隆，至稽叙年，必率彝典。具官某懷器凝遠，操履剛方。執法中司，風采見柏臺之正；總綱八座，銓衡況金鑑之清。出守輔藩，丐游真館。歲應選曹之格，時均禋祀之休，用陞寄祿之階，併衍爰田之賦。往祇渥典，無怠告猷。《東牟集》卷七。

張涓轉官制

具官某：狂夫不率，詭衆造言，既明棄市之誅，宜示發謀之賞。進官一級，以旌厥忠。往服寵章，以圖報效。《東牟集》卷七。

張致遠致仕轉官制

賢者於世，分出處之二塗；明君待臣，唯始終之一道。進必由禮，退而示恩。具官某仕逢其時，學見於用。入居瑣闥，星郎高侍從之班；出擁朱幡，竹使撫雕題之俗。聯榮次對，均佚真祠，偶因嬰疾之微，遂有引年之請。重違雅尚，爰舉彝章，用增階品之榮，聽遂林泉之適。《東牟集》卷七。

晁謙之磨勘轉官制

有虞考三載明庶績之熙，成周以六計弊群吏之治，乃眷法從之舊，不廢叙年之稽，蓋存大公，用率彝典。具官某克紹世閥，鬱爲時材。入參持橐之聯，羽儀禁路；出守留司之任，管鑰陪都。課閱歲

於吏銓，屬均休於郊燎。歷階增益，加地建侯，式萃寵光，用華藩翰。不待次舉，雖未稱於賢能；以是爲差，庶可班於爵祿。往欽異數，勉迪令猷。《東牟集》卷七。

胡深轉官制

具官某：爾效命戎行，執俘海寇。用從賞格，叙進武階。往服寵光，毋忘報稱。《東牟集》卷七。

雷進押駱駝轉官制

具官某：帥四川之臣，貢一封之獸，而爾紀綱其至，視護無傷。寵進品階，用旌勞勩。《東牟集》

卷七。

沈該磨勘轉官制

考績於三載之間，固先最課；設官於六品之首，乃有定員。惟吾侍從之臣，靡限拘攣之法。具官某學術淹貫，吏能優長。擢從天府之浩繁，進貳春卿之清近。自服禁塗之列，就稽銓部之文，庸陟美

階，詎縻彝式。適被使華之遣，會茲寵數之頒。勉迪厥猷，往欽予命。《東牟集》卷七。

梁揚祖磨勘轉官制

朕公爵祿以厲世，慎名器之假人。法舜之考三載，以致庶績之熙；稽唐之參四善，以第近侍之最。顧茲條列，亦由次陞。具官某世閥高華，材猷強濟。入奉禁塗之橐，出分名郡之麾，寶閣通班，真祠均佚。雖積日之效，非所以責賢；而序年之稽，具應於陟典。爰增美秩，用率彝章。往宜欽承，毋怠歸報。《東牟集》卷七。

全宋文卷三八六八

王 洋 三

王瑋除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改永州防禦使制〔二〕

朕眷今南郡，實古郢中。接雲夢而通巫巴，爲一都之會；蔽潭衡而控襄漢，分十國之連。慎擇守臣，兼資武略。具官某材稱果毅，志守精忠。提偏師以衛留司，固嘗著效；總銳衆以臨湖外，亦既宣勞。來承召環，入對便殿，詳觀敷奏，宜任撫綏。用更禦侮於零陵，其往承流於荆土。務達弛張之理，勉圖牧養之勳。宜副異恩，將觀報政。《東牟集》卷七。

〔二〕制：原無，據前後文例補。

王喚致仕轉官制

守堅正之居官，力思盡瘁；積憂勤而成疾，固欲遺榮。方勇退以奉身，宜憫勞而疏寵。具官某仕行其義，知無不爲，專一心以徇公，靡衆訾之違恤。亟膺眷禮，擢實要途。京兆赭裾，著威聲於彈壓；甘泉紫橐，參法從以論思。屢剖竹符，丐游琳館。朕循名必責其實，用人欲盡其材。甫賜召環，遽聞上綬，嬰沉疴而引第，難扶病以造朝。爰舉恩章，用增爵秩。勉嗇精神之養，往承渙渥之休。

《東牟集》卷七。

俞俟磨勘轉官制

朕更三載而考績，大明黜陟之公；操八柄以馭臣，不輕爵祿之予。雖爲法從，亦率彝章。具官某資稟疏通，材猷膚敏，薦更事任，咸有聲稱。入持橐於甘泉，備罄論思之益；稀鳴桴於京兆，素高彈壓之威。屢抗需章，丐游真館。方從銓選，課年勞而陞寄祿之階；屬布郊恩，進伯爵而衍爰田之賦。特賜異渥，榮增一時。往祇渙命之優，毋怠嘉猷之告。《東牟集》卷七。

夏嗣忠轉官制

具官某：朕優內宰解職之恩，錫給役減年之寵。用陞爾秩，思副所蒙。《東牟集》卷七。

錢肅之轉官制

具官某：夔漕率職，輸幣貢金，而爾綱紀其行，道塗修阻。宜旌勞勩，寵進厥官。往服恩光，益思報稱。《東牟集》卷七。

蘇楷許宦轉官制

爾等奮忠宣力，獲寇執渠，既更秩以躡七階之拘，復轉官以增三級之寵。賞爲至厚，思稱所蒙。《東牟集》卷七。

刁靡轉官制

具官某：朕睦鄰遣使，率屬在塗，肆疇萬里之勞，特懋三官之賞。一更華秩，兩進美階。茲謂異恩，勉思報效。《東牟集》卷七。

楊契轉官制

具官某：朕以爾父有屬韃之勞，未頒於寵典；善教輕滿籟之積，能掇於賢科。茲乃抗封，欲其回授，叙陞華秩，用表名門。祇服恩光，毋忘報稱。《東牟集》卷七。

梅興祖轉一官制

具官某：《周官》於醫，以全失差次上下，而稽事制食，固不輕授。以爾明習方藥，服勤滋久，甄陞一階，庸示勸獎。益祇厥職，以答茂恩。《東牟集》卷七。

李蹈循資制

具官某：除姦盜、安良民，令之職也。爾能洗清蒲澤，保全邑城。寧惜一階之循，因任百里之寄。往祇寵渥，益務撫綏。《東牟集》卷七。

張之德循資制

朕於軍賞，固不踰時。爾在吏銓，初未理選。今既效官之久，宜甄討賊之功。用循文階，勉思報稱。可。《東牟集》卷七。

廖供循資制

具官某：《詩》至於《頌》，盛德之事也。朕不以位爲樂，而得奉東朝之養。爾職儒官，形容孝道，燦然歸美。用循華階，以示嘉獎。《東牟集》卷七。

張適道循資制

具官某：朕於使命，遣必疏恩。爾在銓曹，拘於理選。今既任官之正，宜循舊賞之資。往服恩光，勉圖報稱。《東牟集》卷七。

蒲榮循資制

具官某：巴蜀貢金，歲時率職，而爾道途之遠，紀綱其行。用循文階，以旌勞勩。《東牟集》卷七。

楊時發循資制

具官某：海寇竊發，官軍討平，而爾奮其精忠，與有勞效。用循厥秩，思副所蒙。《東牟集》卷七。

董諒循資制

具官某：以爾職在字民，功能禦寇，保聚而境，以固守給餉，而軍不乏興。肆疇迺勞，用循厥秩。益思奮勵，以副褒嘉。《東牟集》卷七。

曹霽循資制

具官某：推酤擅利，佐國餉軍，既以羨聞，是爲職舉。用攷賞格，式循文階。祇服寵光，勉圖報稱。《東牟集》卷七。

方涇循資制

具官某：朕通好殊鄰，聘問歲遣，凡它職于其行者，定爲彝典，以賞其勞。循爾文階，時乃異數。往思懋勉，以副恩光。《東牟集》卷七。

陳伯疆循資制

具官某：古者兵交而使在其間，爾能奉命軍前，用循文階，以正賞典。往思懋勉，期稱所蒙。
《東牟集》卷七。

宋藻循資制

具官某：唐劉晏固能吏也，然其屬皆敏銳，故可促督倚辦，以成厥功。日者王師討閩寇，飛輓餉軍，爾預有力焉。用循華階，勉思副答。《東牟集》卷七。

孫誼緣有去失將四官作四資制

具官某：朕聞懋軍賞者曾不踰時，立戰多者固將超級。爾顯效雖著，闕文莫稽，宜錫寵以從權，俾歷階而進秩。得於已失，思稱所蒙。《東牟集》卷七。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秀州防禦使士街磨勘轉正任防禦使制

敕：考績之法，謹於有司。近自同姓，至于疏遠之臣，小大共之，非可私也。具官某久官環衛，祇事有勞；宗司計年，法應遷秩。鎮防之任，祿厚官尊，惟忠惟勤，乃稱厥服。夫兵戈未定，勇夫宣力，其有積功累勞以死勤事，而僅獲爵一級者，則官至於此，亦可貴矣。勉思謹戒，以爲宗屬之勸。可。《東牟集》卷八。

潘浹叙右武大夫濟州防禦使制

敕：國家崇宥過之仁，憲網開自新之路。既施霽澤，以賚多方，其於庶工，豈忘甄叙？具官某沈審善斷，果毅有謀，自服官箴，累更任使。而乃逡巡詔命，遂坐鑄官。已屢沐於新恩〔一〕，宜悉還於舊物。往祇懋渥，更務恭勤。可。《東牟集》卷八。

〔一〕沐：原作「休」，據文意改。

邊順復萊州防禦使制

敕：國家崇宥過之仁，憲網開自新之路，恩施浹洽，下逮幽微。眷惟先後之臣，可緩甄收之典？具官邊順，周旋軍旅，練習艱難，出入禁庭，小心無過。在省方所底之地，有居民延燒之災，曾畚缶之弗修，致鬱攸之煽害。嘗鑄舊秩，既沐新恩，用復正於官聯，其益祇于乃事。可。《東牟集》卷八。

趙公悅責官制

官吏之置，本欲爲民；租稅之輸，適滋其擾。聊鑄一級，以示薄懲。往思厥愆，尚體寬典。《東牟集》卷八。

江少虞責官制

漢宣帝勤恤民隱，故重二千石之選；朕念赤子，付之牧守，庶幾其安。而爾領郡寄，租稅之輸，宜檢弊奸。乃庸吏言，惟務貨貨，何以副朕之望哉！聊鑄一階，用懲失職。《東牟集》卷八。

王淑責官制

三尺垂文，百鍰示罰，蓋因疑赦，詎可擅行？況有應言之科，聊從鑄秩之貶。往祇寬典，毋怠省愆。
《東牟集》卷八。

儲秉直責官制

士有常心，莫先廉慎；人無遠慮，必墮悔尤。爾於職事之間，每有擅私之累。聊從鑄秩，毋怠省愆。
《東牟集》卷八。

趙不曲責官制

黥隸之人，罪籍所繫，失於閑檢，遂致逋逃。鑄秩兩階，用懲弛職。
《東牟集》卷八。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二〕

〔二〕曾鞏《元豐類稿》卷二二載此制，文字全同，本書曾鞏文已收。按王中正、种諤皆仁宗、神宗間人，遠早於王洋，此處顯爲誤收，今刪文存目。

連環責官制

設官分職，上下相維，令而不從，何以爲治？其鑄一級，以示薄懲。《東牟集》卷八。

郭照責官制

弧矢之用，唯在轅門，忿厲而傷，則麗憲網。雖經肆宥，尚鑄一階。往體寬恩，毋忘有咎。《東

牟集》卷八。

苗靖責官制

具官某：古者大夫有家臣，欲盡心於所事。爾典其計，而私其用，可乎？鑄秩一階，尚爲寬典。
《東牟集》卷八。

薛弼責官制

《周官》之於鄉刑，重造言之罪；漢制之於郡守，先勤學之方。況朝命之宜遵，而士風之欲振乎！以爾職爲師帥，令失稟承，謂布韋有狂率之人，俾庠序歸藏修之地。而乃教之不素，閑之失嚴，致其越禁以自如，復爾遂非而弗顧。爾訓下若此，導民謂何？聊鑄一階，尚服寬典。
《東牟集》卷八。

林充等責官制

士夫修身，俾從訓誨，國有明命，貴在稟承。爾等視令故違，頽風不振，致其輕率，復爾自如。各鑄一階，用懲弛職。
《東牟集》卷八。

辛永宗劉綱責官制

朕念干戈衛社之重，故垂賞以待功；辨名器假人之非，斯明刑而當罪。具官某等，相濟同惡，自營背公。頃出命以勸戰多，姑從權而付軍帥；既均休而已事，宜列上以聞朝。迺因請託之間，略無顧忌之意，擅以王爵，收爲私恩。宜從鑄秩之科，以示爲臣之戒。往祇寬典，毋怠自懲。《東牟集》卷八。

王俊民責官制

士有常心，莫先廉慎；人無遠慮，必墮悔尤。爾於持己之間，每涉徇私之累，法稽吏議，爵貶文階。尚服寬恩，毋忘懲艾。《東牟集》卷八。

田安衡責官制

萃除戎器，以戒不虞。爾職總弓人，愆于成式，聊從貶秩，用儆瘵官。尚爲寬恩，毋怠省咎。

徐大任責官制

尉職逐盜，本欲安民，濫及無辜，適滋其擾。聊從末減，用貶一階。往體寬恩，毋忘循省。《東牟集》卷八。

孫彥責官制

朝廷總機務，郡縣分等級，固有次第，不可踰也。爾不循常制，越序陳詞。令甲昭垂，鑄官一秩。往祇寬典，以聽攸同。《東牟集》卷八。

陳大猷責官制

鞫勘園扉，必期當罪，故失出入，律所不容。爾議獄縱辜，法當鑄秩。聊從寬典，往省厥愆。《東牟集》卷八。

陳淵責官制

會計當則爲委吏，出納吝則爲有司。爾爲筦庫之官，不知簿書之謹，既戾三尺，用鑄一階。往祇寬恩，毋怠深省。《東牟集》卷八。

何休降官制

具官某：足兵先於足食，所患違期；守道貴於守官，寧容擅去？爾給軍儲而失職，假赦宥以脫身。徇國伊何，原情莫恕。聊鑄一級，尚體寬恩。《東牟集》卷八。

李隊降官制

具官某：爾涖官行政，規利暱私。三尺垂文，一官鑄秩。往祇寬典，毋怠省愆。《東牟集》卷八。

姚伸降官制

具官某：爾檢身不謹，至麗刑章，明罰有常，用鑄官秩。往祇寬典，毋怠省愆。《東牟集》卷八。

趙立之降官制

具官某：策名仕版，宜慎檢身；投足賄場，致輕犯憲。吏議三尺，秩鑄一階。往體寬恩，毋忘省咎。《東牟集》卷八。

戚寶等降官制

具官某：朕兼愛南北之民，俾還桑梓之地；而爾懈於護送，致有過愆。用貶一階，以懲不職。《東牟集》卷八。

侯璋降官制

具官某：爾綱紀貢金，來輸左帑，恣爲貸用，因作販商。邦有常刑，鑄官一級。聊從末減，往省厥愆。《東牟集》卷八。

董季舒降兩官制

具官某：士有常心，在於廉；職有常守，在於謹，否則辟也。爾居官而私其用，聚券而妄其給，縱下而盜其帑，罪將何逭？以經肆宥，聊示薄懲。鑄秩兩階，益思循省。《東牟集》卷八。

鄭知剛降官制

具官某：朕於方郡設教官，欲其以德行表士子而厲風俗。爾乃移書請託，詭卒給廩，是以盜訓也。其鑄一級，往服寬恩，毋忘循省。《東牟集》卷八。

趙子儼降官制

具官某：祿以致養，宜修廉隅。爾職兼稅官，既爲賈售之事，又匿其征，可無懲乎？聊鑄一階，尚服寬典。《東牟集》卷八。

武安寧走失罪人降兩官制

具官某：爾職在巡警，被檄追逃，縱下受賕，獲而復縱。獄成來上，鑄秩兩階。尚爲寬恩，毋忘循省。《東牟集》卷八。

王褒降官制

具官某：禮辨等威，律嚴誣告。爾飾詞以僞，越訴于朝，鑄秩兩階，以懲誕率。其歸營壘，益務省懲。《東牟集》卷八。

王國光降官制

具官某：時啓閉以嚴公帑，謹出納以檢吏奸，此涖官行政之所先也。而爾馭下無威，盜金失察，將誰執咎，聊褫一階。往體寬恩，毋忘懲艾。《東牟集》卷八。

葛善降官制

具官某：尉以討賊爲職，會以合謀爲名。而爾怯懦違期，顧望逸寇，以經肆眚，聊褫一官。尚爲寬恩，往宜循省。《東牟集》卷八。

張皋押馬降官制〔一〕

具官某：君子以窒欲則無私喜，以懲忿則無私怒，可損之善，莫大于此。爾容軍婦以出入于家，而捶死其夫，鑄秩兩階，尚爲寬恩。往省厥愆，毋重悔尤。《東牟集》卷八。

〔一〕此制題與文不相應，疑有誤。

全宋文卷三八六九

王 洋 四

田瓘降官制

具官某：律設大法，明過與故，所以原其情也。爾初虞券歷之失，而失之乃過；爾既失而因以誣人，豈不爲故乎？用鑄一階，尚服寬典。《東牟集》卷八。

莫仲效降官制

具官某：以爾居官爲下交之瀆，泣事信誣告之事，鑄秩一階，用懲不恪。尚爲末減，其懋省循。《東牟集》卷八。

張通降官制

具官某：愚爲臧獲，寧免過愆？爾既不能恢雅量以含容，又不能付攸司而裁決，至於毆死，則有常刑。用鑄一階，尚服寬典。《東牟集》卷八。

吳億降官制

具官某：爾長治百里，師帥斯民，不能檢身，自麗刑辟。雖經肆宥，尚鑄兩階。茲乃原情，毋忘省咎。可。《東牟集》卷八。

孫慶降官制

具官某：朕兼愛南北之民，俾還桑梓之地；而爾護送不謹，詐弊滋生。用貶厥階，以懲失職。《東牟集》卷八。

汪召嗣余應求降官制

具官某等：唐劉晏總轉輸，號一時能吏，觀其所任，雖在千里外，奉教令若目前。爾等專領漕計，委使之際，不能擇人。鑄秩一階，用懲失舉。尚服寬典，毋忘省愆。《東牟集》卷八。

孫處厚降官制

具官某：朕憫死事之孤，而官其嗣子，蓋旌其忠也。有欲冒賞者，爾乃以身保之，罪將奚逃？鑄秩一階，尚爲寬典，往宜循省，可尤人乎？《東牟集》卷八。

秦琪降官制

具官某：爾策名仕版，效命戎行，不能檢身，至麗刑辟。聊從鑄秩，勉自省愆。《東牟集》卷八。

鍾志大降官制

具官某：競逐市利，固失於廉隅；假貸官金，又從而隱諱。吏議三尺，秩鑄兩階。往服寬恩，毋忘省愆。《東牟集》卷八。

劉真降官制

具官某：策名以仕，檢己爲先；而爾被酒私遊，尚氣不逞。聊鑄一級，以示薄懲，往體寬恩，毋忘循省。《東牟集》卷八。

柴瑾降官制

具官某：簿領貴於勾稽，閭閻戒於煩擾。爾居官縱吏，督賦撓民，聊鑄一階，尚服寬典。《東牟集》卷八。

胡寅轉一官致仕制

達進退之分者，可以律浮競之徒；篤終始之恩者，所以優老成之禮。眷從臣之謝事，舉彝典以疏恩。具官某經術淹該，識度凝遠。君子之仕行其義，早服禁途；公家之利無不爲，備宣忠力。出紆郡紱，亟佚祠庭。遽因疾以引年，重憫勞而徇請。爰增厥秩，用寵其歸。顧疏廣祖行，雖不及都門之盛；方祁奚告老，尚無忘嗣職之賢。往專精神，益介壽考。《東牟集》卷八。

某官致仕制〔二〕

策名就列，早聯持橐之班；引疾抗封，力起掛冠之請。重違雅尚，爰舉彝章。具官某經術淹該，風猷凝遠。入趨清署，鬱爲侍從之臣；出殿大邦，綽有蕃宣之譽。方即真祠之奉，遽陳美疢之嬰。篤意遺榮，憫勞以事，疏恩增秩，用寵其歸。往祇邦渙之優，益遂家居之樂。《東牟集》卷八。

〔二〕此篇原附于《胡寅轉一官致仕制》後，文末館臣注云：「案此首失題，附此。」

劉錫致仕制

宣勞效命，久殫衛社之忠；引疾抗章，遽起掛冠之請。莫回雅尚，爰舉恩章。具官某結髮從戎，指心報國，出賈軍裨之勇，入提禁旅之嚴。家世韜鈴，裔本山西之種；弟昆勲績，名皆國外之聞。越躋留務之班，亟就真祠之佚。比觀請謝，側用閔勞，仍茲階秩之華，遂爾林泉之樂。其慎調於方藥，以益介於壽祺。《東牟集》卷八。

王舜臣致仕制

委質宣猷，方專分閫，露章引疾，遽欲掛冠。顧雅尚之莫回，宜恩章之具舉。具官某持心謙恣，稟質粹溫，樂名檢以自閑，遠驕華之末習。視三孤之秩，位峻於亞師；張六纛之儀，任隆於謀帥。方奉真祠之佚，俄陳美疢之嬰，懇請欲歸，憫勞以事。用率循於彝典，仍寵畀於故官。遂爾晏私，祇予渙渥。《東牟集》卷八。

任鑄致仕制

具官某：侍宮闈而勤事，允爲親信之臣；歸選部以引年，爰篤始終之禮。以爾性資恪謹，材諳疏通，既久奉於宸扆，乃願歸於銓品。偶因嬰疾，力欲辭榮。宜仍階秩之華，俾遂家居之樂。《東牟集》卷八。

張思正致仕制

執戈衛社者，知忠義之大閑；引年謝事者，達進退之高致。可無渙渥，用賁歸休。具官某奮身戎行，迺心王室，識奇正循環之理，有撫存挾纘之恩。自封爵於廉車，丐奉祠於真館，遽陳嬰疾，力請辭榮。宜因寵於故官，蓋率遵於彝典，其專安養，以對休光。《東牟集》卷八。

起復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利州路經略安撫使知興元府王庶轉行

兩官制

敕：由關陝之地通於巴蜀，有梁州之區焉。德宗迫朱泚之亂，蓋由奉天進狩于梁，而戡難之勳，自其地始。其風聲氣習之尚，宜可概見。有能爲朕拊循其民，申明尺籍，以振山西之氣，則前人之功，斯無愧矣。具官某好謀而能斷，任難而有成。率邊郡之良家，興於義勇；抗數州之賊氣，全我隩區。朕方期樞臣成閫外之功，汝能爲國家建方面之略。雖土門之師未集，而陝右之勢已張。宜錫美官，用作爾祉。念方圖河內之守，莫若寇恂；成異時淮蔡之功，或歸李愬。茲益隆於任寄，宜自奮於功名。可。《東牟集》卷八。

中亮大夫喬仲福階官上轉一官制

敕：國家有疆場之憂，未能外禦；而郡縣有蝨賊之患，復肆內陵。念非義勇之臣，曷勝披猖之勢。宜申優賞，以勸異能。具官某沈鷙以有謀，恭和而善斷。前者敵人之計，欲破江陰，汝與將士共

遏其勢，彼乃敗散，一方保全。同時立功，皆已論賞，汝之勞效，不減衆人，獨拘常法，曾未遷改，豈信賞之道哉？加進一官，是爲異數，往服恩命，益圖後功。可。《東牟集》卷八。

楊存中除少傅制

朕法黃帝之衛兵，任重殿巖之帥；稽《周官》之洪化，位高孤棘之班。考閱歲以酬勞，誕告廷而增秩。具官某稟資沈鷙，許國精忠。援枹鼓則忘其身，深懷義概；挫虓虎而奪之氣，屢著戰功。總萬營以扈禁宸，張六纛而分外閫。歷時滋久，盡瘁靡他。載嘉十稔之勤，叙進貳公之次。駢旄導節，仍齊鉞於雄藩；繡斧在裳，正朝儀於亞傅。陪敦邑采，申衍戶租，以示褒崇，以光環拱。於戲！有功見知則說，朕既昭積累之勲；執事順成爲臧，爾益謹凝嚴之護。往祇明訓，思副異恩。《東牟集》卷八。

韓材起復制

素冠三年之制，是謂禮經；墨經一時之宜，蓋當戎事。願從權而制義，可移孝以爲忠。具官某鷙勇多謀，魚麗著績，遽動倚廬之戚，諒深陟岵之悲。與其處苦塊以居憂，慕親何及；曷若執干戈而在列，徇國爲先？勉服訓言，趣還官守。《東牟集》卷八。

陸謹范勝起復制

具官某：倚廬枕塊，雖懷至性之悲；腰經從戎，亦有奪情之禮。蓋資父事君之道一也。爾其起從王事，悉乃心力，揚名顯親，則忠孝兼得矣。《東牟集》卷八。

王璣父亨贈太師制

敕：朕屬時艱虞，率巡侯社，惟茲大饗之禮，敢忘九獻之勤！禮既備於克禋，慶宜均於厚下。具官某父某，忠能事上，勇足帥人。少服戎行，擅勇冠三軍之譽；晚持使節，有功成三箭之歌。燕及後人，保茲餘慶，爰升品秩之數，遂極師保之榮。靈如弗忘，宜克知享。可。《東牟集》卷八。

武略大夫王俊贈五官制〔二〕

敕：夫死難之臣，雖非有勞，亦宜第賞，況功狀已著，而身榮弗及，則褒揚之典，其可後乎？具官某：昔者狂寇引兵，攻陷城邑，殺掠吏民，江淮之間，爲盜淵藪。至併師合擊，乃始敗却。爾居其

中，處死弗顧，亦既忠矣。大將計功，以狀來上，進官五等，遙領郡章。靈如有知，尚克歆享。可。

《東牟集》卷八。

〔二〕制：原無，據前後文例補。

羅汝楫封父制

朕秩三神而拜貺，冒四海以均釐，矧惟法從之華，宜錫顯親之慶。具官某積德之厚，天假高年，教忠之勤，賢稱嗣子。茲頒郊渥，用陟階封，祇予命數之崇，爲爾家庭之耀。義方獲報，壽履永綏。

《東牟集》卷八。

張思正贈父制

朕貴誠質而因天事天，嚴陟配而以孝教孝，均爾將臣之貺，爲其禰廟之光。具官故父某，實浮於名，材裕于用，少著嚴闈之績，慶鍾嗣子之賢。肆頒神休，以率國典，爰陟廉車之峻，載昭飾綏之榮。尚期爽靈，歆此嘉寵。《東牟集》卷八。

康誥封贈故父制

供奉宸闈，番休分兼職之掌；典司帝輦，滿秩有疏恩之常。推以及親，詎當吝賞？具官某故父某，早稱勤毖，服在禁嚴，生陟廉車之榮，歿受帥節之寵。厥有嗣子，能紹家聲。酬其尚輿之勞，申茲飾壤之禮，儀物俾同於三事，光華增賁於九原。未泯英魂，來歆異數。《東牟集》卷八。

康誥贈故母制

具官某故母某氏，淑惠根性，柔恭律身，叢然隤祥，茂於嗣葉。能勤事役，克紹家聲。酬其尚輿之勞，申茲飾壤之禮，既正小君之號，改荒大國之封。邈焉九原，歆此異數。《東牟集》卷八。

康誥贈妻制

供奉宸闈之密，典司章輦之嚴，既滿秩以賞勞，用疏恩於厥室。具官妻某氏，溫恭植性，淑謹提身，嚴盥饋之威儀，謹閨門之法度。粵從夫爵，載陟階封，躡命婦四級之華，爲端朝一時之寵。祇承

渥，益勵柔嘉。《東牟集》卷八。

康執權封贈故父制

朕緹室迎陽，觚壇展采，既嚴昭配以盡己之孝，又均蕃釐以及人之親。具官某故父某，風矩潔修，宇量沖固。雖抱藝以不試，非榮其身；然積德而克昌，乃大厥後。繫有承家之嗣，通予延閣之班。越熙裡祠，興感禰廟，極榮二品之秩，用賁九泉之幽。尚期爽靈，來顧恩寵。《東牟集》卷八。

康執權贈故母制

朕率三歲之舊章，崇二儀之合祀，貺施荷神靈之賜，福釐同臣子之均。爰頒慶條，用慰孝慕。具官其故母某氏，柔明賦德，法度宜家，實生嗣子之賢，服在禁塗之列。嚮因郊渥，已侈郡封，越告成於明裡，用載裂於腴壤。尚期遺懿，式克欽承。《東牟集》卷八。

汪藻贈父制

朕貴誠質而因天事天，嚴陟配而以孝教孝，顧在從臣之舊，宜疏禰廟之榮。既歷再郊，併昭疊寵。具官某故父某，材韜不試，德厚流光，大嗣子之承家，有懿文之華國。屬當精享，習卜二歲之祥；爰累慶章，飾贈一品之秩。尚存靈爽，來賁渥恩。《東牟集》卷八。

汪藻贈故母制

朕貴誠質而因天事天，嚴陟配而以孝教孝，顧在從臣之舊，豈無念母之思？既歷再郊，併昭疊寵。具官某故母某氏，早騰淑譽，來範高閼，大嗣子之承家，有懿文之華國。屬當精享，不專嚮於蕃釐；爰累慶章，用改荒於名壤。尚存靈爽，來賁渥恩。《東牟集》卷八。

梁份郊恩封贈故父制

朕緹室迎陽，觚壇展采，既均神釐之貺，亦愴親養之遺。宜敷我恩，以錫爾類。具官某材裕於

用，慶叢於家，大嗣業之繼承，聯棣華而通顯。既上儀之丕就，宜渥典之申頒，進陟亞傅之崇，用爲幽隧之賁。英魂不泯，休命其承。《東牟集》卷八。

梁份贈故母制

故母某氏惠淑根性，柔恭律家，叢厥隕祥，茂於再葉。茲頒郊貺，用率國常，改荒大國之封，追飾小君之號。尚期英爽，嘉此寵榮。《東牟集》卷八。

王璣故母馬氏贈慶國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母某氏儀于中壺，早著令猷，惠及小星，蓋由淑德，實生令子，爲予虎臣。雖弗逮于身榮，豈遽忘于追報？易名大國，用侈餘休。靈如弗忘，尚克知享。可。《東牟集》卷八。

王璣繼母向氏封秦國太夫人制

具官某繼母某氏：柔儀可則，令譽有聞，生於世家，作配君子。惟內黃湯沐之奉，已啓舊封；嘉

秦川陸海之饒，載開新邑。益膺褒寵，永綏壽康。可。《東牟集》卷八。

王璣故妻令人趙氏贈碩人制

敕：具官某故妻某氏夢蘭協吉，載翟有光，以《鵲鳩》之德而居鵲巢，以《采蘋》之誠而薦行潦。爰嘉有禮，乃命疏封，益修中饋之儀，助成分閭之略。永祇命服，勿替訓詞。可。《東牟集》卷八。
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

王舜臣贈妻制

朕測景迎長，竣祠拜貺。既孚渙號，以爲爾姻戚之寵；又沛湛恩，以閔其室家之亡。具官某故妻某氏，法度柔嘉，言容靚慎，發自華緒，儀于名門。早銜恤于鼓盆，屢疏榮而飾壤，屬頒郊渥，更侈郡封。邈其九原，歆此異數。《東牟集》卷八。

師敏轉遙郡刺史誥

敕具官某：七閩之區，素稱無事。比年以來，盜賊數起，至遣將輔撫戎，乃稍底定。夫戰克之難如此，則凡斬將搃旗之士，可謂均有勞矣。爾前者躬率師徒，冒涉山險，不顧必死，遂擒渠魁。上功自言，備見成效，進官一等，遙領郡章。益圖後勳，朕不忘汝。可。《東牟集》卷八。

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顏岐復資政殿學士誥

敕：具官某才華夙著，德厚有聞，清以善容，剛而不犯，譽既高於奕世，學自名於一家。昨從艱難，累更事任。總北州之師律，士聽無譁；從南國之征行，人心胥悅。會敵師之侵擾，致淮土之繹騷。先事而圖，曾靡聞於奠國；見幾而作，何獨善於謀身？俾辭機政之勞，姑就祠宮之佚。念已更於積歲，盍稍正於崇階。一沐新恩，遂還舊物。惟始終之厚遇，豈替朕懷；若左右之具宜，其享汝德。可。《東牟集》卷八。

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復資政殿學士誥〔二〕

敕：具官某從容而能斷，剛毅而用和，自奮材名，屢更華貫。旋司政柄，備罄忠勤。惜未濟於艱難，遽請從於優佚。嘗因旁累，遂坐鏤除。念君臣通宥過之仁，而兄弟無相及之義。固知王導初不與大將軍之謀，何待祁奚乃能免羊舌氏之難。已陞華於秘殿，復進叙於崇階。蓋朕之待臣，初匪有疑，則臣之報君，亦宜自盡。往肅祈於明命，其益勵於嘉猷。惟予蓋臣，勿煩多訓。可。《東牟集》卷八。

〔二〕下一「殿」字原脫，徑補。

邵溥復秘閣修撰誥

敕：朕遇災而懼，廣求其端，爰疏渙恩，大賚群品，冀迎善氣，以享天心。而況勤勞之臣，尚嬰譴戾，載加申叙，其可後乎？爾文學之富，爲時老成；政事之優，見於已試。自登禁從，名重本朝，屬時艱虞，未究施設。嘗下鋒車之召，益勤仄席之思，即將邁於遠猷，盍稍還於舊物。升華芸閣，寄佚真祠。雖在遠而弗忘，宜體恩而圖報。可。《東牟集》卷八。

李弼孺復直徽猷閣誥

敕具官某：爾世濟之美，爲時名家，臨政之優，所至稱治。既屢更於煩使，或稍致於謗書。對仗自言，何乃果於用辨；投章而去，是亦近於弗思。念既歷於歲時，亦屢更於霑澤，已起真祠之秩，仍歸延閣之班。勵汝忠嘉，服我休寵。可。《東牟集》卷八。

罷吏部侍郎落職提舉宮觀誥〔二〕

侍從之臣，義當徇國，謀身既切，理必背公。肆癉朋比之徒，用振公方之氣。具官某頃有舊譽，擢置諫垣，察其陳說之詞，謂絕附枝之援。當群情之交煽，委正道而弗行，汝宜爲朕闢大公之塗，朕亦恃汝爲衆正之望。猥自同于新進，諒有愧于初心。陰交臺臣，爲嚆囁相親之態；致身從列，忘逡巡自好之風。姑褫銓曹之聯，往即祠庭之奉。是惟茂渥，其務改圖。可。《東牟集》卷八。

〔二〕此題原脫主名。

李光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誥

敕：王道不明，士以私義自高，其於君臣、師友之分，不知權輕重而行之，用失其叙者多矣。夫呂祿之死，劉氏之所以安也，而酈寄負責賣友之謗。使寄納忠於祿，則呂氏之禍豈易去邪？朕方欲息邪說、詎誠行、放淫辭，以正人心，有失厥叙，可不援而正諸？具官某，頃者大姦在位，持權日久，學士大夫始皆惡而逃之；及其中也，不能無疑；又其終也，乃反變而從焉。此由道術不明，而私義得以勝也。爾自服官箴，即思自奮，其視州縣，力抗回邪，可謂義形於色矣。至大姦久而弗去，亦復變而從之，何也？靖康之初，條具宿惡，明示天下，汝當言路，自同寒蟬，豈亦君臣、師友之分，不知權輕重而行之者歟？嗟乎！范氏勢盛，商丘聽移，董卓云亡，伯喈興歎，此學者之大戒也。其鑄要職，往食真祠，求汝宅心，服我明訓。可。《東牟集》卷八。

廖剛先次落職誥

敕：朕臨朝思治，仄席求賢，士有一善，未嘗不悅而進之，惟恐其不及也。在廷之臣，亦宜精白，克承朕意，庶幾共濟，以底丕平。其或詭行敗德，務規進身，豈朕用人之意哉？具官某，始以操

守，見推鄉閭，中嘗宣勞，以綏盜賊。使者獻狀，朕意嘉焉，故自造朝，曾無幾時，而循致禁從。朕之期汝，亦云厚矣。而乃柔佞回邪，喜爲附會，朕既失望，汝亦奚顏！其鑄美官，稍正其罪。尚體寬渥，毋忘改圖。《東牟集》卷八。

全宋文卷三八七〇

王 洋 五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慈恩遠被，母道貴親；至德增明，天下自順。恭惟皇太后陛下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庥，華胥實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皇帝陛下治道克成，孝德聿盡，爰歸功於慈訓，遂推美於瓊章。邁古今之上儀，接祖宗之舊制，孝恭交至，家國慶安。臣逖居下土，遙仰闕廷。雖濟濟蹕蹕，莫預搢紳之列；而雝雝肅肅，同聽遐邇之歌。《東牟集》卷九。

到邵武軍任謝表

分守無功，宜收符竹；引嫌自請，尚領軍麾。被寵若驚，以榮爲懼。伏念臣伶俚末族，樸樸小

才，持身本乏於寸長，積毀難逃於衆口。豈期僥倖，頻辱使令。右粥左餐，坐享豐登之樂；戴天履地，難酬飽煖之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洪覆兼容，大明旁燭，憫一夫之失所，致四海之歸心。臣敢不上體薰陶，益思砥礪！觀民膏民脂之戒，夙夜靡忘；奉一心一德之規，造次於是。《東牟集》卷九。

辭免兼侍講表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帝王之學，緝熙光明，爻象之書，廣大悉備。非通儒之鴻博，曷備問於清閒？伏念臣理昧鉤深，識非知一，徒以雕蟲之末技，誤膺出綽之代言。莫稱使令，已憂踰溢，更玷露門之清選，妄談太極之微文，懼瀆聖聰，必譁公議。伏祈睿斷，改授時髦，庶俾小臣，獲安愚分。《東牟集》卷九。

侍講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兼侍講者。詞掖代言，方愧六員之選；經筵勸講，誤聯三侍之榮。寵踰其涯，悸不自定。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質淺窳，逢辰休華，屢叨洪恩，驟寘近列。顧篆蟲之末技，何取於致君；以涉獵之謏聞，豈精於談《易》？況夫親法宮之事者，其臣莫及；游聖人

之門者，於言爲難。故文王深達於六爻，獨演河圖之妙；雖孔子猶勤於三絕，敢陳黼座之前。過被絲綸，密承帷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稽古，邁禹惜陰。日月就將，自得光明之學；乾坤易簡，發爲久大之功。樂取於人，不求其備。臣敢不研精十翼，撮要九師！如至治之宏綱，見於觀象；庶俯詢之清問，可以據經。臣無任。《東牟集》卷九。

代宰臣以下賀瑞木表

臣某等言：近據虔州守臣薛弼進上瑞木，中有「天下太平年」五字者。德格圓穹，昭示一人之慶；木呈嘉瑞，中藏五字之文。珍貺一聞，歡聲四達。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物雖微於動植，政實與之感通。和氣致祥，則天且弗違；聖人在上，則木皆得性。衆枝內附，示武王無外之休；仆柳成文，啓宣帝中興之兆。同穎駢柯之秀，扇厨指佞之生，史不絕書，地非愛寶，曾未若木析斧斤之際，文形節月之間。匪刻匪雕，示以三登之意；非行非草，宛具八法之工。新逢甲子之上元，得在章貢之南服。當仁宗之慶曆，嘗獻自於灋陽；逮神祖之熙寧，亦見諸於柚木。崇和列瑞，治平紀祥。欣逢再造之期，實繼前休之盛。恭惟皇帝陛下升煙饗帝，振鐸右文，孝悌之德通神明，忠厚之仁及草木。魯史記九年之蓄，已聞輿議之共稱；周詩備五福之章，孰謂太平之無象？惟夫萬物得由其道，故有諸福可致之祥。昭賁飾於人文，闡坤珍於植性。臣等叨陪宰路，莫測聖功。俯察仰觀，合歲星主文

之象；母修子應，彰火德爲孝之符。臣等無任。《東牟集》卷九。

代謝幸太學表

八表塵清，仰屬右文之世；六飛雷動，一新視學之儀。昭回咫尺之天顏，鼓舞衆多之士類。慶諧千載，風動萬方。中謝。竊以聖代恢儒，非止奉行於故事；王畿首善，蓋將樂育於英材。治已格於偃修，教必敦於帥勸。振風俗於衣冠之舊，息干戈爲禮樂之華。鋪張奕世之宏休，紹復中興之盛典。於今爲最，亘古未聞。夙駕臨廡，藹鬱鬱葱葱之瑞；溫顏下士，見洋洋濟濟之風。既釋菜於杏壇，重橫經於黼座。臚傳趣召，欣聯振鷺之班；廡席回環，分賜蒼龍之壁。旋移天步，親御書帷。睿意非常，不數漢唐之陋；誦聲遠播，悉還鄒魯之純。恩下九天，榮生一日。恭惟皇帝陛下心游六藝，道冠百王，論經何啻於夜分，議政有踰於日昃。手揮宸翰，仰窺琬琰之光；帶擁橋門，咸聳雲霓之望。綸言載布，聖德昭孚。臣敢不祇奉訓辭，恪勤術業！學如不及，肯忘寸璧之陰；樂且有儀，不負百朋之錫。《東牟集》卷九。

代張帥謝除待制表

承流京邑，方懷瘝曠之虞；次對禁塗，遽被褒遷之寵。自天拜命，無地措躬。伏念臣生稟庸資，進蒙異睭。馳星輶而轉漕，未及終更；任天府之劇繁，遂叨試可。屬神聖中興之運，蒐禮文久墜之儀，百度肇新，千齡希遇。實臣子效勳猷之日，雖盡勤勞；然材能有分量之拘，終難稱塞。每憂夙夜，無補事功。况桴鼓未稀，尤愧夫輦轂彈壓之政；而荷囊忽佩，奚取於侍從言語之臣。避不獲辭，得非所望。茲蓋伏遇至仁博愛〔一〕，妙道曲成。錄善棄瑕，急堯帝親賢之意；兼收並蓄，無商王求備之心。雖甚拙疏，亦加甄獎。臣敢不坐以待旦，益思父教之忠；國爾忘家，願報君恩之賜。《東牟集》卷九。

〔一〕「伏遇」下當有「皇帝陛下」，或是屬草時以其爲套語而略。下二篇同。

代謝轉官表

郊祀配天，創見修文之效；考工率職，遽叨增秩之榮。拜命自天，措躬無地。中謝。伏念臣猥從

疏遠，遭值聖明，解京兆之守符，持甘泉之從橐。屬陽陞精裡之饗，雷動屬車；具勾陳法駕之嚴，星羅周衛。供無乏事，幸免瘵官，恩更俾之序遷，得實逾於望外。茲蓋伏遇道參化育，德洽臣鄰。稽古禮文，炳同風於三代；咸精技巧，覈稱職以中興。乃如罔功，亦誤優擢。臣敢不勉思宜稱，祇佩寵光，益殫夙夜之勤，庶有涓埃之報。《東牟集》卷九。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榮頒顯服，檐如一襲之恩；巧製精鏐，燦若萬釘之寶。寵非常而驟及，德不稱以深慚。中謝。伏念臣稟質迂疏，逢時熙洽。考績王畿之治，曾莫逮於中材；躋身法從之聯，恩實由於上力。更蒙褒博，增賁孱愚。茲蓋伏遇命式九圍，德承群辟，信賞既精於爲治，儀刑遂致於作孚。雖器名不假於人，欲昭國典；然體貌以厲其節，爰錫身章。臣敢不衣被知榮，糜捐誓報。服之無斃，闕必念於彌縫；束可使言，口不憂於衆鑠。《東牟集》卷九。

代王帥謝賜對衣金帶表

行都延閣，方懷曠職之虞；顯服精鏐，更被章身之寵。人雖歆艷，己實兢慚。中謝。伏念臣生稟

庸資，出逢興運。躡從外職，擢實近班，未踰歲月之間，浸冒龍光之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德，賁飾人文，隆體貌以厲賢，養威儀而致福。垂裳底治，懷手足視臣之心；偃革躋時，公爵祿磨鈍之具。臣敢不書紳佩訓，屬袂知榮。束帶立朝，執百煉益堅之節；惟衣在笥，存五紵退食之心。《東牟集》卷九。

乞擢用宗室狀

臣伏讀十月二十五日詔書，星變火災，許內外臣寮實封言事。文詞哀痛，德意丁寧。聞者感泣，以爲上天有悔禍之期，而聖主有應天之實。臣偶列官行在，親睹變異，且讀陛下求言之詔，安敢默默以自後於黎庶，故敢略陳其說，伏惟陛下留意幸察。臣聞天之警戒人君，必依託象類以示訓誥。人君之應天，亦宜因其象類以求之，則天意可得，而災異可消。苟或不然，雖多方以求之，皆未免於贅說也。臣聞之師曰：昭明齊邀，可以烹飪者火，故古之聖人續火於衣，以明事宗廟之孝。昔炎漢之興，實紹火運，故繼世稱孝，以象其德。臣嘗因其類而推之。若火德順其序，則宜昭明光大，下臨幽隱，旁燭無疆，而禍故熄絕。一或失此，則災延於下，變見於上，亦其理然也。《春秋》書火災者屢矣，或毀一廟，或焚一國，聖人固已求其端而書之。況如比年寇盜相煽，焚滅生類，自國門以東極於海濱，南至豫章、長沙，延袤幾數千里，等爲瓦礫。生靈之禍，未有甚於此時也。臣謂凶燄至是極矣，

而會稽之火復見行在，上天威之熒惑，天其或者欲重警陛下，俾更新而振起之乎？是誠聖上警懼修省，轉禍爲福之秋也。且自曩者以至於今，凡有號令，莫匪順道，天下之人皆知聖人之心，欲以至德要道以治天下也。積之有年，宜享順應，而乃悖繆如此。豈夫播告之修，或有其文而未盡其實乎？群下承命，咸體聖言，而惻怛之誠，或未能有加而無已乎？將左右之臣，以姑息愛君，而失陛下惓惓念親之旨乎？古之君子，其從政也，譬之農夫之有疆場，朝夕行之，行無越思。蓋彼效一官者，時必先定其目，而以思慮繼之。方今天下之急，而凡任天下之大當如何，然則其目安在乎？二聖鑾輅未還中原，則生靈不得息，兵革不得戢，禍難不得弭，而陛下與群臣得高枕而卧哉？臣願陛下審定其目，固已在此時而力行之，無使須臾忘去。方練甲兵以核其力，勵政事以精其德，因斯民之顛顛，奮聖人之怒爲先焉。敢爲逃遁之說者，必誅無赦。凡曰二聖在遠，將求康復之功，必自此以圖之。至誠力行，久而不息，則上天之瑞應，殆將緣類而降其符也，豈憂變異之不去哉？臣又聞之，聖人以宗社爲重，故必固根本以消禍亂於冥冥，此不可不急也。伏願搜求宗室親近，其賢者或外假其權，使同姓常強，異姓無得而踰之。此又宗廟社稷萬世之長策，不可不思想者也。臣無任。《東牟集》卷九。

繳駁邈漸除直秘閣狀

臣聞爵祿者聖王所以勵世磨鈍之具，不可以不戒也。故重用之，則名分重而人知勸；輕用之，則

名分輕而民不服。臣伏聞鄒漸前爲無錫令及常州通判，皆以善事權貴，趨時附會，以爲進身之計。近者遽得瞻望清光，已駭物論，今者復俾進直中秘，漸爲何人，乃與此選？夫延閣之聯，士林清要之地，陛下猶不愛惜以爲勵世之具乎？況今來敕黃一道，并不顯元犯事因，臣乞令有司別行檢坐，容臣看詳漸向所以得及落職之因。必欲洗濯用之，委以煩任，俟果立勞效，徐命進以階官可也。榮名美職，豈漸所宜得者哉！《東牟集》卷九。

乞令進對官將所得聖語關報有司奏

紹興二年六月

自兵興以來，典章散落，著作之官久曠弗除，而二史執筆亦爲虛文。陛下憂勤萬幾，號令所至，莫不鼓舞，而郎官、從官、百執事所奉訓詔，獨藏私家，不關史氏。切慮歲月寢久，相傳失實。乞今後進對官所得聖語，事關休戚，敢省隱而弗彰，聽史官通問之；有弗具報，特論列以聞。《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六（第三冊第二三七九頁）。

梁揚祖爲江西安撫使乞迴避奏

紹興十年七月

與知虔州梁揚祖因公事所見不同，遇有監司行下兩州互勘公事，必相迴避。今楊祖充本路安撫

使，乞迴避。《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四八（第四冊第三七七八頁）。

乞貸義倉米與生子之家貧乏者奏

紹興十一年三月

宣和二年，布衣呂堂乞生子之家量給義倉米，朝廷不曾施行。近蒙恩詔，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人於免役寬剩錢內支四千，可謂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無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戶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蓋義倉米本不出糴，今州郡尚有紅腐去處。二郡歲發萬斛，可活萬人，通數路計之，不知所活其幾何也。又縣尉終任獲強盜七人，便許改官；今使縣丞終任活一二千人，俾之改官，亦豈爲過？又義倉之米，若有不繼，逐年隨苗量添升斗，積以活民，民自樂從。再三審度，實可經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九。又見《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一一，嘉靖《邵武府志》卷三，《宋史翼》卷二七。

遏敵之策疏

臣聞中國之於外夷，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外夷之人自相攻討，則敵寇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

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於茲，而四夷之兵未聞效順，敵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禦遏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群夷之情，捍強梁之勢，然後外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外夷，外夷之事中國，各有常勢，胡可強議？今中國之勢既陵，外夷之勢方盛，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人奄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國陷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勢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輶軒旌旂，然後增光遠之華，箱篚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爲者，不可以不爲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爲者，固難以必爲而冒進，亦有不可不爲者，安得以不爲而廢功？《東牟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

一〇八七六，《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南宋文範》卷五二。

弭盜之術疏

臣竊謂弭盜之術有二：小盜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盜鼠竊，千百爲群，或因規利貨財，或緣不忍小忿，順而撫之，宜有浚革。若官軍不知出此，必欲窮誅，勝之不足增威，不勝反成窺侮。是以龔遂之臨渤海，安赤子以稱良；虞詡之在朝歌，

殺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盜之小者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盜株連，踰州跨邑，嘯聚不逞，攻劫善良。此四夷之所視以卜我興衰，寇賊之所憑以相爲脣齒。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群鋒，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彼群醜必底滅亡，則將大盜不除，小寇是倣，州州相煽，轉發禍梯，安能風示遠方，擴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覬奠枕之安乎？臣故曰「盜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群盜之中，江州爲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方師未有功，群言屢至，賴憲宗明斷，以有蔡功。臣恐江州之寇，稍成遷延，官軍淹時，或有小衄，則必有言其外順之勢，謂可懷柔者。臣願朝廷斷而行之，勿恤群言，必殄此賊，以爲四方之戒也。《東牟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八，《南宋文範》卷五二。

全宋文卷三八七一

王 洋 六

與丞相論鄭武子狀

伏睹本局關報，刪定官鄭克坐言章所及，別與差遣者。某竊見鄭克溫恭足智，簡儉自將，問學有所師承，孝友發乎天性。某自得官敕局，與克同事，熟聞議論，備見操蘊。方今行在招徠茂異，多士駢集，雖在微官，亦多英俊。敕局數人，其間固有拔犀擢象，見稱一時者。然而析理精微，旁通法意，鮮如克；廉靖有守，不妄嬉笑，鮮如克；好惡不苟，是非別白，鮮如克。克自入仕以來，辛勤養母，兄弟二人，出處雍睦。克身就吏祿，弟奉母郊居，克之所享不過脫粟蔬茹，每營甘脆奉母，身不敢嘗。昔郭泰與茅容定交，止此一節。今克持身如此，而不見稱於世，豈獨郭泰爲知人者哉？時方艱虞，朝廷用人固難以一槩取，人才如克，奈何以流品棄之？某不敢遠引古人，姑以近人比方。克之素節則查道、劉義叟，經術則陳賜、龔原，文章則唐庚、馬存，詩什則陳無己，心計則薛向，議法則劉

賡。今一官於敕局，已蒙鑄貶，則克之材能，安得盡用？伏承日者以新修敕令，一代重典，屈丞相爲提舉官，則刪定官亦丞相總屬之末。某所以自忘微賤，輒敢論述克之行事，以爲職分所當然者。敢幸鈞慈，俯加審錄，閒暇之際，加訪求焉。有一言不符，甘受欺罔之罪。昔錢徽江州之政〔二〕，宰相不知，孔戣固已爲言。江州之政既外且遠，其未達於朝廷亦宜。今克近預末屬，日在視聽之下，而有所抑鬱，某雖愚賤，安敢獨自愛惜，不爲借鳴於丞相之前？惟丞相俯加采擇，還克故任，新書之成，允有藉賴。干冒威嚴，不勝戰恐之至。《東牟集》卷九。

〔二〕錢徽：原作「休徽」。按唐憲宗時錢徽爲江州刺史，孔戣薦之，事見《新唐書》卷一七七《錢徽傳》，據改。

強國本劄

某嘗謂天下之病，治則隱，亂則見。其隱者固非素隱，惟當路者蚤夜以思，務求去之，而又有能言之士助成於下，故小病之不積，大病之所以去也。其顯者，固非驟顯，惟當路者不蚤夜以思，務求去之，而又未有能言之士助成於下，故小病之弗除，大病之所以成也。某不敢以久遠喻，請以近事明之。宣和以前，大病有二；靖康之世，大病有一；今日之勢，大病有一。病於往者，弗治而顯矣，復

何言哉；病於今者，尚可治使隱也，可不念乎？所謂宣和之二病，何也？曰請謁也，曰貪功也。惟請謁之風行，故刑政不修，廉耻不立，善者不勸，惡者不懼，而內亂成也。惟貪功之說行，故新政事，作禮樂，辟土地，失盟好，而外難起也。所謂靖康之一病，何也？曰兩宮之間不能無間言也。王黼之禍坐於蔡京，師成之死急於童貫。人皆以謂事之本原，固有所在，推是言之，事多倒置。此所以內外之勢離而弗合，無強枝輔，故遠夷再舉，而京師爲墟也。所謂今日之一病，何也？曰國本單弱也。明皇之世，河北難起，而靈武之師肅宗帥之；至德之世，兩京復陷，而子儀之師廣平統之。邇者，遠夷近在江口，命將出師則其勢輕，六飛臨戎則其事危。方此之時，若選取近屬之賢，爲上出征，撫我六師，官以京尹之貴，假以宿衛之重，遠夷聞之，知天子恢廓大度，天威赫然，庶幾其亦懾也，況行伍之士乎！若所以固根本、強宗社、重朝廷，其爲無疆之休，有未易盡言者焉。至於誓命之禮，攬御之方，事在朝廷，了無可疑。今執事當路而不務早夜以思，指是爲急，恐傷上意，置而弗言，乃欲理當世之務，使不失叙，非愚者所能知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悚之至。儻或可取，願觀設施。《東牟集》卷九。

論楚州事劄

某竊見今日朝廷所恃方鎮，以江北爲重，在江北諸鎮中，楚州、承州最爲緊急。承州今聞已被敵

人侵據，獨楚州截然中居強立者兩年矣。某謂楚人稍習山川，形勢利便，人材能否，今試具數事，恐可施用，謹具畫一如後：

一、自楚州來者，詢問得趙立，彈壓用人，甚有次序。中間執通判賈敦詩送於朝，囚曹官賈連置於獄，殺主簿查藏責以大義，明示於衆。有祥輝觀女道士二人，收金人帖，上有金國年號，便欲殺之，所以一郡之人莫不知好惡所向，承命不暇。前此，州都監王詢者專執兵柄，郡將所不能制。及趙立出師淮北，令詢作先鋒，回顧即斬，致詢之兵不敢少却，用能走金人之師，所獲軍資甚衆。此彈壓之效也。至其用人，則又有可稱者。朱存中爲土豪之最得郡人情，以爲幹辦官，兼知山陽縣事。朱鉞土豪，薄有武勇，以爲州都監。孔師錫老士人，謹細能御史計出入，以爲山陽縣丞。張驥千，士人之可稱者，以爲山陽簿。顧伯起、朱芑皆進士登科，委伯起以縣事，先任芑爲本州糧料，又任芑通判泗州。是以一郡之士，皆樂爲用。然此數人恐非經朝廷命令，雖抱忠力，未能自達。若朝廷降付劄子，各令條具，優與官爵。使此數人皆見朝廷已知姓名，必思自奮，以報恩寵。

一、除趙立所委用外，士人有馮舜文、馮舜詔、翁招、張師閔、廉潔己、蔡仁、張次仲，土豪有吳襄、馮周士、周源、謝珪，皆有帥衆之略，頗聞未肯遽自當事。若劄下趙立，有欲與官者，不拘人數，許以奏聞，庶幾肯爲用者衆。昔漢高祖曰：「吾不愛四千戶以慰趙子弟。」今以是行之，事似相類。

一、楚州東有鹽城，南有寶應，西有淮陰，北有漣水。漣水限在淮北，淮陰即當泗州之衝，此兩處各爲敵馬蹂踐，不復更有征賦。惟鹽城、寶應兩邑今年曾下種處，稍有稻麥。趙立都兩邑稅賦，凡得數萬，可支半年軍食，百姓所食不與也。今寶應路與承州鄰，勢必梗絕。獨鹽城一路可通泰州興化，今欲稍給楚州糧食，必自通、泰往。乞以糧食轉至通州，即令岳飛據所交到數，却自泰州撥還楚州。今楚州之兵自從下河津般，孤城久飢，得通糧道，必自向前。縱有散失分數，亦自歸恩朝廷矣。若通、泰不肯那移，必得朝廷所降之粟自到楚州，即成迂遠，恐誤兵食。

一、楚州至承州，中間有兩湖：一曰白田湖，二曰新開湖。有張敵萬者，聚衆往來湖中，與趙立爲仇，常梗楚州糧道。前者，承州薛慶頗得此人歡心，故獨不梗承州糴買之路。所以七月中楚州米一升四百五十，承州一升二百，粟價相去不啻一倍。又承州城中足食，皆緣張敵萬與薛慶無怨，不於城外阻截之故。今乞以一近上名目與張敵萬，令取得承州，即以承州鎮撫與之。命趙立與張敵萬通和，彼雖懷忿，其力不能相制，若承朝廷命令，必便解仇。以此助楚州之力，其利不細。

一、承州既爲賊人占據，必驅本土人當鋒。今乞朝旨勸喻楚州人，切勿殺害承州土人，常務招誘，告以朝廷傷痛赤子之意。縱使兩州之人交鋒之際，不暇承命，此令既出，承州之人感戴朝廷恩惠，必有思自奮者，或執賊自歸，理亦有之。

一、承州雖爲賊人占據，其間倉庾稍實，又聞有敵人殘零輜重，皆諸將所覬覦，所以近日環寇之師稍衆。若令諸將先入者主之，則人人自奮。又承州之地，自江南視之則爲危，自宿、泗視之則爲

安。今聞宿州蘄縣尚有宿州官吏，而泗守王宣贊者驍勇過人，若令來取承州就食，彼必聞命引兵。又泗州劉氏統兵屯駐建康，特以泗州乏食，故不謀歸。今若令取承州，就與鎮撫，則泗州失業之民皆可復歸承州，漸近鄉里。此亦因其鋒而用之之道也。《東牟集》卷九。

論防秋事劄

一、諸處起土豪民兵把隘，乞令點集後即時放散，直候警急，方得追呼。某竊見朝廷以謂近年敵人入寇，諸路民兵以愛惜鄉閭，悉力捍禦，往往獲功。去歲兩浙民兵尤著勞效。朝廷節次行下州縣，保明推恩，人人自奮，甚大惠也。今秋諸路往往勸誘土豪民兵，一則各保鄉分，二則爲衆防守。然聞諸路把隘官司，多慮民兵生疏，遂欲預行教閱，有欲五日一習。總一縣觀之，計所起民戶去把隘去處，有去家十里者，有二十里者。若五日、十日一習，往來道路，必致經宿，是五日十日之間，少者兩日，多者四日，方了一番教習，豈不妨廢農務？寇賊未來，先自紛擾。且鄉保之民，使其不甘侵暴，用命自奮，雖瓦礫白梃，可以擊賊。若使了無鬪志，雖使日日教習，寧免生疏？今乞鄉分土豪，各已分定把隘去處，即時拘集，當官教閱，使識旌旗金鼓坐作之節，不過三日，即時放散。直候警急，方許追喚。如有不肅，以軍法治之。號令既行，人人安便。

一、諸縣添差縣尉一員，令部新法弓手，乞行寢罷。某竊見朝廷以縣道弓手爲不足用，特置添尉一員，使專出戰，法意甚善。然以某所見觀之，徒爲紛紛，無益實事。凡一縣之內，鄉民肯爲弓手者不過若干。舊額往往不足，又使添置新法，新舊相爭，各爲區別。尋常已自異心，緩急豈肯相援？且張官置吏，亦非細事。每官一員，少者史一人、胥兩人、廳司兩人，多者史二人、胥四人、廳司四人。是數十人中多者十人，少者五人，先已無用，不執弓矢，共糜廩稍。無益有害，莫甚於此。今乞速罷添差，每縣止於舊弓手額外各添百人，以新法弓手補充，如有不足，更行召募。尉或不才，自當換易。豈有文尉守律，武尉出戰，名分相敵，不相爲使，縣縣敗事，害徧天下。且朝廷初立新法，欲易招置，遂使新法弓手役錢優於舊人。此正與蔡京創立辟廱，施行新法，貢士、進士分爲兩岐，不知天下人材本無新舊，實同名異，妄爲紛爭。伏乞速行併罷，督責縣尉，務使一心。《東牟集》卷九。

蠲逋欠劄子

某竊謂朝廷有可以大慰民情，事理甚明，每屈於衆議，欲行輒止者，如拖欠積欠稅賦、干係官錢是也。已出省限而未納稅苗謂之拖欠；經及累年謂之積欠；正犯人家財不足，均攤合干人出備，謂之干係官錢。此三者前兩項在官未嘗有所得，後一項所得甚微，而破家賣業者相繼，皆朝廷所不忍行而

行之者，奪於衆議，以謂不可去也。今衆議所以謂不可去者，以其數至多，一旦蠲之，國用遂屈。且催刷積欠逋負，其名甚正，若一旦蠲除，却行斂取，即傷民或甚。此衆議所以不欲行，而朝廷不能奪也。某以爲此事爲州縣監司者皆已知之，不敢不行耳。且所謂拖欠、積欠者，何嘗得之，皆以當年所入，名爲催到欠負而已。且以一年計之，當年所入皆以數足，於足數外催到米斛，謂之欠負可也。豈有當年之數未足，却納欠負之理？朝廷試取一州夏秋帳狀計之，當年所入幾何，催到欠負幾何。當年已足，有催到之數，謂之催到欠負可也。當年未足，而別出催到欠負一項，非以新爲舊而何哉？且州縣所以爲此者，蓋亦有說。不惟欠負未蒙蠲除，挂在簿曆，正緣當年所入，盡合起發，催到欠負，尚容兌那，此所以不得不爲蒙蔽之術也。某竊觀江南東西、湖南北數路，以連年盜賊之餘，或彌阡亘陌，舉爲丘墟，而復業之人，未嘗盡歸。以至江西之田，賤價與人，人不敢售者，以其欠負未盡故也。每遇肆赦，有除放之文，德澤非不加也，然於條稱放者，止放三分，餘七分尚存也。某願朝廷徑下諸路，凡九年以前拖欠、積欠並行除免，如十年拖欠，許令催促。如州縣敢以新苗補填舊欠，移易簿書，委監司覺察，民戶越訴。如此，則南畝之民悉被實惠，太平之基豈不益固哉？又干繫均備一項，尤可矜憫。謂如甲願充衙前，借乙田宅抵當，又召某人爲保。及當受重難欠折，爲甲者家業已盡，或已身死，或死獄中矣，除抵當田產，自合出賣，均及保人，又均及鄉鄰，又均及主行文書之吏。原其本情，未必不相蒙蔽以規在官之利。然其心豈謂場務便破壞，綱運便失陷也？根柢窮治，無有已時，賣妻鬻子，不能充足，豈不傷和氣哉？某願朝廷徧下諸路，如見今欠負，除正犯人家業及見

抵當財產并行出賣外，其餘干繫，一切除之。某觀前世，有因推恩減除租稅者，國用若足，租稅尚可減免，況逋欠乎？國家用度，方之其它，固不可行，若此三項，或有名而無實，或害多而利少，願朝廷斷之行之。《東牟集》卷九。

正詭名法劄子

某謂當今之法，有條約備具，刑名甚嚴，而決不可行者，詭名之法是也。今者州縣有十等、五等之別，一有均敷曰上戶，一有追呼曰上戶，一有差徭曰上戶。爲上戶者不勝其勞，而下戶晏然熟視。如此，則是驅之使爲詭名，尚何以禁之哉？近年以來，朝廷因臣僚申請，如均敷、和買之類，皆徹下等，是詭名之弊已去矣，尚何俟設禁以防之乎？蓋其法之弊有甚害者，行於貧而不行於富，行於賤而不行於貴，此乃不可不革者也。且縣有一宰，行法於一縣者也，其家無田，則已爲縣令者，家買田園，有不爲詭名者乎？州有一守，行法於一州者也，其家無田，即已爲郡守者，家買田園，有不爲詭名者乎？推而言之，蓋無不然，乃徒設禁防。形勢之家，雖有訟者，州縣不行，是行於賤而不行於貴也。兼并之家，人不敢訴，是行於貧而不行於富也。獨貧民下戶，稍涉讎怨，更相告訐。若州縣受訴而不行，即屬違戾；若受而行之，長告訐之風，使細民無所措手足。至使豪猾之人，誅求鄉村，仰以取結者，豈不謂法之甚弊者乎？某今以謂若盡去其法，使詭名者無所忌憚，則不可；獨願除告賞之

法，凡詭名挾佃、寄託官戶、規免等第、減落稅錢之類，並除「許人告」三字。遇其事至官，皆依法窮治，如州縣隱蔽，即委監司按劾而舉行之。如此，即法固存，不害其爲良法；意固存，不害其爲美意。去告訐之風，長敦厚之俗，豈不美哉？嘗聞錢氏之有國也，有一族子弟領郡，民有訟盜種官田者，錢氏子弟怒而杖之，且曰：「有國者之富，獨患地有遺利，豈以官、民爲異道哉？使地皆墾闢，即稼穡之盛，非有國者之利乎？」由是二浙之地，鮮有曠土。夫以偏方之佐，尚知捐在官之利與民共之，以爲有國者之利，又況詭名之弊，若常均及下等，即無損於官，而實便於民。今又不除其禁，特寬告訐之俗，何憚而不爲乎？此理甚明，願朝廷斷以必行之。《東牟集》卷九。

初論修法之意劄

某竊見朝廷重修敕令者，其始本欲盡復嘉祐故事，非有意於重修也。故當日詔書大意，以謂仁祖在位四十餘年，最爲久長，故盡復嘉祐法度。緣閱歲既久，政事更革，詳略不同；又自熙寧以來，便分敕、令、格、式四事，嘉祐法度已不復見。今之爲有司者，當上承朝廷復古之意，先以嘉祐法爲主，其有改更政事，前法所不載者，以後來刑名附入，則祖宗之大法復於今日。既從刑部侍郎商守拙之請，使嘉祐所不載者，並依見行條法。俗吏因之，習耳目見聞之常，一切以政和法令爲主，豈復有嘉祐哉？今者雖行重修，左右前後皆政和行法之人，根蒂蟠結，勢不可解，區區一二士人，安能勝彼

之衆乎？嗚呼！熙寧以來，變更法度，以至於今，踰六十年矣。十甲十二，今立法者欲一舉盡見，使人人曉然咸知，而爲百姓之利乎？欲網羅詳悉，繁文碎辭，可以出入，爲侮文者之利乎？今持良法以治天下，使綱目咸舉，不務求爲百姓之利，而使侮文者得以弄之，愚意立法之意必不然也。且法度之變，何世而無？高祖初定關中，約法三章。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其洞然易曉之意可見。其後天下多事，而趙禹、張湯之法出，天下豈勝其弊哉？賴昭帝繼之，霍光知時務之變，而當時根據之弊，光能絕之，摧燕王，仆上官，文學之士咸使盡其辭，弘羊之流不得竄其說，保而持之，以遺宣帝，中興之功，始粲然耳。向使昭帝承奢侈師旅之後，守趙禹、張湯之令不變，則始元之詔真虛文也。嗟乎！昭帝去漢武之世相繼，其間餘習往往具在，張湯、趙禹之黨必尚持法相顧，而文學之士得以竭忠盡辭者，丞相、大將軍與百執事主其議者，爲是力耳。使丞相不從，大將軍不力主，在庭百執事畏罪不議，則招徠之士，尚得開其喙乎？更昭立宣，爲日久矣，魏相猶以漢故事奉行爲名相，則欲恢復大業者，於祖宗之法，當何如耶？前朝之臣，蔽蒙聖明，過誤國家，殘賊百姓，不勝其弊。天下之人，無問遠近，言祖宗之法，則釋然昭蘇，如病者痊，如痿者起，如久憂者去。如言蔡京之流凋弊之政，則喪膽失氣，魂亡魄絕，如睹臭腐，如視涕唾，如久陰而沈結，如痿痺而不起。嗚呼！今欲去姦諛，更弊政，大慰民心，名聲稱號之順否，亦當如何哉？此區區之愚所以不量愚賤，而欲極論其弊者也。《東牟集》卷九。

後論今日之法當然劄

某嘗聞管子之相齊，下令如流水之源者，豈不計是非利害，一切順從衆意，務以愉快爲事乎？是亦因時乘理，疏濬其端，導而行之，使無留難，故民之行之，不約而順從也。某竊觀嘉祐敕條目絕省，政和敕條目甚繁；嘉祐敕之文詳，政和敕之文簡；嘉祐敕立法多重，政和敕立法多輕。夫條目省則易行，立文詳則易曉，而法重則民不輕犯。百餘年間，致治之美，得非由是乎？政和敕則不然。政和所載，在嘉祐敕十無三四，此條目所以爲繁。嘉祐丁寧訓誥之意，政和一切去之，此其文所以爲簡。徒流笞杖所以禁姦，類多姑息，謂之陰德，此其法所以多輕。徒不知條目繁則難行，立文簡則難曉，姑息從輕則易犯。數十年間蠹國殄民，得非由是乎？但舉一二事言之。水陸不得事道像，道士不得動鐃鈸，軍人不得養鷹犬，將校不得從畋獵；又如絕禁兵器，則鉤刀、博刀、捋尖刀，名號雖異，而形相似者，皆收坐之：此嘉祐所不載，而政和則有之。此政和敕條目之所以爲繁也。如招軍經由人不得受軍人例物，在嘉祐敕則凡招軍時先具法曉諭，出榜旗下，各令知委，此仁民愛物之意，欲民不輕犯也。至政和則不然，但斷受財之罪而已。其意以謂既已立法，何必出榜，既不出榜，何取知委？故至今俗吏多謂嘉祐爲剩文，不知光武一札十行，丁寧訓誥之意，幾何其不爲剩文耶？此政和敕立文所以爲簡也。嘉祐敕於同居親有所規求，而或使爲童行，或不收養，因而致死者，論入十惡；僧尼道

士於本師亡歿，還俗歸家、回禮它人爲師者，加一等。所以禁止姦弊，可謂委曲。政和敕則一切去之，不知刑有當重，豈可但使從輕？設法之意，將禁姦是務，而獨務從輕，姦可禁乎？故政和敕所以爲輕而易犯也。以某觀之，大抵嘉祐敕必出於士人之手，故士人喜觀之。前政和修敕時，詳定官一時貴人，漫不省事，刪定官多貴游子孫，故政和敕皆出於文吏之手，故文吏喜道之。今其言曰：「法令、詩書自爲兩塗，雖習翰墨，豈能曉法？」故以文法出入爲己任，獨不知管夷吾便民之令，以道揆爲之乎？亦拘制文墨之弊，而爲是諄諄者乎？且近時風俗，便文自營，規避後悔，牢不可破。以謂改嘉祐之文，孰謂理直，改政和之文，則政和之人具在，不可不慮乎。此所以上下袒徇，務爲文致，必從政和而後止也。嗟乎！此可怵夫抱案吏耳，士大夫奮身謀國，死且不畏，今欲導祖宗良法美意，以便天下，實千載一時之嘉會，而蓄縮畏罪，制於文法，寧有是哉？某又竊聞人士家多有藏元祐敕者，若朝廷發德音下明詔，求元祐書與嘉祐參合對修，具爲成書。其有二敕所不載，於見行條法者先具條目，令刪定官各具所見，與公朝通議之。其不必用者去之，其不可去者附入之，則此書之成，當粲然可觀，而使一代之典，出於此時，顧不遑與？蕪昧之說，未知可否，恭惟高明俯加裁擇而間取焉，幸甚。《東牟集》卷九。

正得失劄

前朝害政之方，不一而足，然總要而言，不離於倒置而止耳。以忠爲佞，以邪爲正，則人材倒置也。女謁日盛，宦官弄權，則名分倒置也。以諂諛爲嚮上，以愛民爲附下，則是非倒置也。國力空竭，邊陲召亂，則強弱倒置也。或唱於前，或和於後，併爲一談，牢不可破。如是而行，餘二十年，故上天從之，報以倒置之禍。外夷天下之足，足固在下，而返處於上；中國天下之首，首固居上，而返處於下。連年之禍，古今所無，豈可謂強弱之運，偶如是哉？實倒置之禍積以召之也。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端謂是耳。然則今日之事，所以爲變調之理者，不在於它，審其倒置者易之，斯得矣。今之所謂倒置者何耶？曰前朝之倒置在諸法度，譬諸人身殘其血氣之道也；今日之倒置在於強弱征伐，譬諸人身殘其形軀之道也。殘其血氣者，難見而其禍遲；殘其形軀者，易察而其禍速。方今朝廷謂襲前日之弊，紀綱法度，一切失叙，則厚誣矣。若征伐之所出，漸成倒置，則鄙人雖愚，實區區之心所甚恐也。今執事其思返此禍乎？施設注措之方，必有默曉執事之意者。若謂密勿之請，固已告猷，獨行自然，機不可泄，則非愚所敢言也。干冒威嚴，退惟戰恐。《東牟集》卷九。

全宋文卷三八七二

王 洋 七

上趙元鎮書

某自夏中東走行在，見大臣三人，某素知二人焉：一曰丞相范公，舊嘗遇於學宮；一曰參政張公，官烏府時因緣張公親舊，得望履舄。獨於樞侯未嘗一接款曲，惟於律學博士何泳直舍一覘風采，退而問，曰：「此天府官趙侯也。」邂逅既退，不知短長，故於樞侯最爲無故。然自獲進見也，蒙樞侯向人稱道不絕口。夫進見大臣，以所業爲摯，此常禮爾。樞侯獨取觀之，再三稱賞。刪定官魏仝曰：「朝廷添置敕局官以代道山，當先以王某爲首，此樞侯言也。」某自念樞侯方一再進見，所論天下事未甚深切，而樞侯賞之，是豈欲招置同類，助爲腹心，使士譽益彰，爵位益固，而可長保者哉？其意必欲兼收并用，庶幾其有益於國也。樞侯所期於某者如此，則某之期於樞侯當如何哉？然某竊觀今日之事大有可急者，意樞侯思慮所及，不在人後，何久而弗言？樞侯爲大臣，進見主上必有密勿之

論，而某敢謂樞侯不言者，大臣不言即已，言之則當從之，從之則當行之；如其不從而止，是與不言類耳。方今之急，日甚一日，急於救焚，急於拯溺，急於救經而趣解，急於倒垂搏艾然頂而營免。敵馬盤礴，近在長江，候騎持一赤白囊南鄉，則行在震驚，上下騷動。官吏先治舟楫，幸其得免，踰冬減死，轉至春夏，則褒衣峨冠，復求進用。嗚呼！今之進見丞相，坐語立退者，幾人不爲其身謀，而以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爲念者哉！使賈誼復生，不暇痛哭，自絕於世矣。某今不量度，輒欲以兩言因樞侯以獻於上：其一曰立根本以固宗社，其二曰履危事以決安危。此兩言者，愚意有言於大臣者矣，而大臣弗聽，無益也；必有觀事勢、露風旨而達主上者矣，主上弗從，無益也。昔王彥章見事迫切，自內一刀見梁帝，欲先自剄，而梁帝聽之。夫朱梁之臣其行事甚可羞愧，然欲關群小、進至言，非感激垂涕以死自明，則不能入。今日之事迫矣，大臣奈何不聞以死自明者乎？嗚呼，此天下所望於大臣者也。且某之言非但欲批逆鱗，犯忌諱，邀一時名，幸而進官以爲身榮，不然身死而名彰，亦爲一時之望也。某之所陳，蓋亦有取焉，樞侯其試聽之。夫仁祖之朝，中外驚急，不知何如，仁祖聖嗣未立，自大臣庶寮日夜爲憂，必至聖心改悟，建立根本，至今蒙福。真祖時契丹至澶淵，其勢不減耶律德光，而當時大臣必強車駕渡河，以張士氣。二祖之朝，與今日事大不同，而當時大臣必力爭廷議，期當而後已，豈不可爲後世法哉？某願主上選宗臣謹厚好學無過者，使主筦鑰，主上提兵而出，召大臣諸將歃血而盟，若曰：「嗣位以來，所遭艱棘，自古未有。安得復不奮怒，以爲生民請命？若天命果在乎，當一戰戡敵，復我祖宗疆土。如其不然，大臣將士宣力輔弼，俾無墜我祖宗之基。」相斯言也，

感激指天以誓。某意如此，則天地必爲震動，將士必爲感泣，日月必爲順行，星辰必爲循軌，風雨必爲時若。譬如提綱先振大者，自餘條目，其順從者不可勝言矣。嗚呼！某自宣和之末，官於京師，敵人初至城下，竊聞主上毅然請行，都人之戴主上也，慈父愛母何足比稱。方敵人之欲解，而主上未回也，某嘗於都人衆中聞有一人言曰：「有能迎康邸歸者，官至大將，賞錫巨萬。」衆口雜然和之。又有一人言曰：「有能得張邦昌如何？」有應者曰：「送府，杖而遣之。」衆人亦大稱快。某以是知人心天命，牢定如此。後至建炎秋夏，邦昌在位，都人望翠華之來，引頸瀝血，以爲生死決在朝夕。其後敵人日盛，朝廷日弱，主上走馬遠避，然天下之心皆知君父實不得已，故至夷滅州縣而人心不怨君父，誠知其無奈何。然而如是行之，今四年矣。敵人去歲涉重江，逐行在，荼毒之虐，自盤古以來未之聞也。某意上天至是亦震怒矣，所以敵人所至則粟貴如珠，人民艱苦，州郡尚存者五穀豐熟，將士飽食。此天助順之明效也。天心助順而惡逆，今既怒矣，人子不繼之怒以行天威，其奈何哉！嗚呼，主上之心太仁，與敵人用兵相反。敵人之兵，進則有生，退則必死；我國家之兵，進則必死，退則必生。故累年以來，敵人之兵日強，而中國之兵日弱。然而以善氣敵殺氣，以仁心對禍心，則福常在我，禍常在彼，生常在我，殺常在彼。論諸人事，雖彼強而我弱，觀諸天意，恐我忠厚而彼殘賊也。天道三年小變，今踰三年矣，盍小變之以振兵威乎？所謂小變以振兵威者，非欲勸人君以多殺也。主上既怒，則大臣怒；大臣既怒，則將士怒；將士既怒，則智者竭謀，能者出力，并鼓以前，富者敢愛財乎，貧者敢愛力乎？今日之弱怯，可化而爲盛強也。某嘗論靖康中京城所以敗者，皆緣愛

死以得死。時敵人疊壕，其功過半。淵聖一幸城隅，聞大將有縋城擊賊者。使當時大臣力勸淵聖張黃蓋，設御幄，上南薰門，粟帛官爵並列在前，日募果敢陷堅却敵，某知城必不陷。奈何爲宦官宮女者以姑息愛天子，必曰：「不可臨城，如天子臨城，安用臣下爲？」左右給事者愛大臣，必曰：「不可臨城，如大臣臨城，安用將吏？」故方是時，天子仰大臣，大臣仰將吏，將吏仰士卒。堂堂中國所恃以却敵者，女牆數夫與策應將卒，百十爲群者耳。孫傳（二），東州朴儒也，粗知義命，有不愛死之氣。所餘僚屬，某知其人焉，其稱賢者曰宋齊愈。齊愈之居，適與某鄰，常與夜語，一日告客曰：「孫公今日自城上遷城下矣，某實勸之。以謂大臣當清心治事，城上哢雜，豈能治事也？」以某度之，齊愈亦以姑息愛其主人耳。嗚呼！城門之遙與沙漠孰遠？臨戎之苦與竊帳孰危？百官有司絡繹奉養，與酪漿羶肉孰豐？不知大略者徒知以姑息愛人主，初欲遠禍而得禍，如此姑息之流，果可與論大利害乎？事之往者既已若此，其未來者可循習前日之弊而襲之哉？且某以謂履危事者，非敢强大臣勸主上當枹鼓之急，而以賊遺君父也。金陵自古龍盤虎踞之所，保江南者能守金陵則事濟，不能保金陵，則江表非其有也，故未嘗不與北兵對壘。且孫氏與曹氏孰強？曹氏臨江者屢矣，孫氏欲遷武昌而不可；劉備勸孫權都秣陵，權從之而孫氏以安。南唐與中土孰強，李氏保金陵則安，中徙南昌，國勢遂不復振。又吳會者，闔閭定霸之所，雖夫差不修國政，姦諛用事，句踐謀二十二年而後敢動，後因吳大用兵，乃乘其敝耳。此二地，利保江表者必爭之所。去歲杜充強復好殺，將士離心，周望怯懦庸繆，望風先遁，所以敗事。若六飛臨按，張將士氣，飛三吳之粟，增上流之備，四方聞之，謂天子變弱爲強，化

怯爲勇，必有瞋目攘袂、切齒扼腕思自奮者。天時人事，恐可一戰而定也。又浙西太湖之險，四絕平陸，青龍華亭，皆岸海道。若果堅敵未摧，軍勢不振，方徐圖之，天下孰不益知君父爲不得已者！雖連城跨邑，肝腦塗地，某知天下必無怨上之心。如其不然，日事退衄，即恐人心真解體耳。且某所謂立根本，誠可勿疑者。淵聖皇帝朝，主上初請使敵營，後領兵河北，可謂大有勳勞矣。然使淵聖太子尚留中國，某以爲謳歌訟獄，必有所在，蓋名分既定，人不輕變。今主上自臨御以來，人心愛戴，知君父之艱難，雖無知之民，罔不垂涕激發，思奮勵者。使姦諛雖有他意，安得動搖？獨患朝廷不能自立，輕爲進退，民心漸離，萬一包藏蛇豕心如苗傅者猝發懷袖，則非某所敢言。且某竊料金人用兵踰二十年，詭計百出，連年以來，或來或否，或春來，或冬至，皆謀出我不意。以某度之，今歲未必由江北來也。以江北之兵疑我君臣，陳船欲度，或潛突浙西，却以奇兵由他道來襲我不備。我若提兵浙西，保吳會太湖之險，命信臣守行在，銓部以下百官有司一切留之，是亦所以伐謀也。嗚呼，樞侯其念某言！若樞侯迅勇自奮，出萬死一生以徇國家一時之急，某願屏棄妻子，執鞭弭以身爲衛，與樞侯同死生無悔。天地神明，聽之臨之，不敢有妄。《東牟集》卷一〇。

〔二〕孫傳：原作「孫傳」，據《宋史》卷三五三《孫傳傳》改。

答袁秀才書

比承車馬枉顧，且惠之教，感德不忘。某於道無所聞見，而公下問之，試誦其所聞以告。某嘗謂，人之學者既積於中，則必思行於外，思行於外則必求合於人。求合於人，學者之大病也，然有不得已者。以干嗜利祿，志在於得，其勢必求合於人，而在我者惑矣。足下所論二氏學者之弊，無以爲也；彼更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一人而已。自曾子之學傳而爲子思，子思傳而爲孟軻；子夏之學傳而爲段干木，段干木之學傳而爲莊周。足下試取《中庸》、《孟子》之言與莊周之書讀之，其相去蓋不啻千萬也。彼數子者皆出於聖人，其去聖人爲未遠，而不同若此，而又將以責學者之末流，可乎？雖然，聖人之道所惡者勿傳而已，西漢之士各守師說，其相攻者幾何？然至今《詩》、《書》不亡者，皆學士大夫誦說之力。故不背仁義之塗，不失孔孟之意，同是堯而非桀者，皆有功於道者也，何以其異同爲哉？某忝與尊公游，而足下才志過人甚遠。若優游得失之間，而無汲汲以求合於人，修其在己者以俟天命，則異同之弊，殆可脗合。彼朝程而暮王者，足下自知其解也。《東牟集》卷一〇。

謝諸葛秀才書

某辱書，爲賜甚厚。某衰老，學殖疏落，未嘗得此於人也。足下屈而臨之，以下問爲事，誠賜厚矣。然觀足下之意，不過以某嘗習《周官》之書以取進士第，幸中，足下方事於此，故辱問塗。譬如有病，他術未效，試即老醫問之，冀其有瘳，而不知已陳之方或未適用也。雖然，既有問矣，安得不告？夫《周官》之書，治世之具也。後世倣爲六典，惟唐最詳，疏密有條，小大有列，井井乎無紊其序，則其有用於世可見。某方游學校時，世非王氏不道，先進者以此取士，後進者以此干祿，則安得不學？顧其說亦未易略。某於正經之外，嘗講字學以明之。如六典立經常之道，八則裁判制之宜，法以有去爲文，職以俯聽爲義，井人所掌有公私之別，韞人所治非德教之先，爲鍾者以鳧名，染羽者以鍾紀，旄愛其仁，鞮履其義，韎達其禮。推類而言，其義不一，亦皆先儒所未言，可訓以自效者也。二十年來，文律復古，視王氏之說，分析破碎，無古人之大體，故雜用諸書，而士守全經，不必以字形曲意求之之爲勝也。某於此亦有一說。夫鑑形者必以他物燭之，則昭然可見。太公之書曰「視爾前，顧爾後」，欲鞭其後，獨視其前，可乎？今足下之習是書，請讀《易》書以鞭之，蓋形名度數至理所寓，不可以跡求也。以跡求跡，止於跡而已，烏知其所以跡哉？足下試觀夫運盎者，亦出盎施其力乎，抑坐盎中挨摭攬摘而求其轉乎？《周官》之書盎也，足下運盎者也，《易》書出盎法也。足下

試取《易》書，稍絕人事，閉戶沈省，晝讀夜思，旦暮之遇，釋然有得，而反照度數之書，則足下之學自此遠矣，況有司之程乎？讀書之暇，儻復見臨，請俟他日。《東牟集》卷一〇。

答柴德廣秀才書

某前辱惠訪，見教甚厚，繼又以長牋與書偕來，美意稠疊，何以得之？思一走謝久矣，以嘗沐面誨，居第荒遠，又多寓他舍，僕亦多病彌月，以是闕焉。久不伸叙，悵然可知。足下所引古今之摯輕重之說，是矣。文章言語固不足以知人，然其賢於執一雉以相見，明矣。足下之文非獨詞采過人，其稱道取予，條理暢達，私竊慕之。至用古人姓名小異，此家貧無書，任記誦之過耳。自前輩鉅公，不能無是失，亦何愧也？而足下再三念之，自恨其疵，僕以爲足下之文自是無復病矣。僕曩有瞽疾，憊懣焉懼之，謀於醫而脉焉，醫之言曰：「君之疾則有之，可勿藥而愈也。」僕初訝其言不倫，詰之，醫曰：「凡人之病患在不病，則有不可治者。病者病之，救過不給，病其有不治者耶？君病是病而怖之，必以怖免。雖有良醫，不是過也。」僕佩是言以底於今，不惟前病之愈，其他搔癢疴痛枝節之苦，以怖去者十有七八。今君詞章氣燄如此，將之以溫然之容，輔之以不競之德，思其失而補之，豈惟文哉？吾將見子珪璋之美，與日俱新，粹乎其不可及也。昔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之以寡悔寡尤；近世顏平原著小學，爲《干祿帖》，乃在於筆畫點綴之間。彼一聖一賢者，豈無至言妙道以告哉，以爲邀爵

之道勿求於他，故在此而不在彼也。足下其勉之，僕敢誦前醫之說以告。《東牟集》卷一〇。

答陳謩叔主簿書

辱書，爲覲甚厚，然所期待有不敢當者。某初見顏色，即有願交之心，相距隔絕，不敢自必。今者幸會，遂得所圖，私心慰滿，方且慕向，而遽沐期待之過，其敢當乎？某聞善惡之積，至於不可掩解者，類皆有以相之，以成其自信之心，故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則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所謂相之者何邪？即其所至之物是矣。今人爲善，初如萌蘖之生焉，非敢自意於茂大也。及其雨露之所潤，晝夜之所息，至於絜之百圍而未已，豈不猶爲善而不可掩者邪？彼爲惡者亦然。其始犯義也，寧無畏懼怵迫之心？及其已熟，旁誘曲譽，日聞於耳，然後至於惡積而不可解。此《大學》所謂格物而後知，至斷章取義則爲善惡之訓一也。某聞謩叔之居於鄉也，有里胥持縣符相督以勞辱事者。彼不知爲善者遇之，不過諂笑以媚強，袖賂以規免，伐羔肫，具酒炙，以幸其去爾。謩叔於此時獨慨然發憤，攻求古書，以敵俗吏之鋒。此狄梁公之志也，故能好學不倦，至於今日，又求其所未至。嗟乎，如子者豈易得哉！僕之畏友，今得人矣。所期於子者，願子自信以增其光大而已。唐有崔群者，韓子之所畏也。然其贈群之書，則曰「崔君無怠」云，蓋懼饑渴困躓之來，有以害之也。子能屬崔君之志，保韓子之言，無爲饑渴困躓之所敗，則百圍之材，子當之矣，如僕者其願庇焉。盛暑憤憤，不能辯悉，其他俟

相見。《東牟集》卷一〇。

代人上呂相書

嘗謂仁人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故方其宿道嚮方，檢跡飭度，則其所美者在身。及其揚名立身，就養有方，則其所奉者在親。服官箴，嚴立訓，則其所修者在職業。至於得志，而澤加於民，忠施於君，不出廟堂指顧之間，而愛利施於四海，則其所憂者在天下。此四者，仁人君子立身行己之方，所不可易也。某北方之人也，方自總角則知大丞相之名。侍坐長者數一時之士，則服大丞相之德；襲箕裘之業，陳力就任，則被大丞相之恩。前在河北，兄弟四人皆隸麾下。及淮寧兵火喪家之後，親弟子忝首蒙陶鑄，則某於門下又不爲無分。然自大丞相之當國，某躊躇瞻望，不敢爲自售之說者，其意豈固取疏於門下哉？以爲君子之道，方其憂在天下，雖身有不暇顧也，雖親有弗暇事也。規模宏遠，以天下爲量，非特曩者當一任、按一部，察求屬隸之類也。故某持前四說，而不敢輕以進焉。今日輒造廡下，求望大君子之威容，則前所謂受恩之說，豈復有可以言者哉？故請略去前說，而以公道論之，庶幾其可言焉。某賴先祖之遺澤，同父兄弟十三人，皆在士列。比年以來，遭罹困苦，零落殆盡，以褒名者死於朔部，以韶名者死於宛丘，其餘名位不顯，默默以死者，非諸兄，即諸弟，今所存者三人而已。念子忝守白沙，子率從辟淮南軍中，與某而爲三。三人所同事者一母，思得便親

就養之地，皆未可得。故某輒願乞不肖之身，得一江浙便安之地，奉老母以終餘年。則某自今日以往，盡未死之年，皆大丞相之賜也。或曰斯言也私，若之何？某以爲不然。某竊謂方今用人之要，大略有三：一曰察勤惰，二曰公賞罰，三曰均勞佚。此三者天下所望於朝廷，亦方今所宜急者也。何謂察勤惰？方朝廷遣吏，有受命即往者，有聞命覬望者，覬望者爲惰，則即往者爲勤矣。何謂公賞罰？盜賊所陷之地，有能奉心向國，不被污染，在所宜賞；則首鼠兩端，治狀不著者，在所宜罰矣。何謂均勞佚？取其勤者、可賞者更之佚地，取其惰者、在所罰者，督使任勞，則勞佚均而百吏勸矣。某在靖康之初，朝廷選人往太原，未有行者，某時爲樞密幹辦官以四月，被命即行，金人以二月十一日解嚴，而某之往太原以二月七日。斯固未足以爲勤，抑不敢自謂惰也。去年春攝領楚之淮陰，趨辦縣事，不敢不力，至正月解官，二月中金人至淮南、入楚州。某以無職事退伏村落。金人既去，盜賊繼犯城邑，楚州郡守以某粗知陳力，辟爲本州推官。凡四月，盜賊攻城者無虛日，且守且戰，州城卒全。至七月終，本路漕臣辟充幹辦官，應辦王璣軍儲，始自楚解官赴漕屬。當殘破處，改官者以半年爲率，某遂竊應是格。此雖不足以邀賞，抑示之罰，則知避焉。今日非敢以卑鄙庸賤之跡，自列於大丞相幕下，第欲取所謂於勤不敢不勉者，於賞粗可論者，求便安之地，以更前日之勞焉。此豈非前所謂略去受恩之說，而以公道論之者哉？昔信陵君之救趙也，令於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得選士八萬人與之偕行，於是率全趙而却秦師。蓋古之君子使人之道，雖在急難，未嘗不盡其情而使無不滿之意。此人所以出死力，而不敢不勉者也。某今兄弟三人，二弟官淮南

矣，使某得一官居江浙，以升斗之祿就養老母，是猶母子俱在軍中而兄歸也。大丞相使人之道，某意其或在是焉。且某自入仕以來，凡領邑者四，佐漕計者再，爲州郡吏者逾十年，而又嘗官於河東窮邊之所。其山川險易之形，人情向背之理，與當今政事之所宜，財用之所出，某粗能言之。如大丞相使令有乏，置之幕下以給趨走，未必不如車上御史，有以裨助聰明之萬一。進之退之，惟今日命之。

《東牟集》卷一〇。

謝解啓

右，某啓：伏睹九月初四日試院榜文，叨預薦送者。程能駛晷，慚非黃絹之好辭；啓視糊名，因獲青氈之舊物。得由望外，悸與喜并。竊惟國家承累世之基，方郡設三年之選，念在圖治，亟於搜賢，有經術以究其淵源，有詞章以觀其藻麗。解頤折角，蓋將求六學之端；吐鳳擲金，豈止調四聲之律？緣飾吏事，發揮國華。故其兼用於兩科，將以旁求於庶士。矧屬時之多故，方值世之中興，條理政綱，敷宣天語。必也攷治亂興亡之迹，以密贊於帷幄；有溫厚爾雅之文，以演繹於絲綸。庶得元達之情，可下山東之淚。故文場之第品，取縉句以居多。屬響哦聲，豈尚麗淫之美；裁篇給韻，敢踰枯澀之艱！宜有實材，方膺茂選。如某者棗膏鈍質，冰氏寒蹤，看屋梁多樸學之嗤，繫車轅蔑雅音之賞。顧人心之愛日，感親髮之垂星。覬足代耕，輒就棘闈之較藝；偶叨首薦，幸蒙苹野之送賓。豈謂

先鳴之鷄，反作退飛之鷁。收殘軍於麾下，作銳氣於胸中。雖萬全不戰而屈人，寧一敗便沮於成計。當時勾踐，豈羞會稽之棲山；今日公孫，終作澠池之奮翼。賴有半段槍之殺氣，幸成再奪稍之勇名。雖類積薪之譏，庶逃澄礫之恥。撫躬增愧，獲幸有階。茲蓋伏遇某官推轂士流，提衡儒教。文翁大興於儒學，何武先見於諸生。望鎮黃堂，十萬戶皆蒙其福；化行青佩，六七人多詠而歸。故此采葑，亦勞勸駕。某敢不勉所未至，期於有成。秋槎已泛於河津，春浪佇成於頭角。十三層之鴈塔，名誓高題；九萬里之鵬途，路從今舉。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東牟集》卷一一。

謝宋令修新學成招入學啓

干戈未息，猶聞烽燧之虞；庠序遽興，大暢絃歌之化。風移百里，恩浹諸生。竊以進德修業欲及時，化民成俗必由學，得奚殊於耕獵，染固甚於丹青。蓋忠義所謂大閑，而文德誠爲利器。雖時當禦侮，聽鼙鼓而思將帥之臣；然師出受成，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尚聞輕石弓而慕丁字，豈可好大劍而詆毛錐。是知禮樂雖自百年興，學校不可一日廢。然而陵陽縣古，井邑蕭條；舒水俗寒，衣冠鄙野。矧自多艱之世，旋成不振之風。黌舍鞠爲莽墟。青衿逸在城闕，義方浸寡，俗尚彌乖。遺子皆務滿簾，教一經而易有；終身不能遜路，枉百步以寧聞。豈是邑之人皆愚哉，特當時之訓未至爾。恭惟某官心勞撫字，政暇承宣，悼風俗之陵遲，樂人材之教育。如父兄之憐子弟，誨爾諄諄；恐仁義之漸榛

蕪，憂心悄悄。是以當沐雨櫛風之際，念螢窗雪案之徒，畚鍤颺興，斧斤雲集。斬荆棘而披瓦礫，鼎新藏息之區；飾旒冕而繪火龍，復葺溫恭之貌。幸值斯文之未喪，遂令吾道之再興，人知厦屋之帡幪，俗陶禮教之防範。某忝恭梓邑，久詠雩風。入其門而升其堂，既託先生之庇蔭，見其禮而知其政，復觀令尹之規模。雖蒙循循善誘人，然苦鬱鬱久居此。故欲養成於頭角，行將變化於風雷。敢不力排羽翮於九霄，氣吐虹霓於萬丈。當拾地芥，以破天荒。從茲得路之時，即是酬恩之日。學興蜀地，遂大變於蠻夷風；仕始閩人，誓當稱於龍虎榜。佇期收效，少謝知音。《東牟集》卷一一。

謝張令有啓招掌學啓

學者化之本原，治當先務；師者人之模範，患在好爲。擁塗傳車騎之臨，盈軸出珠璣之賜。仰承嘉命，深負愧悚。竊以國步多艱，師干膺試。旌旗滿目，寢忘俎豆之儀，鐃鼓誼空，久亂絃歌之聽。青衿逸在城闕，學舍鞠爲園蔬。每聞用大劍而笑毛錐，未見輕石弓而重丁字。念養士於承平之日，尚或罕焉；欲崇儒於倥偬之時，尤其難者。伏承知縣能高施設，識造幾微，爲吾道之主盟，收人材而樂育。下車即修庠序，聲邁文翁；行部先見生徒，禮隆何武。庀事而一新籩豆，馳文而四諭布韋，風動閭閻，譽流鄰鄙。蓋三年之學不至穀，力覲有成；然一卷之書必立師，曲加敦請。旌旆俯臨於顏巷，文辭就賜於郇雲，輒及菲才，實疑過聽。念秋之奕而良之御，夫豈無從；況革爲鞠而木爲棋，亦皆有

法。欲當傳道受業之任，必得溫故知新之賢。某也學愧面墻，識拘窺管，博習既已不與，記問亦奚能爲？自愧小知，豈若大知之貴；慚非先覺，寧能後覺之明。趨隅敢辱於樞衣，外戶豈能於滿屨。難拂過勤之命，但虞不職之愆。雖盡技以授人，寧憂羿罪；當讀書而飾己，何畏邊嘲！誓在激昂，辱居題品，其於愧怍，曷具敷陳。《東牟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三八七三

王 洋 八

轉官謝執政啓

居無限之員，每慚月廩；調殊庭之戍，何有年勞。拜命兢惶，撫躬失措。竊以三載考績，帝堯之典可稽；六計察廉，《周官》之書具在。法成令具，見前世損益之文；含過匿瑕，蓋聖朝寬厚之政。至或簿書期會，才不逮人，夙夜靡常，咎皆在我。一投吏議，必望微文。雖歲月之屢移，無勤勞之可錄。西曹白發，難逃百謫之誅；隴首棲遲，徒起十年之歎。名器已重，得之實榮；進退既分，成者爲首。重念某賦才謏瑣，臨事迂疏，政無一矩而一規，官乃三仕而三已。矧中臺之部吏，高朝署之儀郎，寓禁廷曾無兼直之榮，逢大祀乃有及子之澤。衡茅動色，里巷傳光。夫何罪戾之餘，有此僥倖之實？某官平心恕物，直道經邦，聖讒說以消壬人，進善類以定國論。咸其自取，吾何爲哉；待以無心，彼自化耳。春風扇物，豈間寒荄；幽谷漸冰，亦叨暖律。某敢不激昂士檢，恪謹官常，洗四十九

年之非，誦千有一得之訓。未離溝壑，期報德以敢忘；痛念瑕疵，誓洗心而未已。《東牟集》卷一一。

謝漕郎中啓

螺浦效官，曾無善最；樵川易守，復玷疏恩。無牧養御衆之才，叨承流宣化之任。念曠官之是懼，感覆護之彌勤。某官德重鎮浮，才高名世。東山笑傲，初無富貴之心；南國經營，自是功名之會。某衰遲晚節，連蹇下材。雖頻辱於使令，念不忘於矜畏。敢圖仁厚，過沐撫存，更祈眷予之私，遂保始終之賜。《東牟集》卷一一。

謝大資啓

中臺列屬，無善狀以彌綸；西掖代言，忽誤恩而超躐。復攝玉堂之直，遂通荷橐之班。感德知歸，揣躬甚懼。伏念某氣資淺陋，術業空疏，志雖勇於有爲，文實昧於知體。殆若冥行索塗，而未睹趨嚮；中流泛梗，而莫見津涯。頃遇真儒，時爲宗伯，獲執摳衣之禮，以希點礫之恩。雖不反於三隅，庶服膺於一善。每嘆孟軻之道，疑若登天；深味孔子之言，進雖覆簣。方圖黽勉，求識指歸，忽冒寵除，恍慚素業。由左右司而進用，固感異恩；兼內外制以并行，詎當重責。愛深負乘，避莫循

墻。此蓋伏遇侍讀大資德立中庸，道懷先覺。大鈞品彙，皆隨分量以胚渾；餘鼎刀圭，可脫塵凡而羽化。致茲庸陋，亦預甄陞。某敢不滌慮洗心，恭俟兩端之叩；碎身粉骨，誓當一死之酬。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東牟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新除秘書郎謝宰執啓

鑾坡對問，嗟約結以無奇；芸閣讎書，駭輪囷之見器。恩逾望表，名視實浮。顧當察察之朝，翻作容容之客，人皆憐其謏識，已尤愧於厚顏。竊以九流之言，盛於戰國；兩漢而下，實振儒風。隨一時旌帛之求，皆四海英髦之選。文傳帝虎，陋青白之并嬖；學去縱橫，賴朱黃之是正。蓋藏室校讎之吏，亦石渠應對之臣。道以人弘，文因世貴，渲釀浸久，風流莫傳。雖梁朝盛南國之文，而晉氏開東堂之會，處或非稱，議亦隨譏。獨取貴游，堪笑何郎之九子；未求難字，已驚顏氏之一書。凡相承者幾年，終不改於同轍。洎唐室之御世，開崇館以右儒，道既成乎一王，文乃窮乎三變。下更世季，復嘆道微。鐵馬金戈，彼方營於旦莫；錦心繡口，此何計於歲時。逮我宋之龍興，煥斯文之虎變，旁搜俊父，務極優隆，掄百氏於斷缺之餘，規三館於深崇之地。賞花命賦，身陪玉輦之游；給札訪言，名預金閨之籍。稽群賢之品式，見累聖之規模。倦客堪嗟，乃作諸侯之客子；漁翁已老，終爲禁地之主人。屬戎寇之猖狂，致衣冠之奔走，舊章既逸，前事莫追。白頭多未見之書，黃童有謏聞之嘆。孰謂

文初不墜，時可有爲。收潰敗於瘡殘，不圖今日；救什一於千百，何愧古人。然而成大室者必謀其材，求善工者先利其器，非有得於俊譽，詎可列於英躔？如某者受才亡堪，爲學甚陋。棲遲末路，敢意騎鯨；盜竊塵編，僅同窺豹。先王之能屈轂，今謂伊何；小人之用直鉤，素無可取。矧蘭臺之諸彥，在過江爲幾人？才若坦之，乃宜獨步；人非阿濬，殊愧七賢。某官道爲世師，學該治要。急親賢之先務，下至屠庸；藏觀闕之舊章，不忘造次。致令樗散，亦預雕鏤。某敢不求所未聞，勉其可至。效鉛刀之一割，儻遂初心；策駑馬以三驅，試窮末技。仰酬洪造，以答已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東牟集》卷一一。

得宮觀謝執政啓

起從祠館，付以專城，不稱使令，自貽罷斥。豈期覆護，復竊餐錢，視人何顏，揣己增懼。竊以郡守之任，實顯千里之權；文臣之科，當謹七條之訓。一或失度，是爲曠官。擇不處仁，何有魯堂之戒；自拘司敗，難逃法吏之誅。宜塞戶以歸愚，誓灌園而終老。念在官之日少，歸橐無餘；顧仰食之口多，卧餅垂罄。徙舍免借車之費，舉家憂食粥之虞。非仰叨於洪鈞，人誰憐者；果俯從於民欲，天實臨之。還香火之舊緣，償山林之宿願。未作師門之棄物，斯爲清世之幸民。夫何勞能，有此僥倖？某官平心處物，直道事君，勤勞百爲，夷險一節。毋固毋必，毋意毋我，在夫子以何心；使智使勇，

使貪使愚，感群情而咸格。致令孱瑣，每預陶鎔，飽支離之三鍾，脫陳卿之百謫。某敢不彌敦晚節，少報隆恩！與之粟九百，辭已愧古人之取予；存其邑三年，復尚期異日之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東牟集》卷一一。

賀鄭侍郎知鎮江府啓

伏審光奉言綸，榮紆守紱。持甘泉之筆橐，通籍清班；覽北固之江山，作藩重鎮。印章初視，輿論灑然。伏惟某官冠冕一時，淵源千古。文能經緯，存彬彬儒雅之風；言合忠嘉，厲謇謇王臣之操。早膺簡注，遽歷清華。入侍燕閒，有謀猷之告后；出分憂顧，常豈弟以宜民。比自琳宮，擢臨鐵瓮。方北道有往來之使，而南徐實控扼之區，爲其當衝，聊以借重。某方糜芻粟，阻造門牆。寓誠尺牘之間，未殫賀意；側耳鋒車之召，嗣慶恩除。《東牟集》卷一一。

與檢法啓

學海無雙，量陂千頃。顏魯公之節霜日，雨澤隨今；雋京兆之學《春秋》，平反自古。《東牟集》卷一一。

賀呂憲到任啓

伏審光膺宸命，出總祥刑。方畫衣冠，隆堯舜之風；而空囹圄，追漢唐之治。不有平反之譽，曷當簡注之求？邸音初聞，識知交慶。恭惟某官道存忠恕，德紹高明。華省握蘭，入應郎官之宿；名藩剖竹，出高刺史之天。顧揚歷以滋多，宜踐更而皆可。況值星辰之貫索，佇觀草漏於圓扉。倚成幾措之功，仰副好生之意。側聆報政，行即疇勳。某欣聞視印之初，屬有計臺之冗。阻趨賓綴，莫造足於門墻；姑誦慶言，聊寓誠於竿牘。《東牟集》卷一一。

代王漕到任謝王參政啓

淮瀆飛餉，未究微勞；江滸轉輸，遽膺徙命。叨榮踰溢，撫己凌兢。竊以貫索猶明，攬搶未掃。洪流五千餘里，多控險以居東；精卒數十萬人，皆列屯而聚北。張頤待哺，露體索裘。既非天雨而鬼輸，必候絲身而穀腹。雖智慮朝廷之藪，可足食而足兵；然江淮租賦之淵，宜利民而利國。況加之師旅，而因之饑饉。欲居者積倉，而行者裹糧，授禾穗以何堪，鬻帶金而莫給。欲當關中蕭何之任，必得江左夷吾之材，豈宜孱庸，誤辱委任！如某者材微知闇，資散望輕，事爲空號於練更，階品謬因於

積累。衣冠雖襲，慚無挺挺之風；桑梓何賒，空有恂恂之念。况籌算素疏於心計，而幹排難見於錢流。雖未知開闔斂散之方，豈敢憚絡繹往來之事！徒以蠻夷尚熾，誓不俱生，筋力未衰，尤當任責。初造海陵之壘，繼陵桐柏之流，曾未浹辰，亟蒙溫語。飛芻輓粟，將效於勤勞；蒙霧襲蘭，豈忘於香潤！此蓋伏遇參政道優器使，義重宗盟，蚤加推轂之私，曲盡采葑之美。故國非喬木，蒙向記於鄉評；思人及甘棠，辱未忘於祖烈。叨茲恩遇，實賴獎提。某敢不力務幹旋，日思供億。攬范滂之轡，志雖在於澄清；持劉晏之鞭，心實期於取予。儻宣微效，庶答深知。《東牟集》卷一一。

賀万俟元中啓

帝求上德，位亞公槐；朝列正人，民歸重望。伏惟歡慶。竊以功名之士，本非期於有爲；軒冕之來，類多出於無意。惟天人之共助，雖廉退以難辭，持身始見其躊躇，微物自歸於陶冶。豈徒觀溫良恭儉之德，抑亦止貪婪奔競之風。昔聞是辭，今見其事。某官稟中和之德，平好惡之心，從容縉紳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毀不沮而譽不勸，美哉千頃之波；用則行而舍則藏，卓爾萬夫之望。某親承惟舊，名位至疏，情豈廢於攀緣，勢自同於間闊。不知鼓舞，豈惟私意則然；咸在甄銘，是乃輿情同爾。方伏波之于邁，難施下客之詞；逮季子之來歸，併叙國人之喜。遙瞻崇屏，匪罄欣懷。《東牟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賀章參啓

掄從執法，晉秉事樞，具允師言，遂參大政。朝廷胥慶，夷夏交歡。竊以前疑後丞，衆星環而拱極；右賢左戚，先王所以造邦。儻非賢哲之求，曷稱聖神之舉？萬牛回首，衆驚廊廟之才；一鶚橫空，果副風雲之會。當五兵之不試，在庶尹之允諧，朝廷既尊，名器增重。光武之得鄧禹，無異立談；先主之遇武侯，猥煩三顧。某官廣大有裕，直方不疑，以詩書禮樂爲雅言，故溫良恭儉而得政。國勢既定，加九鼎以彌安；文德誕敷，在三苗而何有？永惟同德，均輔太平。遙瞻環珮之光，獨愧臺萊之賤。昔陪論士，嘗披樂廣之雲；老與斯人，共樂唐堯之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東牟集》卷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賀黃新恩啓

鄉大夫之論秀，必取真才；賢進士之成名，固非假譽。爰得藝能之實，允符旁仄之求。解元先輩，學守家傳，文該古訓，賦得卿雲之麗，詩憐郊島之寒。挺秀木於千林，出青錢於萬選。某昔窺霧豹，蓋尊君作宰之初；今睹搏鵬，乃志士成名之日。行觀騰蹕，尚慰衰殘，傾祝之情，敷宣奚既！《東牟

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初赴浙西帥幕賀王帥啓

伏審光奉綸言，進持荷橐。京邑爲四方之則，遂尹上都；精神折千里之衝，兼分外閩。重望素著，群情翕然。恭惟某官執德不回，受材鮮儷，早騰雋譽，休著妙年，星省握蘭，金堤護埽。一麾出守，立忠節於艱時；十國爲連，富兵儲於漕計。揚歷既久，眷知益深。念清蹕所臨之區，乃敷天咸仰之地。是用秉甘泉之從橐，入綴駕行；若京兆之政聲，洞知烏攫。門閥獨高於天下，經綸自了於胸中。賈誼負王佐才，無廷臣之出右；魏謩有祖風烈，踐世職以可期。某受性維庸，辱知最後，自聆邸報，喜倍私悰。石洪初至於河陽，韓愈欣從於晉國。大厦成而燕雀知賀，豈止庇身；淶水泛而芙蓉可依，遂當入幕。《東牟集》卷一一。

上葉帥啓

念垂髫弱歲，已嘗誦夫子之文章；及斂版微官，久欲聽先生之謦欬。素仰龍門之峻，獲瞻虎節之雄，天假夤緣，時爲幸會。竊以士之於世也，不必因周秦而貴賤；道之在經也，固嘗與日月而光明。

惟《春秋》於六籍之文，而制作合百王之典，親出聖人之筆削，時傷周道之陵遲。始自東遷，訖於西狩。事繫日而日繫月，豈徒爲因史之文；正次王而王次春，抑有見奉天之意。不獨示一時之褒貶，蓋當爲萬世之章程。三家之傳既興，五始之言間出，互相矛盾，漫失本真。起廢疾而鍼膏肓，徒有專門之蔽；充棟宇而汗牛馬，益爲駕說之多。甚則棄經，淺而決獄。或以之明水旱之變，或以之正宗廟之儀。至於辨戾園之非，議陳湯之賞，有如上下其手者，孰云緣飾以儒哉！經術不明，世道交喪，綿歷漢唐之代，晚稱啖趙之功。然皆蠡測以管窺，豈識天高而地厚！未墜文武之道，及我國朝；間出英雄之躔，共明道義。崛起泰山之學，風靡伊川之流。錚錚自持，落落相望。時因中廢，學益未醇。卓聞命世之賢，大闡編年之學。恭惟某官六經羽翼，四海楷模，至誠質諸鬼神，浩氣塞乎天地。探聖賢而趨奧壺，道格乾坤；推緒餘以應國家，功光帶礪。望隆分陝，勲庇維周。興庠序於沸鼎之中，控江山於扼喉之地。十洲風動，莫不歸心；諸將雲屯，獲其死力。蓋文武爲萬邦之憲，而精神折千里之衝。但人心未厭於居東，然主意實煩於護北。龍蟠虎踞，方當禦侮之區；玉杯竹林，綽有談經之暇。固已發聖人之深蘊，蓋將傳後世以不刊，隄障末流，開明積闇。是當寫之琬琰，副爲名山之藏；緘在綈緼，必有神物之護。某也天資凡下，地出寒微，僅爲小智之自私，不見古人之大體。然麟經舊學，螢雪半生，而豕字多疑，塵埃積歲。妄欲勉趨於覺海，孰能爲破於迷雲？所以久願掃陸先生之門，庶幾聞武平一之論。比因假職，望帥座之熒煌；遂獲摳衣，聽鈞言之溫厲。非敢以爵祿勢利而爲希慕，實將求道德性命而爲指歸，進而教之，乃所願也。雖執干戈而衛社稷，方當扞外侮之時；然說禮樂而敦

詩書，是亦翼中興之效。誓將剪拂，辱在品題。《東牟集》卷一一。

代問候葉帥啓

草木搖落，弦鳴膠折之秋；鴻雁來賓，書想帛傳之日。禮將合秩，節屆授衣，宜君子之對時，保天和而視履。恭以某官風神玉粹，氣局海寬，牀或用於龜支，體無煩於禽戲。守行宮之禁鑰，綏撫吳邦；總推轂之戎麾，肅清江滸。時則鳳臺風勁，鶴帳雲高，淡霜日於秦淮，洗露天於鍾阜。華網列釜，聊復熊經而鳥伸；大纛高牙，坐鎮龍蟠而虎踞。某仰叨雲庇，俯恐錦傷。官守拘縻，堠程修阻，莫望熒煌之座，輒伸咨候之儀。覬全頤養之功，日迓晉蕃之寵。食已調於五鼎，位行面於三槐，祝頌所私，敷宣何既。《東牟集》卷一一。

賀趙參啓

大君有命，舊德自求，物論既同，人心自定。竊以時無劇易，得賢者昌；事有異同，從繩則正。方上聖憫難艱之際，繫哲人赴事功之秋。命彼生商，相臣咸有一德；監於有夏，周人蓋惟一心。是膺興起之期，實係安危之舉。在民譽者，非公誰歟？某官清以有容，廉而不覿。全師保勝，嘗坐制於中

樞；臨代得符，宜再酬於大邑。東山已久，公望偉然；北土未歸，天心有待。堂堂漢相，威棱愴乎四夷；赫赫周師，勢重侔於大呂。復鴈門之跼者，言既遂矣；濟茅津之役者，拱以俟之。是必於從容談笑之餘，一齊乎窳窳憊之俗。某登門雖舊，奉履甚疏。歲稔時和，知荷哲后之賜；噓枯肉骨，永懷愛日之功。頌願之情，敷陳罔既。《東牟集》卷一一。

賀沈參啓

申命自天，典司密命；疏恩胙土，總攬中權。華夷同辭，將士增氣。某官學非人力，道實世師。確爾同心，義斷金而必合；囂然衆口，雪見睨而自消。載膺同德之符，復叙七人之列。蓋上策莫如自治，而爲國要在得人。惟堂上之奇謀，迺軍中之奮執。田知發蹤，爰收搏獸之功；師欲致人，宜本運籌之略。惟伉伉保予勇士，必章章歸彼侵疆。殆將一怒而安，遂見太平之象。某登門惟舊，嚮德彌崇，永懷戀慕之誠，喜聽歡愉之頌。其爲欣蹈，實倍等倫。《東牟集》卷一一。

賀張參啓

將平僞壘，載用真儒，命起新傳，人還舊觀。華夷幸甚，朝野具依。某官靖以有容，剛而不犯。

九齡風度，表在縉紳；萬福威名，行乎草木。進退必當於義，出處惟適其時，誠節著於公朝，德望觀乎近代。築巖傳說，宜膺審象之求；辟穀留侯，難遂棲霞之志。某瞻光惟舊，嚮德彌崇，敢祈茵鼎之調，永作邦家之福。其爲頌願，實倍等倫。《東牟集》卷一一。

賀陳參啓

帝思作對，賚我元臣；國有正符，相予碩輔。驚輿言之乍喜，審臚命之初傳，政屬巨人，物無異論。竊以有心於事者，志每不遂；無求於物者，功或可成。故小智自私，每輕從於進取；而達人大觀，當退託於謙冲。方自放於溪山之中，若兼忘於塵寰之表。引疾謝事，寧知軒冕之榮；感物寓懷，殆逐蟲魚之樂。然帝心攸屬，民望具依。病若留侯，雖靡煩於征討；謀如叔向，終難徇於優游。果膺同德之求，遂正七人之列。某官宅心淡薄，稟德粹夷。無甚親、無甚疏，固自分於涇渭；用則行、舍則止，實有係於安危。橫岷峨峻聳之奇，導河洛中和之美。民有望矣，天實從之。凡在聽聞，孰不欣蹈？某趨承惟舊，嚮慕彌崇，喜廟算之益奇，期軍行之決勝。相儒臣待命之氣，摩礪以須；笑腐儒紀德之誠，執筆以俟。其爲幸願，難罄敷宣。《東牟集》卷一一。

賀席參啓

師言允協，帝念誕敷，正道既開，人心自定。竊以艱難之際，所急者在於得賢；出處之方，所貴者先於合道。惟一舉而兩得，乃公論之具諧。念衆人之與求，猶難盡道；豈帝心之枚卜，可覲曲成！必有忠勞積累之勤，仰當聰明特達之舉，是爲同德，乃副旁求。果有若人，儀於天路。某官宅心甚厚，遇物惟公。不吐剛而茹柔，夙著傳家之美；若忘身而徇國，誠高一代之勳。某嘗辱下風，蓋惟舊物。喜鳳鳴而躍遠，何啻揚眉；笑鼠飲之屬厭，終期滿腹。其爲欣願，實倍等倫。《東牟集》卷一一。

代賀樓樞密元正啓

曆象日月星辰，四序協履端之始；布治邦國都鄙，萬民聳垂法之觀。當去故取新之時，有小往大來之吉。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爲時宗臣。有絲綸華國之才，以代言詞掖；有帷幄運籌之志，以經武兵樞。精神折千里之衝，方伯總十連之帥。密邇長安之鐘鼓，肅臨禹穴之山川，聊均佚於侯藩，即遄歸於揆路。蓋謀王斷國，天下捨我誰哉；況詢事考言，廷臣無出右者。茂對三陽之寢長，宜推五福以類升。某素荷帡幪，方紆芻粟。東閣椒觴之列，阻效鳬趨；南山巖石之瞻，徒懷燕賀。永言傾頌，莫既

敷殫。《東牟集》卷一一。

代回合肥李漕賀元正啓

曆象日月星辰，肇更歲始；布治邦國都鄙，式聳民觀。茂當數雨之辰，宜有拔茅之吉。恭惟某官材優心計，慮審鞭籌。雖江淮租賦之淵，倚爲軍餉；實智略朝廷之藪，自見錢流。風解凍而淝水明，日載陽而槎山媚，時迎泰象，福考履祥。某遠想使旌，徒搖心旆。阻稱壽筭，坐縻千里之符；先辱華緘，重拜五雲之賜。緬懷感頌，曷具敷殫！《東牟集》卷一一。

賀王參政元正啓

曆象日月星辰，肇更歲始；布治邦國都鄙，式聳民觀。方朝廷受四海之圖，而臣主慶千齡之會，應三陽而交泰，叶百順以來宜。恭惟參政羽翼帝圖，權衡王化。丙吉知大體，遂同致於有聲；宋璟善守文，能濟成於應變。既上聖攬合兵之柄，而從權制清野之謀，寇遂斂師，時尋舊好。念光武禮匈奴之使，蓋高皇用婁敬之謨。五利收於和戎，雖蠻貊之邦行矣；百樂生於治國，信仁人之言溥哉。日舒以長，子溫而厲，茂對三微之治，允膺五福之升。某邈在江臯，阻紆漕計，當戶帖畫雞之際，有粟行

流馬之拘。仰望鈞閣，遠想葦桃之飾；輒伸慶牘，代稱椒柏之觴。祝頌欽懷，敷宣莫既。《東牟集》卷一一。

賀韓樞密元正啓

首尾同王參政。某官識照幾先，量包宇內，大忠貫乎日月，至誠質諸鬼神。鯨鯢築京觀之封，屢平寇壘；帶礪受勳臣之誓，克鞏皇圖。本兵既重於樞機，授鉞再分於旄節。雖鄧禹不勞於吏事，而周公常在於王朝。功成豈特以不居，帝眷方聞於益厚。顧子儀以全德終始，無纖芥以自嫌；然裴度爲天下重輕，作當時之人望。茂對三微之始，允膺五福之升。某忝出恩門，阻紆漕計。云云。《東牟集》卷一一。

賀吏部侍郎元正啓

麟史備書，夏正別三王之統；雞人肅唱，漢朝受四海之圖。當去故取新之時，有小往大來之吉〔一〕。恭惟某官材優經國，道足覺民。已揚藻鑑之清聲，人稱裴、馬；咸矚金甌之重望，帝眷崔、盧。茂對三微，倍膺百順。某阻紆漕輓，徒跂門墻。戶列葦桃，幸欣逢於穀旦；觴稱椒柏，莫旅進於

賓閔。壽語惟勤，尺書難盡。《東牟集》卷一一。

〔二〕小往大來：原作「大往小來」，據前《代賀樓樞密元正啓》改。按「小往大來」乃《周易》《泰》卦之吉占，「大往小來」則《否》卦之凶辭。

賀戶部張侍郎沈侍郎元正啓

某官材猷通敏，宇量深沈，薦歷清塗，久持從橐。念宣王復文武之境，力振紀綱；而劉晏亞管簫之功，實裨用度。既方深於帝眷，諒即輔於政機。茂對三元，倍膺五福。某已下同。《東牟集》卷一。

賀中書李舍人元正啓

某官禁林頗、牧，文體常、楊。調軍稱倚馬之才，攄思擅湧泉之譽。書生效洛下之吟，詞掖感山東之卒。時名獨擅，早魁玉筍之科；帝眷方深，夜秉金蓮之炬。諒佇膺於倚注，當峻陟於機衡。茂對三元，倍膺百順。已下同。《東牟集》卷一一。

賀安撫劉寶學啓

某官材優經濟，道洽拊循。高牙肅擁於戎麾，剖竹暫分於郡寄。念斯謀斯猷而入告於后，眷且方深；然宜民宜人而受祿於天，福將焉往？某已下同。《東牟集》卷一一。

兩浙兩運使淮東運使提舉本路坑冶提舉通用啓

某官謀謨鼂、賈，材術管、蕭。有猷有爲，端得隨時之義；如幾如式，允膺作善之祥。茂對三微，永綏五福。某已下同。諸州太守止改上二句作「材華舒、向，政術龔、黃」。《東牟集》卷一一。

本路提刑元正啓

某官人中屈軼，天上麒麟，握蘭增省戶之輝，列柏聳憲臺之節。念先王以明罰敕法，雖云垂三尺之文；然君子以折獄致刑，豈特活千人之福！某已下同。《東牟集》卷一一。

諸州通判并諸司屬官回元正啓

鳳曆更端，定四時而成歲；義輪乍永，與萬物以爲春。茂對新元，倍膺崇祉。屬此飛芻之務，未遑慶牘之馳，先枉華緘，過形雅祝。感藏深佩，敷述奚殫！
《東牟集》卷一一。

張樞密元正啓

某官望重岱嵩，智先著蔡。受書黃石，秘傳韜略之文；取日虞淵，光輔照臨之運。既兵柄專元樞之任，而淮堧爲清野之謀，遂挫強鄰，來尋舊好。念光武禮匈奴之使，姑欲包荒；而亞夫嚴細柳之營，時方持重。雖五利得和戎之福，由七德收禁暴之功。化國之日舒以長，帝王之兵全以勝。茂對三微之始，允膺五福之升。
《東牟集》卷一一。

代賀林提鹽啓

伏審光奉綸言，出司利柄，見聞攸暨，歡慶惟均。竊以貫索尚明，九賦殆成於箕斂；攬搶未掃，

五兵難致於橐藏。轅門需芻粟之軍儲，廚幕責金繒之歲賂，廩給有百官之俸，禮文存三載之郊，略舉一條，動將億計。既非鬼輸而天雨，又惡日削而月朘。念足國裕民之謀，惟煮水摘山之利，欲膺劇任，必有偉人。恭惟某官材勁南金，器珍東寶。權事得重輕之要，濟時多經緯之宜，笏畫鞭籌而悉曉幾微，頤指目語而自能辦集。置爲渠展，陋管仲孟春之條；益廣牢盆，多五琦季年之數。如見錢流地上，豈容利析秋毫。況江淮爲租賦之淵，而山海爲天地之藏，以富國強兵而自任，豈剝下媚上以徼功？幹局方施，能聲已著。某也斷斷今無他技，錄錄率皆因人，材疏而命苦奇，志大而用多拙。桑榆漸逼，恨無却日之長戈；蒲柳易衰，空有欺人之白髮。冰子方求於挾纊，涸鱗正念於分波。附鳳翼以有階，登龍門而復幸。職當負弩，心願執鞭。五斗米既已折腰，雖慚彭澤；萬戶侯豈如識面，獲事荊州。儻埏埴之或容，庶冥頑之不棄，忻愉所倍，敷述奚殫？《東牟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三八七四

王 洋 九

代賀陳提鹽禮上啓

光奉制綸，專出司於利柄；慶行巖邑，咸託庇於卿雲。顧在埏鎔，特深欣忭。竊以國家艱否，河洛丘墟，六師久戍於淮襄，八駿未還於沙漠。轅門餽餉，實非天雨而鬼輸；邦計斡旋，多資海煮而山摘。矧此大江之左，最艱會府之權，不有偉才，曷勝劇任？恭惟某官朝閨粹品，翰圃清流。早符六夢之祥，時中萬錢之選，示斯文之著蔡，爲當世之羽儀。禮教中而樂教和，職明沿襲；著爲律而疏爲令，功著刊修。妙簡淵衷，來司計任。幹山海而排商賈，稱物貨而足轉輸。計陋夷吾，利固踰於渠展；術高孔僅，財自衍於牢盆。雖曰討寇未休，宿師尚衆，國用自聞於給足，民財不見於誅求。尚淹總計之司，姑鬱具瞻之地。某治稱寡狀，材術無聞，自虞製錦之傷，特借潤河之賜。若披雲霧，既瞻君子之威儀；如落珠璣，當聽先生之警歎。誓將剪拂，辱在甄收。《東牟集》卷一一。

代賀劉季高移守鎮江兼謝見知啓

銅符千里，下僚方獲于依劉；芝檢十行，徙命不容於借寇。卧難留於去轍，詠空播於甘棠，賀與戀并，神隨夢往。愚竊聞朱方古壤，黃鶴佳山，赭衣思秦鑿之餘，鐵瓮想吳城之峻。南坑罅海，北固橫江。季札賢名，尚想延陵之舊俗；仲謀霸略，可觀京口之宏規。初二漢疏作雄藩，在六朝世爲重鎮，上連建鄴，外援高陵。矧今警蹕之巡，尤重股肱之郡，允膺高選，宜得偉人。恭惟某官識度深沉，規模洪遠，金箭挺東南之秀，韋絃無緩急之偏。君堯舜而俗成康，常爲自任；政龔黃而識裴馬，已著芳猷。一麾暫試於牧民，滿歲驟聞於易鎮。次翁有潁川之徙，風采愈明；子翼因河內之遷，威聲益震。誰翫月華於秋浦，獨回春色於京城，百錢當贖以送之時，五袴有挽不來之嘆。翠微亭上，未寬零雨之思；綠水橋邊，已有昔襦之詠。無施不可，所至有聲。某也區區何所過人，錄錄未有奇節，每辱齒牙之借譽，實緣瑜瑾之匿瑕。若泥在鈞，盡屬甄陶之力；自髮至踵，皆由成就之軀。蓋賢惟工於用人，然士固伸於知己。自攀違於履舄，每躔繫於肝脾。初巨浸波澄，挽綵帆而不駐；奈重山雲鎖，入飛幕以何階？姑伸賀厦之誠，難弭慕羶之志。誓當澡濯，終辱彫朽。《東牟集》卷一一。

代賀秦樞扈從還臨安并問候啓

風伯塵清，二月見姚虞之守；行者扞牧，五臣多咎犯之謀。扈警蹕以邁征，關樞機而運動。恭惟樞密相公氣雄邊塞，志混車書，拔城爲堂上之兵，聚米論目中之虜。茂洪正位，思戮力以復神州；文若獻規，必深根以制天下。法從星隨於吳會，別都虎踞於金陵。乘苒苒於春華，還潭潭之相府。陰有神靈之叶贊，謐調宇宙之粹和。待士甚勤，想勞心於三握；憂時雖切，宜強食於萬錢。薰風將奏於絲桐，槐府覬調於茵鼎。某也恨縻官守，徒望台躔，每懷葵藿之傾，切嘆雲山之阻。重趼未遑於百舍，嘗貢尺書；報緘輒辱於五雲，深銜縟禮。妄意貽孫之親舊，果蒙安國之推揚。雖聞諾重於千金，未見紙賢於十部。敢期題品，成就始終。念叔向之望祁奚，固非私好；然孔明之知蔣琬，亦豈淹才。禮輒候於寢饗，意敢忘於提挈。其懷畏愧，曷具敷宣。《東牟集》卷一一。

代李漕回賀徐常州啓

溫語如綸，妙簡惟良之寄；名藩剖竹，早騰來暮之歌。條教一新，歡忻四塞。恭以某官遠猷經世，種學提身。陪樞筦之賓僚，謀王斷國；馳星輶於屬部，幹海排江。踐揚滋多，譽處休著。念田里

欲無愁嘆，而吏師果得循良。宜民受祿於天，亟聞報政；嘉猷告后於內，行見召歸。某方圖慶牘之修，先被華緘之貺，永言感佩，曷既敷殫？《東牟集》卷一一。

賀王蘇州啓

伏審祇奉宸綸，榮紆郡紱。六閣高華之地，仍通籍於西清；三吳全盛之區，方偃藩於南服。印章初視，輿議藹聞。竊惟慶慰。恭以某官德度誠淳，性資端亮。星蘭華省，方當弱壯之間；符竹名藩，仍在艱難之際。流馬足轉輸之計，問羊多彈壓之聲。妙簡清衷，進聯法從。入陪起部，紫荷新漢橐之儀；出鎮輔藩，皂蓋聳吳門之望。聊煩卧護，行即遄歸。福及京師，未覺道塗之遠；功存社稷，況傳家世之榮。鼎席方虛，鋒車在即。某久叨恩遇，遽遠台光。十幅綵帆，自記別違之日；千毫霜兔，莫形傾遡之懷。輒陳賀厦之誠，彌切潤河之望。春闌木德，日暇棠陰，願精茵鼎之調，佇迓鈞衡之拜。

《東牟集》卷一一。

代人賀周蘇州葵啓

伏審光奉言綸，就更守紱。輟從茗水，不容遮道之願留；易鎮吳門，已見騰歌於來暮。望實素

爾，聲華翕然。恭惟某官五經紛綸，四海模楷。激揚烏府，凜然指草之威；記注螭坳，偉矣編年之法。竹符再剖，城堞相望。實憐衣錦之鄉，更有戲斑之樂。惟二千石，已無愁嘆之聲；賜尺一書，佇觀敦趣之意。某初聞除命，喜借鄰輝，莫筵跡於門墻，徒寓誠於竿牘。其爲忻慶，曷易名言！《東牟集》卷一一。

代賀梁戶書知温州啓

伏審祇奉宸綸，榮紆守紱。文昌八座，夙瞻喉舌之司；州牧一麾，均佚股肱之郡。素望涖止，歡聲翕然。恭惟某官器度閎深，風猷凝遠。有險夷一致之節，而持之以正；有酬酢萬變之才，而濟之以權。解牛新若於發矟，射虎默然而飲羽。商邑翼翼，曾聞桴鼓之稀鳴；禹迹芒芒，力致版圖之蕃殖。入侍九重之清燕，出陞六閣之高華，首持從橐之荷，屢剖雄藩之竹。顧東嘉之劇鎮，輔北闕之行都，不有畢公保釐之才，孰明召伯正信之教？宜膺眷注，上副倚毗。居欽簡以臨民，已見布宣於王化；有謀猷而告后，行將入輔於政機。某素荷雅知，欣聞成命，屬拘縻於芻粟，阻趨造於門墻。青帝方和，黃堂多暇，覬倍調於鼎飪，即赴召於鋒車。《東牟集》卷一一。

代黎諫議謝胡待制啓

宸心妙柬，潛德自求；綸命亟頒，疏恩甚寵。眷河圖之久直，躋法禁之近班，先邑方敦，殿邦增勢。某官學本謀道，清不求知。事親有聞，蓋稟中庸之正；臨戎不墜，載勞慰薦之勤。輿言獨美於新田，天眷乃由於舊學，是謂得時而仕，實爲稽古之榮。凡預見知，孰不欣快？矧惟衰陋，久荷輝光。枉褐拂巾，曾效貢公之喜；推賢揚善，慚無廷尉之風。猥先辱於緘騰，顧未勤於竿牘，私懷頌願，復積兢惶。《東牟集》卷一一。

代人求宮祠啓

用之則行，竊佩古人之訓；不能者止，敢忘今日之規！欲陳徇己之情，宜叩受恩之地。伏念某少無一藝，長乃多奇。延襲簪纓，祇奉七條之戒；因緣門戶，妄希五柳之風。不圖草芥之微，幸遇明良之會，屢更歲籥，連領州符。夙效一官，每積凌兢之懼；晚當劇郡，寧逃曠敗之誅？諒非造化之生成，安得保全於終始。自顧桑榆之晚，難貪章綬之榮。政已三年，請代葵丘之戍；身踰七十，願從黃石之遊。某官以道事君，量才授任，不遺疏遠，曲逮寒微，故今焦爨之餘，尚中宮商之節。顧筋骸之

已莫，在進取以何能？齒豁頭童，難跂金閨之諸彥；人微位下，或堪廟內之老人。《東牟集》卷一一。

代徐漕賀李漕啓

帝心簡在，圖任舊人；士論協同，願觀新政。某官仁心恕物，直道由中。華萼傳芳，久冠北州之望；旌麾繼世，實繁南國之光。既自結于主知，乃曲從于人欲。眷全吳之樂土，實四海之上腴。委粟腐於倉中，已觀前效；見錢流於地上，載邁遠圖。顧茲孱瑣之愚，遂獲依隨之幸。壽王在事，置都尉以奚爲；馬援居前，何舊交之敢屈？自惟欣慕，實倍等倫。《東牟集》卷一一。

代人謝漕使舉改官啓

去來亡補，初自類於鳬飛；得失若驚，乃遽叨於鶚薦。寵踰望外，愧與幸并。竊以刺史之官，本於往古；輜軒之任，尤重本朝。攬轡澄清，實仰膺耳目之寄；駐車決事，豈徒司金穀之繁。兼一方進退之權，總列城刺舉之任，民惟知於載德，士乃願於承顏。賢智效功，蓋有因而進者；姦回斂衽，亦望風而避焉。非得充實通敏之才，曷膺聰明特達之舉？如某者東州冷族，下國陳人，少思力於寸長，壯無取於片善。佩父兄之餘訓，敢不周旋；稽聖賢之格言，粗加黽勉。一從州縣，屢閱歲時。雖簿書

獄訟之間，謂稍通於利病；而朝野艱難之際，曾何濟於事功？撫長劍以悲歌，自傷壯志；伏短轅而却顧，誰諒微衷。豈圖滂沛之恩，下逮根荄之細。吹噓一氣，生寒谷之春風；升斗餘波，激鮒鰈之江水。退惟僥倖，乃有夤緣。某官宅心至公，待物以恕。與人不求其備，故愚智在所兼收；任事必惟其能，故孤寒得以自進。古所重也，今實見之。以曲士進而成人，恩固踰於鮑叔；由下土升於上國，名不愧於周昌。某敢不更勵所長，益鞭其後。涓塵已細，難酬廣大之恩；皮骨若存，當盡糜捐之報。

《東牟集》卷一二。

代韓侍郎謝胡待制啓

光膺綸紱，榮進班聯，侍從得賢，搢紳交慶。某官學知要道，義不苟從，溫溫君子之儒，蹇蹇王臣之節。懷鉛抱槧，久養望於書林；簪筆持荷，嘗代言於西掖。帝念甘盤之舊，美豈專商；民懷子翼之恩，心惟借寇。是用特加異數，就寵分符，願推魯俗之餘，少借吳山之重。某聞風惟舊，承見尚遲，未修竿牘之勤，遽辱緘騰之賜。既懷頌願，復積兢惶。《東牟集》卷一二。

賀凌季文監丞啓

廣庭賜對，已屈輿言；崇陛傳臚，果高衆俊。國有得人之實，士多慕德之誠，況在末交，豈不先慶？某官學本爲己，譽久在人。條陳時事之宜，既會文而中理；指切古人之意，知異世而同功。豈惟育才之光，是謂得人之盛。《東牟集》卷一二。

賀張子韶狀元啓

宗伯書名，最先淡墨；太常奏第，首被濃恩。光動宸樞，慶傳寰宇。某官言無枝葉，學有本根，群心推德行之尊，獨步擅文章之美。時方艱棘，道在扶持。讀劉蕡誦言之辭，但知嘆息；睹公孫曲木之喻，將見事功。豈惟育材之光，是謂得人之盛。某株愚鮮儷，流落無堪，嘗借辯於墨卿，獲縱觀於筆陣。欲修竿牘，慚冗憊而莫先；過辱緘滕，第兢惶而罔措。《東牟集》卷一二。

爲昌祖定婚啓

《詩》正人倫，雅著得時之美；《禮》諧民俗，每彰合姓之文。偶幸結於齊盟，敢自同於晉匹。某姪孫初緣世賞，獲齒仕流，慚無閥閱之傳，粗習箕裘之緒。伏承小娘子夙親姆訓，早正婦容。素帛傳書，已稟千金之諾；白茅致幣，爰羞五兩之儀。《東牟集》卷一二。

賀程元顥生日啓

期三百六旬，旬日遂周於堯曆；凡四十九表，表儀有類於宣尼。屬熊羆占夢之期，沸龜鶴齊年之祝。恭以某官昂星孕秀，嵩嶽儲神，祥呈天上之麒麟，譽掩人中之屈軼。擢科而巍登虎榜，早擅雄名；簪筆而儼立螭坳，亟躋要路。鳳閣更代言之任，露門膺勸講之崇。雖爲儒士之極榮，抑亦富貴之所自。五百年出名一世，捨其誰歟；十八歲當作三公，今爲可矣。某謬忝摳衣之列，屬逢射矢之辰，稱觴有阻於鳬趨，引領但深於燕賀。如位列三槐九棘，可繼觀賢業之猷爲；雖亥有二首六身，未足計華年之甲子。其爲祝頌，曷具敷宣？《東牟集》卷一二。

答趙都監求解經序啓

華賤命介，榮拜芳辭；寶訓長編，光先蔀屋。窺老成之述作，得問學之淵源，感殆無窮，喜惟創見。竊以建用同姓，本裕陵宏遠之良規；恢廣學宮，蓋徽宗紹述之美政。月書季考，兼寒士進選之科；事舉言揚，副清朝公正之選。王室有磐石之固，公子歌《麟趾》之詩。凡九族之重光，皆百世之盛典。恭惟節使郡公宗室元老，文章鉅公。繼世象賢，畢公紹前人之美；爲善最樂，東平爲列國之師。都監團練不替前修，存心古道。上下經六十四卦，三篋之書偶亡；《道德經》八十一章，什襲之珍固在。欲明舊學，行葢新刊。何求士於論餘，俾題名於篇首。蠅飛數步，或附驥而絕群；鶴唳九臯，喜其子之相和。《東牟集》卷一二。

答陳倅啓

夙仰聲猷，重依喜契。阻交承於履舄，失修好於緘牘。敢謂謙恭，下收微賤。某官被服儒雅，操履靖共，鏘鏘環珮之容，挺挺松筠之節。若昔先帝，推恩外家。知傅喜之後凋，宜膺茂賞；得野王之治行，實冠明庭。當臚命之初傳，見群工之動色，謂宜奮翼，遂展搏風。何黃卷之誤身，致青冥之垂

翅。雖壽王居都尉爲任重，要沮授留治中爲淹才。行聞尺一之除，元副萬夫之望。其如欣頌，曷罄敷宣？《東牟集》卷一二。

答齊察院致政啓

竊以無適時之用舍，偶佩魚符；觀古人之典刑，尚詢黃髮。矧襄陽之耆舊，本大厦之棟梁。念依德之非遙，恨造門之尚阻，敢憑素牘，用寫丹心。某官清世名賢，中華瑞氣，造道德之閭奧，視仁義爲蘧廬。正色霜臺，更十年而不調；游心物外，見晚歲之後凋。某奏記云稽，仰風惟舊。偶叨郡吏，近瞻夫子之門墻；繆玷儒鄉，具見國人之矜式。顧鴻飛之何慕，幸燕賀之有依。矧拜瓊瑤錦繡之牋，教以撫循蘇息之術。結王生之襪，雖有意於周旋；虛蓋公之堂，諒未容於造次。敢不心承名誨，力先窮民，庶不墜於前規，或免罪於巨室。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東牟集》卷一二。

答江留臺致政啓

效官螺浦，善狀蔑聞；易地樵川，濫聲彌著。自滿小人之腹，偶觀君子之鄉。推求何來，夤緣有自。某官中朝重望，南國宗工。黽勉徒勞，慚素書之未展；推揚過實，驚綵筆之先頒。檣人告功，清

霜在候，敢祈茵鼎，益重保調。《東牟集》卷一二。

見鄭監啓

幹山而排商賈，久欽偃草之風；行部而見生徒，遂有披雲之幸。獲依輝潤，深識楷模。恭以某官廟璉凝珍，天球毓粹，奕奕搢紳之表，堂堂人物之英。閎閱高華，富貴所自有也；聲名烜赫，將相豈無種哉！儒門不獨於韋、平，世德固歸於欒、范，首騰雋望，亟踐華塗。當平戎禦狄之時，懷足國裕民之術。析秋毫而善心計，志陋弘羊；操贏資而佐軍興，識高劉晏。如見錢流於地上，豈令龜毀於櫝中。足食足兵，知取知予。雖山海天地之藏，固號利源；然智慮朝廷之淵，必資仁術。佇賜召環於中禁，諒無煖席於外臺。某也樗櫟散材，丘樊幽介。宸庭賜命，聯科雖獲於沾恩；潁水效官，待次未諧於試事。浮沉里衍，汨沒歲時。昨還自於錢塘，因道由於宛水，迫親闈之甘旨，從幕府之攝員，經月未幾，以病告去。方僅出城闔之外，業已言旋；遽驚傳旌旆之來，不遑伏謁。未拜潭潭之府，久懷鞅鞅之心，豈謂繡衣，俯臨巖邑。恭而安，溫而厲，既獲覘於威儀；晦斯光，窒斯通，輒仰希於開發。深期點礫，敢憚掃門。況居桑梓之邦，宜在鈞鎔之列。龍鱗鳳翼，儻諧攀附之心；馬勃牛溲，願預收藏之數。《東牟集》卷一二。

問候孫尚書啓

武林較藝，實承命以摠衣；象郡驅車，靡趨風而執勒。雖灑掃進退，久闕事師之禮；而文章性命，彌勤望道之心。某官文冠一時，道追千古。殘膏賸馥，散在人間；被髮騎麟，宜歸天上。伏念某棲遲末路，漂泊餘生。昨自道山，旋更銓部，曾未老於鵲突，偶進直於螭坳。西掖之缺員未除，四旬暫攝；南容之玷言易錄，三復奚追？既緣香火之相依，復見簡編之可愛。穿花度柳，妄希徒步之拾遺；問舍求田，未省謀身之一得。惟此一麾而出守，實同屢薦而得官。蓋吳中名士，或軫其饑寒；而當軸上公，有識其面目。幸預分符之列，猥當授筆之風。白粲連檣，尚索積年之紅腐；蘋衣緣路，厭看十載之旌旗。課最難攀，曠瘼可必。尚覬朝廷舊德，載取青氈，門下諸生，加憐白首。何敢望長枝之棲鳥，便欲希恩；亦非同惡水之病鴟，遽忘報德。《東牟集》卷一一。

謝宮使黎尚書啓

效官螺浦，曾善狀之蔑聞；易守樵川，宜濫聲之先播。逡巡自揣，俯仰興慚。竊以近民之官，莫先守令，分土而守，宜在賢能。豈繫庸瑣之才，誤玷使令之數？眷七閩之奧壤，爲八郡之名邦，溪山

滿前，輔弼間出。內自惟於僥倖，豈無待於夤緣？某官清以納污，粹而容雜。事君以道，固已著於大閑；爲國求人，每不忘於片善。重念列曹之舊，嘗幸趨風；敢期綰綬而來，廼容染化。其如懇款，曷罄敷陳。《東牟集》卷一一。

與孫仲益尚書啓

捧入戶之扃，久違三沐；枉在山之謁，復把一麾。事出幸中，榮居意外。竊以張官置吏，本以爲民，宣化承流，斯惟報國。歷考循良之效，每先撫字之勤。蓋六七十之封疆，必期足食；故二千石之能否，或繫中興。豈圖共理之求，乃及孤庸之陋？才負江山之助，坐愧賢規；質非杞梓之良，終當匠斲。某官道兼庶品，力卸衆流，堂堂柱石之材，浩浩古今之學。不遺疏遠，每賜甄收。用則行而舍則藏，敢望夫子；粟賦鍾而薪賦束，猶恨支離。某敢不勉勵疲駑，庶幾希驥，少奉平生之誨，感收旦暮之功。匪圖赫赫之名，庶逃下下之考。《東牟集》卷一一。

與饒州外邑程尚書啓

祠庭代戍，幸居無競之員；社木分疆，復冒有民之寄。揣疏庸而自愧，希光範以知歸，將期履幕

之承，倍益襟懷之善。某官德爲行本，道實世師。如蒼生何，獨飽家山之樂；惟吉士用，方虛鼎席之求。某百死餘生，一時長物，側手但圖於障日，書名非列於屏風。儻非咳唾之餘，曷借筋骸之力？遙瞻德宇，但切心依。《東牟集》卷一一。

張尚書啓

勁氣衝斗，直道從天。當喉舌之司，已著一朝之盛美；賤掌握之物，永光三蜀之雄姪。《東牟集》卷一一。

迓林守侍郎啓

輟從禁闥，分鎮侯邦，履四序之開先，爲一方之和氣。里閭胥慶，父老聳觀。某官直道持身，正容悟物。名魁多士，學貫九流，禮儀追虞夏之文，詞采擅常楊之譽。暫勞外服，行觀五月之政成；促上天階，豈謂期年之化遠。某棲遲晚景，流落餘生。坎止流行，偶受一塵之地；鼎新革故，方觀夏屋之成。喜幸之情，敷宣奚既。《東牟集》卷一一。

李侍郎啓

知高流俗，行配古人。可與樂成，憫斯民之未覺；有如得志，洗萬馬以俱空。《東牟集》卷一二。

答貴溪毛尉啓

分職江邦，初睹三年之政；扁舟吳會，偶渝一臂之交。惠記溫然，揣情祇若。某官學窺古道，行秀士林。世本公清，實尚書之舊望；人言仙去，攬梅福之餘風。履此亨辰，益熙純嘏。即膺異選，以副旁求。祝頌之私，敷宣罔既。《東牟集》卷一二。

答縣尉權務啓

聖神在御，當圖共理之良；驚怯何堪，乃冒分符之寵。方懷章而失措，固修牘之未遑，敢期仁厚之私，遠致緘脣之貺。青黃未試，溝塍之斷奚觀；粉飾過優，糞土之墻有望。其如欣喜，曷既敷宣。

《東牟集》卷一二。

與信州章郎中啓

百里溪濱，每嘆三秋之別；一麾江上，偶同十國之連。將觀大國之風，願展小侯之禮。某官胸蟠萬卷，未付六丁；過目十行，暗書三篋。位保八傳之苗裔，家承三相之風流。尚屈方州，未諧輿論。某漂沉末緒，連蹇餘生，雖頑鈍之亡堪，幸班聯之有素。其如欣幸，曷罄敷宣。《東牟集》卷一二。

答李宣教謝改官啓

光奉宸恩，榮陞京秩，凡在交游之末，舉懷欣抃之私。某官中世名家，南州望士。材猷敏劭，每遇事於有爲；心術精明，殆無施而不可。眷此策勳之始，實爲展業之規，敢期益輔於中和，行奮冲霄之羽翮。《東牟集》卷一二。

答滁倅章朝散啓

望吳中之甲族，邈若山河；思君子之德音，其人金玉。得珠函於望外，奉寶唾以盈牋，感懼交

懷，姓名恐誤。竊以題輿之寵，示獨尊崇；別駕之權，實兼刺舉。故國有善佐，則齊侯拜加一級之榮；守難其人，則壽王兼四千石之重。某官江山秀氣，造化偉人。發策決科，蚤繼大門之業；崇論閎議，素推烈士之風。當大道之方行，在外庸爲已晚。矧一臺獨集於二妙，而千金俱重於連城。太守歸而賓客從，斯其時矣；諸縣豐而公事少，何樂如之。惟政務清於從容談笑之餘，故舊章舉於廢置委靡之後。壯千里之形勢，得九服之藩符，崇墉嵯峨，多士鼓舞。念表豫章之功業，金石可磨；當如杜牧之文章，事辭乃稱。傳之衆口，必謂咸宜。某精力銷亡，學殖衰落，敢期過聽，遠辱旁求。不識顏平原，方知世有無妄；近舍皇甫湜，遙知縮手就閒。感仰之情，敷陳奚既。《東牟集》卷一二。

答徐將仕啓

綸書初下，榮繼高華；藍綬載紆，光生里閭。某官學從家得，性蓋天然，文章居聖學之科，杞梓乃匠石之用。某偶官仙里，獲奉俊遊，行觀騰翥於青霄，以副披雲之素望。《東牟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三八七五

王 洋 一〇

答李新恩啓

龍墀賜對，色動冕旒；龜里拜親，光增門閥。新恩先輩擷芳書圃，擢秀士林，積學貫乎九流，美才兼於數器。根蟠仙李，攬敷錫之淵源；譽振人寰，擅芬芳於華萼。某衰遲晚景，流落餘生。仰飛鵬九萬之程，徒增三歎；借駑馬一顧之價，何啻千金。《東牟集》卷一二。

答饒州諸邑啓

已試無功，尚叨任使；載膺共理，良懼曠瘝。念非垂德之依，曷副蒙成之願？雷音在邇，方霑普潤之恩；電騎載馳，遽辱餘光之賜。其如愧感，曷既敷宣。《東牟集》卷一二。

回王教授啓

題名雁塔，讌想曲江；授業鱣堂，風移均浦。念金蘭之投分，愧竿牘之積修。恭惟教授學士年兄學海揚清，儒林擢秀，文章典雅，議論高明。芹類衣冠，雖幸承於矜式；芸臺籤帙，行有待於校讎。仰德鶚林，重勤記問。春華苒苒，願精列鼎之調；召節駸駸，佇快景星之睹。《東牟集》卷一二。

回謝王參議啓

千里近畿，莫課將輸之最；三山藏室，誤陞論譔之華。恩則過優，受而增愧。況復星輝東壁，下臨圖籍之繁；夜照青藜，來賞校讎之美。廼以外臺之冗計，進兼秘宇之清聯，度職不侔，揆才非據。茲蓋某官提衡有素，延譽實多。薛滕先長於宗盟，孔懷甚力；葑菲不遺於下體，求備寧聞？尚稽尺牘之馳，先拜朵雲之賜。雖溫造入河陽之幕，名播端朝；想曹參趣舍人之裝，日觀召節。尚期來覲，躬致謝誠。《東牟集》卷一二。

答王教授啓

蓬飄易遠，久疏奉於音容；栢義後凋，獨靡忘於繾綣。華緘敦好，蔀屋增輝。某官學苑名流，清時望士，辱久蟠於泥跡，亨合會於雲衢。折成均俊造之鋒，莫余毒也；掇春官科第之品，自我得之。郡博士固未免於左官，儒先生宜遂升乎右治。某粗親規範，莫究淵源。觀相如成賦之時，恨驚珠玉；拜齊侯投瓜之賜，報匪瓊琚。《東牟集》卷一二。

答江教授啓

夙分邑社，慚已試之無功；祇奉賢游，庶將來之可及。驅澤車而歷路，望峻館以搖旌。某官學有宗師，行依坊表。招諸生於館下，已聞誨誘之方；簞鴈鷺於天邊，行見搏扶之勢。某棲遲末緒，連蹇餘生。避燥濕寒暑之憂，當賴帡幪之賜；執禮樂射御之數，行觀賢哲之風。修訥牘以未遑，辱華文而先貺，其如愧佩，曷罄敷宣。《東牟集》卷一二。

與黃倅直閣啓

綸恩疏制，芸閣登賢，論非曲取之私，才本疇庸之選。惟吉人之得位，乃直道之見容。凡預聞知，孰不欣快？某官世騰聞望，夙著英聲。秉一德以在躬，自落姦諛之膽；亘萬世而不顧，實興頑懦之風。忠誠方抗於皂囊，名姓遽形於丹牒。三君八俊，初無意於求名；四海九州，殆不容於措跡。蓋道大者自難於貶，故才高者見嫉於庸。仁人一室，志士屢嘆。孰謂賢愚素定，緇白莫渝。昔日是而今日非，小人之情可見；用則行而舍則止，君子之道宜然。豈徒收一旦之功，遂可變百年之俗。某向風惟舊，覲德尚遲。喜善類之適時，物無異議；慶斯人之有望，名不虛行。盍因衆正之求，益爲吾道之主。一書不寄，虛煩詹事之詩；萬戶難期，願識荊州之面。輒陳蕪頌，少叙愉情。《東牟集》卷一二。

答許與權經略啓

無二千石之才，敢圖共治；得五十里之地，孰曰非邦？幸仁賢之具依，庶曠瘼之可追。某官忠孤許國，性直侔天。推蔽遮江淮之功，本神靈山嶽之裔，威讐一方之虎旅，文當八面之鯨師。是謂時流之老成，方見賢人之德業。未應異數，尚屈殊庭，豈輿論之攸宜，想公言之固在。某飄零末緒，連蹇

餘生，辭五斗而強顏，希三年之報政。行陪賓日，良副客心。《東牟集》卷一二。

答樂平宰啓

效官亡狀，尚脫刑書；思免曠瘼，宜求良友。戒車徒而即路，望衡涉以馳心。某官聖道同音，儒林擢秀。屈青松而在底，人謂伊何；奮六翮而居前，公言固在。某偶分符節，獲奉規橈，未遑竿牘之修，遽辱緘勝之貺。其如欣頌，曷究敷宣。《東牟集》卷一二。

答貴溪王宰啓

拜命天墀，分符侯社。儉於百里，雖曰附庸；報政三年，行觀課最。某官中朝望族，南國英游。昆也玉而友也金，久擅塤箎之譽；父則慈而子則孝，稔聞詩禮之風。尚屈試於牛刀，乃未諧於驥足。某棲遲客路，連蹇餘生。願受一廛，雖無與鳴絃之地；不知肉味，亦喜聞韶樂之音。《東牟集》卷一二。

迎高宰啓

被命中宸，分臨近境，搢紳贊美，閭井交歡。某官清世名儒，東州望族，才兼數器，學貫九流。將命有光，爭歎元昆之忠藎；承流著效，行觀賢季之風猷。節義萃於一門，譽望隆於率土。人如此者，士固貴之。某流落餘生，衰積晚景，已自甘於屏跡，何偶幸於親仁，喜抃之情，敷宣罔既。《東牟集》卷一二。

迓秦守殿撰啓

陞華秘殿，分鎮侯邦，朝廷進賢，士夫相慶。某官志通今古，行絕品倫，溫然三接之容，卓爾萬夫之望。念徒勞於棘枳，詎久困於藩籬？賜千里之魚符，此其漸耳；騰九臯之鶴唳，行且見之。某流落餘生，棲遲晚景，不謂孟生之客路，獲依蘇季之餘光。欣幸之情，敷宣罔既。《東牟集》卷一二。

與衢州張舍人啓

坐糜廩祿，冒出守之一麾；行拜威容，敵封侯之萬戶。省愚才而知愧，涉治境而得師。某官量大容愚，道隆覆物，詩律得江山之助，典書追訓誥之文。暫屈方州，未諧輿論。某偶分小壘，道出大邦，洗十年之學場，釋三秋於葛圃。其如欣幸，難罄敷陳。《東牟集》卷一二。

與李舍人啓

盛時領袖，清廟珪璋。天外鳳凰，風雅得詩人之髓；壁中科斗，典謨追作者之風。《東牟集》卷一二。

與奉使啓

學自家傳，性由天賦。德既具矣，蓋有爲而必成；天實相之，諒無施而不可。《東牟集》卷一二。

與著作啓

學有宗師，行依坊表。懷鉛東觀，儼墨客之文人；賣劍南州，化潢池之赤子。《東牟集》卷一二。

與路分啓

學苑名流，清朝望族。暫持剡節，鈐一路之兵符；已促翰音，飛十行之丹詔。《東牟集》卷一二。

與樂平丞啓

某官學有淵源，行無瑕玷。賢科射策，見林內之孤羆；場圃留賢，歎棘中之棲鳳。《東牟集》卷一

二。

招安福士人王丞民瞻啓

名高物表，固遐想於清規；識照幾先，宜洞明於世務。借馬預觀於慣馭，陳羔敢愧於非儀！某官聖世逸才，南州望士。安貧守節，懷昔賢樂道之心；勇退養恬，躬幽人嘉遯之操。某濫分支郡，適處名邦。虛齊相之堂，敢希蹤於前哲；結王生之轡，覬少遂於初心。《東牟集》卷一二。

謝禮物接見啓

肅將使節，遠會方朝。偶修候館之儀，獲奉華軒之寵。更勤幣好，益賁笥光。《東牟集》卷一二。

謝土物啓

車書共道，已喜暢於皇猷；金蘭同心，復幸承於仁契。三陳貺施，訖荷雅懷。《東牟集》卷一二。

謝鄭監惠龍團茶啓

魚腹得書，光動五雲之體；龍芽出焙，香浮十襲之緘。拜賜知榮，撫躬增感。竊以草魁稱瑞，山谷呈祥。方東君尚困於寒威，肇將迎氣；而北苑已偷於春色，助發喊山。英蘂地靈，範模天巧。蟾背候清芬之裂，鳳團誇鬪品之高。故黃芽紫笋之嘉名，競標物產；而赤印白泥之健足，已走京塵。若其玳席綸闈，瑣窗棐几，猊炷篆沉煙之碧，虬簷瞰朝日之紅。揮玉塵而唾落珠璣，灑錦牋而文摛組綉。是宜鏗鐃碾月，颼颼煎風。石鼎煮蚯蚓方鳴，磁甌焙鷓鴣微暖。漚花泛滿，雲脚橫斜。研玉川七碗之清，味顧渚兩旗之號。代酒聖者固非美事，謂酪奴者尤非知音。念睿賜下頒，唯富蓄於戚里侯家之第；然餘波所及，乃下沾於藁門圭竇之人。某也才謝好蒙，性非顛陸，尚昧候湯於魚目，豈能品水於虎跑？枕石眠雲，未清神觀；和鉛舐筆，多滯冥搜。今也啓篋分香，揮輪碎璧，瀹奇芬而破悶，漱浮淳以生春。顧一榻清風，不復昏迷於蝶夢；雖三盃軟飽，未妨搜攪於蔬腸。賜重兼金，光生蔀屋。茲蓋伏遇提舉殿撰功名餘事，閎闕冠時，韋平繼相種之芳，王謝振家聲之盛。便蕃天錫，久藏閩貢之珍；璀璨德輝，轉及吳儂之賤。蓂然瑣質，泳乃深恩。某遂得澡瀹精神，篆雕心府。遺之孫子，後世豈無傳焉；味在齒牙，流風猶有存者。其爲感愧，曷易敷彈！

《東牟集》卷一二。

回入館土物啓

飭徒歲事，偶玷司存；汎館納車，遽寬仰止。少代陳羔之薦，用伸還贄之儀。《東牟集》卷一二。

再回入館土物啓

嚴車向闕，方幸覲於清標；整棹觀瀾，已夙聞於戎御。將恐一辭而退，姑成三問之勤。《東牟集》

卷一二。

高麗入館人事啓

車徒即館，方遲三積之靡充；主獻未羞，再辱旅酬之下貺。惠已逾於綈帶，報尚乏於瓊琚。《東

牟集》卷一二。

趙節度使進經解序

先帝臨御，敦叙九族，思割其萑，以爲宗社嘉薦。於是箝以大義，服以大訓，表以大寵，所以旌升褒拔，罔不備盡。竊原聖神之意，若曰宗室，王室之翳也，翳不蔽者，風或戾之。故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漢封同姓，以張犬牙^二。是不保翳而懼戾乎？且無鑑於漢氏，姑監於有唐，彼三百年中，有能以文章先多士、政術出治表，鼓行人間以取相位者，數以八九。凡我同姓，誰云不如，而視彼爲不可及也邪？爰自中原以來，淬厲頭角，抗飾器度，以致顯用者甚衆。內則執筆札趨奉甘泉，外則擁旌旄蕃輔京師，以十數而未止也。斯非聖神之妙化，帝室之光華者哉！先是，温州刺史、開國天水郡公、宗室元老，潛心古學，不事浮競，精微莊靖，洞入神骨。方建中之初元，獻《論語說》上之，先帝詔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惟諸弟子之所記，雖齊魯諸儒窮之，有不能盡。汝居近屬、處顯位，而能討論撰輯，著之章句，甚矣好學之篤也。」公讀詔泣下，益自激昂，繼爲《易說》獻之。以爲未足，又解《老子》八十一章，當天寧祝釐，陳九九之數，備報上之義。嗟乎，心術之妙如是其遠且奧也！歲往月來，物異事改，公之子子攸收公遺文於五厄之餘，《論語》、《易說》二書亡矣，惟《道德經》獨存。子攸將寵彰其先人，以詒後昆也。某與子攸異時游宦江西，有王事之契。紹興戊辰，子攸官盱江爲戎帥，遣人走上饒之弋陽，屬某爲之序。某何幸，挂名經端，以同此不沒也。竊嘗聞之，和平之

音淡泊，懽愉之辭難工。天水公生爲帝族，屬又稱尊，乃能屏却嗜好，不從流俗，獨師其心而古之。此非天性篤好，與時俱昌者邪？夫以《雲漢》之章褒踰華袞，則錦繡之美、朱黃之文，有足以爲公悅目之嫌者乎？探闕里之遺思，鈎義經之奧旨，則紛華盛麗，驚愚駭俗，有足以爲公動心之具者乎？師道德淵源之宗，懷慈儉不爭之寶，則清房曲室、金瑒玉璫，有足以爲公膚腠之安者乎？舍彼取此，其有識之者矣。昔劉向父子，漢公族之望也，博極諸書，剖判藝文，固儒者之規範也。若《鴻寶苑秘書》，方士語爾，得之枕中，以爲黃金可成，此何等事業，而忍爲之邪！然其惓惓之義著，而不忘愛君之心，老而彌篤，雖自任若此，亦史氏有以表著之也。今天水公以古義修身，子攸尚克似之，樂善不倦，考之史法，公之父子俱當得書矣。某既讀公之書，樂先帝訓育之澤，以至于今，永觀厥成也。序而記之，庶幾班氏之用心焉。《東牟集》卷一三。

〔二〕犬牙：原作「大牙」，據文意改。

養源齋序

大梁李子，王姬五世孫也，少孤，附外氏，陪鼎以炊。既長，襟韻峻發，不可禁制，好爲詩章。掠取風月，據爲己用，華則是矣，實或疑焉。閒掃一室，橫几案，散緗帙，寤寐其中。求名於予，予

以養源目之，且告之故，曰：「子知源之爲貴乎？物之最鉅，宜莫若海，而三王之祭，河實先之，不以此源而彼委故耶？夫五行者，行而不留之謂也。然金木之質，一受其成，有粲繁而胸，有艷□而枯，不能自化，人實化諸。惟水之性，與神爲徒，灑灑汗汗，入有出無，噓呵薰蒸，溼濬太虛。崑崙之穴，脉于天衢，一派萬仞，周行八區，寰瀛雖大，乃鍾其餘。物之有源，不既貴乎？」李子聞之，曰：「水之源則聞命矣，敢問學之源安在？」予推而辭之，曰：「止，子歸而求焉，則吾與子同學。」

《東牟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九。

方子曲肱齋序

銀峰方子一日扣門而問予曰：「我之生也，我先人嘉我，初則取充儒之受氏以命我名。我自束髮念之，求所以勝彼者，未可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惇惇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今且于舊廬之西，別爲宴處，時曲肱而枕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也。有過而抵予者曰：『子之爲道也，固如是乎？彼大賢者饑則具一簞之食，渴則奉一瓢之飲，其心殆未嘗飢渴爲也。飢渴者，夫子之道耳。今子少而文，以文名，長而仕，以仕進。日者乘使軒過閭巷，坐車中自如，嫂婦下機，童稚奔走。人自是賜子矣，何敢望回也！』我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叟以爲何如？」予徐謂之曰：方子無以是爲病也。子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乎，師其態乎？今有人曰：「吾聞塗之人可與爲禹，禹跳而

吾趨，非也，躑吾足而跳之，人孰謂不然？」則稚子皆知笑之矣。子其厲先公所以授子之志，從事于所謂四目，視聽言動非禮弗克。雖舍簞食而大烹，却瓢飲而薦醴，從其所得於外，而內無損焉。子之肱直可也，曲可也，其何異於用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踐之矣，故敢因或人之辭，以爲告子，其許之乎？《東牟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南宋文範》卷四七。

葉子發珠玉集序

予少長江淮，知儀真吳元常爲勝士。宣和甲辰歲，識元常於濠梁，自是歷靖康至紹興，中或離或合，合必相勞苦，慰勉以善行，撫掌道舊故，意無不同。元常習禪學，至欲稍問靜法，即笑而不答，睨予而哂之。予自度學不能造道，辨不能折理，因默不語，置元常於方外，而自處以懵昧退託之地，然後乃愜。後累年，客有言曰，吳元常今爲光禪師，屏居南嶽，不通水火久之。有貴人舊游招禪師，欲叙契闊。既造賓序，典謁者不知爲元常也，狀貌短陋，無須髯，敗衣塵色，疑其有求，不爲通謁。腹飢餒，又不忍去。既見甚懽，主人沃茶鼎，泛語亹亹不絕。日暮始歸，疾索餅飯，寺奴不時供，元常怒叱之，四體〔二〕。元常予畏人也，始者欲外形骸，不立一物，而終以形骸爲累，是又何哉？予嘗得柳子厚書。其初徙江湖也，意欲求山林之樂，忘羈窮之憂。寺之西軒盡得登覽之美，已乃履鐵爐步，游黃溪，自西山入鈇鋸潭，伐翳蔽，取小丘，入袁家橋，渴以石渠石澗爲飲，可以忘憂矣。又窮

而西，得小石潭，至則竹樹環合，寂寥無人，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向使子厚自輔其氣，不失中和，姑取溪石竹箭之觀，以洗塵滓而暢幽情，不爲既適矣乎？必欲遂窮荒虛之境，探巖谷之穴，至淒神寒骨而後已。吾意子厚既歸，嘗引馬氏妓酌酒緩歌，以自慰也。則向之至清者又安在哉？劍川葉子發相見于上饒，其爲人高明辨達，疏眉哆口，宜大用於世者。一日過予，出書軸二，曰：「吾不仕，又絕婚聘。近次第前人禪學，爲《拈古珠玉集》，將鑱其說以行於世。噫！吾病夫塵勞之人，不知洗削外慮，同游於至樂之域，吾之書爲是作也。君其爲我叙之。」予受其書，讀之茫然不知所自，欲綴補傳會透徹，挂名書端以自耀鬻，又懼子發之咤予如元常也。子發又謂予曰：「我於吳門得菴宅焉，一丘曲折，天地奇奧處也。近與人境相接，過者日十數，而莫有顧者。此天以遺我，我將爲巖居而終老焉。」予既高子發之才，惜其且老不見於世，而獨得於至言妙道，邈不可及，而又懼其未止而更求，或反其初而畔其始也。故誦元常、子厚之事以告焉。予少聞幽禪之學，以誠自解，乃可發口，其或不知而強悟，習辨以取高，寄笑以藏術者，謂之戲論，罪在不貸。予不敢自取不貸之罪，故言止於此，惟君幸寬之。《東牟集》卷一三。

〔二〕「四體」下原校云：「案四體上有闕文。」

跋馮子容家藏章聖御書

章聖皇帝《大禮慶成詩》一章，有「忠賢翼贊」之言，乃知賜近臣之與祀事者。文懿公當國，故受其目焉。詩無符璽，意者賡歌之臣皆有別本，篆雲藻簡，其復歸西清與，非小臣所得知也。公之五世孫預襲而藏之百有餘年，罔敢失墜，使後世得以想望當時文物之盛，所貴於故家遺俗者，其在斯乎！至於《雲漢》之章，盈成之象，臣不得而名言也。《東牟集》卷一三。

跋杜仲微隸書出師表

諸葛孔明與杜微終不盡其用，吾意二人各有遺恨。今杜仲微以所精隸法爲諸葛公書《出師表》一通。二杜相去千載，姓名符合，豈精神往來，思報知遇固未泯乎？雖事理冥符，吾不得而知，吾所知者，姜維、黃皓輩縱使子孫尚在，不知出此矣。《東牟集》卷一三。

跋德清沈敏學先君銘

祖遠矣，仁人之心欲其不亡，而九原之骨不可作也，然則奈何？蓋不死其名而已。不死其名有道乎？曰求必傳之手，黼黻其善行，刻之金石，內之壙中，騰其文於四方，如是宜不亡也。今有人焉，以爲未足，取其上世之銘，旦旦誦之。遇當世能言之士，又乞言以申寵之，以展侈其義，執未聞之耳而告之曰：「銘皆實語，與懷金錢輸米得佳傳者異。子其觀於彼人之獲豐艾也。」聞者曰諾，乃已。此其爲不死其祖，不亦過甚矣哉？王子以賢者過之無傷也。其人謂誰？龜溪沈良能，字敏學，一字子卿。《東牟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三八七六

王 洋 一一

策 問 一

問：廊廟之材非一木，帝王之功非一士，然功無不可成之時，時無不可用之士，顧所使如何耳。兵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姑即是四者言之。智可與共圖功也，然有餘於智者，反難獨任；勇所以濟難也，然勇冠三軍者，或一戰可擒。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使貪之術則善矣，然將吏侵牟，幾物故者衆，幾何其不喪師也？謂守臣取材，以防他盜，使愚之術則善矣，然擅掠財用，奪禦遏兵，幾何不同惡相濟也？主上練覈群材，共圖中興，任賢使能，固自有道。至若開閣延賢，當進退之任，齋壇受鉞，專假授之權，爲將相者亦宜茂明斯術也。夫使人人已得其術，則善矣，如其未能，而有問於生，生將何以語之？《東牟集》卷一〇。

策問二

問：恭惟我宋，克肖天德，天以所覆，全畀於我。聖神相承，垂二百年，地大物庶，孽牙其間。邊陲版圖，不充職方之籍者，七年於此矣。主上勵精庶務，宵旰靡遑，恢復之業，視前世倍稱，然而算計見效，未得四五。豈夫服叛去來，自有數邪？抑消長之運，其來必有漸邪？將施設措注之方，尚有可論也？今姑取一二言之。潢池赤子，盜弄干戈，招徠所以安吾民也，然撫御失宜，而覆出爲惡者衆〔一〕。選將命師，分制要路，期以固吾圉也，然勢橫侵侮，而望風奔潰者多。轅下之夫，授以耕戰，保民之道，宜不過是，其如私憤一起，則勦耨可以相殘。有餘則予，不足則取，古今通道，皆出於此，至或取之再三，則民力困於輸斂。日者詔書條下，謀盡群議，因有在庭之對，奈何但謹奉承，蔑聞著見，豈不辜盛意哉？夫時異事變，跡勢不同，然訪古驗今，趣舍則一。敢問今日之遏強敵，如李牧之守邊，與光弼之電擊，誰優？今之弭盜賊，如虞詡之治朝歌，與龔遂之安渤海，孰合？兵民可以寬轉餉，而使井閭無紛爭之憂，厥要何從？藉民力以裕邦財，而使養生無不足之歎，其術安在？舉措之方，宜有良策。諸君學優入仕，固宜兼明世務，以補執事之不聞。幸備言其說，以著於篇，毋略。

《東牟集》卷一〇。

〔二〕覆：疑當作「復」。

策 問 三

問：孔子之後，善學孔子者，曰孟軻氏而止耳。今觀其書，有若不同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至於《易》，彖象而繫之，尤爲著明。而孟子十四篇之書，未嘗有一言及《易》。孔子之教，進則與之，雖互鄉童子有不棄也；至性與天道，自子貢有不可得而聞者。孟子則不然，論形色天性，雖萬章、告子之徒，皆與之往復問難，不少隱焉。夫以《易》爲性命道德之書，不可以言傳歟，而言性何其易也？以性爲人所同稟，可以廣言之歟，則性豈不近於易，而夫子又不以誘人，何也？言至於是，不容無疑，試辨明之。《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四

問：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古有貨幣之法以權百工之低昂，其來非一日也。然而錢幣物價，常相輕重，彼輕則此重，彼重則此輕，一有偏勝，不容無弊。故管夷吾有開闔斂散之法，施之當年，傳之後世，襲而行之，非無成效。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如誅稂莠，不可盡除。豈自然之情，比而同

之，終有不可者歟？老子有言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如是，則在民者固當順其自然，非可以法度加之也。老氏之說，可施於政歟？夷吾之法，可推而行之歟？試明辨之。《東牟集》卷一〇。

策問 五

問：滕文公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他日告諸弟子之言，亦曰人之性善，若其不善，非才之罪也。自孟子之言出，天下無異辭，而人皆知性命之說美矣。至荀卿氏，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嗜慾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性惡，又何問焉？故孟子之後，荀卿氏有異同之論，而學者不容無疑焉。西漢之衰，揚雄氏作，其論性則又有不同者。其言曰人之性善惡混，習其善則爲善人，習其惡則爲惡人。夫孟子、荀、揚皆聖人之徒也。使其同出於聖人之道，抑何相背之戾邪？且性者夫子之所不言，而三子訟言之無少隱，然荀卿又稱問答之語，以爲堯舜有是言也。使堯舜果爲是言，而孟子不知，是不學也，知而背之，惡在其必稱堯舜乎？試辨明之。《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六

問：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未遠，列國之卿大夫，材之相逮者至衆也。大之爲晉楚，小之爲鄭衛，當朝覲聘問之際，其文辭著於傳者，蓋不減先王之盛世焉。然而比權量力，莫能相尚，而功烈如彼其卑，何也？豈其流風餘澤，止如是而已乎？豈有其人而無其時乎？不然，其人才無以相尚，莫能相一也。試論其才之高下，而究其所以然。《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七

問：冠圓冠者知天時，履矩履者知地形，此儒之所貴乎通三才之道者也。請言十有二次合於分野者如何。其備著之，毋略。《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八

問：僖公固魯之賢君也。今考之於《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推本姜嫄、后稷，至於太王、

文、武之功，然後及魯侯之德。其鋪張之美，則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膺戎狄，懲荆舒，至於海邦，淮夷南夷蠻貊，莫不率從。如是，則魯侯之功雖周公不過也。使有是功，則宜大書於《春秋》。今考之經傳，殆無是焉，豈詩人之賦，文勝之過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夫辭志可以意得也，今所稱述皆聖經之有跡者，果可以意逆而遂信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嘗以是爲周公之功，如是則《泮水》果僖公之詩乎？夫《詩》三百篇，皆經孔子之手，學者安得而議，然《春秋》亦聖人作也。不然，傳誦者誤矣。盍試稽諸麟經，按僖公之事而決其疑焉。《東牟集》卷一〇。

策問九

問：《春秋》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至桓公二年，「滕子來朝」。先儒但言時王所黜，而不明其事；及後之說者曰，以滕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如是，則夫子黜之矣。先王之制，子男之地方五十里。而孟子謂滕文公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如是則滕爲子男明矣。《春秋》之時，列國僭等，自侯自伯，固不足據，而夫子所書，必正其爵，未嘗假也。使滕果侯爵乎，安得方五十里以爲國？使其爲子男乎，安得與薛並稱侯爵以假之？先儒但言時王黜之，而不言其事，信乎？若曰服屬於楚而黜之，則陳、鄭、宋、衛之君從楚者衆矣，何不黜也？觀滕文公問孟子之言曰：

「滕小國也，間於二大國之間，事齊乎，事楚乎？」如是則滕之服從於楚，至孟子時尚未定也，謂貶黜於二年之間，其事安在？試夷攷而詳言之。《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一〇

問：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學者之於二《南》，如是其急也，爲二《南》者可不通其說乎？今考之《詩》，其說殆有不同者焉。《關雎》后妃之德也，說者以爲太姒舊矣，而或以爲太任。夫太任一國之妃耳，以一國之妃，爲天子之后，不近於誣歟？若以后妃指太姒，即《鵲巢》之夫人又爲何人耶？《騶虞》，《鵲巢》之應也，而漢儒以《騶虞》爲文王之囿，則所謂《關雎》之應果安在乎？使《騶虞》非《關雎》之應，則《麟趾》之詩爲《鵲巢》之應，又何所取正哉？夫《詩》之爲經，不可不學者也，二《南》之於《詩》，又其急也，而說者不同如此，將安所取正乎？試明言之。《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一一

問：孔子百世之師也，後之學者著書立言，捨孔氏奚自哉？今考其書，則有不同焉。《魯論》載

孔子雅言之叙，其首篇言學，次即爲政，蓋謂從政不可以無學，而學者固將以爲從政之具也。至荀況、揚雄則不然，皆始言學，而以修身次之。夫學即所以修身，而修身者學之謂也，詎可裂爲二乎？修身矣而不施於政，豈將獨善其身而已邪？二子者學聖人而達者也，其立言如此，必有微意。試明言之。《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一二

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儉非聖人之所貴也，若賢於奢則遠矣。《春秋傳》曰「儉，德之共」，老氏之書曰「儉故能廣」。而夫子於麻冕純儉，則從衆。儉者，豈非無悖於道，而聖賢之所同貴者與？及考詩人之刺，乃有不同者焉。僖公儉不中禮，不能及時以禮自娛樂；昭公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皆斥其失而刺之。爲君者而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至於政荒民散，刺之宜也。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儉者之事而已，遽可刺乎？又若朝廷不能灑掃，獨閭人役隸之事不修也，亦可以刺其君乎？且《蟋蟀》之序曰：「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夫使一國之人儉而用禮，而其君又能儉以率之，國之富實可待也，果可以爲刺乎？或曰序《詩》者未必得詩人之意也。序《詩》而不得詩人之意，則聖人之意詎可見乎？以此言之，序《詩》有可疑者矣。《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一三

問：《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既習其書，宜知其說，盍條陳之，以觀所得？《東牟集》卷一〇。

策 問 一四

問：唐季至於五代，文教不優，武烈不斷，所謂教養作成之法皆已掃地，宜其人材衰落，無可稱者。及宋受命，聖聖相授，於今百年，其教養作成之法固已大備，其人材宜百倍曩時。而拗指計數，纔三數人耳。豈衰亂之極，思自奮以投功名之會，而承平之世，無所施設，乃自晦於懦弱之域邪？將人材或不在於教養，抑教養有所未至邪？祖宗環甲冑，掃僭竊，則前後左右，指顧馳騁，皆英偉磊落不世之士。大者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小者猶能提戈斬級，各以智力自效。嗚呼盛哉，近古未有也。先皇帝患之，始闢武學，試以射御，而策之以孫武之書。然所得士尚皆齷齪，亡古名將風，雖至治之世，毋恃此屬。然北有對峙之敵，西有未誅之羌，思患預防，不可忽也。今欲得將帥之士皆如祖宗時，其取之之法、馭之之術，可得聞與？武舉之制、貢試之科，亦有缺而未至與？所謂教養而作成

之，將別有說與？幸併以見告。《東牟集》卷一〇。

策問 一五

問：七十子之徒學於夫子，其得聖人之道，各以其分量之所及，而夫子告之，亦因其材而篤焉。故有見而謂之仁者，有見而謂之智者，有得一體者，有具體而微者，固無得而皆同也。若夫至德要道，獨曾子聞之，故曾子之學一傳而爲子思也，有書作焉；再傳而爲孟氏，宗王之論興焉。是曾子之學，其於聖人，不可謂不得其傳者也。然而從於陳蔡者，自顏、閔以至求、由，並在四科之目，而曾子不與焉。使其發爲文章，豈遽不及於游、夏？率於德行，寧知不逮於冉、閔？而不得與於十子者，並，烏得無其說哉？試考訂而言之。《東牟集》卷一〇。

策問 一六

問：萬物莫不有之者，道也。聖人管道之樞要，六通四闢，無所不極，故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後之學者惟折衷而已耳，心服而已耳，豈復有開其喙者哉？迨至諸子百家，得聖人道之一偏，而不全不粹，故互相排擊，莫能統一。要其所宗，皆出於聖人之道，亦何相爲矛盾之甚歟？昔

者荀卿著書非十二子，自惠施、鄧析，至於子思、孟軻，皆不能免。使十二子皆逆理而傷道則可，使其有合於聖人之道，而荀卿非之，當乎？自孔聖而下，善學夫子者莫如孟子，而孟子猶且不免，則荀卿之論謂之不當可也。揚雄之言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如是，即荀卿於道固爲同門，夫同門之士而相非若此，其說安在？諸君試辨明之。《東牟集》卷一〇。

無盡藏齋記

清江韋子謂其友人王某曰：「吾老矣。顧念少年庭前奏梨栗，少長隨昆弟奏溫清，大昕之朝，鼓篋授業奏聲利；裹我荷服，挈我手板，趨走官長前，奏簿書期會。蓋吾心未嘗一日虛也。日月往來，風昇霧轡，思慮變化，自傷塵勞。乃結茅清江之上，葺先人居，俯仰宇宙，面執空闊，傲睨萬象，有求於吾，吾皆給之。巖扉開闔，烟雲冉衍，如求吾詩，吾以詩律之。幽花研春，秋月耀夜，山長鳥還，沙暖鷺戲，如求吾文，吾以句繪之。愈感愈給，初無留難，不知在彼爲無窮邪，在我爲無窮邪？蓋當是時，省吾心未嘗一日實也。有高人皇甫君，榜吾齋曰『無盡藏』，吾之心有起焉，子以爲何如？」予徐答之曰：「韋子，予與子昔宣和中同壇士也，識子有年數矣。嘗靜法格之，子之貌濟矣，今而果副予是望也。當子之心，事物實之，其識所謂無盡者哉？及中扃虛明，內外蕩澈，愈給愈全，不知所以然而然，既已知其天，又烏證乎虛？」緣韋子一笑，遂書以爲齋記。《東牟集》卷一三。又見

書鄭氏捨田記

親既沒，泛者亡之，思者存之，存之而靡有及也，曰：浮屠道，人心無爲之場，屬念清淨；惟是朝夕飲食之用，或有以動其心，則勝念弗崇。有能具是供供之，俾克專意於道，萬物不干其志，則彼以心香勝念薰導，薦供施者當獲善報。仁人孝子之心固知是言，非若剖劑交別可以市質而券取也，然猶爲之，豈有它哉？以謂與其委吾親而無以爲，佛書有是，而吾之力可以及之，舍焉弗圖，是真委吾親矣。爰有割口分之業以奉其徒者。久之，浮屠人衣食其中，藝治灌沃，化瘠爲腴，闢菑爲良，日以贍給。而施者之家支庶寢遠，或不守先業，視居作之產顧出其下，則恚而矢之曰：「吾之先爲是區區，將燕及吾祖，且大庇我後之人也。今報享之狀冥不可詰，而受施者顯蒙其利，是舛也。宜有以穀我，不然，盍返吾田之爲得也？有不吾與，吾其訟取之。」於是僧俗相拌，起而爲讎，吏持其競，弄而蝕之，經更歲時，不示決奪，至兩蕩其業，訟爲閒田而後已。其視初施之心，豈不遠哉？貴溪鄭氏爲冢舍以守先塋，俾僧宗元泣之，又分田以爲永業。其大人有以文學取科目爲郡大吏者，思微圖遠，懲是物也，乃自言於邑，一書於籍，一驗於符，與宗元盟而歸焉。宗元亦詳審練達，能副其意，書邑符於石而刻之，以示不可瀆者。間爲予道其事，求書其後。予聞而悲之，於心有感焉。噫！若鄭氏之

施、宗元之受，其果能相與崇其勝念而無交梓之患者哉！《東牟集》卷一三。

泗洲院記

常山縣北郭門之外，延緣山麓，僅五六里許，跨溪以石爲梁，北下數步，有浮圖氏之居，邑人號曰石佛寺。訪其所從來，云後唐中有販牛客夜宿溪岸，聞鐃鈸鐘鼓之音。及旦，訊諸父老，此地得無佛僧庵寮處近邪，皆曰無之。次夕，是客復寓舊止，觀沙洲上中夜光燄騰起，立表以識之，率同輩穿土丈餘，得石佛像如泗洲。洗濯置路傍，瞻禮而去。後賈牛獲息倍稱，旋過其地，葺茅設飯供以報。自後邑里禱病即痊，乞男女輒應。至晉天福七年夏大旱，祈雨有感，縣具狀聞州，州上於朝，符下，許建祠宇，額爲泗洲院。即山礱石，造堂殿，請僧住持，從爾顯化一方，祈求響應矣。邑士賢良王公介，少日讀書寺中，每旦詣石像前祈延母壽，仍乞嗣息。繼生四子，兄弟皆以儒學爲時聞人，其叔季仍登巍科，致身侍從，賢良公官爲祠部員外郎，累贈少師。得非盡誠香火，靈應所佑邪？進士徐清臣每念寺宇隘陋，不能安衆，與主僧維良議遷寬敞之所。邑令徐君力贊成之，然患無五百弓之基。會三衢鄉璩君承奉之子進士國華云，家有讎溪之北，沙汀延袤，兩溪圍繞，地勢平正，敢獻以建佛宇。政和辛卯卜新遷祠，維良復念石像重甚，人力不勝舉。夜夢石像告，以坐石破作兩片，去之可也。次日視之，其石果裂，遂棄坐，十夫不力而舉行矣。宣和甲辰，知縣事、朝奉郎郭元祈雨乞嗣屢應，施

俸錢建殿。繼而奉議郎方翱邀慧覺總持大師清秀住持，修築精備，植立功堅。紹興甲子年洪水暴疾，飄蕩一空，特存大殿。寄居貳卿魏公、郎中靳公率衆布金，凡講誦之堂，偃息之室，伊蒲之爨，啓閉之戶，東西夾廡，煥然一新，壯麗而高明矣。進士孫謙亨獨施財駕橋以通往來，歲時士庶游行，有請於石佛僧者，爲利不細。昔唐朝大徹禪師飛錫至洞山明果寺，遺錫溪下，以石函貯之。後有高僧月道者，於九峰翠巖捨身，信士萬餘衆咸集。道者自高峰跳下，神物護持，略無所傷。道者云，大衆共證，豈無異事？募三百餘力發大石得函，啓函獲錫杖，授小師有端，戒令秘藏，勿輕付受。諸方競求，不可得，端一日忽召前往住持僧懷智遺之。會郭宰建殿，因爲石像法具。大徹師得非泗洲後身乎？其符契如此。院當饒、歙往來支逕，而爲開化縣大道，行旅衝衝不絕。今住持清秀應接不倦，得士庶之譽，而戒律甚嚴，遠近信嚮。石佛之居，異時當成方廣大刹矣。余嘗過其居，愛其潔雅。一日造門，以記爲請，因銓次之。《東牟集》卷一三。

劉行簡墨竹贊

瀏游浮翔，君之長也；純直靜默，君之德也；滌炎懷風，君之功也。山澤之臞儒，非君其誰如也？《東牟集》卷一三。

宣首座真贊

宣屢不受請。

請它不去，求它不與。陌上春風，鶯啼燕語。《東牟集》卷一三。

黃龍南和尚真贊

非南非北，非語非默。虎嘯龍吟，雷驚電掣。木落歸根，水清石出。《東牟集》卷一三。

僧畫梅贊

瘦勝肥，狂勝痴。淡可久，色易衰。水邊呈骨，月下橫枝。《永樂大典》卷二八一二。

全宋文卷三八七七

王 洋 一二

楊隱君墓誌

君諱潛，字彥升，其先華陰弘農人。惟楊氏別姓以來，數千載間世爲盛族，迹其逋遷，裔胄所至，皆有異人。雖黃、唐、姚、姒有不及者，大抵重於叔向，貴于赤泉侯，極于漢太尉。今散處郡國，流分派別，有兜鍪而貂蟬者，有儒冠而鼎食者，有窮經論道爲一世宗仰者，有隱居閒處身巖壑而名振天衢者，皆華陰之族，無它楊焉。君世居將樂之瀚溪，蓋別自浦城之族。大王父某、王父某、考某，皆隱德不仕，而其德名著於鄉社者，累葉不同。故直而和，愿而恭，其言也訥，大王父之德也。剛而毅，縱而度，力兼數夫，而毫視萬物者，王父之量也。續二父之志，通古今之學，固窮厲節，不求達聞，則皇考其人焉。君昆弟四人，在皇考爲仲子。天性警悟，自知讀書，初加弁服，名譽赫然。嘗自言：「爲人後者，非名爵相繼之謂，顧不可墜者節也。謂四知之可畏，則故人之金可却矣；辨三

者之不惑，則奕世之澤必厚矣。今華陰之田果安在哉？人田千阡陌，吾田乎清白，彼千阡陌者未百年而易族，吾清白者在千載而不竭。歸乎，歸乎，其蹈吾祖以食清白之田乎！」由是，公於鄉黨則推其餘以施，而人無饑者。蓋其事親則就養無方，而族黨之人無不令於父母者。居喪結倚廬，號泣孺慕，而禽鳥之瑞至焉。初，宣和中方田法行，鄉人盼盼未知所嚮，君爲庾詞語人曰：「五鄙之廬，春糧而趨。隼旟之丘，倍稱是求。平衍而腴，將困于租。銖銖鈞之，等分是圖。」會其法中止，時無知者。後三十年復舉經界，邑人追思公言，有識者解之曰：「五鄙之廬，邑也；春糧而趨，百里也；隼旟之丘，州也；倍稱是求，則百里者二焉。以吾鄉去州邑遠，其地衍沃，將有渫惡氏者委重於此者。當以等級、遠近均之，則當矣。」後果析爲九等，銖銖較之，始得其平，故鄉里推公明哲絕人，非智所及。初，漢太尉凡四子，長曰奉，季曰牧，二族爲尤盛，今秦吳諸族皆本於二祖。惟浦城之族出于秉。以禮經考之，傳于奉者宜爲大宗，傳秉、傳牧者宜爲小宗；而秉嘗爲別族，繼別者百世不遷。故在楊氏世譜，凡奉、牧之後皆宜祖于太尉，而繼秉者祖于家，其叙乃正。今以世譜考之，自食我之禍，子孫逃于華陰山谷。永嘉之亂，占籍上饒。唐上元中劉展陷潤、昇，吳會弗寧，又避地于建安之吳興。王氏據有閩粵，與李氏爲敵國，吳人致討，建安震恐，十一世祖徙居將樂之光明，後自光明復居瀚溪。瀚溪之族派于浦城〔一〕，而浦城之族出於瀚溪。境接長河，其俗獷戾，視法令爲紙上語。君家三世以善道化之，其俗幾變。向使如君者，天假之年，漸致四方長者以德爲池，澆濯其俗，益古其俗可也。重車出門，中道折軸，其爲士者惜之。君以建炎元年歲在丁未終於里第，享年四十有四。越三年九

月，葬于將樂都嶺之原。先一月有雙筍生塋前，不日成竹。物生之異時，士夫歌詠者甚衆，人以爲清德之瑞，且知子孫之慶云。娶馬氏，有二男子：長曰傑，歷任陽山尉，前信州司戶參軍；次曰佐，後君一年而卒。孫四人：如範、如筠，皆舉進士，餘尚幼。方民曹之官于信也，予寓處郡下，與傑從遊相好，一日語予曰：「我先人棄諸孤二十餘年，既克襄事，大懼潛德不顯，埋名地下，願求令辭以表之。」予謝不令，恐無以彰令德者。既歸踰年，遣人具書幣走上饒，求遂前請。予適有事于淮浦，書不克報。是秋，又書來促曰：「碑已具，幸終賜。」乃書以授使者。君之善行甚衆，而獨沈于鄉，後之鄉人其俎豆之與。銘曰：闕文。

《東牟集》卷一四。

〔二〕「瀚溪」二字原無，據文意補。

右朝奉郎王公墓誌

公諱彥隆，字仲禮，世爲江州德安縣敷里人。大王父世規，累贈太師；妣陳氏，贈江國太夫人。王父韶，故任觀文殿學士、正義大夫，贈太師、燕國公，謚襄敏；妣楊氏燕國夫人、劉氏燕國太夫人。考某，故任大理評事，累贈朝請郎；妣李氏，贈宜人。公以季父厚任，補假承務郎，官七遷至朝奉郎，錫五品服。歷任陳州湖城尉，汝州司刑曹掾，熙河蘭會路安撫司幹當公事，丁內艱，不赴。監

無爲軍酒稅，不釐務；河南府永寧縣丞^(二)，移知河南縣事。建炎二年七月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一。德安蓋敷淺原之地。公之先有諱淺者，當唐昭宗時仕至鎮南軍節度、左廂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其後當五季之際，譜牒散落，世家不明。由公而上，可考者七世：曰諱果，曰諱贊，爲七世、六世祖；曰諱明，贈太子少保；曰諱承壽，贈太子少傅；少傅子曰諱世規，即太師公也。自太師以上，皆晦德不仕。太師嘗一舉于有司，不第，遂隱于敷陽山，時人師尊之，作《敷陽山記》，號敷陽先生。嗣子曰韶，即觀文燕國襄敏公也。方熙寧初，神宗臨御，考數圖貢，以爲西戎自寶元以來虔劉邊陲，非茵褥髮櫛無以示遠，而一時將帥，殆無可當一面者，思得異人，任以股肱。於是襄敏公上書闕下，以爲夏人所恃，雜羌餘種，候撫扞衛，埋根藏穴，故能跳踉，使我邊鄙時竦。今若招納大酋，啖以嗜利，不則以兵威之，剪落爪牙，孽種自息。書上，翌日召見，詔乘傳詣邊。不四年大攻克立，開熙河道。後數年，自樞府請老^(三)，連帥洪、鄂，擁旄仗節，旌旗錦繡，充塞故里。由是德化之王爲江左甲族，衣冠之盛，榮耀一時。公自幼植立不群，善行表著，季父奇之，先任以官，及拂纓就任，果能保德振譽，承似先世，益崇其門，君子稱焉。其在湖城也，當關輔咽喉地，逋逃雜沓，朝變夕易。又關市所需，非商旅通行者，榷禁甚嚴，銖稱兩計，積筭倍黥。一日，有挾香盜行者，公歎曰：「吾爲尉吏，求盜是任，奸不可縱，法不可弛，然以銖兩之奸，刑人之膚，非仁聖意也。」顧吏曰：「投之火中，真薰鬻邪？」既焚，曰：「果非也。」縱遣之。自是犯法者益少。陝民歲迎岳神，揭竿而趨，曰神命取某物，則雜然和之，人莫敢較。公適出，見狀，止車而招之，使胥命于神曰：

「神果有求，無敢弗共。」久之，報曰神無求也。攝姦首答而拳之，其黨散走，自是亦無繼者。及在永寧留守，以河南不治，換公爲河南令。河南最，部刺史文章薦之，不果用。秩滿南歸，道由金陵，江南使者一見喜甚，曰：「公携河南之政來，更爲我施百里之惠。」即檄公領饒之浮梁。浮梁固劇邑也，公至，條分派別，簡戢辨捷，復以課聞。時有大寇犯旁邑，居人搶攘，有姦人盜尉以逃，將誘致亡命爲亂。公微伺得之，召父老豪傑，疏其惡謀，乃斬以徇。邑人德之，繪公以祠焉。公天性嚴重，風度凝遠，文詞蒨秀，與人交終身無悔吝。家居不見惰容，然而降接裕大，和氣薰然，故家人忘貧而樂焉。公之卒也，諸孤皆幼，故平生行事往往得之耆舊，然存而在人，有不可掩者焉。夫人臨川晏氏，朝奉大夫諱天常之女，淑德懿行，有聞於鄉。子三人：長曰萬章，今爲右從政郎，房州房陵縣令〔三〕；次曰萬夫，次曰萬裕，咸克修舉，以世其家。紹興辛未，某託寓上饒，公之葬已有年矣。萬裕持潭郡丞雷公之狀，求爲銘以揭于墓。某既考其行事，叙次如此，又繼以銘。銘曰：

彭澤之西，豫章之北。百產之奇，千尋之木。鍾奇孕秀，篤生異人。異人維何，燕公虎臣。洗折戎醜，宣我王靈。丹青傳像，廊廟垂紳。慶流衍迤，乃降厥世。河南政尊，浮梁像偉。公身雖亡，公德未已。敷原之澤，孫孫子子。《東牟集》卷一四。

〔二〕河南府：原作「河寧府」，據《宋史·地理志》一改。

〔三〕請老：原作「諸老」，據文意改。《宋史》卷三二八《王韶傳》：韶爲樞密副使，「數以母老乞歸」，是也。

〔三〕房陵：原作「廣陵」，據《宋史·地理志》一改。

隱士何君墓誌

紹興十五年十二月

豐畜不施，令聞不馳，德昭而夷微，塗其生而匱其死，有人哉！富春樵隱何君名遠，字子楚，本建安人，博士正通中子也。博士諱去非，正通字也。以儒業起家，既中科選，又好談古兵法。爲人廉勁蹕悍，書無所不讀。自墳典、傳訓、繫史、子記，以至天文、地理、陰陽、時數、山川、蟲魚、草木詭異之說，莫不誦曉。眉山蘇公嘗薦之，曰：「伏見何去非文章論議，實有過人，筆勢雄捷，得楚漢間風力。元豐中先帝覽去非廷策，異之，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今出之徐州，乃以左遷。乞除一館職，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由是士知正通者益衆。嘗代侯公說項羽設辭，雜眉山書中，蘇公見之弗拒也。卒於通判滄州，世多惜之。死葬富陽縣韓青谷，以嘗令富陽而民懷之也。君少嗜學，盡得父書。又自以父子世名蘇氏，凡蘇公遺文，刀筆題誌，小辯雜說，巧發弄語，無不收誦，縱橫用之。而不知本家貧，不肯拘局，以謀進取。去來泛泊，率無常棲。晚乃卜築韓青，以保先塋。生所至必得名客勝士，與之定交。觴行辯發，旁采捷出，探度物象，咀其英華，吳中人士翕然好之。先吳有遯叟和靖處士林逋，自逃空曠，詩窮工奇，侵泄太巧。司命者殆憫其生，而除其祿，俾以其饑鳴，故士多病之，鮮道其傳者。獨幽慕之士或儀於丹青，以配前哲，亦不過酌寒泉以爲爵

實，采秋菊以爲加籩。簿正具矣，俎珍鼎肉，菹醢栗脯，不以分也。及好事者慕君不蹈聲祿，即又比貌繪畫，而以君爲似焉。君以長身瘠色，凍肩酸骨，突顴曼顙，星瞳霧竅。且好爲青麻短製，時曳曲竹，謦欬林莽中，步登半峰，以望江潮，不知君者以君何營也。人謂和靖既困，宜傷其生而悔其始，死自投於司命，一爲改圖，以澤其腊乎。今相去數十年，以精神與君，而君又安樂之，吾知和靖不恨矣。大抵君之德清而腴，詩勁而和，比之物倫，松竹類也。古今談者官松而君竹，舉無異辭，即君之名，其可辭乎？爲是而稱隱君，可不可也？紹興乙丑十一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樵居。樵居在博士故塋之前，生居其所，而死瘞于園焉。享年六十有九。凡三娶，二馬氏皆先君卒，其後王氏收君而瘞之。子二人，曰承休，曰承祖。孫一人，女孫一人，尚幼。將終，謂其妻曰：「我既無以遺若，環壁無可易錢充葬費者，可錄我平生翫意具，畫若干卷，硯二，削格、觴佩、雜物若干種，舉送吾所厚某人，取其償以瘞我。無與爭事絞衿衾冒，斂手足形可也。」語畢卧瞑，妻就視絕矣。妻皆如言。卜是年十二月某日，瘞君于所定之穴焉。初，博士爲徐州學官，君尚少，得黃預、魏衍淵源，同升陳先生無己堂，透引句律。其後學成，所與以文雅相引重者甚衆，今概舉數公世所共知者：浚儀趙令時德麟，終安定王；三衢毛滂澤民，終部使者；山陽李仲舒漢臣，終應天少尹；胥山沈晦元用，今爲西清學士；吳興劉一止行簡，爲給事中；陽羨蔣粲宣卿，爲本道安撫使；東牟王伯淮景源，爲臨江守；錢塘關注子東，爲太學博士。此人皆知名當世，其褒拔賞裁，人用聽決，咸欲挽君大之，而終不能也。他胸儒彥士、城郭邑落之秀，願交于君，或拒或予，不可凡目，每歎視君困，借爲清談而已，其命也歟！嗚

呼！君之生清集其身，及其死恨結於友，讀其詩芳傳於世，人謂君此皆自得於我，而天所與，君不與也。寒一握薪，饑一溢米，塵蛙魚釜，僧殘客餘，此天與君者也。其理迷矣，雖有知者不能識也，而況如予者乎！君未卒數月，嘗有書抵予曰：「我見子某文銘某人，而信可傳也。我死亦求君銘而傳我焉。」予讀之以爲漫也，達命者不惡鬼事，是相與爲文酒戲爾，投冗部中，久不省錄。逮君之訃至，錢塘吳諮周朋偶來，過書庋，繙故楮，一取而得之。噫！豈魄兆邪，或者純明亮直，屏決昏翳，而有以前識者邪？是又予所不能知也。姑載其實而銘之，以成其志云。銘曰：

幹堅而折，命舒而掣。道柔而缺，食寂而詩發。噫！來之人兮，毋傷其蔭樾。《東牟集》卷一四。

吳周朋墓誌

君諱諮，字周朋，姓吳氏，世爲錢塘人。故建中諫官師禮之子，廣陵王先生諱令嫡外孫，今尚書郎、信陽守名說之弟也。幼蹕厲挺拔，漸濡父祖訓義，文藝事多不學而能者。不善爲章句學，一試有司，不中，遂棄去。靖康初淵聖嗣位，信陽方持節浙部，遣君奉表闕下，推恩入仕。一詣曹，未受事，徑歸卧里中。會叛卒弄兵，奪囊稍無餘。君既晚走浙東，益自縱意讀書，不悅爲吏事。知舊更强之，不得已，調長沙簿，蓋受命九年矣。秩滿至行在，朝廷知其才，留軍器所爲幹官，而領四方鍛工

幾數千人，改煎攻煉，刮磨洗削。鈞石出入，縱手按之，以十爲一，引手挽之，以百爲千。又其間竄名趨走，多右曹大官，君以綠袍吏嶄嶄其間，毫纖繩治，率以廉約，厲以勤察，曹吏斂手。久之，武庫充牣，器械精巧，朝廷益欲用之，薦君宜改秩者凡十餘章，以法未用也。始務學，尤好字書。以爲東晉以來競貴婉媚，殊失古意。而六書之品有繆書、蟲篆，雖古意，不給趣辦；獨蔡中郎工爲分隸，高不失本意，下可兼習俗。視顏魯公、郭忠恕較量奇耦，以救差舛，而卒不大見，力省工倍，莫如是學。乃潛心漢隸，晝經夜畫，用意至到，神艷奇出。大者徑數尺，動蕩耳目，小者錙銖方略，粲然可悅。會秘書閣成，上幸視，見君所書「石渠」二字，一時從御冠冕、內外貴人併目同說，名聲赫然，竦動一時，皆意君顯用且不久。會有論他事者，因緣及君，免所居官。時嶺南使者求良吏自助，君得漕司幹官。紹興戊辰之冬，君到官幾年矣，蠹者飭，廢者舉，自經略使諸司官交章薦之，而君得疾以卒，是歲十一月也，享年五十一。娶王氏，子二人，長曰琢，幼曰耆老。始，予先君與司諫同游學，相慕用，先君晚得一女愛甚，因君委禽，遂妻之。君之卒也，王氏自番禺扶旅柩，携二兒，將歸葬于臨安。舟至九江，信陽使人止之曰：「我已請于朝，丐予祠官，歸瘞吾弟。吾之孥幸留南康，可相就分杯析勺以待，無遽念他日也。」王氏遵命挽舟復上以需，要不過歲月，卜良日以葬焉。方予自鄱陽郡吏失官，寓上饒境中，與君尤隔闊，書三往不報，竊歎曰：「予之困，亦使韋郎跡疏乎！」幾年，收君寓書曰：「我自去冬得上氣，病憤憤，害作書，縱強勉，恐欹斜，貽知舊憂。今治疾良愈，故相報。」後有人士自南方來，云我觀見周朋於牀下，病實憂人，醫療亡狀，曰良愈，非情語，寬遠

憂耳。又數月有來者，袖銜一書，予意必非他人，勞苦外，就掣取之，果周朋書，封題印識無恙，未暇問他事。少焉，其人蹙而進曰：「我得是書凡六月，道滯留，故不速達，行留嶺下。有自嶺表來，明言周朋死矣，此蓋生前書也。」言未幾而妹以訃至矣。妹之言曰：「前發鄉里時，郎語妹，我傍先塋得善地，度捐財若干得之。」妹心知語類不祥，不忍問，亦不復言。後病侵，遣人私貨，果得之。又病中嘗語妹曰：「我死必求乃兄作刻石語，以表吾志，若其勿忘。」嗚呼！予與君爲近親，又先君之愛婿也，乃揮涕而叙之。銘曰：

才以奮志，藝以厲氣。若奮若厲，終焉莫遂。柱也摘齒，馬也守閭。三千之勞，不捷于蒲。以脫其輿，其命也吁！《東牟集》卷一四。

李夫人墓誌

紹興二十年四月

夫人李氏，諱珏，海州朐山人。曾祖某，贈太子少保；祖某，尚書比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考某，舒州淮寧縣尉。自少傅徙籍楚州，遂爲楚州山陽人。夫人堂昆諱棧，位至尚書右丞，祖以上皆贈官傅、亞保。曾祖妣丁氏、繼王氏、祖妣喬氏，皆郡夫人。淮寧府君少有不群之材，年二十與兄仲將同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文章奇變，辯論踔發，識者期以華顯，然竟不偶以卒，人士傷之。夫人生四年而孤，妣程氏磁湖大族，守志不奪，故夫人不失鞠養，且有訓法。世父官久，寢爲聞人，出入踐歷，

持節數路。其後右丞益貴，一門群從，衣冠相望，爲淮上甲族。夫人方年少，不識艱苦，世父爲擇對，以歸觀察公焉。時觀察公方困殄倦匱，旅食京國，諸李老人或以爲疑，而夫人從之晏如，撫字睦育，族黨無二言，人以爲難。其爲京畿部從事也，通議府君兩碩人殯尚未克葬，獨居憂之。夫人言曰：「吾觀君之憂，未嘗爲身謀，方一出近部，而坐常側席，其有懷邪？」公歎曰：「吾之親委于地垂二十年，今錄吾橐未足以瘞，坐是憂爾。」夫人曰：「其無爲也。吾羸吾服，吾枵吾腹，積而去之，有贏于粟。貞于陽卜，必協豐祿。期年乃遜于野，當如君志。」始往視之，果得郭氏之原，郭人曰：「此吉祥也。予我百金之償，以寧而親，以利而孫子。」公曰：「券安在？」曰：「亡之矣。」公知其僞而不可詰，又歸謀之。夫人曰：「吾固告矣，廢吾之楮袍以適市，無家于餘，帶褊其止。」咸如其言，事悉類舉，於是二十年之寓殯，一朝而復。夫人之明識達義，聞者奇之。噫！向使隱然當男子事，其自著見，豈易既乎？惟女子之德正於閨內，故其可述者如此而已。至其孝於親，睦於黨，以順從夫，以義訓子，人之所難，夫人皆安行之。必復次第比附而後成善，則與夫假託浮行，姑求竊名者，殆無以異，故略而不紀。夫人享年六十有二，終于會稽子傳之官^(一)，實紹興庚午正月甲辰也。初，觀察公旁究異學，間發語道未形事，人不可測。將終，謂夫人曰：「今此吾其殆乎。我歿後六七年，君亦逝矣。善自保，與吾兒力持門戶。」其後夫人之終，相距蓋七年云。傳以其年四月既望，合祔于婺州城北至皮塢之兆。銘曰：

有華于族，有艷其祿，乃脫其轂。惟靖惟嗇，惟勤惟德，終贏其宅。內戒斯飭，古訓是式，

其詔罔極。《東牟集》卷一四。

〔二〕「官」下疑脫「舍」字。

葉信臣墓誌

紹興二十一年九月

紹興丁卯，予寓信之貴溪，取友二人：其一曰鄭君，字季洪；其一曰葉君，字信臣。之兩人者，皆倦于宦游，困辱憊沮，藤書蠹簡，賈用不售。與人言拘畏恆怯，惟恐傷人，而鄉里後進咸畏憚之。辯訟未決，得二公語喻即解；不幸有過，惟恐二翁知之。後數月，季洪衰寒病甚，竟死；信臣亦先如江西，後卒于官。踰年盜發田野，鼓行邑中，一邑爲墟。予聞而傷之，竊求其故，曰：嗟乎！向使一鄉長老皆如季洪、信臣，出入阡陌，以不競之德化之，慕而從者以十爲百，以百爲千，以千爲萬，以成順悌遜避之俗，則兵無所投其刃。雖有惡少年，頑不可革，亦無黨外之助，其荼毒于衆，必不如是酷也。邑之群士聞之，拂然不受，曰：「吾邑推二翁之賢，固也。吾曹豈皆豪誕縱肆，以致憤疾者邪？彼不吾憚，非吾有以取之也，奚獨以爲吾罰？」予笑而謂之曰：「非是之謂也。凡士之里居，與出而蒞官者異。孔子居鄉黨似不能言，豈真不能言哉？子之邑，仕而賢、羨而富者凡幾人？其仕者入必奧，出必佩，色莊而體舒，間從車馬過邑，長吏則平揖而進，與之抗衡，如是故賤者日隔。其羨而

富，則服都而貌澤，困食而從給，歲時酒肉，歌勸鼓侑，鶉衣之客，毛褐不通，如是故貧者自疏。至於特達之賢，則又端重簡肅，好惡絕俗，道古今、養名譽，詩章嘯詠，傳發光采，如是故愚者不知其解。非如二翁，仕矣而態民也，賢矣而志降也，文章之美，學問之富，過人數等，而不自有也。行李道路，遇農而農，遇隸而隸，故澤之入人，如是其力也。我無心兵，彼其兵我乎？凡予之言，非獨偉兩翁之誠也，欲自是賢士大夫幸而里居，無事表暴，略是三病，以保三美，豈惟一鄉，將天下是效。聞者乃悅，而以予之言爲然。嗚呼！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漢儒是以賦王命也，可不勉哉！

信臣諱秉文。大王父翰、王父蔭、考輔，皆隱居不仕。君童稚自知讀書，年十三學爲文，從時先生蔣公游，又讀《禮》，遂精奧義。試有司爲第一，由是知名。後受業國學爲博士弟子，老先生皆能知。已而試於禮部，連戰連屈，乃退閒山中十餘年。紹興五年，朝廷推恩，受一命服，歷吉州龍泉主簿，攝決曹掾，以憂去。久之，調虔州信豐尉。紹興十九年九月丙申卒于信豐，享年六十有七。娶薛氏，有賢操。君游學困而歸，薛夫人事之益畏，故君以謀道自信，而賤謀食者。子男二人，可久、汝舟。孫男七人：南一、南強、南圖、南英、南朋、南仲、南壽。可久、汝舟皆有學業，可久明《春秋》學，爲郡貢舉首，後又與汝舟同試春官，人以君爲有子。至是諸孫皆亹亹服勤，南強、南圖甫十歲，攻大篆，知用筆意，人又謂君有孫。女三人：長嫁進士祝廷祐，次尚幼。孫女三人。將以歲在辛未九月某日，瘞于仙源鄉招賓里小櫪原母夫人毛氏墓之左。薛夫人先君卒十二年，至是遂合葬。方君之卒，有擒賊之勞，州上其狀未報。前期，可久走上饒求銘于予。予昔假守廬陵，君爲龍泉簿，十年故

人也，乃爲之銘。銘曰：

衍其實，含其輝，于何而年數之奇。仁吾櫓，信吾甲，彼趨而厲色則洽。表斯阡，兆斯里，何以介之貽孫子。《東牟集》卷一四。

處士諸葛君墓誌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

君諱仲文，字彥明，信之上饒人，實諸葛氏。自君以上，皆隱德不仕。君少家貧，無以爲養，懼親之憫焉，乃自埋于賈區，與時消息。久之，果致產百金，日營甘脆以奉加豆，大人樂之。君曰：「子於爲養事立矣，利不可究，怨不可府，流志而行，善無取焉。」於是更求字學，習誦詩訓，以洗易其業，鄉里遂稱善人。百年之俗，習益不美，以善進財爲智。君有弟弗事事，人或謂君宜爲無名錢別藏之，無供諸子弟酒色費。君曰：「不可也。然此父母之愛，吾將以志養志，寧瘠我以肥彼，豈瘠彼以肥我耶？」他日，仲求異財，君錄其產無餘藏。仲既得產，破之，君又以所益之財均焉。仲亡婦幼，又從而衣食之，婦以是慚，而鄉鄰服其長者。噫！今人植材自營，懷利相視，兄弟諸父私計潛謀，叔姒伯姊激訐掉罄，其不詈辱而相稽者幾何？而君能化其族以及其黨，以取信于鄉閭，是亦難能也哉！建炎初，郡國戒嚴，軍無見擔，其輸粟餵軍者，事聞，往往報下命官，然富人爭爲蔽匿，莫先應命。君時尚未豐給，獨懷牒詣郡，曰：「某願以私財若干佐縣官費。」吏大驚，問君所欲，君對狀

類卜式，衆益異之。其後盜發旁邑，事起倉猝，君爲倡尤力。君之知義樂施，蓋此類也。至於款地以取甘，成梁以利涉，陶甕去塗以悅行旅，修浮屠老子供而壯其宮，不知其幾何也。享年六十有九。男二人：長俊父，先君卒；次仲方。女一人，適郡人徐晞顏。孫三人，曰良材、良輔、良弼。曾孫男女二人，皆幼。初，良材以其文過予，學有師法，久之，又知其行之不群于庸流也。於予有奉摯之義，故予因良材之請、龔子之狀，而爲君銘之。君以紹興二十一年歲在辛未十一月某日卒于寢，以是年十二月壬午瘞于西禪梵慧院之側，收君者亦良材也。銘曰：

以智爲時，以養爲基，以仁爲寶，以靜爲師。嗚呼後人，尚克似之。《東牟集》卷一四。

劉隱君墓誌

紹興二十二年三月

劉氏有事兄而盡弟者曰協，事父而盡子者曰建。兩人者皆有奇節，既瘞其親矣，又以河南馮預之狀求銘于予。予曰：「子之志則毅矣。然吾聞子之爲葬具也，易禪絁寢衣爲絞衿衾冒，今又不易其度而加費焉。伐它山之石，傭琢磨之工，表而章之，能具乎？」二人曰：「不然，吾之親有志未遂，有才弗試，殆以默死，是既隱其生矣，吾不忍其死也。使吾親託于金石，使後世知有善名。吾雖無田，何以食爲？」予聞其言而悲之，乃爲銘焉。君諱靖共，字子直。大王父某，中儒科，仕至太常博士。王父某，贈承事郎。父某，終通直郎。君之始父名概者，當元豐中名震一時，所謂東明劉先生也。一

門群從，曰炳曰煥，仕徽宗朝至宗伯列卿。君挾門閥，修名譽，學問過人。自游府縣學，至貢於郊學，文譽日廣，貴游子弟皆出君下。然至群試，往往不遂。靖康中事多倉猝，自大臣任事者皆思得奇材以濟國用，故有徒步取侯印者相屬。君素有物譽，群公爭取以爲從事，君亦感所遇爲盡力。如在敦宗院，取鎮江舟濟宗子數十族；崇安嗔噪卒，振廩給之，而戮首禍者，士皆推服。然仕不過初品，推而進之則挽者屈，抑而墮之則彊者勝，是亦命夫！晚居于信之貴溪，優游忘年，以其學訓行諸子，故君之子建、協之子延，皆以少年連試于禮部。貴溪寇火焚邑，又蕩其區，徙于弋陽汭口鎮。踰年卒于寓舍，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也，享年六十有五。急難之苦，協實濟之。子天長即建也，次未名。先娶張氏，故殿中丞淑之孫；再娶趙氏，承宣使仲敵之女。趙氏以二女累君，君擇對嫁遣之，一適敦武郎趙不既，一適建州進士哀濤。君以紹興壬申三月丁酉，葬于汭口鎮新開山之北。銘曰：闕文。

《東牟集》卷一四。

祭程伯禹龍圖文

嗚呼！天生哲人，爲後學師，公稟于天，實允蹈之。名冠多士，位升進途，三十六載，道泰形胸。眷惟前哲，歐、王、蘇公，六十六年，咸以令終。公之反真，亦極如此，豈其名儒，先後同軌？惟我於公，實聊姻婭。津亭一別，音容永謝。不能越境，白馬素巾。寓哀一奠，有愧古人。《東牟集》

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祭楊仁靖知縣文

嗚呼！天之生賢，若將有爲，已而不然，人胡不悲？惟君所秉，柔惠正順。內施于家，外施于政。視人如傷，誠意殫盡。人有七情，君去其六。無好無惡，孰樂孰欲。喜不形於顏揚，怒不存於心曲。惟哀獨存，化爲畏懼，卑恭謙和，行必擇路。上天之報，意其必豐，如何不淑，官止一同？顧惟飄零，嘗托末塵，聞君之訃，志奪氣捐。遙致薄奠，哀情莫宣，魂而有靈，監此誠悃。《東牟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弋陽祝宰文

嗚呼！淳德之茂，天實相之，中道而夭，云誰喪之？廉以厲己，公以仁民，明明上天，云乎不聞〔一〕？勤勞下邑，政成在邇，方謂旌書，敷榮故里。如何不淑，一旒翩翩，白叟黃童，泣涕漣漣。昔我見公，實佐富陽，垂二十年，有此蠹傷。我病且庸，公壯而豐，病庸尚在，豐壯俄空。死生禍福，孰能究之？莫此一觴，文以侑之。《東牟集》卷一四。

〔一〕云乎：疑當作「云胡」。

祭大稷文

天監下土，屢錫豐年。明神格思，實相民事〔一〕。茲率曲禮，時祀敢忘。《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五。

〔二〕《永樂大典》原校云：一本作「天命匪解，屢錫豐年。明神格思，與我良耜」。

祭后稷氏文

肇降播種〔一〕，服勤于農。王化開基，百世是祀。歲舉彝典，以昭獻誠。《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五。

〔二〕《永樂大典》原校：一本作「誕降嘉種」。

己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 一

禍生不虞，猖狂羯胡。妖瀆神都，幅裂中區。文軌未同，一星已終。天誘其衷，革心犬戎。使幣

肅將，議和交相。河南職方，歸我侵疆。天子聖明，發于至誠。澤霈寰瀛，幽顯蒙榮。神德之聰，血食無窮。明命肅恭，惟其感通。《永樂大典》卷二九五—。

己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 二

國家以火運中微，胡塵暗于華夏，中原數百州之地，淪沒羶腥。迺者上天悔禍，而虜使議和。河南綿地數千里，復歸版籍。天子布惟新之澤，大霈遐邇。凡神之德及民彝位列祀典者，咸得以薦享之。是用肅奉命，神其格思。《永樂大典》卷二九五—。

己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 三

夷狄腥羶之氣，薰蒸上都，天亦厭之。俾胡人有休兵議和之約，以幸黎庶。天子惻然肆赦，蕩滌區內。凡群望百靈，皆預嘉澤。惟神昭著祀典，血食一方，敢不爲薦也！是用肅奉王命，神宜鑑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

南康鼓樓上梁文

官府昇平，重見規模之整頓；譙樓鼎建，共聞更點之分明。事係觀瞻，人胥鼓舞。睠惟南埜小邑，實據西江上流，衣冠文物之名區，財賦舟車之都會。四衛川麓，湧爲翠浪，流作玉虹；萬戶農桑，翻盡黃雲，縑成白雪。地靈所屬，人傑尤多。詩書接周濂溪、張橫渠道學之源流，人物經蘇翰林、陸學士名公之題品。九經堂有鳳毛九子，簪纓代代流芳；八桂樹應鸚薦八人，旗鈴舉舉奏捷。崧降袞衣之上相，臚傳金榜之亞魁。較以他邦，盛哉茲邑。況馭宇據浮龜之勢，而鼓樓真氣象之雄。奈鄰凶妄肆鴟張，致舊觀轉爲烏有。物無終晦，有廢則有興；時既再來，不容於不舉。翕若衆工之集，依然百尺之高。吏民觀聽之如初，詔令頒宣之有地。歷歷山城更漏永，敢侈萍鄉是好官員；沈沈村落鼓桴息，要使洛陽全無寇盜。虹梁上舉，燕賀前陳。

上梁東，獨秀峰前杲日紅。江谷窮陰皆鑠退，蒼生盡在照臨中。

上梁西，西山一塔與雲齊。頂頭誰挽天河水，盡洗兵塵無點飛。

上梁南，章江之水碧於藍。太守一從今去後，朝天願早入台三。

上梁北，九日山墟寄佳跡。百年之運一番新，此後豈無公袞出。

上梁上，頭邊聽得天鷄唱。諸賢攀桂不須梯，此去蟾宮無幾丈。

上梁下，萬頃桑麻夾禾稼。十朝一雨五日風，歲歲豐登樂閒暇。

伏願上梁之後，朝清道泰，時和歲豐。公庭惟一日兩衙，鄰境無四郊多壘。日長漏永，千室鳴絃；夜靜更明，五鄉奠枕。水火盜賊之無作，士農工商之相安。歡聲所在一同，好事於今胥至。一琴對一鶴，不妨旁人笑馬骨之高；雙劍夾雙魚，且爲此邦應龍圖之識。時熙帝載，敬亮天工。同治《南

康縣志》卷九，同治十年刊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八七八

江 躋

江躋，字元壽，衢州常山（今浙江常山）人，一云開化（今浙江開化）人。舉進士。建炎四年，以朝散郎除監察御史。紹興元年，爲吏部員外郎，守右司員外郎，轉殿中侍御史。二年七月，遷侍御史。時呂頤浩當朝，引朱勝非爲助，躋上疏極論勝非不可用，遂罷御史，以朝請郎出判漳州。四年，趙鼎薦之，以守司農少卿召，未及用而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四、四五、五〇、五六、五七，八三及《宋元學案補遺》卷六。

劾吳懋獻羨餘奏

紹興二年二月

臣聞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人主府庫也。自古言利之臣，初非天降地出，不過椎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唐德宗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載在史冊，爲世所譏，蓋不可不戒也。陛下盛德日新，躬履節儉，不殖貨利，有如成湯，

臣子所宜奉承德意。近日乃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五萬緡。州郡有餘，朝廷自當移用，豈待進獻，以爲己能？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示天下！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爲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一吳懋固不足道也。欲望陛下斥還懋所獻錢，仍加黜罰，少寬四方民力，且爲後來貪競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一一，《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四，《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一〇。

乞罷翟慶賀仲堪且限州縣添差員額奏

紹興二年七月

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雖以李光之賢，亦且爲此。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令，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臣未知其可也。今州縣添差之官，以祖宗之舊額較之，殆三四倍，生民安得不重困！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不已者。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六。

言福建路海船事宜奏

紹興二年八月

福建路海船，頻年召募把隘，多有損壞，又拘靡歲月，不得商販。緣此民家以有船爲累，或低價

出賣與官戶，或往海外不還，甚者至自沉毀，急可憫念。乞令本路沿海州縣，籍定海船自面闊一丈二尺以上，不拘隻數，每縣各分三番應募把隘，分管三年，周而復始。過當把隘年分，不得出他路商販。使有船人戶三年之間得二年逐便經紀，不失本業，公私俱濟。其當番年分，輒出他路及往海外不肯歸回之人，重坐其罪，仍沒船入官。如本州縣綱運，即輪差不及一丈二尺海船。其係籍把隘船戶，本州縣綱并不得差使。《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一三（第六冊第五六六三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釋智清

智清，南宋初僧人。

滿公大師幢記

法師諱義滿，字謙叔，俗姓郭，本邑雲藏人。父母舍送小相里靈巖院，禮僧道寧爲師。治平四年所試經業合格，十九落髮，二十具戒。哲宗興隆節，內降紫衣。靖康二年十月初九日，無疾而滅。

《汾陽縣金石類編》卷三，民國二十四年石印本。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三二二。（王曉波校點）

釋善琦

善琦，高宗時僧人，住永州澹巖寺。

澹巖詩跋

提刑學士一日同文發先輩來遊澹巖，且不預知，忽爾輦鑣入寺。善琦驚而復謝：「不獲出山遠迎台旆。」學士曰：「訓狐不相報。」善琦則對「公行不動塵」云云。公乃笑。迺歷觀巖穴，頗聽妙語琅琅，清風習習，其德可稱，如周茂叔。越二日，詣城謝公於行衙，伏承佳篇見惠。一覽，使人神怡氣逸。礪石刻之，與山谷黃公同傳其盛美。建炎中春望日，住巖賜紫善琦謹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光緒《零陵縣志》一四。（王曉波校點）

趙令衿

趙令衿（？——一二五八），字表之，號超然居士，宗室。博學能文，中大觀二年舍選。靖康初爲軍械

少監，言事忤旨，奪官。紹興七年以都官員外郎召。張浚罷，請對留浚，復罷。除德安府通判，遷知泉州。忤秦檜，以誣賊私下獄，又論謗訕不遜，追一官勒停，檜死復爵。二十六年，授明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二十八年卒。見《玫瑰集》卷五六《清芬堂記》，《鷄肋編》卷下，《宋史》卷二四四有傳。

敕謚宏智禪師後錄序

天童覺和尚，河東隰州人。俗姓李氏，其祖父久參佛陀禪師，時號李行者。母夢梵僧與一隨球環，覺而有娠。誕生禪師夜，屋發光，比鄰皆驚。及師長成，左臂腕上有肉痕，若隨球相，不欲示人，而間有見者。師自童稚喜佛典，天性機敏，自達宗理。每白父母再四，方從其志。十五歲祝髮，受具足戒。十九始行脚，徧參諸方，在處爲衆推重。後見丹霞淳和尚，不數載，機警相投，大明曹洞宗旨。二十四歲遷入書司。又值淳和尚住大洪山，令其立僧。淳和尚遷化，真歇禪師住長蘆，虛首座席以待之。此皆僕昔在廬山侯溪上塔閒居之時，親睹是事。禪師初來，首與貧菴傳道者照闡提、雲居高菴、秀峰祥叉手，皆一時宗匠，共爲莫逆之交。僕一日凌晨乘月作別于山下，有偈云：「與君携手下山隅，霜滿平川月滿廬。珍重之人善行李，小橋流水不相辜。」師甚肯之。自後聲價愈高，道義益盛。泗洲普照虛席甚久，始爲向薌林用諸禪所舉，乃爲出世。次爲先兄置制開法圓通。真歇退長蘆，師繼其後。建炎間兵火犯境，師避地浙東四明，將訪真歇于寶陀山，州府敦請爲天童主人，師堅辭不

就。後爲雲水肩至法座而受之。人情嚮合，禪林增光，馨香大佈。紹興九年被旨移錫靈隱，未兩月獲旨再住天童。三十年間，道俗欽仰。傳法之外，院宇一新。王公大人樂與之遊，衲子奔轅如水就下，常滿一千二百衆。紹興二十六年，育王缺人，師舉妙喜佛日禪師主之，親爲勸請文。妙喜住育王，城府開堂，師舉上首，白椎傾倒，劇談闊論，執其手云：「吾二人皆老大，惟吾二人你唱我和，我歌你拍，苟一旦有先溘然〔二〕，則存者爲主其事。」後圓寂，留頌遺余，以示永訣，而妙喜竟爲主喪，不渝盟也。真可謂「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于二公見之矣。今越帥舍弟深亦推重，延入府庭，問道旬日，十月十七日始還山。次日午飯，對客從容，談笑自若，索湯沐浴，易衣。需紙，揮染育王書，囑以後事，及書偈告衆。末後一著，光明四布，歎未曾有。居生之日，語錄、偈頌、言句，一一不遺。師于常所用扇，惟書「菩提」二字，甚不凡也。延平慕南上人負平日法義，求序于余。余曰：「更請佛日大禪老爲末後句，始得功案大備。此老不動聲氣，拈佛祖命脉，以接雲水。上人當更問不涉廉纖語，如何話會佛。慣得其便，上人恐未免竹篋也。急著眼，減一半參。」紹興戊寅四月初吉，皇叔慶遠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安定郡王趙令衿序。《天童寺志》卷八，康熙刻本。又見民國《鄞縣通志·文獻志》。

〔二〕溘然：原作「瞋狀」，據《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二《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改。

姜秦二公祠記

泉爲郡界閩海之陬，唐都長安距泉五千餘里，聞人勝士罕有至者。貞元末，丞相姜公輔以直諫迂旨，始謫爲泉州別駕。先時，隱君秦系居南安九日山，晦影收光，不事誇耀，姜從之游。姜既卒，秦爲葬山下。姜常料朱泚必叛，張鎰必敗，遂相帝以濟奉天之難。秦以詩名，權德輿曾云：「劉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秦用偏師攻之。」二公皆唐偉人，名在簡策，邦人景慕之若山斗焉。姜之墳號曰「姜相峰」，秦之故居榜曰「秦君亭」，而又命其山之巔爲高士峰，以示後人，使仰其高躅而不忘也。令衿假守茲土，初見吏民，時訪遺跡。幕有鄭丙者，博學能文，飾以吏事，因爲之言：「今亭墳俱存，而祠獨闕焉，非懷古尚賢之意。」於是悠然慨嘆，亟作堂宇于延福寺之東以奉祀事，俾來者永其香火而不墜。且爲之銘，庶幾百世之下聞者竦躍而興起也。銘曰：

鱗攬神龍，蹇蹇匪躬，姜相之忠。塵視公卿，惟義是榮，秦君之清。懷哉二魂，作□九原，

英風如存。民國《南安縣志》卷四六，民國泉州鉛印本。（以上劉文剛校點）

王文昌

王文昌，欽宗時人。靖康二年被圍于汴，嘗致書遍告在京貴戚官吏士庶。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四。又有王文昌，徐州豐縣（今江蘇豐縣）人，宣和間撰《高皇廟記》，見光緒《豐縣志》。未知是否同一人，今姑將此文并錄於此。

告在京貴戚官吏士庶書

靖康二年正月

今天子蒙塵於野，亦爲金銀表段不敷數目，使金國藉口。公等爲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盡納於官。況金國攻破京城，幸其歛兵不下，當時若使縱兵大掠，則子女玉帛皆爲所有。加之困在圍城，以糧米爲命，而金銀表段不能食。若使遷延歲月，使城門不開，雖欲售之，亦無所用。今公等猶守既破之城，惜已棄之物，又何愚昧之甚！又況平日所爲貴戚者，素無殊勳，止緣寵幸，世襲封爵。爲官吏者亦有無材術，濫叨祿俸，倚官營私，恣行剋剥。爲百姓者欺罔嗜利，競較錐刀，以取豐富。反使賢能有在下之歎，善良受飢寒之苦。此天假金人取之，若不反自痛責，由貴及賤，各出所有，以已率衆，大謝上天變咎，尚循故態，徒爲文具，萬一金國發怒，悔之何及！蓋聞智者先事而慮，願公

等上念君父數見勞苦於外，而下全爾家屬之命，轉禍爲福，輕財惜生，無自取戮。況今朝廷見行推賞，又許事定開門，各償價值，公等亦不失利，何苦冒法而不將出耶？果盡數赴官，更無隱匿，至未敷數，文昌却願以一身詣金國軍前，以實告。萬一不從，文昌當爲公等論列利害，雖鼎鑊不辭。望公等聽之無忽。《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四。

高皇廟記〔二〕

漢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劍有天下，世祖光武出應圖讖，起南陽之師，遂復帝業，皆撥亂之主也。用能開基西京，延祚四百年，二十有四君，推本而言，皆豐人也。豐有五代所建漢廟，殿分前後，規模精完，邑人因之，以至於今。後殿神位，趙隱、魯元之類，且猶立像，而帝自孝、惠以降，訖於東漢，一無所見。雖當時設意鄙近，亦豐人之闕典也。豐人奉漢祠甚嚴，每以注意，久之未決。淄川韓侯博雅好古，宣和辛丑出宰豐邑，祇謁漢廟，睹後殿摧壞，慨然憫之。視事未幾，有重修殿宇、尊奉神像之言，與邑人之意合焉。衆聞而謀曰：「昔太上皇在關中，嘗以豐爲念。高帝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其後聖子神孫，相繼而立，安知不歸附其先於是祠哉？詎愬然不爲崇奉之計，成夙昔之志，以享神之福耶？」於是將仕郎王之才筮日鳩工，鼎新革故，土木增麗，而殿亦告成。以九月三日奉安神坐，則遷舊像五位於前殿，而加彩繪焉。後殿則以太上皇、昭靈夫人居中，而列聖環置于四傍。有以

武功創業者，有以文德守成者，衣冠嚴整，穆穆雍雍，使人望之肅然矣。神之聯位也，二十四君如處乎一家；人之瞻仰也，四百餘年如睹乎一日。歲時賽禱，則休祥嘉瑞將駢集響應，以福我豐人矣。鏤石而揭之，用以告後人。時宣和三年十月二日。光緒《豐縣志》卷一二，光緒二十年刻本。又見正統《彭城志》卷一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彭城志》題作：「重修漢廟後殿奉安列聖記。」

蘇 符

蘇符（一〇八七——一一五六），字仲虎，邁子，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以遺恩授假將仕郎，調隨州司刑漕事，丞黎州确山縣，爲秦鳳路經略安撫司幹辦公事。建炎初擢國子監丞，尋知蜀州。紹興初移夔州路提點刑獄。五年賜進士出身，除司勳員外郎。七年監修《哲宗實錄》。八年試太常少卿、起居郎。九年試給事中，拜禮部侍郎。十年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十三年知遂寧府。二十五年進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崇道觀。二十六年卒，年七十。見蘇山所撰《蘇符行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一五、九四、一〇七、一一八、一一九、一六八、一六九、一七二、一七五，《宋史翼》卷四。

乞於行在設神御位行四孟朝獻奏

紹興八年三月

景靈宮神御見在温州，將來四孟朝獻，乞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八。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四頁。

乞於聞哀日置道場祭徽宗顯肅皇后奏

紹興八年四月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聞諱日，乞權於聞哀日依祖宗忌辰禮例，建置道場行香。《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九。

乞來年舉行祫饗禮奏

紹興八年四月

國朝依《禮經》三歲一祫。今年合行祫饗之禮。檢會郊廟奉祀禮文，該載熙寧元年祫饗在諒陰不行〔一〕，至二年服除行之。本寺契勘熙寧元年係在英宗皇帝諒陰之內，不行祫饗之禮。緣今見係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顯肅皇后諒陰內，其今年當舉祫饗。欲依前項故事，候來年除服畢，於孟冬月擇

日舉行，庶合禮意。《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三九頁。（以上尹波校點）。

〔二〕熙：原作「禧」，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三八七九

江 邈

江邈（？——一二四八），嚴州建德（今浙江建德東北）人。紹興中通判鄂州，入爲宗正丞，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十三年，權吏部侍郎，同年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紹興十八年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四、一四六、一四八、一五〇、一五八等。

乞征用軍兵等迎護神御以恤民力奏

紹興十年八月

伏蒙聖慈不以臣才力駑蹇，委之奉迎列聖帝后神御凡四十位，所歷谿山湍險之處，不容少有疏虞，其爲任責，不敢謂輕。政賴所經州縣官吏叶心迎護，庶獲善達。竊慮所至不知體此，所宜戒約人將來既依主管所申，合自陸路回歸，所用捧舉腰輿之人，其數不少。緣所經內係嚴、婺、處州路分，今歲經夏小歉，□麥不至甚稔，農民所宜優卹，若更起人科，後必至騷擾。惟宜盡用逐州禁軍、廂軍，并內外諸縣鎮□土軍及應干白直人兵擎捧，逐州交替役使。乞出自宸衷，嚴降約束。所貴州縣官

吏及一行擁護之人，皆知嚴恭畏懼，而一方民戶無所繹騷。《中興禮書》卷一〇五。

文莊集序

紹興十年正月

有宋文莊夏公，挺生于祖宗朝，其文溫厚謹嚴，發乎性情，而動有典則。如文靖李公、文正王公之在朝，一時化之，風聲氣俗，訖無叔季澆漓之習。其間琢句警聯，嘉言讜議，膾炙人口，至今不絕。而尤工于表章制誥，雖使琳、瑀、常、楊復生，未易遽出其右。信矣，文章之與時俱高也！邈游學時，得公牋表一通于都市，固已玩之有日，常恨未睹其全。比倅江夏，遇湖北漕使，直閣公之宗支也，適兼郡印，蓋嘗從容語及，遂蒙出其家藏凡百卷以示。因付鏤工，以廣其傳。工既告畢，于是屬邈序之。邈常竊笑文人之裔，秘其家集爲私淑之計，一遭變故，已亦不能有之，或覆見有于人，甚者灰于劫火，靡有孑遺，卒之其先無傳焉。使聞茲舉，顏其厚矣。迺不辭而僭書之。紹興庚申上巳，左奉議郎、權通判鄂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江邈謹序。《文莊集》卷首。（以上刁忠民校點）

鄭 驥

鄭驥（？——一二二七），字潛翁，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人。元符三年進士。歷知溧陽縣，通判岢

嵐軍，改慶陽府，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建炎元年，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金人陷城，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威愍。《宋史》卷四四八《忠義傳》三有傳，又見《興地紀勝》卷二一。

知同州謝表

關陝六七任，不掛權臣之誤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興地紀勝》卷二一。

乞駐蹕長安奏

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宋史》卷四四八《鄭驤傳》。（以上

王曉波校點）

江少虞

江少虞，字虞仲，衢州常山（今浙江常山）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天台學官。紹興中歷廣州通判，

知建、饒、吉、袁等州，所至有政績。嘗摘諸史雜記，編爲《皇朝事實類苑》六十三卷（存），又有雜著、經說、奏議百餘卷。見《萬姓統譜》卷三，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七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二。

皇宋事實類苑序

紹興十五年五月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於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疏略，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已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籍籍，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哀掇，有所未盡；況軼於他說者，歷年浸久，疏舛殘餘，不少概見，則史失其傳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豈勝計耶！我宋肇興，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平憲物容典，踵治古而增華，未有緝熙炳煥可考如今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覈萬代，然而秘省邃嚴，非外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縉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日命世巨公名卿，老師宿儒，以其所接於耳目，可以警憲于世者，筆之載錄傳紀，無慮數十家。常惜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牴牾者，自餘據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爲一書，名曰《皇宋事實類苑》。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勳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夷狄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爲二十八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遠覽，而太平逸遺

之美，整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庶幾乎尚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樂道也。深媿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每門之末，不敢斷意訖詞，篇篇存之，將有望於後之君子云。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謹序。《宋朝事實類苑》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排印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五，《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詠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皇宋事實類苑後序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

少虞自幼喜雜覽，家居摘諸史雜記關於風化者，纂成此篇，題曰《皇宋事實類苑》。始於本朝祖宗聖訓，終於風土雜志，總六十三卷。少虞不敏，何敢爲著述，但傳舊而已。考之歲月，越十四寒暑，更俟博洽君子訂焉。紹興戊寅九月日，江少虞志。《宋朝事實類苑》卷末。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五，《詠宋樓藏書志》卷五八。（以上刁忠民校點）

趙叔近

趙叔近，宋宗室。建炎元年知秀州。招撫杭州亂卒陳通，差權兩浙提刑。王淵誣以通賊，奪職拘於州，後諷其部曲張俊殺之。紹興九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贈集英殿修撰。《宋史》卷二四七有傳。

招安叛卒乞降告身書填奏

建炎元年十一月

杭卒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不時支賞，遂致紛爭。今已就招，請官其徒二百二十人，自修武郎至校尉，乞降告身書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劉文剛校點）

李猷

李猷，字嘉仲，一字獻夫或獻父，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陳東之友。建炎初陳東爲黃潛善等所害，猷贖其屍歸葬。見《宋史翼》卷三三，《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五。

贖陳少陽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歿于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二〕。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叙問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爲我圖之。」猷曰：「大學士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

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爲我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太子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爲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蒼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方就卜公。日者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卵之人，自得罪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於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於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隱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徒，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知信，乃言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舁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舁兩官人，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

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癰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耶，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而如生，合而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乃賁出半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尚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即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群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輒秘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采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五，明刻本。又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七，光緒《丹陽縣志》卷三二。（向以鮮校點）

〔二〕南郡：疑當作「南都」。時宋高宗新即位于南京（今商丘）。

楊 誨

楊誨，蜀人，太學生。靖康間上書反對割地，有聲于時。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六及《宋蜀文輯存作者考》。

上欽宗論割地書

靖康元年二月十一日

二月十一日，太學生楊誨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夷狄犯京師，掠近輔，殘馘夏人，以騁其欲，雖漢唐全盛之際，容或有之。漢文帝之十四年，匈奴候騎至雍甘泉。而唐太宗貞觀之初，突厥埽地入寇，抵於渭上。當此時，二虜承父兄餘資，兵銳馬多，傲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故能一舉而騎甲漫衍帝都，其勢可謂盛矣。然竊考文帝、太宗所以制禦二虜之術甚優游暇豫者，此其故何耶？蓋漢唐當天下無事時，廟堂之上君畫臣謀，能以戎務爲急。一旦事起倉卒，而吾先有以處之。語其大要，不過詭而禮之，使虜志寢驕而已。志意寢驕而務遠略，忽近慮，士卒疲弊，而畜產耗亡，取死之道也。天子於此興問罪之師，誰敢屈強頡頏作氣勢如曩時邪？漢唐所以鞭笞四夷，其大計不出乎此。臣竊惟道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二十六年，承祖宗積累之厚，天下無事，咸順指令，大臣於此時不能思艱難，致勤苦，務柔聲婉顏以狐媚聖上，此漢唐計策不復聞，故金人得以乘中國之覺

也。夫夷狄乘中國之釁，豈自古帝王之時無其事耶？守禦之方，羈縻之術，征討誅伐之法，簡編具存，宜縉紳大夫平昔所稔聞而厭道之，柰何朝廷大臣遇前日猖獗之變，圍視共計，率不得其要領？上皇出狩，宗廟震驚，此皆失於不素練之罪也。陛下嗣登寶位，矜憫元元，不謀於庭，首發講和之詔，仆械卷銛，以厚利啗之。臣初聞命，以謂陛下此舉特以驕夷虜跋扈之志，紆畿甸攻掠之危，至於經略施爲，發自天衷，非愚賤所得而臆度。而旬日之際，道路所傳，臣竊惑之。臣聞陛下自金人之來，既賚以金帛，又許以歲幣，今且遣使割地以賂之。夫金帛歲幣已不足惜，柰何割祖宗之地以賂遺夷狄乎？夫割地以賂夷狄，雖漢唐之陋，猶不忍爲，孰謂陛下神聖英武而肯爲此？且中國與夷狄議和，不聞於三代，而特起於漢唐。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所以待匈奴、突厥者勤矣。備幣以歲獻則不失於傷財，降尊以和親則不恤於損威；然終不肯以尺寸之地輕予之者，二帝之意豈不曰土地人民國之根本，不可輕以授人乎？臣不知今日割地之謀，誰爲陛下籌之也。臣草茅賤士，無由預朝廷末議，事之利害皆不可得而詳定，獨不識陛下今日所割之地其三關耶？臣聞昔周世宗下三關瀛漠，皆異代事，戎人不得以爲辭。又況自祖宗以來二百餘年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所以爲之限制者甚備，今一割之，是失限制也。不識陛下今割之地其四鎮耶？臣聞太原、中山其地嚴重，可以扼虜咽喉，自祖宗以來，精兵重卒悉屯駐於此。今若割之，是失形勢也。夫以限制形勢之地遺夷狄，其不猶倒持太阿，授人以鐔乎？然陛下必毅然爲之而不顧者，臣知其意矣，豈非憚於用兵邪？臣聞兵雖凶器，戰雖危事，然而自古神聖之君所以立卓絕之迹者，未嘗不由於用兵。向者金人之來起於意表，陛下以其乘我

不虞，又諸道兵未會，不戰宜矣；以其近於禁城，宗廟社稷，不可不憂，不戰宜矣。今賊兵既歸，師老械弊；又其來也，必嘯聚數國之師，禽獸之心，見利而忘義，烏合而易散，既磨之以歲月，安知不自相背叛耶？陛下宜於此時，馳一介之命，喻諸鎮之兵，因其交地之際，啓發豐端，電掃風除，以破其衆。將見腥膻之徒獸奔而瓦解矣。必欲守區區之信，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且陛下亦知割地有三不便乎？今既割地以與金人，則中都迫於北邊，陛下必不免遷都矣。方今洛陽、長安近於敵國，不可都；江左、西蜀偏方下國，不可都。就令今日夷狄熾盛，國勢危弱，用事之臣計無所出，不過勸陛下都襄、鄧州。夷漫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關〔一〕，其南菊潭環居而流屬於漢〔二〕，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連絡〔三〕，昔人號爲形勢之地、沃野之墟，疑若可都矣。然昔唐高祖遣宇文士及按行，秦王力諫，以爲不足用；至昭宗時，朱朴上議以爲建都之極選〔四〕，疏入不報，豈非有所不便故邪？況京師自祖宗以來繕治非一日，宮闕神麗，局務府藏，里閭市肆，極侈而豐。借使陛下一徙都，必且鑑前弊，惜民力，因陋就寡，爲一切因循之制，將何以貽厥孫謀，昭示四方邪？臣以爲一不便者，此也。今既割地與金人，則胡夷歲驕，華夏日蹙，臣恐北虜吞噬邊甿，不止今日。陛下何不以往事而驗之？昔唐寶應二年，吐谷渾、党項領兵二十萬來略武功，留於京師凡十五日。太和三年，南蠻率衆掩劫戎、嵩三州，陷之，止于西都者十日。當此時，天子務爲姑息，以紓一時之急，不發兵以窮討，使牧馬牽牛之隸，有輕中國心。自此以來，揚塵鳴鏑，突我疆場，曾無甯歲。臣嘗讀書至此，雖憤醜虜不庭，然亦未嘗不恨中國有以誘之也。今吐番、南蠻略我郊甸，解鞍緩帶至於旬日，目悅燕趙之色，口

厭甘美之味，文綺佳紈，又皆如意。夫纖麗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又況黠虜已習知吾山川要害也？臣謂今朝廷不怖金人以兵，則背脅癰疽之患成，殆恐其來不已，唐室之患且復見於今日。此臣以爲二不便者，此也。今議者但以慶曆之初仁宗與虜通好，自後契丹不敢擁兵窺中原，當慎首初，以遏邊萌之禍，且示大信於邊人。臣謂渭水之盟，杜如晦實敗之；而平原之盟，李晟亦不肯信。已而可汗就質，普贊背叛。夫如晦、晟非曉術數者也，然而遇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誠以胡性翻覆不情，故不信之也。臣謂北虜所以不敗慶曆之盟者，特以仁宗之初有以結其心耳。夫本朝自仁宗以來，朝廷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四海所環，無一州無兵者。當此時，契丹何由而跳梁邊陲邪？況祖宗故事，奉之如驕子，不敢觸其意，彼雖冥頑，何以啓其釁？向使天祚不失道，人畜猶盛強，遷延寢息抵於今日，睹前朝政事之因革，知中國士馬之豐耗，臣謂北虜敗仁宗之盟也已在於數年前，陛下能保其不控銳抗戈，以覘候風雲乎？能保其不敝攘以邀丐厚利乎？然則明誓於北虜果何有哉！此臣所以爲三不便者，此也。夫去所不便，而行所甚利，唯聖人能之。伏願陛下順天人心，發英偉之志，因醜虜之暴，出湯武之師，伺其過河交地之際，不固執前盟，先發其釁，示以必戰。天道佑善，必克清大憝，以爲子孫無窮之基。凡今縉紳士大夫，但揣陛下之意，厭於用兵，必曰：「本朝自太上皇以來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治安，未嘗練卒蒐騎，又廟堂之上，卒未有應變之臣，是勢未可以戰。」臣獨以爲不然。臣聞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顧人君所用如何爾。昔藝祖好武功，則勇猛之士出而爲用兵；太宗好奇謀，則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以今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少濡沐之，將見朝

廷之上，不獨李綱、种師道輩可稱述也。雖然，今將相如李綱、种師道，臣知二臣亦可以辦一時事，何則？綱之忠義有餘而可以事君，師道之謀略有餘而不至於誤國。又况輔之以吳敏之鍊達，耿南仲之老成，將欲建功，何有不濟？臣多見講和不如用兵之利也，陛下清閒之餘，淹貫古今，豈不知其利害邪？且夷狄雖與中國相爲盛衰，然自古以來，控御之術不一而足，當其悖慢太甚，曷嘗不與之戰？今日但以石晉爲戒，不敢與爭鋒，不知石晉時天下四分五裂，朝廷君昏臣愚，德既不足以懷徠，而威又不足以制服，此耶律德光所以一舉而覆汴都也。以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而又承祖宗有赫之炎圖，指揮顧盼，行有餘力，豈可與區區之列國同所慮乎？臣誠不佞，雖岷陬一布衣，平居常患無以過人，遂取古人書閉門熟讀，月延歲累，頗識古今治亂，自謂論世事，顧賈誼、馬周不足多。伏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寬大之聲、勤儉之政已著聞於天下，感激垂涕，願盡死力。然而區區之愚，尚有望於陛下者，但願陛下臨時聽政，更少濟以英斷明決，助成聖德，使巍巍之功業，上擬商宗、周宣。臣謂百蠻且不足平，况蕞爾金人而足以軫聖慮也？狂瞽不識朝廷忌諱，罪當萬死。《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七。（劉文剛校點）

〔一〕漢興：原作「漢與」，據《新唐書》卷一八三《朱朴傳》改。關：原缺，據上引補。

〔二〕其：原缺，據右引補。

〔三〕絡：原作「路」，據右引改。

〔四〕選：原作「致」，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三八八〇

种 深

种深，徽宗朝守官於熙河、秦鳳幾二十年，靖康中爲從議郎、秦鳳路經略使司準備將領第一副將、本路奇兵勤王將領。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四。

諸國首領情願勤王申狀

靖康二年四月

契勘準秦鳳路都總管司劄子及西道都總管司牒，差統制秦鳳路奇兵軍兵前去勤王。深伏念在熙秦守官幾二十年，漢番人情委是諳熟。今據回紇國大使木瓜心及諸國首領等爲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爺，木瓜心等情願自備人馬、衣甲、口食前去廝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其坦坦國亦使忽令族首領結通嚕來傳送言語，要自夏國出來，皆由河東前去會問，撥遣去訖。契勘前項諸首領亦爲深在熙秦累年管勾茶場，日逐相見，人情遠邇大段習熟。今來逐人爲見深乞前去勤王，各自情願自備甲馬、口食隨深前去，委是赤心忠義，兼人馬驍銳強壯。深已指揮各人首領統押，分數路前去破敵，及已差撥得力使臣

多齎金帛前去激賞。上項首領令取便路兼程起發，行前來京師會合。伏乞指揮施行。

〔小帖子〕契勘深一行軍馬經過縣鎮，民居住往往以錢糧犒賞，父老多稱前後所過軍馬無此整肅，人人皆願隨深前去勤王。亦乞照會施行。《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四。（郭齊校點）

李 則

李則，建炎元年爲承議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一。

閩廣市舶置場抽解事奏

建炎元年十月

閩廣市舶舊法置場抽解，分爲粗細二色，般運入京。其餘粗重難起發之物，本州打套出賣。自大觀以來，乃置庫收受，務廣帑藏，張大數目，其弊非一。舊係細色綱只是真珠、龍腦之類，每一綱五千兩。其餘如犀牙、紫礦、乳香、檀香之類，盡係粗色綱，每綱一萬斤。凡起一綱，差衙前一名管押，支脚乘贍家錢，約計一百餘貫。大觀已後，犀牙、紫礦之類皆變作細色，則是舊日一綱分爲三十二綱（二），多費官中脚乘贍家錢三千餘貫。乞將前項抽解粗色，并令本州依時價打套出賣，盡作見錢椿管，許諸客人就行在中納見錢，齎執兌便關子前來本州支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一（第四冊第

三三六九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向以鮮校點）

〔一〕〔三〕原作「之」，據文意改。舊日一萬斤一綱，今爲五千兩一綱，是一綱分爲三十二綱也。

李祐

李祐，宣和中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建炎初爲京東路轉運副使。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九之一七、食貨四三之一四。

奉詔體量京西災傷奏

宣和元年四月

尚書右丞范致虛奏：京西災傷州縣并不依災傷檢放，勒民戶依舊納稅，致民力愈困，罪在州縣。欲望并給義倉物斛賑濟。奉詔令臣星夜前去體量詣實，常平官孫延壽先次勒停，餘監司并守臣一一并具名奏；應一路義倉可並特通融支撥賑濟；應災傷流移地分，並令依法放免租稅。體量得逐州人戶，因去秋霖雨薄收，人民闕食，汝州諸縣艱於賑濟，致有流移飢殍。唐、鄧州縣已依法檢放稅租外，賑濟管下諸縣飢殍流民，共三萬八千餘人。均、房州諸縣放稅不盡，致自冬及春以來，往往聚爲盜賊。《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九之一七（第六冊第五五七九頁）。

發運糧斛事奏

建炎元年八月

諸路應副朝廷大計，發運司最爲浩瀚。近年歲額未嘗數足，蓋緣管押使臣多是干請差委，不曾選擇能幹之人；又沿河居民盜買官米，官司并不覺察，致每運少欠不下數千碩，甚者至沉溺舟船〔一〕。欲下發運司選擇有行止、無過犯能管押使臣，如每運無少欠及欠數多，及沿流官司能爲覺察盜賣及不覺察去處，重行賞罰，以爲勸沮，及令本司官不住往來催促。《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七之一二（第六冊第五六一八頁）。又見同書食貨四三之一四（第六冊第五五七九頁）。（以上向以鮮校點）

〔一〕「甚」字原脫，據食貨四三之一四補。

李季

李季，河間府（今河北河間）人，免解進士。南宋初，寓居婺州。集天文諸書爲《乾象通鑑》一百卷（今存），於建炎四年上之。次年，以爲將仕郎。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三。

乾象通鑑序

臣季言：天垂象以示吉凶，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其來尚矣。雖示現不常，所遇有數，然其吉可致，其凶可禳。修德修刑，經史所載，有已試之驗，歷代慎之，設官分職，厥有攸司。秦漢之後，散於亂罹，書既不備，法亦罕傳。間有異人研書奧學，前知禍福，自爲避就，世既禁而不習，書亦秘而不示。行於司天者止存繩墨之中，而不能推其妙；藏於冊府者雖隱深微之旨，而未嘗見於習。書不全，法不盡，將訪吉凶禍福，是猶索塗於瞽而問樂於聾，或幸得之，一二而止耳。臣書生也，早遇異人，密傳奧旨，研精窮思二十餘年，方禁網嚴密，不敢示人，而天象時變，臣已逆知於十五年前矣。嘗以微言咨于故丞相李邦彥、前北帥王安中，初不以爲然。中略推其驗，後大信之，而事已不及矣。臣謂此術既妙，人不能知，知於已然後，事實無濟。於是據經集諸家之善，考古驗已驗之迹，復以《景祐新書》、《海上秘法》參列而次第之，著爲成書，凡一百卷，目之曰《乾象通鑑》。開秩對目，而天之所示、時之所變無一不在，將不勞推測而吉凶禍福之兆，鑑古驗今，昭然自見。然後修德于己，禳變于天，可以保世祚、安邦家、守太平，實有補於聖朝。臣是以不遠萬里，冒犬豕鋒鏑之死，前赴行在而獻之。畎畝之忠，輒犯斧鉞，惟陛下萬機之餘，時賜睿覽，見上象宜審閱之，以圖修禳之方，避就之地。臣歸老山林，雖屏迹不出，將復見太平之日矣，豈勝幸甚。臣昧死謹序。《乾象通鑑》卷首，

清廣雅書局鈔本。又見《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卷三。（向以鮮校點）

胡松年

胡松年（一〇八七——一一四六），字茂老，海州懷仁（今江蘇贛榆西北）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贊讀。遷中書舍人。累章言邊事，拂時相意，提舉宮觀。建炎四年，起復知平江府，加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召爲中書舍人，除給事中兼侍讀。遷工部、吏部尚書。四年七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次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十六年卒，年六十。秦檜秉政，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宋史》卷三七九有傳。

論討賊邵青利害奏

紹興元年九月

大將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棚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況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眩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七。又見《吳郡文粹》續集卷上，《姑蘇志》卷三九。

乞詔有司詳考唐恪實狀奏〔二〕 紹興二年十一月

靖康之禍，何桌輕脫寡謀，宜爲罪首。去年秦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褒贈，已大拂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不獲伸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詔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爲虛美，以示激勸。《宋史》卷三七九《胡松年傳》。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原注、卷六〇。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兩引此奏，文字互有詳略。卷六〇云：「恪輔政無狀，陛下謂其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願詔有司詳考實狀。」

論陳桷不當直秘閣奏 紹興二年十一月

中秘圖書之府，祖宗以來，非儒學名流，不在此選。桷雖久在軍中宣力，恐於職名非所當得。乞於等第推賞外，更與量行轉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〇。

論選將帥奏

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在上之人識擢如何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爲時用者。《宋史》卷三七九《胡松年傳》。

論恢復山東奏

恢復中原，必自恢復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宋史》卷三七九《胡松年傳》。

乞以大事分委大臣奏

紹興四年二月

唐太宗嘗諭房玄齡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其委任玄齡之意篤矣。殊不知尚書丞實政事綱轄，若專責以細務，以何暇裨益治體哉？臣願睿斷，以今日所當爲所當行不可緩者，分委三三大臣，庶使悉心戮力，各底乃職，且戒簿書有可簡省者簡省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三。

廣南窠闕事奏

紹興四年五月

近臣僚乞廣南窠闕滿一季無人願就者，並送本路轉運司差注，左右司看詳，乞令吏部隨闕措置，破格注授。緣本部見榜窠闕須滿半年以上，欲乞今後更不申明，便行破格差注。《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一九（第三冊第二五六七頁）。

幕職州縣官磨勘事奏

紹興四年六月

元豐舊條：幕職州縣但得循資，未經收使，改官後，依條循一資比減二年，兩資比減三年磨勘。緣紹興新書却有「被賞」二字，內官員任選人日該覃恩，或恩例循資之人，皆非被賞。乞依舊法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三三五（第三冊第二六四〇頁）。

編修時政記奏

紹興四年十月

今編修到樞密院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一〕、紹興元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時政記》六卷，

付史館。《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三十一（第三冊第二五二頁）。

〔二〕「十二日」以下疑脫「至」字。

薦張敵萬奏

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使，庶幾外閫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宋史》卷三七九《胡松年傳》。

守御事奏

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其急。《宋史》卷三七九《胡松年傳》。

宋故李君墓誌銘〔二〕

士有能自植立者，雖不暴白於功名富貴，而嗜詩書，事筆研，潛心師古聖賢，以所得道理推而信於朋友，睦於兄弟，仁於鄉黨，行於閨門，使後世子孫允蹈乃事，吾知其無憾也。君諱遠，字致遠，累世爲昌樂人。曾祖諱守則，祖諱吉，父諱文，皆不獲仕。君方在母，而父卒。生六歲，日誦數百言。群兒戲事，略不掛眼，人皆奇之。及學綴文詞，語多自胸臆。嘗曰：「爲文患弗種學耳。」乃盡閱諸子百家，涵養日大以肆，尤善研極義理。人有思弗得者，多所警悟。一時研席之友莫不服其該貫，歎其明穎，聲聞從此藉甚矣。叔之子習者亦蚤孤，懶不務學，每戒之曰：「吾兄弟皆孤，不矻矻力學，何以起家？」復使從師。既終祖母喪，乃欲出分，君以田園儲蓄倍與之，議者多其所難能。輕財好施，不喜多積，有餘即賙急難，曾無吝色。凡孤無所依，貧不能養者，皆仰以給，勿間於疏戚也。平居不妄言，言必中法度。事無巨細，咸有條理，僕隸不敢以欺。娶孫氏，大有賢德，事其姑孝德著聞，閭內之事倚以整肅。生二女，蚤卒。一子曰丕，遊學館，蚤預賢書，其爲人能自修整，余嘗愛之。一日造門，有請曰：「先父不幸業進士，終不得一試於有司，享年止二十五，元祐三年五月六日以疾終於家。後二十八年，先妣又亡，此人子之所悲悼無窮極也。卜以政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合葬於昌樂縣東文鄉孝陵里，敢求銘之。」使狀其行事，乃爲銘曰：

學師古人而不見於爲政，豈才之寔兮。年未及壯而造物者遽負以去，實命之窮兮。天道之是耶非耶，人孰得而識兮。有子克似而聲譽早聞，意者謂將以此報兮。民國《濰縣志》卷三九，民國三十年排印本。又見《昌樂縣續志》卷一七。（以上劉文剛校點）

〔二〕題後原署：「文林郎、充濰州州學教授胡松年撰。從政郎、淮陽軍司工曹事綦執禮書。通直郎、充大晟府按協聲律王楚篆蓋。」

郭凝

郭凝，建炎元年官朝議大夫、知通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

措置通州禦敵事宜奏

建炎元年八月

通州地界，東北正係海口，南接大江，最爲要害，已措置教閱水戰人兵，及募人許備戰船入海卓望，晝以旌旗，夜以明火爲號。應港汊兩岸多積柴薪之屬，俟賊徒進入，即縱火焚之。仍於要害處築土臺覘望，及募民間諳會出船入水之人，相兼土軍使喚。凡出海船用箬篷便於使風，添長槳速於追寇，或颺石灰以眯其目，或塗泥漿以滑其足。行則用蒙衝，以長鎌刀割其帆幔；止則使善沒者以利刃

斷其砧紲。以至火箭、手砲、木棹、竹牌、手弩、戈矛等從宜用之。乞下揚州都作院支降神臂弓，下屬縣支錢和買戰船。《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黃錦君校點）

向伯奮

向伯奮，字元伯，樂平（今江西樂平）人。靖康時監在京市易務。高宗朝歷知建州、襄陽，累官直秘閣、司農卿，總領湖廣江西財富。孝宗時拜戶部侍郎，尋得祠。後起知靜江。著有時論奏稿及詩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一九八，《宋史翼》卷二〇。

乞減免建州所欠茶稅銀奏

紹興三年四月

本州今年合帶發紹興元年經制茶稅銀，乞減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四（第七冊第五九八八頁）。

乞稽考諸州軍用度出入嚴禁非法擾民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臣嘗觀一州一路之間，無不以財用爲先，催科之急，民大受弊。望特委近臣，取諸路州軍每年用

度出入之數，稽其失陷，革其妄用，有餘者取之，不足者稍蠲以予之，以入制出，皆使粗給。倘有敢非理擾民者，重置於法，則斯民受無窮之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

處置買田宅殺耕牛事奏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典買田宅，舊法六十日報契，今限百八十日，違限即將田宅沒官。宰殺耕牛，舊法罪止徒，今皆配廣南。立法太重，乞依舊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

乞嚴禁陳請真俸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契勘武臣正任以上真俸厚甚，所立借減之法謂：如節度使真俸四百貫，米麥通二百五十石，至借減只支錢二百貫，米麥二十石，又元隨米支錢三十貫，其相去遼絕如此。惟統兵節度使則例支錢四百貫，米麥四十五石，元隨米錢三十貫。要之，統兵官亦不得全真俸也。今總管之類，却乞借減。欲望令戶部申嚴前法，自今不得陳請真俸。《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八〇（第四冊第三六九一頁）。

乞將諸州軍發到錢物作來年進奉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

準已降旨，將來聖節，諸路監司、州軍令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節已行進奉，權與蠲免。今夔州等路有發到進奉物，及以後諸路州軍起到數，乞下左藏庫交納，理作來年進奉。《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三八（第六冊第五五五頁）。

褒舉陳漢奏

隆興元年五月十五日

契勘內外經費至廣，全藉監司協濟，依已降指揮，如有不擾而辦者，許本部奏舉，特行旌別。近委兩浙運判陳漢前去浙西州軍催發諸色窠名錢，頗見宣力，伏望詳酌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九之四五（第六冊第五五六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八八一

趙子崧一

趙子崧（？——一一三二），字伯山，燕懿王五世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間，官至宗正少卿，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與翁彥國等同盟起兵勤王，康王命充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高宗即位，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後以罪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卒於貶所。《宋史》卷二四七有傳。

與族兄子櫟位序事奏

宣和四年六月十二日

伏睹御筆，以子崧族兄子櫟爲宗正少卿，仍移異姓他官。子崧一介孤外，久容尸素，未即汰斥，天地之恩大焉（一），糜殞無以論報，仰體並用公族之意，不敢以親嫌自列。檢準元豐官制，諸職事官以先後列爲序。子崧待罪司屬，並書吏考，雖難以私義輒紊甲令，然長幼有叙，愚分未安，伏望詳酌施行。《宋會要輯稿》帝系五之三十一（第一冊第一二七頁）。

〔二〕之：原作「大」，據文意改。

乞詔群臣以國事爲急奏

靖康元年

朝廷不須論三鎮棄不棄。粘罕、幹离不非爭三鎮，實南鄉而爭天下，宜大爲之備。願詔群臣毋以同異爲論議，專以國事爲急。《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六。

淮寧府蠟彈奏狀

一 靖康元年

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來，不得京遞，道路隔絕，賊騎出沒不測。自本月初十日以前平安，十一日以後，諸縣及村落日日被劫。臣赤手獨捍孤城，又以不通京城消息，至尊父子在內，臣尤激切，痛徹五內。見竭力守禦，以死報國。自六月後來奏報不蒙施行，今日果見危急。輒募人齎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六。又見同書卷六五。

淮寧府蠟彈奏狀

二 靖康元年

右，臣自六月後來，奏乞加兵嚴守輔郡，累狀不蒙施行。今來賊騎猖獗，本府境內劫虜日夜相繼，又以京遞不通，民心疑惑。西道總管南遁，不知下落。今月十一日胡騎至本府城下，臣見竭力守禦，終恐無以報國，徒有一死。仰念至尊在都，四面隔絕，激切五內，無以效毫髮。臣見病心氣脚膝之疾，曉夕巡城，僅存皮骨。輒募人齎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慰民心。臣獲得奸細，通說敵志甚大，乞聖斷審應，毋輕信誤國之言。《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六。

淮寧府蠟彈奏狀

三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臣今月二十三日開封府百姓陳貴到府，稱奉差同張亢齎文字至本府（二），及蔡、蘄州內，張亢將帶文字不見，陳貴獨到，不知處分何事。臣即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團結軍民六十餘人前去尋訪張亢不見，遭賊馬衝散，縣尉二員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十三日後來，四郊日遭驚劫，屢至城下。臣堅壁固守，上下一心，竭盡駑力。諸縣及潁昌府、蔡州縣鎮皆已殘破。臣義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詔，庶幾遵奉。臣聞近郡賊騎多以潰卒爲鄉導，若朝廷那兵來京畿近郡勦

除討虜，以斷糧道，其利甚大。臣聞胡直孺在黎陽，杜常在潁昌，范訥、馬忠在南京〔二〕，伏望聖斷責使效命，勿命端坐觀釁。臣見多方措置守禦，謹募到百姓張澤隨陳貴前去。伏乞聖察，回降指揮。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七。又見同書卷一〇六。

〔二〕亢：同書卷一〇六作「元」。

〔三〕范訥：原作「范納」，據卷一〇六改。

淮寧府蠟彈奏狀

四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臣於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募到百姓張澤，同樞密院差來使臣陳貴齎奏狀前去。至十一月初二日張元方到，領樞密院十二日聖旨，即時差人關報鄰郡，多方措置招集兵馬外，初三日陳貴復回，稱二十五日虜騎攻京師，遂致前去不得。臣義兼臣子，痛心疾首，夙夕霑涕，恨無捐軀之所。臣聞范訥、馬忠、王淵在應天，趙野在單州，逐人所將甚衆。又聞郭奉世將京東兵到亳州，及江南、湖北刀弩弓箭手正兵萬數，不久皆到宿、亳間。臣累次遣人間道移文及以書催促趙野、范訥、朱勝非併力入援，仍責以大義，言甚切至。臣已檄廬、舒、潁、壽、光、蔡、蘄、黃等州發遣勤王人兵到後，一併團結前去。臣以道路不通，未奉平安詔旨，無以自存，謹再募人奏聞。伏乞回降指揮，以安民心。所有本府

曲折，候路通續具奏報。《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六。

奏元祐皇后乞迎立康王狀

靖康二年四月

右，子崧等總兵赴難，恭聞元祐皇后陛下垂簾聽政，此誠不世之功矣，臣與三軍將士莫不感泣。竊見陛下未垂簾以前，京師嘗有書肆赦，諸路繼雖收回，仍禁止在城藏本，然印賣傳播於外者，不啻數千百本。若聞二聖遷北，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赤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致疏虞，所繫非一。臣等伏望聖慈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陛下臨朝節次，遣使奉玉寶迎立康王，以俟復辟。所有大赦，候嗣君即位日頒降。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以副陛下保國之隆。臣等不勝幸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宋史》卷二四七《趙子崧傳》。

請依故事聽學士中丞互舉奏

建炎元年五月

臺諫本人主耳目，近年率觀望取旨，言事用非其人。請依故事，聽學士、中丞互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又見《宋史》卷二四七《趙子崧傳》。

乞建三屯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

臣竊惟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拓地非所先也。疆場地廣，必有腹心之患。蓋因有益以作無益，其爲患可勝言哉！國家累聖相授，未嘗玩兵，雖北虜景德之侵，元昊寶元之叛，亦務涵容，撫愛夷夏之人，不欲起邊隙，尋干戈。故百餘年間天下晏然，豈非以撫四夷爲中國安乎？自王安石首用王韶開熙河，高遵裕爲五路入界之舉，徐禧敗於永樂，西邊騷，民力重困。宣仁聖烈皇后守祖宗之法爲甚嚴，每戒邊臣不得生事。紹聖之後，章惇、蔡京相繼用兵以倖厚賞，所得尺寸，所費山嶽，視人命若草芥，用邦財如泥土。童貫尤無遠慮，凡一出師敗績，則掩覆而不以聞。取荒地，築遠壘，則錙銖以計功。疲敝生靈，略無所備，遂使五路精兵皆困弱逃亡，不可復用。此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也。末流略地燕山，馴致禍亂，可不鑑哉！其熙河等五路自紹聖以來進築州軍堡寨，伏望聖慈委諳練軍事臣僚同五路帥臣相度，將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罷，明遣使告諭夏人，示以德意。那守禦之兵，分屯陝西路；却那陝西見在兵馬捍禦河北、河東，與河東、河北之師爲三屯之計。如此則省財用，固舊疆，結夏人、吐番之心，收將佐士卒爲中原之用，是一舉而有數利也。比者虜騎雖遠，而濬、衛、河陽屯兵修壘，艤舟北岸，以示再渡，若不急作措置，其可慮者甚大。今若那河北、河東之兵六萬人分爲三屯，一屯京東澶、濮之間，一屯河中、陝、華之間，一屯青、鄆之間，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虜若守

約不渝，自足張聲勢；萬一虜騎南渡，則三道併進，深入擣燕山、雲中之虛，焚舟渡河，示以必死，人自爲戰，未必不成功也。兵法曰「避實擊虛」，又曰「取其所必救」。臣雖不知兵，徒盡愚忠，惟陛下更下公卿詳議，留神而擇其中。《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論列王時雍等十人乞正其罪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

臣竊謂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往，急先務者惟用人而已。風俗不厚，廉耻道喪，未有甚於斯時也。小人既無所守，則至於國破主遷，亦不以爲意，稽首僞朝，自謂得計。蓋緣平日習與性成，不復知義利之分耳。今王時雍等盡趨行在，意氣揚揚，略無忌憚。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子，污辱六宮，捕繫宗室，盜劫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無大，指此十人者爲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虜騎甫退，此十人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間，又復督逼之。時雍奴事金賊，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己，亡社稷以要功。秉哲身爲京尹，余大均爲少尹，助賊爲虐，分遣捉事人追捕宗族，急於寇賊，立賞召人告首，必欲搜羅竭盡而後已。有捉事人姓喬、姓胡、姓韓尤爲殘毒，至於拘擠王夫人於匱坊，鎖閉如牢獄。捉事人無高下，金皆有鉅萬之富矣。玠、儔往來傳金賊語言，迫脅城中士民，俾皆舍正從僞，邀請太上皇，不容少緩，言氣軒輊，上皇至泣

下。瓊統兵衆，不恤國難，棄君徇賊，無所不至。皇后及東宮將出，都城人號哭遮道，願無出，瓊斬數人以徇，趣車輿以趨虜寨。及之得罪淵聖，乃藉賊威以陵侮朝廷，不復知有趙氏。爲虜人搜索宮嬪，而擇其美者藏之私家。邦昌既僭號，胡思獻赦文曰「無湯武之征誅，有堯舜之揖遜」。遜字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惶恐，以謂不可，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安懿王！」顏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蓋謂陛下在外，教邦昌畏金賊而不推奉也。至王紹，則尤爲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宮祠，既未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使此曹手熟，則人主何以立國？天下亦失望解體矣。若不付之詔獄考治其罪，臣恐小人辨辭飾非，奸惡之狀無以暴白於天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上以刷二聖危辱之恥，下以謝宗族驅虜之禍，永爲萬世臣子之戒。臣不勝忠憤。《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六。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同何志同等差人押李恭佐詣元帥府狀

靖康二年三月

責到翰林書藝局著緣藝學李恭佐於二月初五日大金軍前取出青城，見說初六日冊立張邦昌。右，子崧等世受國恩，叨冒從列，聞上件稱說，痛徹肝心，不免差遣承事郎徐文忠、從事郎范埴躬親管押李恭佐一名前詣大元帥府，伏望王慈詳審李恭佐等所供，及乞引至帳前子細詢問。深惟宗社之重，日

下進發大軍，移屯南京，仍乞選將命帥，提精兵要擊河北，迎請二聖還闕。兼契勘南京係興王之地，鴻慶宮神御所在，可以號召四方。子崧等見一面會議各發間探，合軍前進，至城下誅討僭逆，迺遷前詣大元帥府軍前躬聽處分。

〔小貼子〕子崧等竊惟國家之制，親王素無握兵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今王室危難，若非大王深念宗社大計，仰副二聖付屬之意，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奸雄乘變而起，卒難平定。欲望大王遵用故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召四方，旬日之間可傳檄而定。

〔又小貼子〕契勘南京汴水通流，發運使向子諲已到永城，方孟卿亦在泗州。伏乞劄付遣官催促糧運至南京，應辦大軍。

〔又小貼子〕徐文忠、李恭佐久在賊寨，備知虜情。范埴，故學士范鎮之孫，忠義世家，伏乞親加清問。《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宋史》卷二四七《趙子崧傳》。

同何志同翁彥國申乞用傅亮狀

靖康二年

右，子崧等竊見通直郎傅亮，生於西陲，習知兵事。昨自金賊侵擾，亮數上書計策，朝廷召對，未上殿間報罷，亮還關中。久之，聖上思其所陳，復遣觀察使韓膺乘驛求訪。洎亮承命赴闕至陝州，

金賊已圍京城，間關脫身至蔡州，遂與士民建義勤王。兩月之間，其衆大集。某等見其治軍紀律精明，計議詳審，各以兵委之統制。亮忠憤慷慨，受之不辭，見今進發入京畿。方今朝廷命令隔絕，國事危急，如亮人才誠爲時而生，但名位至卑，恐未足以鎮服諸將。伏望大元帥大王特賜詳酌，與近上一職名，使其人知大王深念宗社之憂，以得士爲急務，益加鼓勵，趣立大功，以報朝廷。《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

同何志同等繳元青狀

靖康二年三月

據河北統制官趙宸解到京師百姓元青一名，責列狀，說番人國相立張相公做官家，呼爲大楚皇帝，待要遷都江陵。右，子崧等契勘，今來元青供狀，比李恭佐等所述尤更詳細。萬一是實，即國事危急，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昨者遣范埴、徐文中齎狀申陳，竊慮道路艱難，不以時達，兼恐王府未見得所供事狀之詳。伏望大元帥大王深以宗社爲念，詳酌某等前後所陳，立賜裁斷，早移行府號令天下。若更遲留，竊慮逆臣盡以中原賂賊，移據江東形勝之地，自保家族。根本一去，即欲興復王室，事勢轉難。《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

申大元帥府劄子

靖康二年三月十六日

子崧近具狀申稟乞早下嚴令，約束諸將，定日赴闕。本府遣四頭項已於初八日復扶溝，十一日復太康，見今審度。今月十六日忽收到快行節級趙進所說青城之事，供具稍涉虛妄，甘當處斬文狀。其言皆臣下所不忍言，痛徹五內，殞絕無所，既不敢謄申行府，又不敢默默。云，二聖、二后、二叔、諸王、卿相自正月十日皆出，並家屬至虜寨，恐旦夕北去，萬一渡河，則不得復回。又云，三月六、七日有僞立者，似是向來與大王同使虜之人。而南京關報，汴水初八日忽滿，皆可疑者。惟望大王力振軍勢，遣師邀擊河上，迎請兩宮，再安宗社，問罪僭逆，不可猶豫。猶豫之間，變故生矣。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盡是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取？莫如四近舉兵邀擊，先遣問罪僭逆，最爲上策。子崧此州危如累卵，萬一僞檄，有死而已。半年城守，粗著微效。今虜幸去，若僭僞見攻，誓不俱生，伏望大王憐憫。同姓係累而去，所存無幾，如某輩粗有知識，荷國厚恩，必能自效。蓋今日臣下已往往擇利，非大王力宣國威，則二百年基業將如何哉？告大王更審問探，若果如此，勢不可緩。仍乞多發疑書以壞契丹燕雲從賊之心，多收此曹以爲我用，則轉禍爲福。狂瞽僭易，死有餘罪。子崧不勝泣血哀鳴之至。《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五。又

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

遣閻真劄子

靖康二年

子崧近兩具劄子，又與何志同、翁彥國同銜兩遣屬官徐文忠、范埴及使臣鄭實等四次申稟機事，必呈達王府。某荷國厚恩，蒙太上皇擢在從班，付以藩輔，二年守禦，竭力盡智，粗免狼狽。今親見國難如此，未知死所，勢須不避誅責，以底裏上布，不復以一身禍福利害爲慮。前所申陳，似無可疑。今日又得逃歸者三人，大概不異。而親賢宅七少保孝恍不藥同親被開封府尹勾出_(二)，令隨本官北去，其人在奉先寺十餘日逃歸，稱凡親王、宗室、公卿皆大尹徐秉哲勾追赴賊寨，宗室逃在民間者，差捉事喬姓、胡姓人搜捉必獲。又有淮寧府百姓蔣德逃歸，稱城上城下並無番人，自三月二十九日去，盡見有官員打青織在城上差兵出城，剗城外壕道，仍盡閉諸門，未搭濠橋。以子崧觀之，即是逆賊以爲固守之計。若更遲疑，必失機會。某除已遣陳興一軍入咸平，趙宸一軍入鄆陵，及會合翁彥國前軍與何志同蔡州等軍差傅亮充都統制，初四日已離本府前去入衛，如到近城見得端的，即一面討逆。子崧愚見，以謂兵法先聲而後實，用力不如用智，今逆賊盜據，勢必自營，閉門剗城，必是待金賊復遣輕兵，或已留兵在城裏。伏乞速下明令，差敢死之士前去京城，招諭臣庶，有能執賊以城歸者，酬以重賞。兼聞左言作樞密，范瓊作殿帥，可說諭二人轉禍爲福，以先聲壓之，以智謀懷之，則不戰而自平。子崧又思萬一逆賊詭計遣使奉迎大王，亦乞審處，未可班師。按軍近甸，號召諸路之

兵，進討凶逆，諭使自縛。遣上將清宮，然後入謁廟社，迎請二聖，以展孝道，承制賞罰，以繫人心。戎賊聞之，自應膽落。

〔小貼子〕某聞賊臣懇於金賊，乞留兵衛，或擁兵而南奔，或許稱兩宮，以惑四方，尤不可不防。乞速賜戒約州縣，併力誅討。《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

〔二〕不藥同：原校「舊校云別本作『下藥童』」。按，疑作「下藥童」是，謂七少保趙孝恍手下之藥童也。

繳元祐皇后冊文狀

靖康二年

右，子崧等今月初六、初七、初八日節次據出京人及淮寧府寄居官收接家書，並稱京師已迎請元祐皇后入宮，併曾於太廟行禮，及遣使詣大元帥康王軍中奉迎歸京。言說並同。又得何志同家書，並錄到冊文，詳看引用故事，即是張邦昌逆狀昭著，理當便行討戮。某等竊謂兵事貴速，不可猶豫，伏望大王深惟宗社之重，乘機進發，駐軍東明，子崧等各引所部兵前去躬聽處分。若果曾遣使詣行府迎請，即乞召張邦昌及管軍左言、范瓊等躬親以素服出詣帳前聽處分，別遣親信官詳視，然後入城。設或遲回，却恐奸人窺伺，致生他變。《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

申利害劄子

靖康二年

一、契勘金賊圍閉京城，將及半年，朝廷命令隔絕不通。竊慮奸賊詭詐，妄出號令，鼓惑衆聽，致四方施行不一，深屬不便。乞速賜遍行下諸路州軍，自今後凡有事宜，並申稟大元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僞冒文字，並不得施行。一、大元帥府自今號令宜結人心，使知不忘宗社。如近京州縣曾被賊馬燒劫去處，欲乞速疾行下，並與放免今年夏稅一科。仍乞逐處監司具合寬恤事件，疾速申稟。一、契勘張邦昌弟邦基，見任通判廬州，並邦昌之母親屬盡在邦基家居住。竊慮別生事端，乞專委知廬州馮詢、提舉淮西茶鹽范冲火急密切收捕張邦基並邦昌親屬，斬首以絕姦心，所有本家財產盡行拘管入官。一、宣撫使自童貫、譚稹、蔡攸輩爲之，取侮四夷，散亂天下。今范訥居此任，逗撓自營，罪狀明白。況兵馬大元帥既已開府，則宣撫使自合放罷。伏望詳酌施行。一、契勘逆賊見據都城，勢力漸固，四方勤王之師，觀望首尾，恐誤大事，理宜速行江寧府以備緩急。竊慮奸賊乘勢先有窺伺江南之意，欲乞更賜嚴切催促諸路兵馬進發討逆外，別行選差公忠才明官前去江南措置事宜。庶得首尾內外相應，可濟大事。一、淮南賊閻僅猖獗，黃之間，嚴州瑞安縣賊黨益熾；荆南竊據，未得平定；群賊李孝忠等見在潁、蔡境內，有窺伺中州之意。若不早行措置，恐聞變乘釁。盜據一方，則大事去矣。一、契勘江寧府最是控扼去處，見係宇文粹中右丞知府。欲乞詳酌，如可以委任，即乞速賜劄

下；如有所疑，即乞速賜選差有才力官，委以措置，不可少緩。實恐盜賊滋蔓，嘯聚蠡起，據有形勢之地，益難制禦。伏望疾速施行。《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宋史》卷二四七《趙子崧傳》。

全宋文卷三八八二

趙子崧 二

申依應起發前去京城狀

靖康二年

奉大元帥府行四月六日劄子，令依前措置事理，奉迎二聖，圖保萬全。所有抑逼城中、推立僭偽事，或非本心，請進兵近城，按甲不動，以俟當府遣人通問。如金賊有存留下官吏兵馬，即盡行掩殺者。右，子崧已催發何志同、翁彥國節次入援，及依應今來王旨外，子崧亦起發前去京畿，至都城以來，聽候大元帥行府指揮。伏乞王慈詳子崧等累申事理，速賜移府近京，庶幾奸計不行，早見興復。不勝祈懇之至。

〔小貼子〕十二日據向子諲報，有稱御前齋文字人，初七、初八間夜半自亳州前去廬州，認是邦昌往問其母。子崧先已申稟，乞下廬州譏察。未奉王旨，不免便宜於初七日移文廬州知州馮詢、提舉茶鹽范沖存恤其母，譏察其弟邦基，及權添差朝奉郎趙令儵充通判，專一防禦外，使萬一先

爲逆使所得，州郡未知事體，或致尊奉，或遂殘害，皆害大事。伏乞行府速賜遣官星夜前去說諭馮詢、范冲、令儻，示以寬大之意，仍將逆使拘執，及取索元書繳申。《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

繳張邦昌與翁彥國書狀

靖康二年四月

據經制使翁徽猷申，今月初十日午時，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李健、奉議郎陳戢至彥國軍前，齎到張邦昌書一本，實封印記。除已繳連齎申大元帥大王行府外，今錄白到一本，連黏在前，申當司者。右件錄白到張邦昌書一本，連黏在前。今月初十日卯時，據太康縣申，開封府差人送到四月二日黃紙手書一道，全是道登極赦意。某即時行下太康縣，不得行出，及遍下諸路不得施行，惟聽大元帥行府之命。至當日未時，據太康縣申：「準知太康縣事大夫引爲據進奏院申，準開封府指揮，拘收初七日弓手丁進、葛政齎去尚書禮部頒降到黃紙上印手書，立便火急令差去人申繳前來，以憑繳納，不管誤事。縣司除已收元降手本，繳送去急，申乞照會。」某竊惟兵事貴速，幾不可失，事久生變，雖悔何及。子崧與翁彥國已差翁挺、呂翊中奉狀詣府，伏望大元帥大王俯徇勸請，速正位號，以繫天下之望，以折逆臣之心。子崧等除已一面進師城外以聽王旨外，伏候王旨。《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二。

謝大元帥賜書狀

靖康二年四月

子崧今月二十日伏蒙大元帥大王特屈威尊遣使賜書，仍加親筆，以示眷存。某一介遠外，非所宜得，再拜伏讀，感激涕零。恭惟大王孝弟通於神明，忠勇聞於中外。遭國大難，義不戴天，屈已逮下，諄復以諭將帥，直欲埽蕩腥膻，迎還鑾輅，號令明白，曲盡事幾。況在臣子，其敢愛死？子崧見已進軍入京畿太康縣，與翁彥國犄角入援外，今日據探報，因子崧等所遣前軍既次到都城，張邦昌即有懼意，已貶號豕宰，易紫袍，欲再議元祐皇后尊禮。先差謝克家，再差馮澥、李回詣行府迎請，定十二日寅時行。某竊謂幾事貴速，久則變生，天命未改，人情效順。不假大橫之卜，自膺神器之歸。伏望斷以不疑，俯徇群情，速正位號，以慰都人之望，以折逆臣之心，則於迎奉二聖，指日可待。子崧已差翁挺、呂翊中齎狀前去外，子崧無任祈懇激切之至。《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三。

勸進康王正位號第一狀

靖康二年四月十四日

子崧近累具狀申稟，必蒙洞察。子崧近得探報人節次所說，及趙宸、陳興、傅亮等申，皆云放水滿城南閘中，忽閉陳州門兩日，必是深拒官軍；又取傅亮軍數，雖是支口食，亦恐來探虛實。子崧仰

惟大王擁兵在外，適遭大變，天意人心自然推戴，不必多端。內有逆臣，外有強敵，四方有大賊，若猶豫不決，大事去矣。子崧未聞大王移府近京，曉夕震懼，不如無生。伏思二帝臨御，正緣群下議論不一，畏怯者失事幾，導諛者昧先見，直至禍成，猶生異論。今日切在痛懲，斷不可疑。日下移軍，告諭城中，定以某日入謁宗廟，其謙遜之禮，俟至城下行之未晚。更緩數日，必有變生。蓋時雍、儔、秉哲、开、瓊皆堅於從逆，恐生後悔。四海無主，天下唯知大王，若不乘機速進，早賜正位，大恥不刷，大器無歸，危亡可立而待。非子崧，誰肯布露腹心，忘鈇鉞之誅如此其切乎！泣血拊膺，不勝祈懇。取旨。

〔小帖子〕子崧竊謂此舉謙遜退避不得，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姦臣萬一翻覆，用兵亦難。竊望日下移府入京，疾雷不及掩耳，人心自定。伏望王慈深察。靖康二年四月十四日。《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三。

勸進康王正位號第二狀

靖康二年四月

子崧十二日、十四日皆具稟，情迫言切，上瀆王聽，必蒙賜察。子崧再三思之，大王尚未離濟，必欲謙遜持重，則姦詭之計一日萬變，不可少失機會。兼兩歲用兵，人情只思安定，若萬一變生不測，又生一秦，何可禦也？二帝危辱，正坐謀者不臧，依違失斷，玩視幾變，一旦禍發，四顧不知所

出。今大王處多故之際，天心助順，逆人自歸，以大軍壓之，故未敢變。若稍遲疑，是天與不取也。伏望大王深以社稷爲念，俯采芻蕘之言，速賜進府，至京城一舉而定，某日決可到城。恐城中以計誘致，却散大軍，未敢委兵趨行府。況奔走勸進，皆希功倖賞無特操之士，某實恥之。專以大兵壓城，以待鸞旂，不勝祈懇誠切之至。《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四。

繳李健所得尚書省劄子狀

靖康二年四月十七日

「據戶部員外郎李健等申，見到太康縣候所申文字報事，須議指揮。右，勘會金人大軍四月初二日起發前去，次日即遣武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謹燾三人同往京東路州探問元帥大王行府所至，密行具覆。去後，初五日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僎同王府內知客蔡琳等齎手劄文字前去。初七日又差吏部侍郎謝克家同勾當軍頭引見司韋淵、直秘閣吳何齎玉寶詣行在。初十日，差尚書左丞馮澥、權尚書右丞李回充奉迎使副，齎文武百僚張邦昌以下勸進表章並元祐皇后手書前去。兼今月初一日爲奉迎康王未至，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於十一日吉辰，皇后入居禁中，就內東門殿垂簾聽政。三省樞密院官日赴奏事。兼大元帥康王行府已差到使臣黃永錫、同恩等於本月十四日又齎回三省樞密院奏狀，乞早整鑾輅，衛清宮闕訖。右劄付戶部李郎中等照會。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押。」今月十六日午時，據李健等備申到十五日尚書省劄子，取到元本繳申在前。右，子崧等節次具狀劄申

乞早定大計，號令四方，自失機會，悔不可及。今來又據李健所得尚書省劄子，稱初十日已差左丞馮澥等充奉迎使副，齎文武百僚張邦昌已下勸進表章並元祐皇后手書前去。契勘京師事體既已反正，唯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靈。遲疑未發，事久變生，不可不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已經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某愚慮深爲不然。今禍變非常，姦僞未戢，欲致中興，當謹舉措。理宜先入京師，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霈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自可徐議所向。今逡巡猶豫，日復一日，深恐有誤大計。兼母后雖已稱制，未肯便出號令，四方之遠，不知僭僞反正之因，士民憂疑，姦宄窺伺。若更遲留，旦暮之間，必致別召禍亂。伏望詳酌前後所申，斷以不疑，早賜聽納，以慰天人之望。

〔小帖子〕子崧等前申乞移軍南京，當時虜騎未退，事勢與今日不同。訪聞趙野、范訥不戢其下，縱令虜掠，發掘丘墓，人心胥怨，今又兩軍時有忿爭。萬一行府入南京，趙、范二軍必趨帳下，恐有郭汜、李傕之變。伏乞王慈開納，徑還京城，早定大計，以副人望。《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四。

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宋史》卷二四七《趙子崧傳》。

勸進康王正位號第三狀

靖康二年四月二十日

子崧恭奉四月十四日王旨，令諸頭項人兵不得亂近傍城門，驚動人民等事。子崧自發前軍，即以

如此約束，今來遵從嚴命，再行戒諭諸軍甚戢，近城及城內百姓悉皆安堵無虞。但都人士庶未知大王還闕之期，日夕焚香泣望。子崧竊謂大體一正，防秋甚近，合措置事，正復不少。今內外束手，日復一日，坐以廢事，甚可畏也。又況盜賊充斥，人民失所，日俟恩霈，庶幾安業。且使四方萬里之遠，咸知神器有主，人皆退聽。伏望大王俯徇群情，仰慰二聖付託之意，戒有司整飾鑾輿，即日還闕，或狩南都，亟下德音，大有群生，天下幸甚。儻或遲疑，變生不測，子崧亦不知稅駕之所矣。唐突王聽，死有餘罪。

〔小帖子〕訪聞荆南、真州、海州、嚴州、黃州、蔡、光之間有大賊，而嚴州尤猖獗。惟大霈一出，則不勞兵革，自然消弭禍變。伏乞深賜體察。《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四。

再乞康王早正大號狀

靖康二年四月

右，子崧等累具勸進，乞早正大號，肆赦天下，以安人心，未奉俞音，日夕震懼，深慮姦宄竊發，蠱起蟻聚，卒難埽除。不免具奏元祐皇后，乞先下詔命，不惟使四方知大王受命中興，自然安帖，亦所以警張邦昌，堅其誠心，不致疑變。子崧等愚見，惟大王函整六蜚，入朝九廟，則一切平定，斷無後患。不勝祈懇哀切之至。所有奏狀，錄白在前，謹具申大元帥行府，候王旨。《三朝北盟會

編》卷九五。

檄順昌府等處勤王牒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救斯民於五代塗炭之中，二百餘年間，恩浹骨髓。今天子慈孝恭儉，視民如傷，夙夜講求，盡復祖宗法度，將以便民。近者邊境失備，虜賊再犯京闕，尚未退師。天下之所痛心。兼聞虜騎所至，惟務殺戮生靈，劫掠財物，驅虜婦女，焚毀倉庫產業^(一)，意欲盡使中國之人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於死地，以逞其無厭之心，遠近之民所共憤疾。況朝廷信賞必罰，此正豪傑奮發，上報君父、下保室家之時，所當自勉。兼臣子情同休戚^(二)，朝夕究心，不敢少甯。須賴鄰境犄角輔車，協心戮力，以捍賊勢^(三)，以藩王室。近奉密詔，許結集義兵，人自爲戰，節鉞以下，並以充賞。請諸郡體國事，不可緩。公文到日，各逞忠憤，多方措置，廣行招集。或素著信義，爲衆推服，或武藝絕倫，謀略可用，或膽勇敢死，不論軍民世家子弟等^(四)，務在存恤激勵，使人人自奮，知上尊君親，下保家室，圖富貴，免殺戮虜劫之患，轉禍爲福，其功甚大。候見得人數開報當職，以憑遣官部押使喚。其立功等第申奏推恩，必不虛示。右，牒順昌、壽春府、蔡、舒、蘄、黃、光州、信陽軍。請照會，協心同力，毋懷異意，共圖國事。仍希先以如何施行公文回示。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七。又見同書卷一〇六。

〔一〕倉庫：同書卷一〇六錄《趙子崧家傳》引此牒作「舍屋」。

〔二〕「所當自勉兼臣子」七字，右引作「當所身兼臣子」，當是。「當所」乃子崧自謂，亦見他篇。

〔三〕捍：原作「悍」，據右引改。

〔四〕世家：原作「出家」，據右引改。

備坐所準蠟彈指揮報諸州牒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今月初二日準樞密院差人齎到劄子，奉聖旨：「見今金人圍逼京城，裏外軍民悉力守禦，正賴諸州軍糾集軍兵及民間強壯等人速來應援。平時被受國恩，當危急之際，坐視不救，豈臣子之義？今特遣人間道馳諭，候到，疾速率衆，不限里數，星夜前來，直至都城下聽候指揮。今來南道總管張叔夜率先勤王，才到第一日除延康，二日除資政，三日除樞密院簽書。今諸路等州郡若能遠來勤王，不拘官職尊卑，亦當依此推恩。仰諸路等州軍，限指揮到，立便遣人徧諭前路，互相關報於本路帥臣，或監司，或郡守。應懷忠顧義，能效臣節，奮力爲國之人，即以便宜速行團結軍兵，及糾集民兵等，星夜前來勤王。其所用糧食盤纏，仰監司州縣速急權那應付。雖於法有礙，亦宜支用。如官司委爲闕乏，即委曲說諭上戶權行假借，候明年與量免歲賦之半。今既團結兵衆，有能糾率善部轄之人，自當便借付身公據，補官名目，以爲激勸。緣所差人既獨身潛往，即難爲更齎上件文字，仰諸州體認此

意，以便宜補授。如白身人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郎，各隨地借補，候到闕給告正授。若有官人，亦當加借。今割付陳州。準此。」又當所備錄聖旨在前，除已火急依應聖旨措置施行外，須賴近鄰諸郡協心戮力，共濟國事。今牒潁昌、壽春、德安府、蔡、廬、光、蘄、黃、濠州，信陽軍，請火急遵依聖旨指揮施行。仍請貴郡體國，不可少緩，以失機會。公文到日，各懷忠義，多方措置，疾速團結施行。又將招集到人數關報當所，希以如何施行公文回示。《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七。

勤王盟文

靖康二年四月三日

徽猷閣學士、通議大夫、京西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朝議郎、知淮寧軍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經制使翁彥國，奉議郎、都水使者榮疑等敢告衆士：金戎再犯京闕，侵侮暴虐，神人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毋徇私，毋懷異，毋觀釁，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效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有鑑於斯言。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九。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原注引。

戒諭軍前榜文

靖康二年四月

趙氏德澤浹於人心，主上仁聖，民所欣戴。逆臣張邦昌比因奉使，嚮導金賊再犯京闕，屈辱君父，傾危宗社，皆其陰謀。佯爲遜言，實盜神器。方自以能全京師生齒爲功，所下僞令，皆鼓惑士庶之言，悖逆滔天，四海所不敢赦。當所義兼臣子，職在總兵，尤切痛憤。除已遣官詣大元帥康王府告難，仍節制諸道之師一意討逆，有死無二。爾在京士庶軍民僧道等世受國恩，必知順逆，困於迫脅，諒非本心。如能捕獲逆賊張邦昌，自節鉞以上至於封王，皆以充賞。大元帥康王布宣國威，務從寬恕，罪止渠魁，其餘黨與必議全貸。如堅於從逆，敢抗王師，必殺無赦，戮及家族。仰前軍統制分明告諭。《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九。

曉諭都城士庶榜

靖康二年四月

大元帥參議、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奉大元帥康王劄子節制東南諸軍，進援王室，已至近城。竊惟趙氏德澤浹於民心，主上仁聖節儉，天下欣戴。獨以姦臣誤國，再致戎賊犯闕，禍變曠古未聞，至於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天下臣子悲憤痛切，肝心糜潰。況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去年主上特

付大元帥之柄於康王，蓋本天意。康王已委副元帥宗澤領騎兵迎請二聖車駕，又委子崧等提兵入援，以圖興復。升壇歃血，盟於三軍，千萬人惟一心，誓死赴難。今宰臣身乞反正，大將等上下和協，奉母后寶書遣使迎請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官吏、軍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今賊退，却請車駕，及從來權宜〔一〕，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居息心，無生疑惑，以待恩撫。須至曉諭。《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五。

〔一〕「當今」至「權宜」：原校：「一作『當日金賊劫請車駕及後來權宜』。」

諭張邦昌書

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靖康二年四月日，寶文閣直學士、朝請郎、知淮寧府事、大元帥參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子崧，謹致書大觀文相公張公閣下：子崧聞人臣委質事人，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致命，人臣之常節也。議者籍籍，謂閣下使虜踰年，日與異類處，坐視謀吾之國，不能效寸長。京城一破，陰遣人奉召兼程，已至賊營，復坐視謀吾之君，而不能以死爭。其劫請傾危之計，閣下或與聞之，不然何虜人曲折拒孫傅之請，卒以與閣下，蓋必有定論矣。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天下將以此責閣下。子崧亦疑是說。自聞入居禁中，躬受虜冊，即集大軍，設壇歃血，專意討逆。三軍之士，千萬人惟一

心，踴躍奮迅，欲得閣下而甘心焉。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責以再造。況子崧猥在屬籍，義兼臣子。今祖宗之後係累以去者殆盡，如子崧輩偶存，若不輔大元帥以圖興復，天地祖宗實臨之。翁中丞忠義誠懇，言發涕流，必欲共獎王室。今既大集，衆憤難遏，亦可畏也。忽九日李健、陳戢持書至翁中丞，有反正之意，群情猶疑惑，引馮瀛王曰：「公此舉由衷乎？」子崧獨謂殆天誘閣下爲斯舉也，前所述者，諒非閣下本心，出於迫脅無疑。閣下少年登科，致位宰相，必知義命之大戒。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猶不可，而況其下者乎？閣下前日迫於虜威，欲保宗廟，全都城，不得已而從之。今虜既遠去，即有所避而歸之正，以成前功，豈不本末明白哉？既出至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猶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貶，親書以示於軍中，哀鳴以請於帥府，使三軍曉然知閣下前日權以濟事，而實不忘吾宋也。子崧等亦當按兵城下，以待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決，則三軍必曰以天下之師，誅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能專也。閣下老母垂年，伶俜一子，身將五十，必不肯爲覆族之計。或謂閣下親屬便當殄滅，況城中萬姓皆死，則張氏何恤哉？尤而效之，大元帥必不忍爲。本道已申行府，委所在優加覆護宥恕，要知夫轉禍爲福，幾不容喘，閣下其深思之。迫於宗社大計，肝心潰裂，書不能文，幸察。薄暑，惟加慎眠食。毋爲空言，以受實禍。不宣。《三朝北盟會編》

卷九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與王時雍等書

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靖康二年四月日，寶文閣學士、朝請郎、知淮寧府事、大元帥參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子崧，奉書樞密王公、門下呂公、中書徐公、左丞馮公、右丞李公、樞密吳公、樞密莫公。初夏薄暑，伏惟台候萬福。金戎犯闕，侵侮暴虐，振古未聞，痛激肝心，不能自存。子崧蒙國厚恩，親睹斯變，誓當以死赴難，寧守孤壘。四鄰皆陷，千里一空，衝突攻圍，乍合乍散者常數萬騎，無日不至，獨以赤心堅壁五月，虜亦計窮而去。自三月十日詳聞大變，即連趣翁公大漕與諸路大軍到此，節次遣發入援。設壇盟衆，有死無二。三軍之士，悲憤感泣，勇不可遏。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仍參幕府，再造之功，責在僕等。子崧義兼臣子，職當總帥，誠難昧己，故以由衷奉曉。諸公或世家舊族，或文儒致身，或久廢而起，或不次而用。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強顏忍恥，坐視傾覆，方且自謂佐命，此與唐六臣何異？而尚未知轉禍爲福，可乎？自古舉事，但問逆順，不計彊弱。方金賊登城，諸公喪膽亡魂，手持聖天子付之，不能還；又手持符璽，再拜與人，而不能死。今乃偃然據宮闕，出號令，文致姦言，鼓惑衆聽，亦何所恃哉！以逆節抗大順，以群書生當王師，可深憫也。區區猶藉能存都城生齒爲說，不知坐致二聖陷虜，將誰罪邪？諸公平日所學所言，自謂過人，今日行事，又何其戾也！相與亡人之國，稽首僞朝，居之不疑。魚游沸鼎，燕巢危幕，諸公不自思耳。

前日畏死而爲之，不知今日果有生路否乎？子崧節制大軍，又檄陝西、南京諸道之師，四集城下，志在清宮，以獎王室，諸公其自爲計毋忽。聞張公頗有反正之意，殆天誘其衷。若能幡然改圖，釋位自貶，奉大元帥以繫人心，迎還二聖，以雪大恥，則脅迫之罪，尚可全貸，而諸公之功，與迷而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古人權以濟事，遂立殊勳，惟識事變知禍福者能之，今有望於諸公也。儻欲爲源休，亦請自擇。言念平昔，敢布腹心，希示的報。軍務方繁，不及遍作書，幸察。不宣。《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與陳東書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群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歃血爲盟，以厲于衆。及城之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首赴行在所，遂奉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遞到指揮，甚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切聞公有遜避之意，此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右少頃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主聖臣直，欲大有爲之時，幸無多辭，亟赴仄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

宣。《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三，清彭氏知聖道齋抄本。

寶鍊帖

子崧再拜。比潦草上狀，人至，特辱還教，累幅勤渠，豈衰廢所宜得者。以愧以感，不可以況。嶺外氣候不常，下車既久，頗能諳否。惟以道對時，寶鍊生理乃佳。子崧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二。（以上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三八八三

王居正

王居正（一〇八七——一一五一），字剛中，號竹西，揚州江都（今江蘇揚州）人。宣和三年登進士第。紹興初，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起居郎，出知婺州。召爲太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又遷兵部侍郎。再出知饒、吉、溫州。宰相秦檜忌之，奪職奉祠凡十年。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著有《毛詩辨學》、《尚書辨學》、《周禮辨學》、《春秋本義》、《論語感發》、《孟子疑難》及《竹西集》、《西垣集》等。見呂祖謙撰《王公行狀》（《東萊集》卷九），《宋史》卷三八一有傳。

左從事郎喻樗可宣教郎制

紹興四年九月

自熙寧用事之臣託儒爲姦，而斯文幾喪五十餘年。其間不以一時之是非毀譽動其心，而能審是其所學，以不失其正者，豈非豪傑之士歟？爾少稟異才，輔之篤學，謀道力久，卒用有成，既竊伊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藹然令問，達於朕聞。燕見便朝，有嘉獻納，改錫京秩，將試爾能。夫大學

之道，由誠意正心，以至於治天下、國家。此爾昔之所聞於師，而成己成物之要在是也。勉行汝知，毋負所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〇。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制

紹興四年十月

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忠臣乎〔一〕。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爲忠臣，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君、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一。又見《四朝聞見錄》卷二，說郭本《後耳目志》，《宋史全文》卷一九上，《陳少陽集》附錄，《歐陽修撰集》附錄。

〔一〕殆：原作「始」，據《四朝聞見錄》改。

汪伯彥落職制

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視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四朝聞見錄》卷二。

辭直學士院表

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於雕鐫緝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惜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值，以陛下得意志廣，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四朝聞見錄》卷二。

論當今國勢奏

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爲之，今以爲難，不復有所爲，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爲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爲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宋史》卷三八一《王居正傳》。

以太祖太宗配明堂議

紹興元年四月

皇祐明堂，本非爲萬世不易之禮也。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祖太祖是矣，有德之宗太宗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者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並及於真宗。主上紹膺大統，自真至神，均爲祖廟，獨躋則患在於無名，並配

則幾同於祫享。望以太祖、太宗並配明堂，於禮爲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三。又見《中興小紀》卷一〇。

詳定襲封安定郡王事劄子

紹興元年五月

近來朝廷指揮定奪襲封安定郡王事。本部以燕王之後所執大宗之說，考之禮經及見行襲封法雖不合，然不敢以謂當封秦王之後令庇〔二〕，而乞取自朝廷指揮。居正切謂太祖皇帝生二子，長曰燕王，次曰秦王。燕王立則燕王之子孫相傳，世世不絕，秦王何與焉？宣和之末，識不及此，有司執文，遂封令盪。失熙寧後來捨從賁封世開之意也。伏乞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帝系五之三六（第一冊第一二九頁）。

〔二〕秦：原作「奏」。據下文改。

隆祐皇太后冊禮議

紹興元年五月

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稱之故。隆祐皇太后蚤儷宸極，雖蒙垢紹聖，退處道宮，而案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冢婦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典

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臣沮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其冊禮不須討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四。

乞許職任官宿齋于本司奏

紹興二年三月

每遇祀祭天地宿齋，緣天寧觀所蓋席屋間例窄狹，欲乞祠前一日赴祠所點饌畢，內有職任官各宿於本司，如合趁赴朝參立班，並免。《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七（第一冊第六二五頁）。

頒降童行度牒事奏

紹興二年四月

新法，空名度牒等係依茶鹽鈔引法，關防詐僞。今來童行試經，合給度牒，係本部照奏出給，填名降下元奏州軍，追試中童行正身，同師當官驗實給付。欲更不用字號料例公據勘合號簿。其空名度牒等自合依舊。《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三之三三（第三冊第二六八〇頁）。

乞令禮官合議配侑之禮奏

紹興二年閏四月

九月二日季秋祀昊天上帝，前二日，奏告神宗皇帝配侑。居正等竊惟去歲明堂大禮，是時禮官仰稽神宗聖訓，及取司馬光、呂誨、王安石等說，皆以謂向者明堂配以近考，失《孝經》本旨，遂請以太祖、太宗配。而朝廷參用侍從臺諫之議行之矣。其九月四日祀昊天上帝，實每歲季秋大饗明堂之禮。今既不敢因舊配以神宗，而去歲明堂緣奉詔書，參酌皇祐故事，有合祭並配之禮，與今來每歲季秋祀上帝禮復不同。乞令禮官合議，取旨施行。《宋會要輯稿》禮二四之八五（第一冊第九四二頁）。又見同書禮二五之八六（第二冊第九九七頁），《永樂大典》卷五四五六。

降付祭祀祝文事宜奏

紹興二年五月

檢會《太常因革禮》，景德元年八月十一日詔曰：「祭饗大事，交接神明，祝史正詞出於秘府，舉茲職業，尤在精虔。自今祠祭祝版，令秘書省官常切提舉，內中降出，令秘閣以木匣封鎖，付至祠所。」本寺契勘近來祠祭所降祝文，並未見用匣封鎖降付祠所，止是前期降付執事人，安奉去處不致嚴潔，甚非交接神明之意。欲乞自今後應祠祭祝文，於祠前二日令秘書省用木匣封鎖，降付祠所望祭

殿上安放看守，其抬擎人候禮畢歸省。所貴奉神嚴潔。《中興禮書》卷一五六。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七（第一冊第六二五頁）。

乞令諸路以天申節依減半法試經奏

紹興二年

渡江以來，條格散失，所恩例並權住。今歲給降空名度牒，不下五六萬，乃無一人以試得度者。請天申節令諸路依減半法試經，敢于格令合給外陳乞者，禮部執奏。《淳熙三山志》卷三三。

言省費裕國之策奏

紹興三年五月

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寇備敵與恤民之事，一切姑置，則省費而國裕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四。又見《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宋史》卷三八一《王居正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二。

主毆佃客致死不當減等斷罪奏

紹興四年四月

臣聞殺人者死，百王不易之法。先王非不知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人者又必死，蓋以謂殺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仁厚澤，萬世而不匱者也。臣伏見主毆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敕裁，取赦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鄰州，而殺人者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毆至死，亦用此法。僥倖之途既開，鬻獄之弊滋甚。由此人命寢輕，富人敢於專殺，死者有知，沈冤何所赴愬？伏望陛下深軫至懷，監古成憲，斷自淵衷，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五。

乞許候痊愈日上殿奏

紹興四年四月

被旨，候到，令引見上殿。緣見患喘渴，登對未得。望許令先次朝見，候痊愈日即起赴上殿。

《宋會要輯稿》儀制九之一九（第二冊第一九九七頁）。

論兩浙州縣事魔之俗奏

紹興四年五月

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迹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或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之人姓氏名字，相與訂盟，爲事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謂此先王道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臣愚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謂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於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

用心，率衆歸善，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六。

封還令應轉太中大夫詞頭奏

紹興四年六月

庶官中大夫之不可轉行太中大夫，則此祖宗之法，萬世不可改易。以令應爲賢邪，則貪婪苟得，衆所共知；以一太中大夫爲不足惜耶，則宗室之爲承宣使者不還踵求爲節度使矣。臣誠不敢曲從，助成朝廷之過舉。臣未敢命詞行下。《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七（第一冊第一三三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七。

乞重加貶削黃潛善汪伯彥奏

紹興四年十一月

伏睹近降指揮，追贈陳東、歐陽澈官職。陛下悔往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者爲之感泣。臣竊惟宰輔非才，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勝誅？然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鄉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無莫祀之主，雖俯從人欲，肇履帝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機之事實付之一二大

臣。而黃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尊任仰求之寄，固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爲初政之累。遠近詢之，無不感歎。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於今六年，陛下喜聞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於爵賞。使天下曉然，愚民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罪，非陛下之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於潛善等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咎，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目，仰睹君親？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潛善、伯彥無問死生，重加貶削，慰四海愛君慕義之心，彰二子殺身成仁之志〔一〕。《歐陽修撰集》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二，《四朝聞見錄》卷二。

〔一〕「將潛善」以下原無，據《繫年要錄》補。

乞蠲免淮南州軍生辰及大禮進奉奏

紹興四年十一月

上之所取於百姓之物，其名色雖不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之有餘，以助縣官之費一也。故朝廷當察民力之有無，不當問所立之名色。就其名色論之，生辰及大禮進奉，乃是臣子用致區區傾祝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朝廷察見民力無所從出，固合豫降指揮，曲加慰諭，以

將來生辰或大禮不須依例進奉。如此，則君臣恩禮，上下兩盡。朝廷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蠲免，蓋已非是。矧又以係是進奉之物，不許蠲免，臣竊以爲過矣。兼知和州申述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事理顯然。伏望聖慈特與蠲免，仍乞指揮戶部，今後淮南州軍應有似此起發之物，更切審度。如見得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出自朝廷，人知感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二。又見《宋會要輯稿》宗儒七之六二（第三冊第二三一九頁）。

乞追寢專委官檢察平江府開閣逃田數指揮奏

紹興四年十一月

竊見屢下詔旨赦文，倚閣逃絕，檢放災傷，四方守令奉行不虔，猶恐實惠未必及人。今州縣一有開閣逃田及檢放災傷去處，則監司便指官吏作弊，欲寘於法。臣已取會常州、鎮江府所放災傷，與平江府分數一同，其開閣逃田亦係已經去年開閣數目。其轉運司已依近降指揮，將鎮江府等處檢放數目牒提刑司委官檢察去訖。今平江府獨從朝廷行下，恐提刑司及所委官心懷觀望，保明不實，使逃戶及被災傷之人抑勒敷納，爲害不細。乞賜追寢今降指揮。《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八（第五冊第四八〇五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七四（第六冊第五九一〇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二。

論席益所請潭州造酒命官二事奏

紹興四年十二月

州郡公使造酒、命官限年之任，祖宗之法悉有定制。昨李綱知潭州，乞於所在州軍造酒，既不指定路分，又無所造石數，是潭州得於天下州軍不限石數造酒。今益乞依綱，公議以爲不可。初，綱知潭州，應朝廷所差官並不令赴任，自行辟置。自後彥質繼之，乞省部已差下人未赴任間，許時暫差人權攝；如一季內未到，即許審量奏辟。比之李綱，已極忠恕，所以朝廷姑從其請。兼彥質到任之初，係經馬友、鍾相殘破未久，本路全然闕官，是時權宜奏辟，理或當然。今湖南州縣稍已就緒，而益乞依彥質例辟官，公議亦以爲不可。欲望詳酌，將益所乞造酒且依彥質，就潭州寄造，月不得過三十石。其辟官，候踰年依條不該赴任之人，許行奏辟，庶幾稍近人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三。

乞令州縣將書板印三帙赴史館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之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又見《武林藏書錄》卷上。

封送炭樣奏

臣向者備官行朝，目睹陛下宮室卑陋，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簡，雖異時達官大姓之家有過於今日者。陛下悼國步之艱，猶有謙抑不遑之色，此必有司之過舉，諒非陛下之本心。臣輒將所降炭樣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四朝聞見錄》卷二。

進呈辯學奏

伏蒙聖慈許臣以舊所著論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進呈，得四十二篇，釐爲七卷：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四曰託儒爲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五曰隨意互說，反覆背違。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爲新奇，不恤義理。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集而成之，謂之《辯學》。《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八。（以上李文澤校點）

孫 佑

孫佑，漣水（今江蘇漣水）人，一說北海（今山東濰坊）人。建炎間知桐廬縣。紹興初知徽州、江州，提點江西刑獄，知平江府。四年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再知平江府，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以直徽猷閣知虔州，次年坐不捕盜，且奏事失實，奪職降二官。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六一、六九、七〇、八二、九〇、一〇一、一〇二。

乞蘄黃二州軍期控守從沿江安撫司措置奏

紹興三年三月

本州對岸，自舒州至蘄、黃，數千里間盡爲荒榛，既非所統，稍有動息，別無斥堠，甚非控守之計。請蘄、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并從本司措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三。

薦王蘋劄子

紹興四年十一月

權發遣平江府臣孫佑劄子：據府學生陶孝友等保舉布衣王蘋學行。竊惟主上親乘戎輅，臨幸本

府，軍務之暇，延見人材。今有賢士，近在數十里間，有憂時愛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素行高潔，朝野共知，伏望特賜敷奏，召赴行在，審察錄用。候指揮。《王著作集》卷一。

吳郡圖經續記後序

紹興四年六月

自庚辰八月權州祝君鏤版題跋之後，距今紹興甲寅實三十五年。佑被命假守，時兵火之餘，圖籍散亡，秉筆凝滯，觸事面墻，每賢士大夫相過必以諮訪。未幾，前湖州通判陳能十自青龍泛舟携此書相訪，開卷欣躍，因授學官孫衛補茸校勘，復爲成書以傳。異日職方氏續脩中興新書，當亦有取於斯，則樂圃先生之志不泯矣。紹興四年六月初十日，漣水孫佑書。《吳郡圖經續記》末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吳郡文粹》續集卷一，《士禮居藏書題跋續編》卷二。（以上祝尚書校點）

朱懷英

朱懷英，字晉老，建炎時建安（今福建建甌）人。

乞使金奏

建炎中

楚懷王以五千里之地，帶甲百萬，不能報父兄之辱，臣嘗憤此。願爲朝廷啣命折虜，責之以義，而大兵繼進。臣雖不免酈生之烹〔二〕，亦足仰成陛下孝弟之志，雖死猶生也〔三〕。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六，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宋史列傳補遺稿》卷五。（郭齊校點）

〔二〕酈：原作「死」，據《宋史列傳補遺稿》改。

〔三〕雖：原作「雄」，據右引改。

王圭

王圭（？——一一五六），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徽宗時爲朝請郎、直秘閣。丁父憂，建炎元年起復河北西路招撫判官，遷提點江東刑獄公事。叛軍張琪攻徽州，圭棄城奔休寧，責追一官衝替。紹興四年知泰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二十六年卒。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四八、職官七〇之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九、四五、七五、七八、一七五，《宋史》卷二四、三六三。

言守城之術奏

建炎元年七月

金人攻城多是數處併攻，如攻東者妄稱西壁已破，攻南者妄稱北壁已破，俟喧囂不定，即乘隙登城。又金人多用黑旗上城，務令守人奪取以惑衆。金人多拋大砲，宜用囊盛麩糠布於敵樓，則砲不能害。又女牆頭宜各置木椎一具，遇敵登梯，以椎擊之，不費矢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李文澤校點）

任 詩

任詩，建炎元年知光州，後帥夔州，以無治狀奉祠。紹興初仕至右朝議大夫、直寶文閣。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九九。

招置弓箭手事奏

建炎元年十一月

今來招置弓手係訓習武藝，以備使喚之人，如州縣官司輒役使，並從私役禁軍法。所置弓手如輒

非理、喫酒、賭博錢物，欲依禁軍法。所置弓手合用神臂弓、短椿弩、袖棍、槍牌之類并衣甲等，除神臂弓、短椿弩欲令屬縣計置材料，赴州作院製造給降外，有袖棍、槍牌、衣甲等，令逐州降樣，下縣置造，應副行使。弓手排補遷轉，本轄人及當案人吏乞覓錢物，並從贓法。其弓手輒敢無故下村，以捕賊爲名，搔擾人戶，乞覓錢物，欲並依強乞取法。如聚衆作鬧，扇搖人戶，情理巨蠹者，依軍法。今來逐縣置弓手，每遇將領教習，若不立定激賞，則無以爲勸。欲取其武藝高強人，每名欲支一兩銀碗一隻，小縣不得過兩隻，大縣不得過三隻。其次事藝高強者，支半兩銀碟子一片，小縣不得過二十片，大縣不得過三十片。乞每月一次支給，仍每上半年委本州通判同將領詣縣按閱，例物依大教法。已降指揮招五百人，續降指揮招三百人或二百人。竊詳法意謂恐錢糧不足，民戶騷然。淮南控扼要害處，人戶若有願召募五百人備禦盜賊者，欲特降指揮，如錢糧有餘，小縣所召募人不得過五百人，大縣不得過一千人行下，庶得州縣緩急可以守禦。《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一四（第七冊第六八〇八頁）。

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四二三頁。（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三八八四

劉 岑

劉岑（一〇八七——一一六七），字季高，晚號杼山老人，溧陽（今江蘇溧陽）人，述曾孫。宣和六年登第，建炎初以著作郎知鄭州，宣撫河東。紹興二年爲金部員外郎，除秘書少監，擢刑部侍郎，移吏、戶部。出知太平州，尋奉祠。七年，起知池州、鎮江府。召爲吏部侍郎，復出知潭州，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三十三年復職，知泰、揚州，除戶部侍郎，隨軍北征，爲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再奉祠。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乾道三年卒，年八十一。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一九、職官七〇之一五、職官七〇之二四、選舉二四之一九、食貨六九之六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六、五三、五七、七二、一一〇、一一七、一二六、一二七、一四一、一七〇、一八二、一九〇、一九三，《景定建康志》卷四九，《宋史》卷二三、二〇三，《至正金陵新志》卷二三下。

乞詔四方購求遺書奏

紹興三年四月

切惟祖宗創業之初，開三館以儲未見之書。艱難以來，兵火百變，文書之厄莫甚今日。雖三館之制具在，而向來之書盡亡。乞詔四方求遺書，以實三館。果得異書，且應時用，則酬以厚賞。《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二（第三冊第二二四一頁）。

措置御前軍器所官吏奏

紹興四年四月

見今製造諸色軍器浩瀚，全藉官吏協力辦事。今參照舊例，隨宜相度下項：一、本所舊額，局官四員，監造軍器官二員，共六員。後來節次添差到三員，委是管幹不前。欲更復置監造軍器官一員，分認作分，監轄造作。一、本所舊額準備差使一十八員。昨緣置器甲所，令分減事務，並行減罷。今欲只乞復置準備差使二員，分委幹事及差出督促物料。一、本所舊額監門官二員，後減一員。緣本所給納官物浩瀚，并工匠一千九百餘人出入，欲乞更復置一員，分番輪宿，專在門首照管。一、本所人吏回分之内所留不及一分。今來事務繁重，欲乞量行復置前行、後行、書奏各一名，貼司二人，相兼應辦。一、轄下提轄所等處舊額人吏共四十四人，昨裁減外止有八人。今欲乞復置後行一名、監造軍

器手分、書手各一名，受給手分、造帳、司庫、經司各一名，大門書手一名，共七人。一、所乞復置官吏，其請給人從等，並依見行條例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六（第三冊第二七二四頁）。

用舉主注官事奏

紹興四年四月

紹興新書，應用舉官奏狀到部，方許收使。承指揮，自今年二月七日奉行。本部未降新書以前，升改外，餘用舉主入遞較量分數。從事郎有舉主三人，從政、修職郎有四人，通注縣令、知縣，並止繳照牒或奏檢；其用舉主免試，亦止繳奏檢。似此收理名次，判成行闕，人數頗多，若一一須要奏狀，深慮留滯。欲乞且依舊制，其發奏在今年二月七日以後，自合遵依新書施行。《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四之一九（第五冊第四六二八頁）。

迪功郎改官乞遵依舊例施行奏

紹興四年五月

迪功郎考第不滿，若改本等合入官，依格改承務郎，如與改次等合入官爲無等，可降本部。未奉行新書以前，遵依元豐二年九月六日詔例，不降等，止與改承務郎。今來紹興吏部一司法內未有該載，欲乞依舊遵用。《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三十四（第三冊第二六三九頁）。

言諸處關報銓選文字差誤事奏

紹興四年五月

銓選注擬窠闕及奏舉關陞改官之類，諸處關到並會問進奏院以憑施行〔一〕。緣供報文字往往差誤，全無畏憚。乞依紹興三年四月旨揮，如有差誤，從本部徑直送所屬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四八（第三冊第二三九五頁）。

〔一〕「行」字原缺，據文意補。

薦張松通判揚州奏

紹興二十九年七月

右朝奉大夫張松敏給精幹，材力有餘。往年梁揚祖在虔、洪，頗得松力。若使治兵訓民，必有可觀，乞增置本州通判一員，以松填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兩浙酒坊事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楊存中并趙密獻納兩浙酒坊七十四處，奉部將鹽官等九處並改激贍軍激賞酒庫〔二〕，差官措置開沽，歲收息錢四十余萬貫，應副大軍支用。其餘六十五坊係委兩浙轉運司檢察措置開沽。今照得數內湖州德清、武康、上伯、和平，秀州新城、永樂、當湖，平江府平望、程林、支塘，常州潘幫、樂社等坊，自來人煙繁盛，係是三萬以上，場務尚有未賣煮酒二十餘萬餅〔三〕。欲將德清等一十一坊作八庫並依鹽官等九坊體例，改作贍軍激賞酒庫，從本部選差監官前去措置開沽。《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三（第六冊第五一四五頁）。

〔二〕激贍軍：據下文，當衍「激」字。

〔三〕尚：原作「賞」，據文意改。

乞賑濟淮南流移災民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契勘淮南流移百姓老小扶携飢餓，乞丐於道，無所依倚。欲望特賜行下沿路州縣，計口給米二

升，於常平米內應副。仰將官舍及空閑寺院廊屋使之棲泊。或欲往他州依倚親戚者，如法計程給米，津遣前去。候至春暖，言借糧種，授以近地逃田，使之耕墾，以養其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六〇（第七冊第六三五九頁）。

書簡帖 一

岑再拜：東觀自昔必擇名流，往歲范淳夫爲夕郎，呂子晉爲詞臣，張文潛爲右史。近年楊中立亦自是爲大諫，晁以道爲少蓬。間出補外，雖如劉無言以罪黜，亦得建昌軍。岑也不才，誠曰濫處，然自元豐改官制後，著作郎無罪出待二年闕，爲興國通判者，必自岑始也。伏惟通前古事實，熟本朝典故，誰出執事右者？岑今不敢覬望，如前輩得進用，且引當家惡例，求一壘牧民，可乎？筠州本是舍人提封，儻出一言，岑可以飽。願哀其窮，力賜推轂，不敢忘。異時廟堂雍容，則所覬望不但爾也。岑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二

岑再拜：岑孤遠，辱被知遇，所從來久，拔茅連茹，豈所敢覬？自惟居閒，衣食不足，今筠州未

有人，如得續貂，何幸似之。然不知誰能動心出力也。岑昨再出，割河東縣郡以資敵國者，使指也。岑受命而不受辭，違詔留地，矯制督兵。原岑初心，出于忠憤，無所坐罪。適怨家當國，入熟而遣之，有識之士多爲不平，而蹤跡孤外，曾無孰何之者。今朝廷以至公徠士，念失職于一夫。適公入朝，顧所存憐，誰若門下？或稍借重筆端膚寸，膏潤枯槁，一明賞罰，以勸在位，何獨岑之志也！岑本書生，無長才具，足副時須。方茲艱難，試加使令，直前犯患，義不顧身，或有寸長，伏惟加憐察焉。岑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三

岑惶恐百拜：伏奉墨帖之賜，拜受欣然，如造師席，幸甚幸甚！蒙鑄喻曲折，更荷門下睠記不忘之意。岑疾病支離，無復餘念，志在醫藥而已。得左揆答書，未及他語，岑不可但已，須著再請。岑得如志，最上策也。設左揆不以爲然，願借一言之重，但易得一有醫藥處，投老殘年，生理可得，敢忘大賜？心之精微，筆墨難見，更惟垂察。岑惶恐百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四

岑悚息：岑親妹之子葉熊。爲大府法曹掾，願教之誨之。仍求一改官狀成就他，所深望也。又有聳之子陶植，爲吉水令，亦望青矚，幸甚。淮上有可教，無小大，下諭，所願奉承也。岑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五

岑惶恐：岑輒有小懇，冒浼台聽。家弟嶸得備吏屬，且自往歲蒙顧遇厚甚，相見此時，芘賴不淺矣。然去替甚近，尚少關陞一章。岑與江西諸使者皆無雅素，門下少留念，似不難辦者，不審可遂調護否？言之僭易，不恃深睠，敢爾耶？岑惶恐。《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六

岑再拜：見南山齋石刻，似聞嘗見之，敢以塵冒。但居間無使令，匆匆裝標不辦，因不復事此，

惟深察。敝邑或有可教，岑願聞願聞。岑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賀王茶馬啓

伏審榮陞計府，申莅茗司，千里傳聞，一詞懌豫。百吏共推於大手，兩川將至于息肩。必著宏規，永驅宿弊。恭惟某官識攄異稟，行覃前脩，出乎忠孝之故家，辨若功名之餘事。一言一樂，無俗士篆刻之風；百舉百能，守先朝篤棐之論。惟獨蘊於天而絕異，故所臨之地而有聲。大盜驚心，坐安北服；小民引領，以治南充。辟止辟而刑祥，心格心而吏畏。果躋峻職，益簡上心。茗旗將擷于群秀之中，有遺味矣；驥足行空於萬里之外，無留良焉。行爲異最之升，重見脩門之入。某受才實散，荷賴特深。久慚東閣之遊，退逐北堂之養。既一生不得文字之力，故百里不免簿書之勞。身留空山，日對小吏，睇窮途而甚感，望舊館以祈恩。魂夢交馳，典型未遠。驟聞好語，豈敢賦十里之詩；已振敝冠，固將卜三沐之見。其爲欣悅，莫究賀悰。《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

自興國倅除知道州謝政府啓

士無常產，靡忘餬口之心；帝有恩言，遽辱專城之寄。明排陷於曩歲，鑑枉直於公朝。揆厥由

來，固知所自。伏念某病惟立骨，衰豈待年？天與數奇，憂患衆而歡樂鮮；志多不就，行立少而坐卧多。屬時艱難，心懷憤懣。朋友偶稱其曲學，朝廷亦許以小儒。讎書道山，直筆東觀。會兩河垂喪於醜虜，以一介承乏於行人。叱馭固勤，解紛曷補。念出疆專於社稷，遂渝割地之盟；知救火難問主人，因矯督兵之詔。雖僅免於辱命，曾何有於成功？怨豈在明，昧知微於不見；官過其望，殆虛傳於奮行。密羅謗書，旋爲逐客。轉徙江湖之上，往來茗雪之間。去國已賒，慕君彌篤。安里門之匏繫，意絕清流；從宦牒之瓜期，分投散地。但資微祿，敢嘆卑官！不勝治中之勞，忽豫承流之選。而況春陵佳處，營道古州。袤長沙以直南，山無鵬鳥；距潮陽而稍北，水絕鱷魚。森爾九疑，宛然一窟。遂欲弔靈均於湘水，叫虞舜於蒼梧。寫獨紙以窮愁，訪矮民之疾病。繼陽城而書下考，追元結以頌中興。或盡小能，仰副共治。此蓋伏遇某官大鈞播物，一德格天。下白屋而躬勞，見周公之美；爲蒼生而特起，成謝傅之功。蟠木曲爲之先容，采葑不遺於下體。哀窮悼屈，誠有味其言哉；捨短取長，可謂仁之方已。猥分民社，俯逮蒯菅。重念某坐隔華塗，居爲棄物。沉舟側畔過，殆閱以千帆；翦翎籠中翔，曷追夫百鳥。闔門待哺，無地置錫。歲月驚于閑中，觀闕遙於天上。倘復需期六百日之遠，而使挈帑三十舍以歸。旅雁必謀於稻梁，老馬定疲於衢路。伏惟春雷起蟄，和氣噓枯。若金在鎔，已荷洪鑪之賜；自卵而翼，更懷大厦之棲。《宋四六選》卷一七。

題唐范柱國誥

漢唐以時用武功爵、用散官、用勳尚矣。唐故事，有宰相而階將仕郎。今良鄉公雖主簿，而勳乃柱國，其踐歷也深矣。惜乎，史氏之闕文也。紹興廿五年七月十八日，吳興劉岑書。《鐵網珊瑚》卷三。

忠節廟記

乾道三年

上即位之明年，建元隆興，夏四月，命少傅樞密使魏國公浚董師北征。五月甲子度淮。己亥，與金人戰于符離，拔其城，前將軍珙死之。魏國公具以聞，有詔贈珙閬州觀察使，官其子若弟八人，命建康守擇佳山廟食之。十二月癸丑，廟成，賜號忠節。惟將軍姓王氏，字伯溫，濱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謚威定、諱德之第三子。今武康軍承宣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珙之弟（一）。威定公以西州虎臣，遭時艱難，捍大敵，立大功，爲中興名將。威定沒，太上念之深，收用其諸子。紹興三十一年冬（二），金主亮入寇，駸駸逼江，岑以尚書戶部侍郎被旨行江上。時將軍兄弟守柱石，敵張甚，淮屯多失守，將軍列彊弩楊林堤上，持滿待敵，我師乃濟。亮銳意渡江，將軍戰艦中流遏擊，大破之，亮即日遁去。明年太上內禪，又明年聞符離之役。後四年，岑至自江西，纔入秦淮，殿前公遣刻省潘壽隆持書

來曰：「自逆亮死，朝廷未嘗弛備，而敵情狙詐無狀，陰擾淮人，使不得莫枕。中原遺民繼踵請命者不絕，逮王師北度，所至迎降。珙弟先拒隋河口，而復進及符離。敵騎來，我軍以五色分幟，珙率所部絳衣鐵冠，奮勇苦戰，自辰至申，凡數十合，敵軍辟易。俄敵帥擁精騎數萬直指珙軍，飛矢如雨，貫胸洞脅。珙拔箭鼓作，益死戰，招討使止之，珙奮然謂：『國家多事來，先人以善戰名，珙何敢辱！今日以馬革裹尸，幸矣。』復上馬，激將士，奮臂大呼而入，手格殺數十百人，城拔而珙亡矣。此弟兄時已不凡，先人討賊山東，留之濟上。方八歲，爲賊所掠，問其名，曰：『我王夜叉子也，我父惟能殺賊。』賊驚怖不敢害，具鞍馬歸之。後十餘年，金人寇淮南，諸帥合戰柘皋，先人自采石濟江，襲取昭關，珙不俟命，率騎士由萬歲嶺以前。宣撫使張俊揮之殿，珙曰：『父豈少我乎，父不顧死矣，子當從。』珙平時喜書史，至古人死節處，輒掩卷太息垂涕。在軍三十年，得賞賚輒以享士，士以故樂爲之死。重念先人易簣之誠，曰：『我起隴畝中，專斧鉞爲將帥臣，上恩我厚矣。我死，汝曹當捐軀以報，不然非吾子也。』珙果不辱命矣。珙晚出，雅聞杼山平生以名教自任，願借此筆以激後來。」岑不識所謂前將軍，而聞其不辱君、不辱親、不辱兄如此，宜大書深刻，以侈上賜，以來無窮。謹題曰《贈閬州觀察使王公忠節廟碑》，因作詩遺其子露，使歌以祀之。將軍家世隴西，秦將翦之後。我國初徙通遠軍熟羊寨，後所謂鞏州者，今陷敵矣。威定公統軍來建康，因家焉。辭曰：

皇天佑宋生虎臣，奮身囊韃起西秦。勇義智略衛霍倫，西平再見愬復興，疾首仇敵敢憑陵，恨不一舉空朔庭。鳴劍抵掌志幽并，提兵北趨指神京。遇敵大戰符離城，絳衣鐵冠目怒瞋。敵衆

辟易屢竄奔，飛矢洞脅殞其身。帝心震悼詔廷紳，一旦失此飛將軍，作宮廟食妥其靈。生爲人雄死明神，雖歿不愧遠與巡。氣衝斗牛叩穹旻，臣魄長駐大淮濱。鎮山之南勒堅珉，百世紀兮慰忠魂。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吳興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岑撰并書。《景定建康志》卷四四。

〔一〕司：原誤「因」，據《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二改。

〔二〕三十一：原作「三十二」，據《宋史》卷三二《高宗紀》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五改。

全州學記

古者，國之政事未有不成於學校也。獄訟，士之事也，而聽於學；軍旅，將之事也，而謀於學；進賢退不肖，相之事也，而進退於學；命令，君之所作也，亦得議其善否於學。是國之政事皆成於學矣。而諸侯之學，非受命天子則不可，豈若後世郡國而皆有也？漢興，反秦之弊，武帝采用儒生董仲舒、公孫弘之言，稽古立太學；而文翁爲蜀郡守，起學宮成都市中，蜀民大化，由是郡國皆有學矣。然不過立博士、養弟子員而止，其政事則不與也。其治功不能如古者，有由哉！至於習文誦數，使先

士之言不亡，而民知孝悌忠信禮樂廉恥以成其俗者，猶其效也。今天子再造區宇，廓清氛祲，勞來還定，與民休息，孝悌之誠達於上下，寧神事親，靡求不獲，弛兵休士，遠人咸格。乃率舊章，郊禮天地，興廉舉孝，命有司建太學，擇吉日率臨視之。又詔奉使典州與郡縣之吏，皆責以學事。頒鄉飲酒之禮，使士大夫春秋有事其中，貴禮尚齒，以興民行。文治炳然，與三代同風，盛矣哉！全之爲州，南接百粵，風聲氣俗皆近粵，其君子則有齊魯之風，不由立學而何？學始於慶曆四年，今三遷其址矣，而居宇不修，學者病焉。知州事高君楫與通判事王君著鳩工庀材，易其敝壞，繼其闕乏，闢其壅蔽，自齋舍至於庖湢，莫不有所。會頒御製《文宣王贊》及書群經、子、傳於州，則尊而閣之於講堂之左。且出私錢，率士合財，買田以補食之不足。學無官師，得命吏如此，而前進士鄧深實來。官得其人，而居以安，食以飽，學者益衆。於是相與求予文爲記。夫能宣天子之化以被於下者，吏之職也。強問學、正身行、以承天子之德者，士之職也。二君之舉既得其職矣，則士之游息於斯者可失職乎？《粵西文載》卷二五。又見康熙《桂林府志·學校》，《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〇四〇四、選舉典卷二一。

亦愛堂記

童氏，盱江之著姓也。有袁州之學教授曰宗說，即鄭圃而堂之。余適讀陶靖節「吾廬」之句，因名之曰「亦愛」。雍正《江西通志》卷四〇。

唐資政公重墓誌銘

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二聖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年號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人重兵屯河上，陝西大震驚，告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興一道已並邊矣。岑適使虜，自汾晉渡合河津，由關中以歸。方入朝，宰相傳上旨於政事堂，訪可以爲永興帥者於岑。岑曰：「陝西事宜素重，況多事之初，永興之帥其材尤難。有天章閣待制唐重，今守同州逾年，與敵對河，守備百出，民不加斂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敵陷蒲、絳，將及同，同人度不能守，重開門縱之使出，自與殘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知有備，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之志在許國，每一及時事，輒噓唏慷慨，泣下霑襟，見者皆感動。蓋其忠義足以服人，才智足以應敵。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閣直學士、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前帥范致虛先提六路兵東向勤王，留連陝州不進，公自同州移書責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憂國，宜如何哉！且京師以秦兵爲爪牙，四方以京師爲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其言累千百，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虛竟不能前也。逮聞京師失守，公慟哭瀝血，檄諸道使勤王，且勉其效死盡臣節。會永興令下，慨然就國，以勤王自任，日條關中利病，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表言關陝山河形勢，迎請主上入都關中。論急務有四、大患有五，大率以都關中爲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

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爲敵有。又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犄角以緩敵勢。至於用忠直，正刑賞，皆中興急務所當先者。上嘉其忠，進龍圖閣直學士。時敵在河中，窺關內甚急，而所部銳兵朝廷盡以付制置使錢蓋。公上書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半年之間，所談不知幾千百言，皆不報。十二月敵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興。城中兵不滿千人，嬰城固守九十日，援兵竟不至，而大將傅亮以部兵降賊，城遂破。公尚餘百兵，與接戰城中，衆潰，中流矢以死，年四十六。部曲中有感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斂藏之。後長安平，成都漕趙開與公素友善，遣人取其喪以歸。既至，子弟欲易棺櫬，見刻其姓名月日於側具在。初，敵將至，公自度孤城決不能支梧，語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智巧？一死報上不足惜。」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上聞而哀之，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訪雍帥也，岑既以公薦，而又薦提舉常平鄭驤守同州，永興通判曾謂爲陝西轉運判官，朝廷皆用之。後虜渡河，鄭驤死於同，公與曾謂死于雍。嗚呼！三人者可謂不負朝廷矣。公死之九年，其子柁以狀告四川制置使曰：「先人以從官典方面，不屈節死矣，恤典固已拜賜，而未有以易名者，柁不能自陳。」於是以其狀聞諸朝，朝下太常考其忠壯，謚之曰恭愍。又二十三年，柁守沉黎，秩滿造朝，請崇道觀以歸。道過金陵，岑適居瀨陽，柁以公所著作七篇與書及五詩來，具道往事，且曰：「知先人之詳者惟公。今埋土中三十年，而墓道之碑未備。有里丈人師驥所狀在，幸公其銘之。」岑讀之，泣曰：「尚忍銘吾元任也邪！」岑早孤，幼歲困太學，嘗作

《呼天詩》自見。時公官中都，未識面。故人史堪取岑詩藁以云公，公因囑和，自是始相識。逮岑歸自河東，道過長安，公以同州守來白事經略使府，又相與晤語，慷慨憂國之言一無不合。及謀雍帥，岑不敢及它人，而公卒能死節。向使有兵有食有權，則勤王之事必大有所就。惜夫天以高節令名與公，而不使其成功，此韓愈之所以傷張中丞也。嗚呼，尚忍銘吾元任也邪！公字元任，眉山人，爲兒時已不凡。祖母宋嘗令讀裴度《武侯廟碑》，一覽不再讀。十二賦陳平詩，已有大志。十三通《左氏春秋》大義。既入太學，二十七登大觀三年上舍第。時臨軒問禮樂制作之事，諸生惟稱盛德，公獨以孟子事親從兄之說對，其略以裕陵爲父，泰陵爲兄，嘗原仁義之實，奚制作爲？擢居乙科，遂知名，得蜀州司理參軍，徙成都府府學教授。成都帥多貴人，率事嚴重，下視其屬，如徽猷閣直學士吳拭、龍圖閣學士許光凝，皆上客待之。府有大事輒咨焉，公必盡所見以事其長；若論議未合，必爭之歸於是而已。用薦者改奉議郎、知懷安軍金堂縣。許光凝入朝，薦於宰相，得辟雍錄。是時邊臣多希功幸賞，以欺朝廷，至於誘羈縻蠻，使貢不毛之地建立州縣，張官置吏以困中國，其害甚大。公遽言之朝，遂召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憂，服除，爲吏部，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月金人寇邊，燕山安撫使蔡靖方告急，而郭藥師叛，導寇以陷燕，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禍起於開邊，開邊之謀始於童貫，金人兵鋒甚銳不可當，宜誅貫以謝邊人，庶可以緩師。宰相不能決，謀遣給事中李鄴出使，未及而敵已壓境，都城已戒嚴矣。太上皇內禪，淵聖即位，明年正月改靖康。方圍城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中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講和、親征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

執廷辯之。姚平仲既敗，敵愈熾，索金帛甚急。中書侍郎王孝迪大書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人得告之。公曰：「審如今，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初政如此，將何以化天下哉！」與同列御史迭疏論不可，遽罷此令。金人退師，遷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執不下。當路大不樂之，與孫覲、李擢、李會、師驥以論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閣修撰、知同州，除天章閣待制。頃之，遂守永興。公生巴蜀，起布衣，才官中都，聲望已籍籍，守邊又能死事，其名固足以傳不朽。然公之死，實自岑發之，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豈不痛哉！公世家眉，十一世祖興國以孝聞於唐建中初，黜陟使狀之，以慈孝旌其墓。曾祖可言、祖淑，隱德不仕，皆以孝友稱。父堯臣，以公貴累封朝奉郎、緋衣銀魚，居于家。方公訃聞，朝奉君歎曰：「吾兒平生忠壯，見於辭色間。自聞其守邊，吾度其必死節，今果然矣，吾兒得死所矣。」後二年朝奉君亦卒，與其配安人程氏同穴以葬。公累官朝請郎。有二弟：量，思。量以建炎奉表恩補將仕郎，思未第。夫人程氏，後元任一月卒。一男子，柅是也，今爲右朝奉郎。四女子。柅以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舉資政之喪與程夫人合葬于安鎮鄉吳本山下。岑與公識面雖晚，共話不款曲，而心相知則如舊交也。況其大節昭昭如此，刻之豐碑，置之墓道，使行者見之，曰「此吾宋忠臣唐公之墓」，其誰曰不可？銘曰：

嗚呼唐公西南英，氣鍾岷峨淑且靈。布衣起家驚一鳴，筍班雍容藹休聲。艱難守封死于兵，精忠凜然表後生。哀哉白壁藏泉扃，氣衝斗牛藏玉京。山川空留萬古名。《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

宋故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光祿大夫

少師洪公中孚神道碑

乾道二年

徽宗皇帝敕：「朕惟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二百年矣，今海東聖主興，十五年間盡有其地，即帝位，稱大金。遣人來海上，約夾攻，許以燕雲之地歸我。密詔爾河北諸帥經略之。」諸帥競以燕雲吉語告，獨顯謨閣學士、真定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府事洪公中孚極論其不可，且曰：「臣遊邊久，熟知燕人情狀，質直尚氣義，少文華。因曩時遼主洪基用其相劉六符之言，大蠲燕雲賦，遼雖弱，其民心不忘也。朝廷與遼人通好久，一旦欲與大金共覆滅之，於理安乎？恐滅遼之後，大國不易之事也。」凡數百言，言皆切至。會遣中貴人譚稹來議，公曰：「爲此謀者國之賊也。」稹大不樂，竟劾公，使奉祠去，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後四年，復待制、知揚州。歲大旱，飛蝗蔽空，公來之夕雨。朝廷方尚黃老，道士林靈素橫盛，其徒自東南以巨舟重載過淮陽水，時輒啓閘，閘吏不敢誰何，公廉得之，皆致之法。俄以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歸許昌。宣和末，河北、京東盜起，張仙爲最，上命公以禮部尚書撫諭之。中人李彥領西域事於許昌，素不快公，聞仙欲降，遽以大夫刺史錦袍金帶與之，既奪其功，又誣致公等以罪，於是屬吏皆付開封獄。公乃請老，得龍圖閣學士，提舉

亳州明道宮。不旋踵奪職；獄竟，又奪一官，停于家。頃之北方兵起，自燕雲趙冀而來，直抵京師，以城守命李回。回勞軍河上，見公許昌，公力言京師不可守，回不能用，乃歎曰：「遯尾厲，吾其歸故鄉乎！」遂南下抵錢塘。禁卒陳通判殺提點刑獄周格，甚張，公奮然以禍福譬曉之，卒不敢肆掠。事平，乃還居徽州休寧。建炎二年冬祀大禮，復龍圖閣待制致仕。紹興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八十三。累階至中大夫，爵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遺表特升四階，大禮贈光祿大夫，進贈少師。公諱中孚，字思誠。高曾以來皆隱居不仕。考諱文演，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教子甚力，公能承其志。幼穎悟，讀書一過不忘。十四爲鄉舉首選，避先進而居第二。壯遊太學，藉有聲稱，神宗已知其姓名，當時名流如蘇東坡亦與之厚。登元豐二年進士，起家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黃岡尉。鄰盜張韜以三輩擾境上，久不獲，公單馬出境，追及，發三矢斃之。連丁永嘉夫人、金紫憂。元祐四年主成都簿，劾門蠻叛，帥以屬公，即日度笮橋，呼酋長慰撫，使歸命，人謂公膽大於身也。以薦改宣德郎，知蜀州新津、襄州光化縣，通判代州、河東漕。屬近臣薦公文學政事，召對便殿，論錢幣源流及河東用度，上是之，命提舉河東常平。歲省大司農億萬費，增秩改轉運判官。奏計及鄭州，聞夏人入寇，即日還治所，密旨令節制行軍，深入賊境，六度無定河。會諸將議城銀州，事已，按轡徐行，鼓吹道從以還。歸奏，除直龍圖閣。升轉運副使，錫三品服。經營慕奈城，入他界三百里，夜半至城下，覽山川密圖以聞。熙河新邊乏用，以餘金五百萬助之，上喜，謂得劉晏矣。改漕熙河蘭湟路轉運副使，進集賢修撰，興鼓鑄，榷酤市易。又安西產米地，博糴厚賞，募邊運

清樂，不拘常格，人樂從之，雖漕潢二水深淺，竟不以爲難，邊乃無乏憂。樞密院創崇威、崇銳兩軍，邂逅入對，極論國家養兵已多，而又增新軍，費何從出？上悟，遂罷之。湟、鄯、廓皆極邊，行苦剽掠，創烽臺，置傳立石要害處，以閒田給候人使自耕，邊患遂息。又清河東戍卒代蘭州坐團者，給鎧仗，使遇賊得自擊，置通州、通津二堡以扼其喉。七寶山產金銀銅錫雄黃等甚富，或勸興廢以助國用，公曰：「是足以啓敵人心。」青唐內附，公夕出寧州，夜半至宣威城，過鐵葫蘆，酋長遮道獻牛、酒，公知人情無他。入奏，進顯謨閣待制，升都轉運使。上知公中立不倚，勞問甚厚，公頓首謝。公自以受上深知，每論人情利害、人才能否，皆無隱衷。上幾欲授以政，輒有阻之者。公聞而嘆曰：「我雖不作宰相，然亦不過嶺矣。」既行，上命宣慰青海，丙靈族帳名酋羅拜道左聽詔，且乞佛像以十數，公因留詩青唐古寺壁間。召爲戶部侍郎，又以待制知開德府。時方受八寶禮賜如南郊，有司告乏急，召入戶部。去京師三十里，使促入都堂議，公命吏曰：「賜已備，宜以聞。」吏惕息不敢書，雖尚書亦然，公獨奏，果無缺。吏畏公聰明，思有以中之，白開封吏庇鄭伸逋負不追者，公曰：「后父之外別有鄭伸邪？」吏戰栗語塞。夏人賁金玉寶貨來求售，公坐驛中使廷見，彼曰：「我雖微，亦使人也。」乃遣譯諭曰：「爾以貨來，直賈耳，何使爲？」於是酬其半。夏人謂無戲我，公曰：「往者回鶻入貢，道而境，掠其貨而有之，舊故俱不問，尚敢校邪？」始得公姓氏，驚曰：「初不知河東洪老子也！」拜而去。上喜，以詔褒之。一日論陝西茶馬課不登，上謂：「神宗朝岷山茶一垛可易一馬，厩中未嘗告乏。今茶數倍矣，馬不致，奈何？」公曰：「蕃部日飲酥乳，恃茶爲命，若稍重

茶禁，不急於馬，則馬自至。」解州鹽池歲供八十萬，池壞，始行東北鹽，歲得三百萬，而議者欲復解鹽。公曰：「解鹽非暴以烈日，鼓以南風不可成。今厚灌水以積成之，味苦而不可食。中外已便海鹽之甘矣，其肯即之乎？若推廣東北之法，歲入何啻三百萬哉！」後卒如議。頃之，以病告，得徽猷閣直學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夏人重兵壓境，來議地界，公飭諸將宜乘便掩擊，賊皆遁去，且移書來罷議。久之移潁昌府，復帥太原，徙真定。過闕，薦可任都司版曹者十餘人。討論明堂制度，俄充京兆府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入覲，言軍政之弊甚力，又言：「祖宗待遇近臣，優禮貌，責報亦不輕。身在遠外，聞朝廷政令有不當輒極論之，雖大臣臺諫亦莫敢妄議。熙寧以來，政事一變，自廟堂大臣、侍從臺諫繩以法度，使不得措一辭，治忽皆不聞。近又升走馬承受、廉訪使者，以監外臺，雖安撫、轉運使皆不敢誰何。部吏苟且蒙蔽，不可勝數。」上稱善久之。復守潁昌，提舉嵩山崇福宮，知東平府，再移真定軍。城寨近山，多大木，百年矣，北伐有期，公請削山峻塹以防不虞。未報，公已去。後北兵入塞，果由此道。嗚呼！承平百餘年，習熟軟美語相容悅，當時近臣肯不顧身而言得失如洪公者，幾人哉！宣和五年將得燕，岑亦從公後，時遼主軍瓦橋待報。遼之臣王芮來童貫軍中，乞燕雲之地存遼祀，且爲朝廷屏蔽，貫不聽。芮曰：「吾國以騎射爲生，尚不能制西夏，況中國以禮義治者邪？納忠而不我用，兩國之禍未艾也。」慟哭而去。初，寮寀嘗命岑作奏，乞罷此役，疏上，亦不報，惜乎！公以紹興庚申十一月葬挾山，後二十七年歲在乾道丙戌，季子彙爲撫州軍事推官，以書來告曰：「先君墓木拱已久矣，碑銘尚缺然。知先君舊事可以告者，非杼山而誰？」於

是爲不辭而銘之。公配福國夫人程氏，前二十五年卒。子男五：知微、知彰，早喪；知柔，以右承奉郎、河東提舉坑冶鑄錢，兼經略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卒于官；知彝，今爲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彙，爲撫州軍事推官。女二：長歸左朝散大夫、通判亳州劉勛，次夭。孫男六：邦彥，右從政郎、保康軍令；邦傑，右承務郎；邦彥，右迪功郎、襄州穀城尉；邦廕，右迪功郎、保康軍節度推官；邦膺，右迪功郎、舒州太湖縣主簿；邦應，薦未命。孫女四：長適左承議郎、尚書比部郎官陳祖言，次適右迪功郎趙公儼，餘幼。公上世貫青州北海，在國初爲濰州〔二〕，後徙下邳，今淮陽軍。十世祖經綸，仕唐德宗時爲黜陟使，議罷方鎮侵兵，朝廷恐召亂，左遷宣歙觀察使，因家焉，遂爲休寧人。銘曰：

七朝之英，南國之靈，忠烈馳聲。蜀漢翱翔，將命朔方，慰彼西涼。乃作六州，如古諸侯，齊晉之儔。時方取燕，公獨慨然，抗疏叩天。秉心剛忠，會不我從，氣干園穹。喪斯若人，將四十春，乃求堅珉。刻此詩聲，以表高塋，以告昆仍。《新安文獻志》卷七三。又見道光《休寧縣志》卷二〇。

〔二〕濰：原作「灘」。按《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乾德三年於青州北海縣置濰州，是「濰」乃「濰」之誤，據改。

向子忞墓誌

向子忞字宣卿。朱丞相勝非以督府討李成於江西，屈公參議。有一縣令以不廉被訟，方求薦書入幕中，公具以姦贓白丞相，俱斥去。因論君子小人不可使混雜以亂政，丞相皆納用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六九。又見《翰苑新書》前集卷三九，《秘笈新書》卷七。

祭大慧禪師文

嗚呼大慧！示現於世，說法度人者七十五年。道大孰擬？直與古佛黃面瞿曇並軀而齊肩。正法寂寥，誰與扶持？賴吾大慧振起而復傳。道眼如斯，人天歸向。方當一心，恃賴慈護，如子念母，如病得藥，如徒得車，如涉得船。衆生如雲，與師有緣。聽法未厭，云何忽焉？雖聞示寂，尚冀住世，竟不少留而般涅槃。如師之高，生死去來，夢幻泡影，皆示教而設權。天人之姿，今復何在？懷想瞥欬，猶了了於目前。唯是老朽，識師京都，遇之擇木之堂，別之吳山之嶺，屈指于今，幾五十年。心眼相照，無復世態，爲衆生痛，徒想像於靈筵。形雖已矣，隨緣赴感，當不離菩提座，而遍於三千大千。寓情斯文，如何可言！尚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八八五

何 麒

何麒，字子應，永康軍青城（今屬四川都江堰）人，張商英外孫。建炎元年爲宣教郎。紹興中，知合州。歷右通直郎、直秘閣。十一年，特賜同進士出身，遂命爲夔州路提刑。十二年，入試爲太常少卿，依舊直秘閣、知嘉州，移邵州。尋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道州居住。紹興末，稍起爲四川安撫制置司參議官。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一四一、一四二、一四八、一五〇、一七四。

荔子賦

朱夏正中，炎暉麗天。有煒斯果，爭華鬪妍。爛巴山之綺錯，濯涪水以霞鮮。倏睹扶桑，于濮之巖。擢二本以森張，若九微之並然。心駭目奪，不可殫原。於是召賓朋、載殽醴，坐飛閣、俯連蒂，釣以登筵，品其色味。蓋赤瑛之丹所不能抗，而金莖之露所不能擬也。誰其黠者，細窮物理，屬我談之，執盃以起，曰：「天下之珍，奚不產于中州？顧側生于遐裔，曾桃李之不侔？」輒然答客：「理

則易尋。凡瑰琦之所出，必以遠而見珍。故檳榔產於交趾，石榴盛于塗林，橘柚貢于淮海，葡萄得于罽賓。」客或謂予：「勿以類言，此固易知，何物不然？蓋明珠耀于合浦，白玉出於于闐，孔翠毓于炎洲，火齊來於日南。以人言之，亦復奚別？自昔聖賢，燦若星列，是以戎出由余，吳出季札。秭歸之陋，而生屈原；蒼梧之荒，而生士燮，曲江而下，世固不乏。又況東夷之人號爲舜，西夷之人號爲文，何必中原，乃可勃興。試揚衡而詠之，踴一坐以咸膺。謂每食之不忘〔二〕，託木異以舒誠。」蓋其詞曰：大火所熏，炎精所憑。含章抱潔，卓爾不群。永焜燿於南方，赫然其百果之君乎〔二〕。乾隆《合州志》卷一四，乾隆五十四年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一〕每：原無，據《宋代蜀文輯存》補。

〔二〕乎：原作「子」，據右引改。

合州醉石賦

我于杯酌，僅了涓滴，醉安從來，而有醉石？石非徒設，醉亦多端。信筆書之，姑列其三。畏日流金，雲漢赫輶。衝炎抱熱，唇丹輔赤。偃蹇其間，聊以自適。時方艱棘，詭秘紛紜。疑信交攻，憂國如醒。于以伏思，庶幾自平。探蹟六經，究其微旨。注睫冥心，如病醪醴。曲肱于斯，灑然自喜。

惟是三者，其趣則真。我示昏醕，得醉之情。葛陰扶疏，竹風蕭騷。中夕據之，卧看斗杓。乾隆《合州志》卷一四。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五〇，《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賀觀使闕太師啓

伏審三師顯冊，將分鼎坐之穹窿；一札異恩，聊假琳宮之密邇。上以盡群生詳延之體，次以全大臣難盡之名。去就準乎古人，體貌優于前代。恭以宮使大資相公得天間氣，爲世真儒。事業青雲，彌久而彌大；精神黃鶴，愈老而愈清。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得《詩》《書》之體要。議論確全于國是，勲勞力至于邦榮。出入三朝，任天下之重而不撓；始終一節，合聖人之和而有容。當資秉國之權，旋錫還朝之命。士心傾屬，帝意褒嘉。法既變通，唯宋璟能守以正；時方紹述，非畢公莫能厥終。竚看盛禮之班庭，即慶元功之宰物〔一〕。某提携小器，追琢餘材。艱難士途者倏踰十年，黽勉官事者實歷六考。雖忠樸而自信，奈孤拙以誰憐？載循簿領之微蹤，幸忝鄉閭之晚進。執經肄業，誦高文于齟齬之初；歛板微官，慕盛德于衣冠之後。龍門就謁，雖阻望于輝光；鴈足修書，固嘗通于姓氏。敢謂無階之小子，嘗形有味之溫言。賜緘已重于袞褒，傳誨更優于金諾。區區敝帚，此時儻享于千金；奕奕明堂，異日當參于一本。時寒在候，冬令方行，乞上體眷懷，倍綏福履。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一〕即慶：原作「節度」，據四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賀韓少師致仕啓

伏審顯膺帝制，峻陟師臣。雖力解于繁機，宜益隆于異數。用眷四朝之舊，永爲百辟之崇。恭以某官蹈溫恭之和，躬久大之業，識代天理物之體，懷尊主庇民之心。昔當二聖之倚毗，遽以累章而勇退。禮不容于賜几，樂莫過于還家。唯園丘之告成，曾安車之迅召，懇避侍祠之禮，遂虛前席之思。故宜品數之寵加，以慰縉紳之係望。某限拘官守，逖遠門牆，竊欣新命之亟聞，實倍常情而稱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解合州到任謝監司啓

石照終更，甘書下下之考；金華隱去，素有中中之田。惟遽遠於台躔，用不忘於心府。伏念某多奇少偶，特立獨行。既逾不惑之年，將墮無聞之域。遑遑數郡，踽踽半生。登青瑣而望赤墀，亦云晚矣；坐黃堂而飾朱轂，豈所志哉。徒詠蓋公清靜之言，酷行黃霸寬和之說。居然簡弛，職是曠瘝。昨被火符之甚嚴，日虞水運之不繼。從容善罷，委曲保全。恭惟某官學足以爲吏師，文足以爲宗匠，門

庭峻甚，鑑地昭然。雖雅意於澄清，特留情於寒俊。謂鴛鸞非撮蚤之器，置厥網羅；憐騏驥非捕鼠之才，寬其轡策。敢言大惠，施及小人。正此依栖，俄成遠引。倦游作賦，免官初異於長卿；瞻眺爲詩，去郡頗同於康樂。時未可冀，日侍爲期。景仰彌深，詠言奚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映書軒記

紹興九年五月

合陽治舍西北隅，大葛二本，皆十圍許，臨崖而生。樛枝密葉，上薄天漢。游龍飛雲，騫舞橫翔，羽蓋旂旛，扶搖葳蕤，天下之奇觀也。其下方畝，可以游息。予即其處小疏附之，剔糞壤、闢藩籬，爲屋兩楹，以爲讀書之所焉。朝曦蒼涼，晨吹參差，夜色澄穆而月星隱見，吾未始不映窗而坐也。胡牀烏几，左右設張，黃卷赤軸，紛披卷舒。退食自公，優哉游哉，廊廟之尊不與易也。是室也，主讀書而爲之，故名以映書軒云。紹興九年五月望日，金華隱居何麒子應記。乾隆《合州志》卷一。二。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五〇，《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北巖轉輪藏記

紹興十年五月

距合陽城五百弓地，有大支提，號濮巖寺。氣象崇崛，林莽雄蔚，飛樓傑殿，橫跨空廓〔一〕。天人所家，神龍所窟。宜有大多寶藏，晃耀翕赫，摩天對日。乃髹函畫皮，弗金弗碧。像法墮摧，來者歎息。桑門了肅，哀乞金帛，心造日畫，上營下甃，中撐外闢。天宮地網，森羅匝匝。頻伽金翅，伸頸奮翼。攫網援簪，之而爪目〔二〕。魚龍拏結，海神呀呻，如役鬼神，天置地設。不日而畢，見者辟易。歲在上章涖灘，五月初吉，守臣何麒，率州文武，捐金轉轂，祝聖人壽，祈生民福。百比丘衆，聲轉輪佛。仰環天蓋，俯軋地軸。雷霆砰礧，金石戛擊。既靜既寂，如海如嶽。萬人贊歎，希有功德。麒稽首作記而說偈言：

乾幹坤旋扶景運〔三〕，雷動風馳法天令。吾君萬年執其柄，永在璿璣齊七政。乾隆《合州志》

卷一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一〕廓：原作「廊」，據文意改。

〔二〕之而爪目：疑有誤。

〔三〕幹：原作「幹」，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重修古縣廳事記

紹興二十三年〔二〕

古子男之爲百里者，入其疆，田野不闢、屋廬不治者謂之無政。況邑居之有廳事，所以行政令、臨吏民，其可以一日而不葺乎？然使奢者爲之，侈棟梁，華棖題，飾墍塗若瓚璧，亦足以厲吾民矣。故政爲言正也，中也，其猶爲屋，主乎正與中而已。推是道也，均賦役、謹朝會、聽曲直、決犴圜，必歸於正而以中道處之，何但足以觀政乎？蓋亦進於德矣。陳君汝霖之爲古縣也，景行前脩，篤志遠人，於臺池游宴之觀未始一經意也，而獨以廳事爲急。公餘農隙，民不及知而已告成。邑之人咸請記焉，則吾有以觀其政矣。乃祖文惠公有言曰：「仲尼設四科，而冉有、季路居政事之列。二子之器非止於是，蓋十哲之賢各言其所工，而二子工乎政事者也，遂進於四科之首。則其器詎止於百里之間哉？」并以予言書諸屋壁。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〇，嘉慶六年刻本。又見《粵西文載》卷二二，康熙《桂林府志·公署》。

〔二〕此記原題何麟作，《粵西文載》、《桂林府志》同。而明宣德《桂林郡志》卷二七題何麒作，文未載。按古籍中「何麒」常誤作「何麟」。如《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二、一四八有何麟，實爲何麒。又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五錄《張商英家傳》乃何麒作（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三），而有的版本亦訛作「何麟」。蓋「麒麟」連稱而致誤也。今姑入何麒。此記年月亦據《桂林府志》補。

道州學記

紹興二十五年正月

舂陵之有學，始於唐刺史薛公伯高，而儒雅之風亦由薛公以起。蓋以元和八年建文宣王廟於州西舜祠之左，九年，柳子厚爲之碑，謂「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是也。是時固有《易》師、《春秋》師矣，而州人李邵至舉賢良第一。本朝文物益盛，慶曆中何詢直首中甲科。自是或五、六人，或四、三人，登貴仕者踵相接也。紹興十二年歲壬戌，州以令修學校，得勝地於州治之東北隅。樓觀隱然，極其壯麗，而踰紀無登第者，士子疑焉。郡守趙公暇日過薛公故所爲基，慨然有移學之志，顧謂諸生曰：「茲地也依大舜之祠，據宜山之麓，旁臨二派，遠揖九疑，秀氣會焉，不可易也。」諸生歡諾，俾以私財經營，而公田廩廡凡所養士者則爲輯之。以癸酉冬經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邦人遣其子弟鼓篋來遊者以百輩。又明年，試於春官，而李長庚、何齋擢進士第。如持籌而算，如灼龜而驗也，是果江山所爲耶？麟竊考辟雍之制，辟者，象璧以法天；雍者，壅以水而環之，象教化之流行也。又泮宮之制，謂其半有水、半有宮也。《魯頌》僖公之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思樂泮水，薄采其藻。」而其成功也，至於在泮獻功而淮夷服。是王者若諸侯之學皆以水爲主也，一以象教化之流行，一以治蠻夷之率服。然則水之爲利，顧不大哉！今舂陵之類宮也，右溪出其左，營水流其右，而瀟水貫其前，浩浩乎朝宗之勢也。凡逢掖子，朝夕其間，洗心潔己，風乎詠之，涵泳道真而沐浴教化，宜

其被上之德澤而洋溢興起也，何地理家者流之足云乎！新學既成，教官與其俊造請於州，屬麒記之。紹興二十五年正月一日〔一〕。光緒《湖南通志》卷六三，光緒十一年刻本。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四下，嘉慶《湖南通志》卷四四，《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一〕末句原缺，據道光《永州府志》補。

都督府門記

熙寧八年有旨，令梓、遂、瀘三州分一路十四州兵甲盜賊事主之。故梓之守臣提舉梓、果、渠、懷安、廣安軍，而遂之守臣提舉遂、合、昌、普、資〔二〕，而瀘之守臣提舉榮、戎、瀘、富順監。祖宗以來，遂之守臣獨兼梓、夔兩路兵馬鈐轄，至元豐間始移鈐轄於瀘州。《輿地紀勝》卷一五五。

〔二〕資：原作「賢」，記前曰：「止提舉遂、合、昌、普、資五州兵甲」，據改。

張商英傳

元祐元年，除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時朝廷漸欲更改役法等，而諫者或詆斥裕陵。公上書曰：

「先帝末年，參用韓琦、富弼之語，釐改新法之不便於民者，以十七八計。爲其子者，正當遵用父道，以守其成。故《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以理言之，得爲孝乎？今群臣詆斥者，實繁有徒。使先帝政事儻有不善，當先帝時何不盡言指陳，上疏極諫，而今乃迎合時好，妄肆莠言也？臣乃先帝識擢之人，難以改節立朝，乞除臣外任差遣。」乃除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陛辭之日，又以劄子極言先帝政事不可輕改，且言：「司馬光在先帝時，與王安石議論，閑廢幾十五年，其意必欲自行己學，此爲有理。若他人在熙、豐則附熙、豐，在元祐則附元祐，此乃反覆射利之人，不可不察。」因自陳身受裕陵之恩，不忍取合群小之意，至於泣下。宣仁哀之，謂曰：「卿忠臣孝子也，但朝臣多言熙、豐政事有未便者。已令子細講求利害，非輕改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三原注引。

爲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爲元祐廷臣，則逐於元祐；爲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爲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爲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容齋隨筆》卷一五。

祭大慧禪師文

咄大慧師肉骨身，無盡老佛雲門僧。作小閹梨已英靈，圓顱出世諸方驚。振海潮音爲發嗔，自謂

佛日開群盲。倒推臨濟拖雲門，踢翻晦堂喝東林。我爲童子居蠻荆，立老佛傍識其人。劫火熾然無不壞，師見我文張口駭。向道元來無盡在，此語示人當再拜。龍象奔騰越天海，末法禪和多蝦蟹。謂師不滅固捏怪，喚作師亡亦癡騃。二乘住世名應真，捨死趨生爲大乘。太虛不沒師長存，慧日杲杲元光明。《大慧禪師語錄》卷下。（以上郭齊校點）

甄 采

甄采，建炎中以朝請郎知蘄州，紹興初權發遣南康軍。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九，《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二〇。

收瘞遺骸乞共降度牒二十道奏

紹興元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軍經賊馬之後，遺骸不啻萬人。近降德音，每收瘞過一百人給度牒一道。緣今來數多，乞每三百人降度牒一道，共乞降度牒二十道。其過多數目，亦只勸諭童行併力收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二〇（第七冊第六三一—三三頁）。（祝尚書校點）

朱端友

朱端友，建炎元年爲大理正、權尚書刑部郎中。三年，仕至太府少卿。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

犯贓計絹定罪事奏

建炎元年六月

看詳見今犯罪計絹定罪者，舊法以一貫三百足準絹一疋，後以四方絹價增貴，遂增至一貫五百足。州縣絹價比日前例皆增貴，其直高下不一。欲應州縣犯贓合計絹定罪者，隨當時在市實直價計貫伯，紐計絹數科罪。其鐵錢地分並以銅錢計數科罪。《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五（第七冊第六五八〇頁）。（郭齊校點）

尹 仲

尹仲，建炎中知通城縣。見同治《通城縣志》卷一八。

宋方瓊忠廟碑〔二〕 建炎二年

自乾坤定位，而倫常以立。五倫之中，君臣爲大，父子爲親。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固當然也。如我本朝，金寇橫逆，社稷有累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凡爲臣子者無不奮勇爭先，願繫逆賊之頸，食肉寢皮而甘心者也。瓊公居其間，忠藎自守，力戰剿賊。不意我軍失利，皇上北轅，公遂捐生赴難。迄今想見其精忠之節動搖山嶽，剛大之氣凌逼雲霄，豈偷生苟祿之流所可倫乎！賜之廟祀，血食萬世，本朝報公之德，不爲不厚。其亘古綱常，君臣大義，公之扶持亦不爲小矣。是爲記。同治

《通城縣志》卷一八，同治六年活字本。（祝尚書校點）

〔二〕題下原署：「邑侯尹仲。」

孫 逸

孫逸，字仲舉，建炎間爲知大宗正丞，繼知濠州，聞金兵渡淮，以州印付他人而去。紹興初爲倉部員外郎，歷兩浙轉運判官，紹興六年以朝請大夫、直徽猷閣知台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一、食貨六九之一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七、二九、五九，《南宋書》卷二六，參《宋詩紀事補遺》卷四

二。

南班環衛官宗室請給屋宇事奏

建炎三年四月六日

南班環衛官、宗室，已降指揮權於洪州置司，所有宗室及本司官吏請給并居住屋宇，乞依先置司江寧府已得畫一指揮施行。請給乞令本路轉運司於上供錢內應副，屋宇乞從本司於本州係官屋舍并寺觀內量行標撥。《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一（第三冊第二八三一頁）。

乞製造斛樣降付行使奏

紹興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乞下文思院，於見出賣斛內那撥工料製造斛樣一百五十隻，給降付兩浙轉運司，分給州縣行使，仍將不堪斛從本司毀棄。《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一〇（第七冊第六三三四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三八八六

程 瑀 一

程瑀（一〇八七——一一五二），字伯禹，號愚翁，饒州浮梁（今屬江西景德鎮）人。政和六年上舍試第一，授承事郎、太學博士。欽宗時除右正言，極言時病。高宗即位，召爲太府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出知撫州，提舉宮觀。復入兼侍讀，除兵部尚書。秦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復提舉宮觀。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紹興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著有《論語說》、《論語集解》、《周禮義》、《尚書說》、《諫垣論疏》、《奏議》、《黃門忠告》、《經筵講讀》、《三朝對語》、《資善堂口義》、《飽山集》等。見胡銓《宋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廣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贈左通奉大夫程公瑀墓誌銘》（《新安文獻志》卷七八。簡稱《程瑀墓誌銘》），《宋史》卷三八一有傳。

乞內中置籍錄臺諫章奏劄子

靖康元年六月二十日

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爲於

中而治者，此心所以爲真君也。人君亦何爲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爲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爲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幾至繁，吾之所以用聰明者〔二〕，特在於審是與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不能致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胸次，則真僞不分，朱紫混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冀矣。蓋人非堯舜，不能舉事皆善。罔計其善，而悅人讚己，是謂求諂諛而成暗昧。昔諸葛當主幼國新之際，獨總朝政，顧何所賴於群下，一旦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違覆，以補廢敗。太宗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三〕。」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故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其違異也，乃所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異己爲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踰仁宗，稽考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修、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於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詘之，唯是之從，而不嫌議不出己〔三〕，亦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宰執以爲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以來，專以摧折臺諫爲事。然當時人才，承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論議風生，以斥逐爲榮，未爲安石下

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狠賊過之，議已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藉爲鷹犬，搏擊正士。創置官司，冗濫蠶食，而諫省列位，浸缺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搜求疏遠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己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蓋喜受人言，而未可謂之善用言；蓋喜納人之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用言從諫云者，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俟旋踵；若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略初無踰人，奮布衣取天下，未嘗畫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群策，非獨張良、陳平爲之腹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脅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己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而使言，久之得魏鄭公之意於微辭顏色之表，不待力爭而強辯。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爲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難者，顧尚有愧於二君，臣知其所由矣。陛下以沉晦爲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爲事，而有累於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爲心，故臺諫章疏或阻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踪跡外孤，志操凜然。金兵在郊，京師震恐之時，執章乞對，慷慨論事，仰陛下延問開納，兵退之後，擢爲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蔡京所爲哉？覆轍在前而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爲治乎？

臣聞真宗時常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蓋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雍容觀覽。不唯有裨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特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致偏廢，而治道可望。至於明斷之說，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爲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意。取進止。《靖康要錄》卷八。又見《國朝諸臣奏議》卷五五，《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新安文獻志》卷三。

〔一〕聰明：原脫，據《國朝諸臣奏議》補。

〔二〕違：原作「爲」，據右引改。

〔三〕不嫌：原脫，據右引補。

乞黜免徐處仁吳敏等大臣別選英賢劄子

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臣聞人主之蒞天下有要道，得其要然後無爲而治可以坐致，否則叢脞而股肱惰，萬事隳，雖復勞心焦思，夜以繼日，無益也。要道者，吾不任事而付人以事，吾不吝權而分人以權是也。竊觀陛下即位以來，虛中退托，委任大臣，未嘗吝權而任事，其日仄泣朝，休假視事者，凡相與疇咨延納而已。治天下似得其要，顧功效不見于前，而深憂遠慮之士懼禍至之無日者，何哉？其過在于任人以事而不

責其成功，分人以權而不觀其趨向，未得馭臣下之方而已。夫我任人以事，分人以權，彼將或廢或舉，或公或私。有舉而無廢，有公而無私，則可；或反是，烏得置而不問哉？小則賞罰，大則斥陟，操是以馭焉，此其所以治功之要也。陛下自跡今日之治，與前日何如哉？持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弊不息，官冗而未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奸邪，而不忘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慎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盡。其最急者，宦官反側，將爲變于內，而不知分其權，殺其勢；民庶困耗，將爲寇于外，而不知寬其力，結其心。未知諸臣同朝奏事、留身造膝之言，亦嘗及此乎？其可深駭者，視公家之事，不同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者幾希。臣不暇廣指他事，姑以李彌大爲宣撫及遣人使金國二事明之。夫彌大宣撫，不知出于何人，除命始傳，衆固以謂不堪其任，政府中亦有竊笑之者。彌大治行，政府自當日與之謀議都堂，授以成算而往。彌大詣都堂不見也，乃僕僕日候諸臣之門，乞辭而去。未聞付以統戎大事，乃如此耳！行次大名，雖有旨改命，而處置勝捷軍失行，已致生事。至于一行官吏兵馬，虛費錢糧，不知幾何。今欲獨歸罪彌大，可乎？王雲使燕山，得金人請和語言，入塞七日，疾馳至京，爲金人約遣使人以七月上旬至也。陛下命宰執求可使者，義當朝受命而夕擇人，俾有司爲治裝，督趣上道，兼程而往，庶無後時之悔。迨今半月矣，乃始聞得一鄧紹密，不知復幾日，乃能北去。夫和議成否，利害不可具論，獨不念燕王之質，太原之圍，日與死鄰，朝廷乃恬不加意，動輒稽滯乎？陛下觀此，則宰執任天下之事，分陛下之權，果能背私而向公，使庶事具舉，相與以濟艱難乎？臣稽之衆論，僉以謂徐處仁庸俗，吳敏、耿南仲昏懦，加

以唐恪之傾險，此政事所以日曠敗而不振，明主當自知之。伏望陛下深惟社稷安危、天下治亂之機，盡賜斥罷，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幾尚可救藥。昔賈誼有「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由今視之，火已然矣，僅未及肌膚也。大臣不早爲之所，相與持因循苟且之術，陛下不加英斷，咎將誰執乎？臣陪諫官之後，凡三奏事殿中，仰蒙陛下虛懷延問，和顏色而受辭，感激孤忠，誓有以報眷遇。今者一朝而請逐大臣，亦幾于狂矣。雖然，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則忠。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擴然厲興，撥亂之志，而大明斥陟，以濟艱危，天下幸甚。取進止。《靖康要錄》卷八。

乞解釋蠟書之有無以促成和議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九日

伏觀朝廷見遣使至燕山府幹離不所，蓋緣王雲自燕山還，傳道幹離不之意，以謂粘罕得所與余都蠟書，堅言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望朝廷遣使解釋。此事臣訪聞使者朝夕出門，而朝廷所授意旨，及賜幹離不書，皆未嘗解釋蠟書之有無。臣度朝廷所以略而不言者，慮失余都之約耳。夫我書即既爲粘罕所得，余都未嘗遣使於我，亦何約之有？又況余都起事有無，蓋未可知；藉使有焉，勝負又未可知也。而金人圍重鎮，留貴質，屯兵界上，日謀南犯，事至急矣。我乃不先與要約，使解圍歸質，休兵息民，各保土宇，而持兩端，以生疑貳，臣竊所未喻。朝廷審知幹離不之言不可信，而塞上兵馬足

以扞禦，可必其不能南犯，則不復遣使可也；既遣使矣，乃不圖議之成，焉用此紛紛爲？且粘罕非固欲與我戰，幹离不非固欲與我和，而二人異議者，蓋出於爭功，戰則功歸于粘罕，和則功歸于幹离，不，非能獨主和議也。必有以破粘罕之說，而請決于其君，然後和議可成。今我姑從其計，與定和議，賴有余都者與之爭戰。金人勝焉，我無損也；余都遂勝，而與我接壤，徐尋舊好，蓋未晚也。臣觀金人屯師于茲半載，陛下早朝而晏罷者，爲邊郵未寧也。大臣孜孜殫竭智慮，亦豈嘗不在邊備哉？將不素餐，兵不素練，金粟不素蓄，器甲不素備，凡二十年之毀棄廢壞者，乃欲圖回于半載，而坐抗封豕長蛇，可謂難矣。然有言及金人勝强者，不以爲怯懦，則以爲恐動朝廷，是獨何哉？夷狄之盛衰強弱，蓋自有時。中國之所以御夷狄，要在觀其時之如何。太宗之窮誅，武帝之深討，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文、景之和親，高祖之降禮，順其時而不失其權者也。有如言武帝之舉于文、景之世則疏，言高祖之禮于太宗之時則謬。朝廷觀時度勢，遣約和議，既得其權，卑辭厚禮，名貨重幣，務協其情，亦云可矣。顧懷余都之事，未肯明言蠟書之非，臣恐猜疑不解，和好無成，使人徒往，厚禮虛辱，而兵革未有休期。邊鄙或不抗拒，藉曰未遽渡河，則河朔重遭暴殄，可不念哉？時既秋矣，和議臧否，在此一舉。使所係在于書詞，伏望陛下察誠僞之情，度安危之計，審成敗之理，仰思保固社稷，俯念全活生靈，詔宰執熟議，竄易書辭，以授使者，庶幾和議可成。萬一豺狼詭詐，得我書詞，反決交構余都，則彼僭而我無憾。皇天后土，實鑑臨之，不得已而交兵可也。陛下不以臣言爲妄，儻賜施行，實臣至幸。如以怯懦，以爲恐動朝廷，則甘從誅殛。要之，聽在陛下，而區區所見，不敢不

盡言也。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九。

論蔡京宜投畀海表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十日

伏睹臣僚近有章疏屢論列蔡京罪惡，甫竄嶺南。而韶州乃佳地，使京自擇，不過如此。比日雖有不放還旨揮，然京旦暮之人耳，不早逐之海外，誠無以答天心而塞人望。按京陰賊著于心，造飾奸宄，脅制臣鄰，迷國妄上，不可悉數。至于誣謗上皇，罪應誅僇者，臣請爲陛下言之。神宗彌留之際，宣仁贊決末命，大臣共聞，初無異論。京乃自謂常帶劄子入內，欲斬王珪以禁制宣仁，不暇他議，哲宗已立，已實有功。使宣仁銜恨于重泉，而仁宗與子之意不暴白于天下。然則謀一身之利，而謗前朝、誣母后若此，其誰謂人臣而敢爲之？上皇性本慈愛，忘慕功名，京獲柄用，假紹述以濟奸謀，逐臺諫以塞言路。外則締交黨與，內則陰連宦官，相與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開奢麗夸侈之端。大變舊章，妄作新事，無非蠹國而害民，不但欺君而罔下。壞轉般之法，僅足都內給支，而懷、泗之儲峙空；變茶鹽之制，盡供御前使用，而轉輸之經費竭。天變動于上而不憂，人言喧于下而不恤。以至委軍政于童貫，使之專恣于外，賞罰不公，飢寒不卹，將士怨嗟，卒致構患外國，幾覆宗社。竊據重位，擅弄威福二十餘年，海內側目。其歸乃在于困民力，蠹邦財，壞軍政，使上皇負謗于天下，實有問鼎之心，顧天下怨嫉者衆，未敢發耳。罪惡彰彰，死有餘責。此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臣僚論

列，不可勝數。而二三大臣懷京卵翼之私，爭爲芘護，是誠不忍負京之私恩也，不亦異哉？夫鈇鉞不用而刀鋸日敝，君子謂之國政陵夷者，言刑戮日加于微賤，而不行于大臣也。陛下修祖宗之盛德，臣非敢以殺大臣啓陛下，姑願投之海表，以視法必行于大臣而已。釋宣仁之恨，爲人孫之事也；分上皇之謗，爲人子之事也。陛下一舉而爲人子孫之心無憾，何憚而不爲乎？若欲行法于奸邪，而牽制于宰制，臣竊以爲過矣。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九。

再論蔡京宜投畀海外褫奪其子孫官爵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十日

臣近嘗具劄子，論蔡京罪大責輕，宜竄海外。尋因奏事，每有敷陳，仰蒙陛下面賜允可。伏候累日，未蒙施行，臣竊疑之。然公論未厭，民聽未孚。京者旦暮之人，使遂溘然，明罰不行，徒有後時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瀆哉？按京奸心譎計，世無與比。假紹述之名，行脅持之術；擯逐正士，援引僉人；交結閹宦，密爲梯媒。首登宰輔，尋踐公師，二十年間，逐而復用，致仕而復起，愚弄朝廷，妄作威福。凡所興建，歲月以仍，藉以固寵，無非蠹國害民。京名爲遵用熙、豐之典，乃實肆爲紛更，未有一事合熙、豐者。敢爲欺誕，罔上不道，凶焰熾盛。天下之人，口不敢議，而心敢非。卒致政令紛錯，風俗凋靡，國用匱乏，生靈貧困，賄賂公行，盜賊竊發。按其事跡，罪在可誅。至於鑄鼎列名，位居九五；臨平之山，托名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掖；引援宦寺，公瀆妃嬪，腥聞穢污，醜

不可言。屬者金人內侮，事雖始於童貫，而成於王黼與京之子攸，然致邊備廢弛，本實由京。金人入塞，盡室東去，門生故吏，締親密黨，其徒如雲，蓋不復知有陛下，不復知有宗社，非背叛而何？跡其奸惡，正名定罪，死有餘責。陛下既遵祖宗故事，不欲戮之，而置之曲江，名爲嶺表，實與內地無異。天下之怨京，入於骨髓。陛下灼知京之姦惡悖逆，乃不能投畀海外，實無以慰塞人望，憤懣之氣，何由解釋！伏望陛下奮乾剛，厲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臣見別具論奏，請正典刑。偉尚帝姬，隳廢法度，亦合離判，不當尚聯禁戚。其餘並乞褫奪官爵，毋使尚廩給縣官，養贍賊種，天下幸甚。取進止。《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九。又見《靖康要錄》卷九，《宋宰輔編年錄》卷七。

論蔡攸罪狀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十日

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姦御以德，宄御以刑，古之制也。刑當其罪，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亂弭姦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爲可殺，陛下未能明罰飭法，使公議鬱結至今。臣謹按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考其挾媚道以干權，操譎計以固寵，竊弄威柄，至於位師傅之尊，躬俳優之賤，侮慢君上，汙衊宮庭，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又況燕山之役，攸與童貫同爲宣撫，喪敗師徒，蓋以萬計，卒不能取燕山，乃開關以招金人，復厚與歲賂（二），易其空城，招寇納侮，自此其始。及金人爲南犯之計，首議於夏初，決策於秋末。攸任樞府，邊吏來告，不以上

聞。及其犯塞，不復計守禦之事，闔家南避，名爲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念陛下本於天性，其深見遠識，正應如此。攸蓋弄臣，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爲誣罔，謂勸上皇南歸，蓋欺罔君上，愚弄朝廷，雖已敗，猶復爾也！罪惡彰著，海宇憤疾，言章交上，名爲逐之廣南，其實處之善地。修其政刑，今日正不可緩。伏望陛下奮發明斷〔二〕，投之海島，不使污我海內，實快天下之望。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九。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九，《新安文獻志》卷三。

〔二〕復：原作「始」，據《新安文獻志》改。

〔三〕奮：原無，據右引補。

乞收還近詔俾政令一致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十二日

臣聞予奪廢置，人主馭人臣之柄也。古之人操此以役使群衆，喜怒不存於胸中，體公任理，惟其當之爲貴。有予有置，不傷於仁；有廢有奪，不傷於義。故下之人知上之非我私也，得者無所懷德，而失者亦不敢以爲怨。猶春夏之施生，秋冬之肅殺，各因其時，任其化。造物者既是無心，物亦何常懷德與怨哉？苟欲有與而無奪，有置而無廢，是猶欲有春夏而無秋冬也，其果可行乎？然則前日所予，今日奪之；前日所置，今日廢之，亦顧於理何如耳？不審其理之當奪當廢，而戚戚焉懼人以爲

怨，亦過計矣。臣竊惟比年以來，上則權臣，內則閹宦，外則恩倖，竊弄權柄，輕視官爵，言功第賞，補授汎濫，不可勝紀。陛下即位，臣下交章論列。四月十五日及五月、七月所得聖旨，既許褫奪裁抑，允當衆心，士夫鼓舞，以謂官曹自此清，名器自此重，廩祿自此節，僥倖之徒自此退聽依流，平進之人自此而免於淹滯，實天下之幸也。事務吏曹文移取索，未果上聞。五月九日，復降聖旨，深念僥倖苟得，不足深責，可使自新，以示寬大，特開願致仕與依進納正官之路^(一)。其官品已高，或元初被賞，不致僥冒者，具名取旨；其實有軍功戰功，及吏職年老補授人，更不褫奪；內有才力之人，即可量才任使，先次施行。聖旨可謂深厚，亦足以杜衆多之口矣。諸臣不惟天下公議云何，故懷私植黨，陰爲曲說，阻撓成命。欲入粟納金人並理限選，依官戶法，則欺陛下，以爲實爲公私之利，恐陛下以失信於人。欲今凡叨冒濫之人，注授磨勘赴任各從其私。有司未稽攷，則以有司見行，一例阻節爲言。夫有旨使之裁抑矣，則合注授者未得注授，合磨勘者未得磨勘，合赴任者未得赴任，何疑之有？顧阻節歸過有司，畫旨并且令依除注授磨勘赴任。夫苟且之事，豈初政所宜有？乃公然著之命令，此何理哉？猶以爲未快也，復飾小說，以惑宸聽，而七月七日之詔下矣。詔書流傳，臣聽尋繹詔旨，以爲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敢爲陛下言之。夫歲月既久，干涉雖衆，三銓苟未廢，簡牘且存，可覆視也，何至真僞雜而不可究治乎？群臣乃以難究治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一也。赦宥之行，除罪惡耳。今以往昔濫授爵賞，欲加釐正，未嘗求瑕垢而加刑罰也。群臣乃以經赦而求瘢，首尾相戾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二也。冒居高爵，濫叨重賞之人，民之所疾，衆之所惡也，褫奪裁抑果行，彼將鼓

舞之矣。乃今啓陛下以姑息僭濫之流，指爲安民和衆之意，白黑正不相侔矣。臣度陳啓之際，是必恐動陛下，以爲民不安，衆不和，勢當置而不問，此可痛憤者三也。僭濫之徒，僥倖得志，胚胎於崇寧，熾盛於政和，大橫於宣和，皆朋附權臣、宦官、恩倖而已。其苟賤趨事，比於奴隸者所不問。舍是則賂賂交結，誅求應副，皆剝削吾民膏血者也。乃使之享高爵，居民上以治民。其奉法循理之吏，不問堂除、吏部差注，爲所攘奪，謗嗟盈路。今幸裁抑，民吏少快望矣。未幾反之，此可深惜一也。上皇去冬更張庶事殆盡，獨未及此，豈以爲不當澄汰哉？蓋以此遺陛下，使陛下一舉而空之，聳天下耳目也。陛下即位，臣僚再三言之，陛下亦幸再三聽之，宰執亦再三奉聖旨矣。今宰執不以退有後言爲非，不以反汗爲嫌，用意巧密，持說堅牢，以欺陛下。恐陛下偶不察其情，遂爲之降詔命，前所畫者悉反焉。臣所慮者，不惟僥倖之流復得志，慮天下之人竊議初政之失，此可深惜者二也。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泗而平致死。夫何故？奪之廢之得其當也。今群臣不惟其當與否，區區以避怨爲事，使陛下不得專廢置予奪之柄，臣竊未喻。伏望察臣所言，斷以無疑，收還詔命，俾有司遵稟五月九日聖旨施行。內有願致仕及依進納正官法兩項，緣轉官則有多少，職名則有高下，有元係選人而改官，有元係白身而受命，輕重不侔，恐難限以兩色，欲望更委三省詳議。抑臣常觀唐室斜封之濫，啓罷之者，姚崇、宋璟也。後崔沘、薛昭素以爲言，而太平公主主其說於內，復詔量才叙用，而姚、宋尋亦斥逐。使姚、宋在位，叙用之詔，恐未遂用也。昨者裁抑旨揮，皆宰執聚議畫旨矣，今復更焉，得無異於狐狸埋之而狐搢之乎？前後異詞，是非

混雜，坐致政令不一，上累國體，伏願留神裁察。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九。

〔二〕與依：原作「於伊」，參後文改。

論天下之弊奏

方今盈成之業既虧，衰亂之形已見，而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之事。欲慕祖宗而適迫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則薄示典刑，欲汰繆濫則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以調兵則失於不熟講，以儲粟則失於不早計。輕出號令而不憚紛更，耻言財利而不憂匱乏。愛民利物之吏未盡庸，死綏斬級之士未盡錄。潰潰若此，臣恐前車既覆，而後車復不戒也。胡銓《程瑀墓誌銘》（《新安文獻志》卷七八）。又見《宋史》卷三八一《程瑀傳》。

乞詔大臣一新政治興衰撥亂奏

紹興初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興兵構怨，盜賊乘間而起，陛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兵戈未息爲憂？然積弊之極，文移困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因循，財用蠹於浮靡，以縱姦爲長厚，以廢事爲簡

靜，毀譽失真，偏私害正。不能大革丕變，使歸於簡易樸實，厲以威嚴，振肅綱紀，竊恐徒殫日力。望詔大臣一新政治，庶可以興衰撥亂。胡銓《程瑀墓誌銘》。又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四。

乞於天寧觀修蓋席屋奏

紹興二年二月十五日

奉詔遇祀昊天帝、大社、大稷、高禘，並於天寧觀望祭。其行事官宿齋等位次，望下臨安府，於本觀止修蓋席屋二十間。《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六七（第一冊第六二五頁）。

論余深不當追復原官奏

紹興二年五月

深姦謀陰賊，實蔡京之腹心。今一赦盡復元官，則京黨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然眚災之赦，難施於巨蠹。《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四。

諫喬仲福靳賽等遷官奏

紹興二年七月

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振。望令尚書省籍記姓名，後若立功，優加賞

典，於體爲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六。

乞趣令孟庾開府奏

紹興二年八月

孟庾同都督之命，物論良以爲允。然已迫防秋，乞不俟其奏事，趣令開府，庶合事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七。

論劉光世不當退保奏

紹興二年八月

三國、東晉雖各保長江，實宿重兵於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真、揚、楚、泗見屯不多，賊衆或渡淮，則淮南爲所蹂踐，江、浙必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七。

全宋文卷三八八七

程 瑀 二

乞裁定祀天去處奏

紹興二年二月五日

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於城外東南已地踏逐祀天去處，本府見踏逐城外東南妙覺院屋四間，城內天寧觀屋五間。今相視得妙覺院屋係面東，兼出城遙遠，不可用。城外東南別無寺院，若令創行修建，有礙近降權住修造指揮。若止就城內天寧觀望祭，又近降指揮，合於城外東南望祭。今來合取自朝廷指揮。《宋會要輯稿》禮二之三（第一冊第四一八頁）。

乞祭皇地祇依祀昊天上帝儀式奏

紹興二年二月七日

勘會昨臣僚陳請舉行祀祭天地，依奏告禮，用一籩一豆，實以酒脯，權不用禮神真玉牲牢。續承

指揮，每遇祀昊天上帝，依儀用禮神真玉牲牢禮料，差三獻官等依儀行禮。所有每遇祭皇地祇，未有指揮。今欲乞自將來夏日至祭皇地祇，一依祀昊天上帝已得指揮施行，所貴祀祭天地一體，以稱朝廷欽崇之意。《中興禮書》卷九二。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二八之六三（第二冊第一〇五〇頁）。

乞南向祭皇地祇奏

紹興二年

國朝祀皇地祇，設位於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設於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爲難，且於經典無據，謂仍南向。《宋史》卷一〇〇《禮志》三。

乞令有司依數目製造見闕法物奏

紹興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勘會將來郊祀大禮，依已降指揮，用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除已有黃麾半仗、玉輅、腰小輿、大輦、平輦、逍遙子、執著法物外，有其餘儀仗下人，並已討論製造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芳亭、鳳輦、寶輿、屬車等。下人各有執著服色，法服儀仗，即今並闕。伏望朝廷詳酌指揮，下所屬取會應奉官司，命各用數目製造施行。

一、已有共三千四百九十二人：法物儀仗、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小輿、大輦、平

輦、逍遙子下共一千九人。

一、見闕七千七百三十人：法物儀仗、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等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儀仗、鼓吹、天武、捧日、奉宸隊等共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中興禮書》卷一九。

見闕郊祀大禮所需車輅輦輿奏

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承都省劄子，將來郊祀大禮合用儀仗，已降指揮，依國初大駕鹵簿人數。所有仗內六引車輅輦輿，詔令禮、兵部、太常寺討論合排辦人數，申尚書省。今討論除五副輅不須製造外，有合製造排辦車輅輦輿數內，見闕六引車六乘，墨車二乘，夏縵車四乘；五正輅除玉輅外，見闕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四乘；屬車十二乘，黃鉞車一乘，豹尾車一乘。及寶輿、據見在實數。殿中輦輿，除大輦、平輦、逍遙子、腰小輿外，見闕二乘：芳亭輦一乘，鳳輦一乘。候指揮。《中興禮書》卷一九。

大駕鹵簿事奏

紹興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勘會三駕鹵簿：大駕以郊饗上天，臨御九伐；法駕以祭方澤，祀明堂，奉宗廟，藉千畝；小駕以恭園陵，親蒐狩。將來郊祀大禮，合用大駕。緣宣和重降鹵簿圖，大駕係象六頭，並六引、儀仗、鼓

吹，及前後部黃麾仗，內設車輿輦路。其駕士並抬擎人各有執著服色物件，大段數多。今來創行製造，竊慮不前。兼有司見今度地修建圓壇去處不遠，難以排列。《宋會要輯稿》輿服一之三三（第二冊第一七五八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一八。

論治天下之道奏

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攷治忽之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四。又見胡銓《程瑀墓誌銘》。

乞節省內藏之費奏

內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經略燕雲。其至仁遠慮，則欲警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故真宗皇帝宣諭群臣，謂「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神宗皇帝賦詩則曰：「每懷怵惕心，妄意遵遺烈。顧予不武資，何日獻戎捷。」累朝以來，三司闕乏，則假于內庫，或累年不能償，即蠲除，其事蓋可考也。南渡以來，內藏不復有所積，故歲撥左藏庫錢帛數萬，已不爲少。陛下宣諭臣僚，亦有躬行節儉之言，然今歲始交秋，而左藏歲供之數已足。近日復令兌借緡帛，不識所費何至如是？望

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卹供輸之困，使四方之民灼知盛德。胡銓《程瑀墓誌銘》。又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四。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除，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爲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俞音終闕。又期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狀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薨於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爲。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即位踰年，總攬權綱，其大有爲之志，固已可見。抗章纍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寄。至於

典鑰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陲，然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爲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祥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歎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書。《韓魏公集》卷二〇。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七三。

題吳道子天龍八部圖

道子鬼神，精侔造物。兩蘇行草，顏筋柳骨。寶重璠璣，光照縑帙。燕懿有孫，世藏十襲。紹興己巳秋社，鄱陽程瑀伯寓。《清河書畫舫》卷四上。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八。

漫吾亭記

子程子築室於龍潭之上，朝夕自適於溪山，環視世人馳逐厥好，所甚樂者，無以易己。猶以爲未也，暇日與二三友縱步屋東南隅，披榛斬荆，臨渠而植樹，則水聲噌吰如鼓鏞，入渠澄湛，委蛇徐行出芰荷，延蔓數十丈，可俯而翫也。外瞰長溪，波光映人，泫泫滔滔，鄱水之源發其上，蓋三十里而近耳。環而遠，則奇峰層巘，凡名著於吾鄉者，無不卓然拱立，輪青而聳翠也。於是平生抗走塵埃，晚年息迹里閭。而舊居去溪既遠，爲前岡所蔽，不見遙岑之秀。乃今大得所圖，宿昔之歉然不足者，蓋至是足矣。爰即渠上誅茅爲亭，名之曰漫吾。方將笑傲徜徉，優遊卒歲，其樂未可涯也。客有過而問曰：「昔元次山浪漫於世，故人呼爲漫郎，久更以爲漫叟，實以誕爲誇也。漫如次山者，斯可矣，亭何以漫爲？」予曰：「有是哉。夫子孰知處世遊宦之爲漫？超然得於山巔水涯，荒浪性情，惟漫是事，逸語遺編，班班在人齒牙也。顧其溪曰吾溪，其亭曰吾亭，又窮其山之高絕處，其臺曰吾臺，遂欲擅有此亭、此臺、此山、此溪。曾不知無往而非漫，是智於前而迷於後，固非小黠而大癡耳。予方因此溪山爲是亭也，兼三吾而概之以漫，又豈特爲叟爲郎，有仕與處之殊哉？嘗試與子觀今吾，而問故吾何有？故吾更代，則今吾亦漫也。乃且舉此強名溪山與數椽之亭，亦何異夫摹畫太虛與刻舟以志劍者哉！夫遠名利之畏途，而從事於溪山之勝，是亦舍世間之桎梏，就物外之羈絆，不近於以五十步

笑百步也歟〔二〕？直將狗斯須，寄傲佯，而寓逸想，不知溪山與斯亭之有無〔三〕，與吾之爲此亭而樂此山也。雖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亦不得以尋吾之迹，庶乎其可哉。」客於是瞿然而驚，悠然而笑曰：「昔吾觀元子之漫，今聞夫子無所往而非漫，其可乎？」予曰：「子誠有志於漫，亦漫爲吾客爾。」因舉觴屬之而歌曰：「漫於世兮，可以放言而肆志；漫於山水兮，可以騁孤驚而縱逸舉。雖吾亦漫兮，物與我而俱幻。荒高厚之無垠兮，眇逆旅之同觀。納萬億於一致兮，倏凍解而冰泮。何三吾之差殊兮，本同條而共貫。友元子於千載兮，殆相期於一漫。憫小智而自私兮，守一己而牢絆。龜縮殼以引年兮，兔三穴而狡竄。蛙跳梁於坎井兮，醯雞甕舞而睨仰〔三〕。嘗聞於大方之家兮，廓萬彙而無畔。卜太初以爲鄰兮，等巨細於鷗鷖。遊逍遙而賦遠遊兮，聊以散聯鑣而理餘亂。毋我學而吾喪兮，我亦復漫而一笑之粲。」已而酒盡客去，漫述所言，以爲之記。道光《浮梁縣志》卷一九，道光十二年刻本。又見同治《饒州府志》卷三。

〔二〕於：原無，據《饒州府志》補。

〔三〕無：右引作「吾」。

〔三〕「仰」字疑誤。

愚翁自傳

翁嗜學而不能總其會，慕古而不能得其要。短於曲折，或又以爲直；昧於趨向，或又以爲介；中無他腸，不疑人之欺己，或又以爲誠；不喜與人校，或又以爲長者。一切苟且，未嘗積思，已而知悔，後又復然。知其爲病，而不能改，可謂愚矣。晚知見譽者過實，欲痛刮磨以補過，終不見效，乃以愚自名，以蓋不虞之譽。《宋元學案補遺》卷一。又見胡銓《程瑀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致仕贈左通

奉大夫程公行狀

紹興十四年九月

曾祖伯照，故贈光祿卿。祖母：扶風太君魯氏，彭城太君錢氏。

祖迪，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致仕。祖母：仁和縣君江氏，仙居縣君余氏，天水縣君慎氏。

父天民，故任瀛州防禦推官，信州貴溪縣丞，贈左宣奉大夫。母贈太碩人鄧氏。

公諱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程氏實高陽之裔，周成王時，伯符封國於程，休父爲宣王司馬，

後因以國爲姓。春秋時，嬰以立趙孤顯。六國時，邈爲秦獄吏，易大小篆爲隸書。漢有不識。魏有昱，號名將。晉元帝即位，命元禪爲新安太守，百姓悅之，代還，遮道請留，不得去，詔從其請。比卒，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居黃墩。遷開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祿君，樂愷平易，重然諾，喜施與，鄉里稱爲長者。祖父都官君，始以儒奮，擢進士第，治劇邑，有德於民。唐質肅介爲江東轉運副使日，特加賞遇，以謂：「不任威刑而人不犯，雖古循吏，無以加也。」父宣奉君爲兒時，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握筆立就，未冠舉進士，試南宮爲第一，廷試中甲科，益博觀典籍，研繹奧義。常進所撰《詩書論》，得相州、饒州州學教授。尋爲瀛州防禦推官，貴溪縣丞，攝令事，闔邑欣賴。召試太學博士而卒。公時方年九歲，哭泣哀毀，見者咨歎。終喪，從母氏寓外家。母性嚴，公左右承意，得其歡心，外祖尚書鄧公左丞潤甫深奇之。後其家人緣左丞意，奏補公假承務郎。紹聖四年，授蘇州吳江縣主簿。時徽宗即位，肆赦放免秋苗。本縣復行催理，吏持文書通簽，公即申縣請準赦蠲放，而轉運司牒準省符，講求遺利。公申狀謂：「財用之在天下，譬之衆川之水，渚之萬頃之陂，決漏既多，乾涸可待。乃欲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路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江河，則無藝之費是也；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則講求遺利是也。凡無藝之費，一切罷之，則息民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見者驚嘆，亦或指以爲狂。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場，以上書論時政罷歸。時執政者方力持紹述之說以售其私，凡持正論者，斥以爲邪。雖被擯廢，人更以爲榮焉。大觀初，監常州市易務，八寶

恩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差知泗州臨淮縣事。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尋主管兗州岱嶽觀。七年，差通判延安府，以侍親非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服。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今藝學績文之士鮮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長於撰著，於是以聞，徽宗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賜上舍出身。三年，除禮部員外郎。駕幸秘書省，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御筆書畫，遷朝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部員外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坐責。歲餘，今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三年，復爲著作佐郎。尋再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卧家力辭，章四上，遂以直秘閣知秀州。會車駕臨幸，有旨賜對，公奏事訖，即啓陳濟大業、致中興之說，言極剴切，有曰：「陛下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仰有以當天意，俯有以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不然，則天之所以眷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是則社稷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上欣然納之。及虜騎南渡，既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公厲兵守禦方力，已降省劄令公遷避，復被旨管押錢帛，由海道趨行在。始出華亭，宣撫使留公，有旨趣使津發，因航海至永嘉。既朝見，以病乞歸鄉聽命，時建炎四年三月也。冬復召赴行在。紹興改元始置秘書省，即以公爲秘書少監。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侍講。二年，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四年，差知漳州，以病辭，改提舉台州崇道觀。五年，復集英殿脩撰。六年，除徽猷閣待制。九年，除提舉萬壽觀，充實錄院脩撰。先是公得風痺之疾，朝廷知公步趨拜跪良難，特緣兵火之後，簡冊散逸，謂公雅精史學，持心平實，欲使免朝參，坐局充職，其意甚

厚，而公以疾力辭，乃差提舉亳州明道宮。累官至朝議大夫。三遇明堂郊祀恩，封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十四年六月，疾稍寢，乞致仕，轉左中奉大夫。壬辰，卒於寢，享年六十有七。遺表聞，贈左通奉大夫。公初娶新昌石氏，贈令人；再娶同郡江氏，封令人。男一人曰行敏，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三人：孟以病在室，仲嫁右承務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趙伯暘，季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江振卿。公天資端方誠直，言動不妄，思慮精切，志趣高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典雅閎奧之文，自其幼年未仕，人推爲有父風。稍任州縣，即能遇事引義，慷慨論列利害。及緣上書坐譴，湮阨連年，飢寒轉迫，氣益堅剛，而自信愈篤。學業大成，偉然有公輔之望。然不能以辭色假人，頗亦寡徒少侶，訛笑隨之。而與之深交者，率名卿才大夫，或其丈人行。久之，名實益孚。其再佐著作，三爲郎儀曹，朝廷蓋欲用之矣。晚登掖垣，侍經席，凡命令之下，竭思畢慮，有不安于心者，率明白反覆言之。其進講若故事，必考古驗今，曲致規鑑，未嘗有所觀望畏避。大抵務合人情，當事機，守祖宗之法度，遵先聖之訓誥，非持甚高難行之論以苟邀名取譽也。每憂外難未夷，寢食不置，章奏數上，如所謂：「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此有志祖宗之制。謂：「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室貴戚之家，其享富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而懷利封己之人，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爲當然，以嗇儉爲削弱，此不可以不變。」

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得者既衆，則官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厲世勸功之時，其爲敝害爲尤大。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既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以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爲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之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其敝極矣。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若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缺望。」他人莫能言也。顧任職未幾而罷，罷未幾而病，病卒不可復起，此有識者之士所以深爲天下惜也。公平生著述不可勝紀，已抱病，猶不輟，然憂深慮危，時時芟削焚棄。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說》三卷，餘無傳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葬于開化縣北山之原。屬瑀狀公行實，將求銘於鉅儒碩學，以圖不朽。謹考核叙如右。紹興十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鄱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瑀狀。《北山小集》附。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九四上。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黃公神道碑〔二〕

布衣韋帶之士，懷材抱藝，砥節礪行，所負者重，不自銜曜，而未有所試，其爲家人所敬者鮮矣，況能取知於鄉黨乎？見知於鄉黨者益鮮矣，況能有聞於天下乎？以孔子之聖，而易於其鄰；子路之賢，而慢於同門之士。自是而降，蓋在所不論也。至若嘯詠衡門之下，誦詩讀書，考今翫古，作爲文章，脩然自適，而州邑鄉閭推爲豪傑，不敢或與之齒。已而遊場屋，學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爲第一，而聲名達於九重，天子遲見之。一旦策士於庭，親擢以冠多士，榮問休暢，人以未識其面爲恨。如端明黃公者，是豈易得哉？惟漢儒拘於傳注，或不見聖人指歸。而隋唐以來，窘束詞章，文律益下。神宗皇帝始以經術造士，公以自得之學溢爲文詞，超然獨步，而遇合如此，非偶然也。公諱裳，字冕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延平。曾祖曰護，祖曰添，考曰文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特進。妣吳氏，贈高密郡夫人。公元豐五年登進士第。歷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大宗正丞、尚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侍郎，又遷禮部侍郎。求外任，差知潁昌府，移河南府，未行，留爲禮部尚書。閱數月，申前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丐宮祠，差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歷二任，除龍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宮，居錢唐。至宣和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始歸

延平。抗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次年八月十八日，卒於里第，享年八十有七。遺表聞，詔贈四官，恩卹如令。冬十月十六日，其子玠以公與夫人同葬於郡之板橋坑先塋之左。公襟韻曠遠，文詞出於胸臆，浩渺難窮，而趣詣深奧，見於《演山集》六十卷。少有魁天下之志，士亦以此期之。至仕宦則泊然無心，故久而始達。晚而油然外服，老而超遙物表。世故人累不得嬰其中而拂其外，與夫銳進而下說，初貪得而倒行逆施者，其可同年語哉？爲兵部時，嘗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備豫不虞，古之善教。天下無事，而爲有事之備，則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箭手趨捷勇健，北虜畏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東南城池頽毀，無戰守具，萬一姦人竊發，懼無以制。」在禮部，會朝廷議推太學三舍法於天下，公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是後公私煩費，大不以爲便，卒采公言，復科舉。而方臘、虜人之變，悉符公所論，由是人知公言不見用。而身去朝廷，老於州郡，其蘊蓄蓋有不獲展者，爲可惜也。性澹於財利，甫終父母喪，舉貲產畀二兄，而寓跡僧舍，不挾一金之資。在太學，有同舍生遭喪，無以爲歸計，罄篋笥所有資之。仕宦俸入，未嘗省錄，宗族親故貧者多仰給焉。頗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凡世俗之所競趨而共驚者，公獨漠然無係累，茲其所以享令名，遂雅操，得遐壽也歟。娶同郡張氏，累贈越國夫人，世儒家，方居約時，事舅姑盡禮。祖姑疾病，侍藥餌，供澣濯，備極艱勤，宗族嗟服。及公顯達，閨門之治，不待告詔而悉得指意。其生若卒，皆先公一年，是亦異矣。生四男七女：孟曰瑜，終於朝奉大夫、知徽州休寧縣。仲曰玠，終於承奉郎、監真定府糧料院。

叔曰琚，終於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季曰玠，今爲右朝奉郎、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奉直大夫、直秘閣、知單州蔡修，承議郎、河北通判陳詳，承奉郎曾紱，左朝請郎、中書舍人張擴，左承議郎、監察御史陳積中，朝請郎、坊州僉判李排，七女婿也，詳蓋兩娶云。父既葬十有八年，玠謀墓道之碑於舍人張君，張君與予善，因以見屬。予念切嘗誦公之文，固已欽想其風致。比遊兩學，延平之人多喜道公事，蓋樂聞之。於是著公平生，而繫之以詩曰：

延平重淵，劍龍蜿蜒。演出崇巔，棲息真仙。靈蹤緬邈，誕降英賢。篇翰星粲，操履玉堅。高標獨立，逸翮孤鶩。智參蓍蔡，言立世傳。侍從之者，誰或差肩。初終進退，人無間然。孰謂公死，劍逝仙還。藏棺深竈，板橋舊阡。高風遠矣，永懷莫諼。鐫石墓道，垂千億年。清鈔本

《演山集》附。（以上吳洪澤校點）

〔二〕題下原署：「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鄱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瑀撰並書。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擢篆額。」

全宋文卷三八八八

喻汝礪 一

喻汝礪（？——一一四三），字迪儒，仁壽（今四川仁壽）人。崇寧五年賜學究出身。政和二年，知閬中縣。遷祠部員外郎。張邦昌僭立，趣百官入賀，汝礪捫膝謂不能爲賊臣屈，遂挂冠去，時稱捫膝先生。建炎元年六月爲四川撫諭官，二年三月勒停。紹興元年起知果州，五年移知普州，九年改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十年正月除駕部員外郎，遷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十一年罷爲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卒。著有《捫膝稿》。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三、六、一四、一六、九四、一三一、一三四、一三七，《宋史》卷四五三《孫逢》傳。

卮酒詞 并引

宣和乙巳，金人穿塞朔方，征鎮固闔自守，遂放兵指闕，要盟城下。用事者安其言，不敢堅戰，割地謁和，以幸無事。已而三鎮父兄相與固守，不奉詔，僅抱空質以歸。越丙年十月丁未，

脅制諸戎，擁騎絕河，遣使迫我，須如約乃止。閏月丁巳，蠡銳合噪，遂陞南郭。翌日，大臣行成於虜。十二月壬戌，天王會盟於郊外。甲子還宮，虜有桀心。越丁未二月己巳，復給車駕出郊，劫遷乘輿，逼易龜鼎。嗟乎，金人背德捐義欺天之日久矣，而執事者乃內萬乘於不可知之虜，守不死戰，出不死辱。當是時，獨資政殿學士劉公韜蹈險抗節。言者以公名聞，上雪涕咨異，乃詔有司，追復舊官，贈大學士。乃命群臣，議所以寵嘉之。於是胙之冊書，謚以忠顯，乃擢用其子子羽，以妥綏其遺嗣。然後公之大節，隱然聞於四方。初，虜之欲私公也，公仰天歎曰：「吾蒙國厚恩，誓以死報，顧可苟生而事二主耶？」乃指所寓佛廬，謂其僚曰：「此吾死所也。」亟引卮酒，結帶以自經。儻使當時諸臣復有一二如公者，正色於羶兒搏噬之中，而持議於乾坤易位之際，引義明壯，截然不撓，則虜雖暴悍必變色，天雖長亂必悔禍，豈有楚童僭逆之變哉？蜀人喻汝礪聞公風烈，爲之出涕，乃敷詞以弔之。詞曰：

影余佩而筮仕兮，考至理之無二。持百心而事二主兮，幾求生於何地？嗟市人之鬻國兮（一），何必懷此故宇？曄忠顯之正則兮，曰余終是其焉去？彼幸我以富貴兮，凜抗義以自愬。沃卮酒而一決兮，羌絕脰而弗顧。於乎壯哉！惟若人之音制兮，走初不得望其清塵也。迨其漂然而引決兮，走固不得挽其冠纓也。意胸中之粹精，竅渾沌於無形。瀉天潢之絕派，獨濾濁而取清。於是盡得比干、弘演、莫敖大心之肝膽（二），與夫縮高、仇牧、焚冒勃蘇之髓筋（三）。奮溫序、張巡、顏杲卿之鬚髮兮，傲田單、易甲、王子閭之刀兵。嗟乎咄哉，黃頭虜真，爾乃在夫室韋之涯、濊貊之瀕，啜米之友、頡

哥之鄰。錯臂直足兮，鳥獸是群。何捐德而滅義，肆欺天以寒盟。鑒耀鐵嬪，教十八州之蛇豕兮，熟女真有十八州。竭驢河狗泊三十隊之膾腥。虜中有驢兒河、狗泊。女真初有二十首領。鳩聚鼎鉞，羅列碁釘。殺殺人如麻，不轉目睛。既盟士大夫，而又劫余以刃，且曰：「我予則汝爵，不我則汝刑。」余乃仰天歎息兮，亟援帶而自經。裂眚剗覲，流珠晶熒。虜不暇瞬兮，浩乎若逢子胥與晏嬰。摺額剗腹，慢罵詬辱，賊爲改容兮，勃乎張興之叱思明。顧一死其敢賒兮，彼腥臊實將污人。駢凶醜以卹駭兮，搖目吐舌，咸縮頸而奔驚。蓋非得彼蹈義凌險、大節不可奪之氣，則又安能成此投軀徇主、烈丈夫不朽之名也？於乎壯哉！唏陵抵之幹遷兮〔四〕，覩世變之舊新〔五〕。咄髑髏訊其人兮，孰敢保夫堅貞？睇石頸之將將兮，貯橫江之汙汙。王侯兮公卿，鳴佩兮飛纓。朝濟兮京口，劉寄奴，京口人也。暮宿兮蘭陵。蕭道成，蘭陵人。沓黃塵之汚梁兮，塵謂陳叔寶也。椎□叛羊之囓陳。羊謂楊堅。突青驄之掣電兮〔六〕，韓擒虎乘青驄馬平陳。駭蠻奴之奔星。任忠小字蠻奴，降隋。靡不謀人之國，國危而苟活；見嫗於主，主辱而全身。利存則來，亡則去兮，倏闐闐之有虛盈。鄙盜儒之沉慾兮，乃市人主而要其贏。余乃詔嵇紹使端冕衛乘輿兮〔七〕，檄溫嶠而討蘇峻。前劉超，後周雅，分冒白刃侍黃屋；左若思，右伯仁兮，臨刑而罵大將軍。余與諸子之疆疆兮，古所謂授命之臣也。呵黏罕、幹離不兮，爲其無禮於吾君也。士節墮而余振兮，國勢隄而余撐。喻子於是流涕慷慨然，疊歎累呻。咤舉世之恇怯兮，公獨外生而得仁。悼猓猱之咀毒兮，恨不得從。《劉氏傳忠錄》正編卷一，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一〕鬻：疑當作「鬻」，賣也。

〔二〕弘：原作「洪」，按弘演事見《呂氏春秋·忠廉》等書，「洪」乃避諱改，今回改。

〔三〕夫：原作「天」，據文意改。

〔四〕抵：疑當作「坻」。

〔五〕覩：原作「顧」。按此字之下原有小注：「音脉，視也。」「顧」字音厄，與注不合，當作「覩」。《爾雅·釋詁》：「覩，視也。」其字正音脉。今改。

〔六〕掣：原作「製」，據文意改。

〔七〕嵇：原作「稽」，據《晉書·嵇紹傳》改。

論遷都利害疏

建炎元年六月

敵可辟，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若捨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之奇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驍勇，而不能抗朱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特謁然一方之伯者耳，安足當中原之强大乎？臣謂中原決不可捨，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論經制中夏宜擇人疏

建炎二年

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藩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勞徠流徙，式遏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臣謂使此錢自三峽、湖、湘平底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竊，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論蜀事四可憂并陳經畫二策疏〔二〕

紹興五年十月

蜀，罷國也，左無秦隴以爲隱蔽，右無襄鄧以爲垣墉。昨者金人驅兵，約齎深入，和尚原險要之地已屬之於秦矣。金引兵下清泥嶺，薄仙人關，前眺鐵山，我無東北，蜀之飛鳥不踰河池，則惴惴之蜀豈不甚病也哉？尚賴陛下英武之威，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翔之東境，距寶雞縣裁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謂仙

人關者，興之東境，距利州裁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山峽隘險，難以進兵，必相與籌畫，別生計策。他日分兵數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入巴、閬，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蕩，此其可憂一也。臣嘗日夜深計而苦思之，謂可以搗敵之虛，解蜀之紛者，特有襄漢一條路耳。日夜跂望朝廷威令一振，兵力復全，亟命偏師出襄、鄧間，可以直搗商、虢，徑薄秦、雍，此解蜀一奇也。今乃傳聞李橫跳去，李成已據襄陽，則襄漢路斷，何由插手？復聞李成經理襄陽，稍有科條，歸附漸衆，耕闢亦多。使年歲間勢且張大，則必引兵侵食荆渚，荆湖道路便復隔絕，江吳、巴蜀離而爲二。庸蜀之人雖係心于朝廷，其何能以自達？此其可憂二也。夫一里之險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然敵至仙人關，暫攻而久留者，何也？艱于糧故也。若使秦中治廢邑，聚散民，字孤恤老以益其衆，耕田疾作以益其粟，則得吾地而可守矣，入吾境而可留矣。僞齊之力未暇大舉，然必歲踐吾境者，何也？政以困我故也。輕師以索戰，而使吾有大兵久駐之勞；約齎以深入，而使吾有奔命轉輸之苦。吾所以待之者，不過歛兵依險而已，非有以逆擊之也；不過尾賊出境而已，非有以厚勝之也。如此數年，蜀之財力俱盡，此高潁平陳之策也。是其可憂三也。緣自總領司行鹽酒之策，失羌夷之和，于是叙州諸羌攻陷諸寨，官吏殲夷，百姓奔遁。若使金人搏其胸，掎其背，四川老孺何所遺死耶？況黎、雅、石泉所在諸羌，山谷聯綿，徑道秦隴，倘使金人乘諸羌懷怨之隙，陷以金帛，約以攻我，不知何以禦之？此其可憂四也。臣雖至愚，

于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漢中之地嶮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廣，高祖因之以基漢業，德宗資之以復唐祚，昔人以爲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丘墟，屯戍荒圯，宣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爲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既無保境附衆之心；士伍之暫集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乎？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爲之，相險要，塞蹊隧，環壘塹，設屯守，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蜀之道所以備敵者特仙人關一軍耳，文武之衝，朝天之險，米倉之隘，非有別地以制敵之不意也。借使金人盡銳力攻，前軍毀敗，事勢差跌，別無後繼，不知何以遏之乎？宣司諸人慮患不遠，敵來則憂，敵退則以爲四川恢然無復事矣。論功差賞以糜其財，差官除吏以售其私，於此大節，未嘗痛講，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來矣。日者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臣愚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側聞陛下昨者却宣司之請，寢移司之議，臣竊壯之。願陛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跨吳蜀要害之衝，窒李成并吞之謀，專楊么舟楫之利。亟于此時治兵荆楚，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召耕勸戰，招徠流庸。俟以歲月，稍復就緒，然後六駢濟江，以爲雍容駐蹕之地。於此可以救援川蜀，覆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是則荆楚之地，天所以假歸途而濟中興者也。若不趣行經理，一爲敵有，則巴蜀其能久存乎？吳越其能久無事乎？議者必曰：今解潛已在江陵，王玘已在長沙，又何以別遣重臣？臣以謂解潛兵力衰單，王玘孤軍遠客。兵力衰單則勢寡怯而不足用，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願明詔大臣差其人素能御衆，有威信方略者，然後付以此寄，使之重兵精甲，坐扼襟要，繕治城壘，訓耕峙糧，楊么不攻而自困矣，李成不戰而自

蹙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四。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一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一〕《中興兩朝聖政》作「新知普州喻樗上書」，誤。此時喻樗爲秘書省正字，至次年仍在任，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四、一〇二。

召對論崇文疏

紹興九年八月〔一〕

劉禹錫之論斯文也，其言有曰：「政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全，故必混一而後振。」夫三代之文，離於戰國而合於漢，離於南北而合於唐。方天下之勢剖分庖雜，三光五嶽之氣翦然判溟而莫之合也，故其形於文辭論著之間，亦各僅有偏霸一隅之體。亟復曹魏三祖橫鶩而長驅〔二〕，齊梁數君爭盟而先歃，然皆風辭輕靡，意裂促弱，未有龕世拯亂，混一天下之意。閱世雖殊，聲貌相襲，靡曼流蕩，臣切卑之。臣嘗即禹錫之論，以妄窺陛下之聖作，本道德，撫仁義，推原父子兄弟孝友之實，質之以人倫禮義之際，而達之於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間，而以紀綱人彝陶正庶俗，糾華綏戎，撥亂立極，靡然有提挈天地，囊括宇宙之意。臣是以知三光五嶽之氣，其離而復合乎，三統五行之運，其微而復大乎〔三〕！又曰：「《春秋》稱王，明三統也。」信乎，陛下之再隆天命而恢正統也！又曰：「文王質文，自天祐之。」信乎，陛下之再隆天命而恢正天統，縱睿文而一天下也！臣切伏願陛下垂厚

德，而明旨深詔執事，風厲學者，少衰骫骳之習，肆爲深厚之文，還西京鴻奧爾雅之風〔四〕，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非惟昭陛下之極功，庶幾見斯文有補於當世。《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一。

〔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此篇原題作《崇文》，置於論說類，然審其內容，實爲奏議。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一載：紹興九年八月甲寅，「右朝奉大夫、新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骫骳之習，以還西京爾雅鴻奧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所引文句正與此篇末段同，可見此篇實即紹興九年八月之奏疏。

〔二〕「亟復」二字不可解，疑有脫誤。

〔三〕微：原作「徵」，據文意改。

〔四〕西京：原誤「西晉」，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上恢復策

紹興九年八月

嘗考荆楚之區，北臨漢沔，南薄夏廣，東界吳會，西瀕巴蜀，諸葛孔明以爲用武之國者是也。外帶江漢，內據巖阻，魯肅以爲金城之固者是也。孫權都武昌，黃龍之元，徙都建業，以陸遜輔其子鎮焉，豈非以其地形得上流之勢，依荊州之險，足以爲國之隱蔽故耶？又使步騭守西陵，程普守江夏，

呂蒙守陸口，朱然守南郡，而魯肅、甘寧之徒亦復經營於資水、益陽之間。是數公者，皆天下魁傑，奇偉豪爽，萬人之英，而權悉付之以上流之任。其意蓋以爲先據夏口，則上流之形勢可全；又據楚關，則南夏之勢彌廣。夫孫權雖威行江東，據有八州，騁技賈力，不足以駕二方之雄，而劉備、曹公，天下強對也。陸遜非劉備對，周瑜非曹公對，卒能窘劉備於西陵，蹙曹公於赤壁，破壞摧辱，退步千里，夫豈有異故哉？誠以楚關爲城，長江爲池，而得上流之便故也。仰惟陛下受命中興，恢復疆宇，大縣數百，名都十二，自河而南，悉主悉臣，光復舊業，系隆我宋。世之議者棘欲躋孔明跨有荆益之言，誦杜甫江陵望幸之句，以謂中原父老虛心注目，願望陛下朝服濟江，駐蹕渚宮。臣愚則謂其說是矣，而時則未可也。臣自岷江拏小舟，漾夔峽，泛荆渚，浮夏口，倚泊九原，廬阜督草，郡守例兼田官。已而倘佯四顧，迴眺千里，獸蹄鳥足，寂無人聲。正念戈兵斬刈，歲月污久，穡人彫傷，牛畜肆玩，則地何由闢？糧何由積？將何以奉萬乘，供百官哉？取諸岷益，則岷益鮮耗而無窮；竭諸鄢郢，則鄢郢養求之未給。伏願陛下少復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糧益得歲，然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潼囂庶，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旋故鼎於天邑可也。臣書生鶩弱，僭論國事，輕觸宸嚴，惟陛下赦其愚，尚熟一計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一。又見

論蜀中力屈疏

紹興九年八月

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冗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今天塗未夷，國步方梗，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即其所深異者觀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磔犂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請飭邊吏各守分界疏

紹興九年十月

古之人君，恢然有帝王之度，而其明哲英睿，足以權天下強弱利害之勢者，西京之文帝、東京之光武是也。臣嘗讀兩《漢書》，有以少識文帝、光武之用心，嗇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之力，所以爲後世計至深遠也。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乃以尺二牘，又印封皆同廣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文帝乃復夷然安之不異也，未嘗復加大名而勝之也。光武用兵機速若神，然天覆北胡，極容隱納，胸中曠然，而外之於寒露不毛之地。臧宮、馬武誦言而欲誅之，帝惜其言，弗用也。由是觀之，是二聖人者，其真有帝王之度哉！逮我巨宋，道德寬大，淵然有帝王之度者，仁

宗皇帝是也。慶曆中，富弼以知制誥、資政院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劉六符館之。既謁虜主，退請崇侈，弼乃委曲曉之，虜謀遂折，增歲賂二十萬。弼還復命，仁宗寵嘉之，以爲樞密副使。王拱辰之讒弼也，敗之曰：「弼第能弊中國以奉夷狄耳，胡功之爲？」仁祖委其語，待弼滋厚，遂升右府，已而相之。臣切考漢家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永初中，羌有桀心，剝亂西鄙十有四年，靡二百四十萬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八十餘億。段紀明之平東羌，凡百八十戰，而費四十四億。由是論之，王拱辰以增幣爲中國之弊，是蓋不知自漢以來，屯戍轉輸，歲與虜者，其費可勝支哉！吳克齊，子胥懼；晉侯敗楚，子燮弔。趙孟先楚，信聞諸侯；悼公和戎，威伯中夏。然則天下利害強弱之勢，不即其隱密之所而逆制之，幸於一勝而忘其敗，姑恃其細娛而忽其大憂，此固有天下之至禁也。臣又嘗考唐之中葉，方鎮猖然，狙恩恃功，侮嫚不忌。唐之巨臣，引兵而戰魏博、折鎮冀、臨菑青，然皆暫馴而復擾，陽假而陰携，困而不支，唐日以微。論者乃謂其源肇於天寶、乾元之初，其流漫於大曆、貞元之后。自臣觀之，太宗所以爲後世計者過也。左舉而頡利亡，右舉則高昌亡，中舉則吐谷渾、薛延陀之衆亡，唐之武威亦能振於天下矣。乃復悉卒并軍，而身博之於遼水之上。夫太宗侈於用兵而厚於費天下之力，其毒延於代宗、德宗之世，日鬪天下之士，而唐之謀臣不知所以解之也。方鎮之士復專兵一方，共起而危唐，而唐之謀臣不知所以禁之也。唐日鬪天下之士以弊方鎮，方鎮鬪河北之士而弊唐，而唐日以微也。臣故曰唐太宗所以爲後世計者過也。故曰，天生五材而用之，力盡而弊之，不可復振，此有天下之至禁也。臣切伏睹陛下講信締

好，以交兩國之歡；寢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省征伐之用，肥仁義之訓，綏靜方國，以承天休。然則陛下之神謀昭鑑，固知兵力之不可盡，而思有以嗇之也；固知天下之力不可費，而思有以息之也；固知後世生事邀功之臣開邊以羸中國，而思有以戒之也。然區區之愚，尚有謁焉。宋國不競，楚國請交；羊祜務德，吳人胥悅。一境交和，國家賴之。伏願陛下飭邊吏各守分界，無隱姦，無專利，無邀功，以仰副陛下睦鄰好、紓吾民之嘉惠，永爲萬世不窮之休。《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請詔史官記錄忠義疏

紹興九年十月

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灑然雜於群玉之府，人莫知其所以爲玉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磬，停儲粹清，肅然有威神姦、紂僭亂、寵靈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方無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故，臨大事，蹈不測，持義明壯，截然不亂，姦夫盜子望之失氣，而宗廟社稷亟增泰山九鼎之重。故爲天子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粟糧漕庾以爲之備，良夫選卒以爲之戰，而微忠臣義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寶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無捐軀徇國，犯患觸諱，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使忠魂埃滅，義骨冰漸，歲月荒老，無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

嘆也。伏願陛下申詔使臣，采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撫近日明詔之所蒐訪，周行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議者以爲靖康而來閱幾歲所矣，何以研覈而論著之？臣謂孔子立乎哀、定之間，而書乎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蓋詢摺紳記錄之所傳，訪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臣，是宜考郡縣之計書，采史官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參本家之行狀，則邊鄙老卒，豈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書生詞人，豈無記高愍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無知李新聲之義者乎？于以掇十一於千百，振已沉之幽憤，已足以討僭叛，懲不軌，建宏規，立大範也。此正太史之烈，而又何疑哉？漢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建元初，永寧之末，復徘徊引却，不敢輒正號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袁紹雖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自臣觀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尚在，有以陰挫其脛而誅之耳，孫、劉曷足畏哉？忠義之效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帝曰：「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投真卿於希烈虐燄猛沸之中，如棄墜甌，無復顧惜。而我仁宗多真卿之義，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消萌壓難，其意亦微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四。又

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論外睦內彊疏

紹興十年二月

人君所以和外國，誄海內，未有不誠而能格之者。今陛下致曲用晦，結二國之好，此正可爲之時。願陛下裕民力以豐天下之財，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顯忠直以來天下之言，厲名節以鼓天下之氣。如是則外睦而鄰好比，內彊而吾民保，足以大振宗祧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上裕蜀策

紹興時

論天下形勢，必資之秦；論秦雍軍須，必資之蜀。秦與蜀，壤界之國也。擁四川之饒，據五路之強，而中興之大勢定矣。仰惟陛下至明旁燭，而用之以晦；大德丕冒，而用之以恭。於是結二國之信，致諸侯宗祧；徼上帝之福，錫之天下。綏靖河洛，澄一崤渭，天下胸腹也。今已據其胸腹，則號令之施，足以掩天下矣。光復大業，紹開中興，千載一時也。臣竊謂蜀宿重兵，歲月淹久，一歲供億，無慮千萬緡。玉壘豐腴，燥於轉輸，西海羽毛，燼於器甲，而蜀人之力，日以殫矣。仰賴陛下惻怛晨興，念慮遠方。慨蜀漢宿兵之久，憐岷峨飛餉之勞，乃詔樞臣徙兵關右，全蜀父兄，亟蒙福祉，

自謂可以少燕一日之間矣。然臣竊念之，其弊猶在者，官冗是也。水濁則魚困，官冗則民亂，事要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力何以困？兵蠹之也。非特兵蠹之，冗官病之也。蓋自軍興以來，於是制置司之官，於是有都漕司之官，於是有州縣酒官及催撥運米官之流。煩擾乎供須，崇侈乎饋問，公私焦然，物力耗竭，困篋空寡，老弱罷病，而蜀之人益以瘠矣。伏願陛下伸之以訓辭，裁之以紀極，省官併局，則益、利罕不急之負；薄賦緩征，則潼、夔有息肩之日。如是則蜀日以肥，可以餉秦；秦日以勁，可以遮蜀。中興之業，永爲萬世無疆之休。《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請法太祖馭將疏

紹興時

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制兵，人主之權莫大於御將。近者諸將之兵皆總於朝廷，以隆內重之威，以銷未萌之患，其於制兵，可謂得天下之勢矣。至於御將之權，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深術，非臣愚闇所能測識。然區區之忠，苟有所懷，不敢不盡。臣觀自古撥亂反正之君，皆善於御將而任使之，故能有成功而無後憂。臣不敢遠引以煩聖聽，獨以本朝太祖皇帝之事告於陛下。臣聞太祖之御將也，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諸將守邊，每來朝，必命之坐，賜予優厚，撫而遣之，所謂結之以恩者如此。西北邊軍市之租，分賜諸將，不可坐入，所謂豐之以財者如此。郭進、

李漢超之徒，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得便宜從事，此小其名而重其權也。李漢超屯關南，郭進控西川，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兵皆不過五六千人，然任之久者多至二十餘年，少亦不減十餘年，此少其兵而久其任也。結之以恩，則其德深；豐之以財，則其力足；小其名而重其權，則其人爭奪於功名；少其兵而久其任，則人得竭其智勇。故夷狄服，邊鄙無事。今北虜議和，陛下欲偃武修文，休息南北，誠天下之幸。《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諭知成都府盧法原等檄

建炎二年三月

明皇狩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儲峙豐備。安有六駢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饟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

今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虐；朝廷號令，奪於監司之狂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